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进步作家拉斯·劳伦斯《种子》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一卷。时代背景是三十年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是美国西南部的一个矿业城市。失业的矿工們由于付不起地租，被业主撵出他們自己辛辛苦苦建筑起来的住宅区。矿工們走投无路，于是組織起来，向政府抗議。反动政府則出动軍警进行大逮捕，妄想以“赤党教唆”的罪名来扑灭这次暴动。英勇的工人兄弟不屈不撓地繼續斗争下去，使整个城市沸騰起来。

《晨、午、夜》还以細致的笔触、錯綜的情节勾勒了三十年代美国形形色色的金融寡头、野心政客和警察特务的丑恶嘴臉。場景宏偉，人物众多，触及面也很广，有助于我們理解三十年代美国的时代面貌。

題 獻

A todos los que cayeron y a todos los miles de hombres que todavía han de caer en la lucha por la tierra, para hacerla libre y que puedan fecundizarla todos los hombres con el trabajo de sus propias manos, tierra abonada con la sangre, los huesos, la carne y el pensamiento de los que supieron llegar al sacrificio—dedican devotos el trabajo de esta obra los que lo hicieron……

謹以本作品獻給為爭取國土解放、爭取全人類得以用自己雙手的勞動促使大地開花結果，因而在鬥爭中犧牲的與尚未犧牲的千萬人士，大地早已布滿為此目的獻出生命的人士的血肉、骸骨和腦汁——致力於創作本畫的作者敬獻。……

錄自墨西哥 賈冰戈
狄埃戈·里伐拉●及其合作者
所作的一幅壁畫

主要人物表

| | |
|-----------------------|--------|
| <u>阿吐罗·费南迪斯</u> | 矿工 |
| <u>卢碧塔·费南迪斯</u> | 其妻 |
| <u>辣芒·阿赛</u> | 矿工 |
| <u>阿塔葛拉霞·阿赛</u> | 其妻 |
| <u>罗西塔·阿赛</u> | 其女 |
| <u>莫比·道格拉斯</u> | 黑人, 司机 |
| <u>泰丽莎·道格拉斯(糖妞)</u> | 其女 |
| <u>迈克·柯伐克士</u> | 矿工 |
| <u>李蒂亚·柯伐克士</u> | 其妻 |
| <u>米盖·柯伐克士</u> | 其子 |
| <u>保罗·迦西亚</u> | 矿工 |
| <u>陶乐蕾丝·迦西亚</u> | 其妻 |
| <u>乔·史塔罗夫</u> | 杂货店老板 |
| <u>爱丽娜·史塔罗夫</u> | 其妻 |
| <u>龔薩馨·坎黛拉丽亚</u> | 护士 |
| <u>伍德罗·威尔逊·卢塞罗</u> | 矿工 |
| <u>珍妮·卢塞罗</u> | 其妻 |
| <u>巴勃罗·陶瑞斯</u> | 矿工 |
| <u>马可兹·台·里伐士</u> | 矿工 |
| <u>瑪塔·維吉尔</u> | 維吉尔族族长 |
| <u>特朗其利諾·加培沙·台·伐加</u> | 矿工 |
| <u>莎勒达·台·伐加</u> | 其妻 |

| | |
|------------------------|----------------------|
| <u>卢迦蒂塔·黛丝特丽马杜拉</u> | 其表姑 |
| <u>西里洛·桑杜巴尔</u> | 矿工 |
| <u>普劳士彼罗·拉腊</u> | 矿工, <u>桑杜巴尔</u> 之婿 |
| <u>卢兹·拉腊</u> | 其妻 |
| <u>娜蒂维达·拉腊</u> | 其女 |
| <u>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u> | 矿工 |
| <u>阿伽皮多·奥特伽</u> | 矿工, <u>阿米何</u> 之侄婿 |
| <u>何塞·阿马奥·龔特瑞拉斯</u> | 老矿工 |
| <u>耶稣·华雷士</u> | 印第安人, 矿工 |
| <u>米盖尔·特拉斯戴罗</u> | <u>里埃塔</u> 美国劳工保卫会书记 |
| <u>约翰·董博劳斯基</u> | <u>西奈盖塔</u> 居民 |
| <u>璜尼多·赫瑞拉</u> | 樵夫 |
| <u>本·乔·耐席</u> | 印第安人 |
| <u>耶稣·兰达伐梭</u> | 法院門房 |
| <u>汉密尔登(汉姆)·透纳</u> | 共产党支部組織委員 |
| <u>李奥·塞佛兰斯</u> | 工人律师 |
| <u>弗兰克·霍加斯</u> | 工人律师 |
| <u>米妮虹·霍加斯</u> | 其妻 |
| <u>帕默·白</u> | 大学教授 |
| <u>丹尼尔(丹)·郝利斯特·柏貝奇</u> | 煤矿总裁 |
| <u>凱特·范达維尔德</u> | 其妻 |
| <u>雅克(杰克)·馬昂尼</u> | 参議員 |
| <u>何克·哈里曼</u> | 市长 |
| <u>杜威·沙姆士</u> | 檢察长 |
| <u>路易·柯戴斯</u> | 檢察官 |
| <u>本·馬隆</u> | 副檢察官 |
| <u>杜魯門·艾弗恩利夫</u> | 法官 |
| <u>亚特·卫</u> | 州长 |

| | |
|------------------------|---------|
| <u>吉尔勃(吉利)·威·麦克凯尔威</u> | 郡长 |
| <u>梅·麦克凯尔威</u> | 其妻 |
| <u>巴特·包林</u> | 前任郡长 |
| <u>彭斯·包林</u> | 郡警长 |
| <u>芬妮·包林</u> | 其妻 |
| <u>哈劳德·(屈里格)·帕特逊</u> | 郡警 |
| <u>柏特·帕特逊</u> | 其妻 |
| <u>克赖德·福纳</u> | 郡警 |
| <u>艾利思·拉生</u> | 市警察局长 |
| <u>威廉·赛兴士</u> | 警察 |
| <u>卢笛·岡薩雷斯</u> | 联邦警察局課长 |
| <u>杰格·沙耶</u> | 密探 |
| <u>乔治·貝克</u> | 黄色工会主席 |
| <u>艾尔默·派逊斯</u> | 《套索报》編輯 |
| <u>勃拉斯·莫瑞諾</u> | 叛徒,排字工人 |
| <u>郁士特</u> | 律师 |
| <u>李·艾斯太勃魯克</u> | 王八,打手 |
| <u>路·唐尼格</u> | 打手 |
| <u>史米蒂</u> | 打手 |
| <u>勃迪·魏德迈</u> | 阿飞,打手 |
| <u>韦恩·魏德迈</u> | 其父 |
| <u>尼克·孟勤</u> | 学生 |
| <u>蘿拉一姬茵·孟勤</u> | 其姐 |
| <u>大傻瓜瓦特生</u> | 学生 |
| <u>戴姆勒博士</u> | 保險掇客,打手 |
| <u>杜米尼克·台尔·邦迪奥</u> | 医生 |
| <u>普莉西拉·阿莫(普姨)</u> | 其姨 |

目 次

| | | |
|------------|-----------------------|-----------|
| 第一篇 | 西奈蓋塔 | 1 |
| 1 | 城市和天空 | 2 |
| 2 | 棚戶 | 5 |
| 3 | 雅克·馬昂尼的契約 | 10 |
| 4 | 辣芒 | 16 |
| 5 | 代表團 | 21 |
| 第二篇 | 晨 | 29 |
| 1 | 廣場 | 30 |
| 2 | 胡同 | 38 |
| 3 | 警報 | 43 |
| 4 | 急救 | 47 |
| 5 | 本·馬隆審訊 | 50 |
| 6 | 拖網 | 58 |
| 7 | 收拾殘局 | 61 |
| 8 | 恐怖 | 67 |
| 9 | 弱女子 | 72 |
| 第三篇 | 午 | 91 |
| 1 | 號外! | 92 |
| 2 | 米蓋·柯伐克士被綁 | 100 |
| 3 | 寡婦坎黛拉麗亞 | 102 |

| | | |
|--------------|-----------|------------|
| 4 | 阿伽皮多 | 111 |
| 5 | 巨头會議 | 114 |
| 6 | 莫比·道格拉斯 | 118 |
| 7 | 糖妞 | 126 |
| 8 | 屈里格·帕特遜 | 137 |
| 9 | 洛杉磯的霍加斯夫妇 | 144 |
| 10 | 請客 | 155 |
| 11 | 賣身宣言 | 161 |
| 12 | 托儿所 | 167 |
| 13 | 普莉西拉姨姨 | 176 |
| 14 | 釣魚鉤 | 185 |
| 15 | 一堂經濟課 | 190 |
| 16 | 有其父必有其子 | 198 |
| 第四篇 夜 | | 205 |
| 1 | 夕照 | 206 |
| 2 | 荒城 | 207 |
| 3 | 老乡亲 | 212 |
| 4 | 挑战 | 224 |
| 5 | 老光棍的家 | 236 |
| 6 | 彭斯·包林查夜 | 247 |
| 7 | 陶乐蕾絲 | 258 |
| 8 | 賠不是 | 270 |
| 9 | 餓鬼 | 272 |
| 10 | 退伍軍人 | 276 |
| 11 | 沙漠上的月亮 | 283 |
| 12 | 夜探柏貝奇太太 | 292 |

| | | |
|------------|---------|------------|
| 13 | 打手勢 | 304 |
| 14 | 女牢 | 311 |
| 15 | 推心置腹 | 324 |
| 16 | 動蕩不安的黎明 | 340 |
| 譯后記 | | 351 |

第一篇

西奈盖塔

我們是大地的祖先，
在混沌初开的清晨。

丁尼生①

1 城市和天空

城市和天空长期来一直那么不調和，真叫人受不了。

远在里埃塔建鎮前三百年，这一带地方就是个专演全武行的舞台，这个脚色剛下場，那个脚色又上場，真是层出不穷；有刀有枪的人物到处橫行，仗了杀戮、饥困和拷打来实现野心：开头来的是服飾华丽的征服者^②，带着翎毛和大炮、鑲珠嵌宝的十字架和严刑逼供的拷問台，要征服人心，改变宗教；接踵而来的是猎取名望的冒險家，猎取毛皮的猎兽人，猎取黄金的探矿家，要水源的牧場主，要青草的牧牛主。个个都帶了枪，借此实现个人野心。就在这里，双枪歹徒曾經有声有色的扮演过双枪郡长的緝拿对象，如今这帮人都早已退出舞台，让巡警上了台；前輩花了好几百年工夫，零碎进行的那項工作：保卫国家文明，他們这二三十年来，却在大批大批的进行。

铁路公司要地，要水，要煤；商人要做生意；銅商、銀商、石油商、木材商和羊毛商不仅要眼睛看得見的一切，而且还要埋藏得看不見的一切，当兵的就替这些人扫清道路。表面上看来枪枝都扔掉了。实际上还在手头，有的藏在公开的法律书下面，有的

① 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英国維多利亞时代的代表詩人，1850年后为桂冠詩人。以上詩句引自《白日梦》的題跋。

② 指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征服者。

藏在枕头底下，有的藏在絕大部分居民的褲袋里。

里埃塔就在这傳統下誕生了——娘胎是一个强盜大王造的鐵路——恰恰生在八十年代，帝国的初創时期^①。里埃塔靠煤斷的奶，靠同印第安人做做威士忌和枪炮生意吸取营养，一开头就象一个深入敌区的軍事据点，风雨中的前哨，跟远在后方的司令部没什么联系，它所效忠的主子是那么遙远，那么虛幻，連当权人的姓名、意图和存在，也只能含糊的猜測，通称为“他們”——一个沒有先行詞的代名詞。

里埃塔这副模样可別提有多难看啦。当地一带虽盛产茶色泥磚和淺色灰石，建設本城的人却情愿用木头造房子；这种房子冬天冷死，夏天悶死，碰到天气突变，不是嘖嘖嘎嘎响，就是往下塌，或者东倒西歪，仿佛他們想声明自己跟“原始的”霍毕族^②和布厄勃罗族^③截然不同；这两族人可真神气，至今居然还坚持住在泥磚房子里，硬挺下去呢。

只消望望天空，就觉得城市建筑好似一反常态，还有不少年过三十的居民，他們那副緊張的憔悴神情和不見天日的蒼白臉色也是如此；因为当头的天空象墨西哥灣流那么蓋湛湛，每当紅日高照，就宛若热带海洋，变幻莫测的驟然涌起白得眩目的銀浪般的云彩。

天空宛若热带海洋，也有潮汐。每天早晨，洁淨的小朵积云，

① 指 1880 年，美国由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开始时期。

② 霍毕族 (Hopi)：是印第安布厄勃罗族的一个部落，現仅存 1800 人，居民多从事农业及畜牧业。

③ 布厄勃罗族 (Pueblo)：是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限居于新墨西哥州及阿利桑那州，曾多次遭受迫害，也曾多次起来反抗，习惯用磚头或石头建造几层高的公共房屋，整个村落只有一幢房子，容一社区的人居住。

碎浪般的从天际涌出来，渐渐升向天顶，聚集成堆；将近中午，把沙漠全都遮暗，仿佛趁此午睡似的；到傍晚，又按照潮汐的规律，重新漂回天边。

晨间，云朵出现在平原四周的群山之巅。半天工夫间，在那青碗似的苍穹里越涨越大，好比肥皂沫，给打得奇幻异常的翻着滚，开出了千万朵气泡，有的象圆寺，有的象尖塔，顶端放出亮光，当中给阴影遮得扁塌塌，透着紫。

到了正午，云彩仿佛攏住了，填满了蓝宝石般的云隙，遮暗了亮光。猛然间，大地黯淡无光，亮光象女性又想望，又害怕，退避了，缩开了。有个把钟头，黑压压的雨水嘩啦啦的斜打在积雪的山上，布成平行四边形的雨帘，冲刷着松林，石谷里掀起一片隆隆声；湿漉漉的片片悬在干旱的沙漠上空，看得见，捞不着，还没挨到地面就干了，消失了。里埃塔可能飘下一两滴大雨，但难得多下，通常总是一点也没有。雨后，太阳射出白亮的光芒，猛力劈开云层，云层给排开了，给逼得节节后退，分明看得出是退到山头上去了。待等红日西沉，云朵就象白熾的锡纸片闪闪发光，转眼间一齐消失，化成了稀薄的青雾。

人的潮汐恰恰相反。每当云朵出现在朝阳下，人却钻进地底了。他们把一天中最明亮的时刻都消磨在黑暗里；黄昏时分，云朵刚飘下山，他们才上来，精力全给挤尽了，黑土粘得浑身稀脏，也无从感受柔美的暮色了。

天黑了，山洪才冲到平原上；洪水一到，有如一道折电，在地面上劈出一道道深缝，卷吞浮土，盲目跟人作对；人们曾经让羊群吃光了地面的青草，用斧头砍光了地面的林木，人们虽可能设法引水，叫它变得听话，可是，睡起觉来却象心神不宁的征服者那样枕戈达旦。

天更黑了，人們又咳又嗆，流血流汗得来的胜利果实送到了毫无人性的引擎里，只是給当作煤在燃燒，大燒特燒，廢渣存心报复，把天都熏黑了，彩霞也都染污了。

大自然遭到了蹂躪，人也遭到了蹂躪。人类的潮汐和大自然的潮汐之間沒有关連，沒有联系，只有一股如絞如割的痛苦，象一条蛇給斬成两段，在扭曲折騰。这是一連串不協調的音符所引起的痛苦，它似乎始終有可能趋于協調，却又始終不肯協調；这是一种无尽的煩惱，它逼得你发瘋，使一切都变得似真似假。

2 棚戶^①

一年里头有这么一两回，每当游客川流不息的經過市区，前去參觀霍毕蛇舞^②之类的印第安大典，里埃塔唯一的一家报纸通常总要登篇社論，把該城捧成各民族間和好相处的典范。

这里，《套索报》吹嘘說，三个民族友好相处，既沒有冲突，也沒有背弃各自的古老文化。

这里，也是一个典型美国式的安宁小鎮，有教堂，有学校，有装着紗門的門廊，有搖椅、收音机、加油站、冷飲鋪，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炸鸡和苹果餡餅的香味。

这里，如影随形的还有西班牙-美洲傳統的戶外炉灶，細工珠宝飾品、发梳、披巾和包头布，盛在陶罐里的紅椒肉^③的香味，

① 指擅自居住在政府管理下的公地上、并要求取得居住权的人。

② 霍毕蛇舞是霍毕族的一种宗教舞，以弄蛇为其仪式，每隔一年举行一次，为历时九日的仪式中最后一个节目，借以求雨。

③ Chile con carne: 墨西哥菜，以猪肉与紅辣椒煮成。

棒球的前身——所謂伊格力西阿斯的古老球賽，宗教儀式，六弦琴手伴奏和民歌手伴唱的舞蹈，還有好客的傳統，具體表現在一句成語里：“賓至如歸，先生。”

這裡——至少在里埃塔附近的一箭之地——還看得見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前的游牧時期和定居時期的生活縮影，自從科羅那多^①時代以來，一直沒有改變過。前一種生活的代表是凶狠放肆的那伐何人^②，簡直生來就在馬背上過日子，聞名全球的那伐何毛毯正是他們織造的；沉甸甸的皮帶和硬幣、藍寶石、銀白的海螺殼綴成的項鍊，就是他們隨帶在身的全部家私；女人都穿着內戰^③期間流行的百褶裙，勇士都扎着絢爛的頭帶，穿着絲絨襯衫，蓄着蒙古式胡子；他們多的是希奇古怪的儀式，哇哇亂叫的歌曲，魔魔法，違禁的一夫多妻制。後一種生活的代表是愛好和平的布厄勃羅人，生來就在設有公共樓房的村鎮里過日子，在有水利灌溉的土地上干活；他們有的是希臘式的萬神廟，促使玉米在沙地上生長的天才，說笑逗樂的小丑，吞劍賣技的藝人，弄蛇跳神的祭司，雅致的服裝、面具、陶器、珠飾，還有跑不倦的賽跑，跳不累的舞蹈。

《套索報》把溫哈萊當作里埃塔土產民主這碟冰淇淋聖代上的櫻桃，推薦給讀者——他開的“雜碎宮”，遠比這裡顯要的都市看了也眼紅，他還是商會中的活動分子呢。

① 科羅那多 (Francisco Vázquez de Coronado, 約 1510—1554)：西班牙探險家，開發新墨西哥。科羅那多時代指十六世紀。

② 那伐何人 (Navajo)：墨西哥北部最大的印第安部落，1863—1864 年為美國白人征服，不少人被囚，1868 年始釋放，後乃定居阿利桑那州東北部、新墨西哥州西北部及猶他州東南部。

③ 指南北戰爭 (1861—1865 年)。

《套索报》声称，自从阿派契族①叛乱平定以来，这些民族之間从沒有过公开的冲突。里埃塔是人类兄弟之誼的实际例証。

这类社論只是在某一点上做到了实事求是，此外只不过表示了一种值得嘉許的愿望而已。所謂“一箭之地”，其实連乔治·华盛顿扔銀元都扔不到那么多路呢②。街头虽然天天都看得見許許多多印第安人——有的正象广告上吹嘘的那樣打扮——实际上沒有一个是居民。其中少数人是骨董鋪雇用的銀匠、陶工和織工，全是过客，甘愿在郊外露营，碰到一时兴起，或是有必要回到保留地③去，总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走掉了。还有少数几个人根本不值得一提，十来个呆头呆脑的那伐何胖姑娘，关在钻石街那霉臭的窑子里，当作活广告，招徠自以为什么都見識过的游客。其余的全是觀光客，上里埃塔来是想趁白种游客盯他們看时，也盯着白种游客看看，或者是想拿賽馬赢得的錢买些橡皮糖、罐頭桃子和白人的烟草之类的奢侈食品。

說到西班牙式生活，它的集中地并不在里埃塔市区，倒在一个名叫西奈盖塔的屯子里，从市区順着山坡朝煤城走两哩多路就到了。里埃塔的西班牙-美洲式飯館投合的是盎格魯人④的口胃，土著反而不大配口胃；在里埃塔中心的安琪广场方圓一哩之内，往往要找老半天，才看得到一座戶外炉灶，一場伊格力西

① 阿派契族 (Apache): 北美印第安游牧民族，原居住于新墨西哥、阿利桑那、得克薩斯与墨西哥北部，十九世紀末叶白人侵犯新墨西哥，該族力加抵抗，1886年始被鎮压。

② 根据美国傳說，独立革命时，华盛顿在渡过特拉瓦河去占領特楞頓时，曾扔出銀元測量河面宽度。

③ 美国反动政府压迫印第安人，指定地区，限令居住区内，謂之保留地。

④ 美洲西班牙人称来自欧洲的白种移民为盎格魯人。

阿斯球賽，一塊包头布呢。

說來，西奈蓋塔這名字真是言過其實。那一带根本不是西奈格^①——不是泥沼地——連小泥沼地也算不上。可能是當初有人看到兩層岩石之間滲出細細一條泉水，流上十來呎路，沁進沙地，給吸干了，一時雅興勃發，就題上這個名字；也可能這裡原是沼澤地區，後來建設里埃塔時，把地水面降低了。總而言之，這一點水份還够滋養三棵高大的白楊樹：春天里，飄得漫天楊花，象大風雪；秋天里，樹葉泛黃，閃閃發光，象大燈泡。有了泉水，這帶地方才住得了人，只要不碰到大旱年，井底沒變成快干涸的泥漿坑，人們還可以提了豬油桶，汲些泉水，跑到給太陽烤乾的後院里，去灌溉一小方鬧蝗蟲的紅椒、豆子。

最初這道泉水就給牧人看中，當作宿營地，但這一带居民却不是西班牙人。當年龐大的美國銅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分號——里埃塔煤礦公司，首先開發了煤層；當地說西班牙話的土著，多半都是小牧場主，遠在西班牙殖民地時代就有了牧場，煤礦公司的董事認為這批土著太愚昧，太落后，不符合半熟練工的需要；就不肯用這批土著，寧願雇用最早一批移民的後裔“盎格魯籍美國人”——愛爾蘭人、威爾士人和不列顛人。這政策可行不通。看來這批工人還不够愚昧。到時候他們就“搗亂”，抗議地下的工作條件太原始太危險。有的扔下活，到城里去干苦工，做小買賣，替人當听差，當工頭下手，當警察；有的秘密結“社”來改善命運，一起^②給解雇了，領頭的還坐了牢。公司方面就從東部礦區招來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和波蘭人頂了缺。誰知沒過二三

① 西班牙文 cienega 的意思是泥塘。

② 原文是法文 en masse。

十年，这批人也不够愚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们马上“捣乱”，终于坚决进行罢工——这次罢工来势猛，时间也短——结果有十几个人丧了命，二十来个人负了伤，几百个给装上牛车赶出州外，通令押回原籍。

这些接连不断的浪潮，一个个过去，总有些残渣留在里埃塔。公司方面学了乖，就从国境以南招募墨西哥人，从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拉来一些黑人，还从当地西班牙居民中吸收了几个放过羊的和采过甜菜的，补足了人手。十多年来，里埃塔不再听说有过工会组织。谁知到头来这批“睁眼睛”又象前辈一样，分明不肯相信公司出的工资完全是根据美国生活水平确定的。这批不識字的，他们的长进竟然快得惊人，一下子就懂得去研究根据公司定的房租住公司房子，根据公司定的价格在公司开的店铺里买东西有什么好处，说也奇怪，这两下子一来，反而常常是他们倒欠老板的债。

胆量比较大的人家，都纷纷朝山下搬，擅自住在泉水附近的干地上，待等从里埃塔的市区垃圾场上捡来的废木料凑足了数，或者花上几个星期天，晒足土砖，就自己动手盖起房子来。

大家一致认为西奈盖塔是理所当然的公地，日子一天天过去，看来这个假定也确实没错。人人都知道，事实上盎格鲁籍美国人维护产权一向备加小心；可谁也没来干涉这批开辟荒地的，也没人反对在这里盖屋建村。因此，到时候，西奈盖塔居民都指望单凭棚户居住权利法的实施，就能确定他们临时住居的权利。

在这个希望的鼓舞下，西奈盖塔发展得很快。短短几年工夫，就成了孩子、猫狗、山羊、洗衣盆、晾衣绳、老爷汽车和臭虫苍蝇的世界。除了臭虫苍蝇，这一切东西的死亡率都高得惊人。里埃塔方面对此大为不满，可有什么法子呢？难道强迫自来水公

司再鋪出兩哩路的水管，向經濟上靠不住的用戶撈回最低限度的血本嗎？連叫他們在茅房外面裝上遮帘都辦不到，又怎能給他們出錢裝上陰溝、水管和浴室設備呢？

事情硬碰硬是這樣：工業對任何村鎮都算福利，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把這批外國人招進來，你也只能苦笑，認命算數。西奈蓋塔有的是六弦琴和披巾，有的是一串串紅辣椒，有的是寬邊毡笠^①，足足可以巧妙的建成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村落，遊客要是說看不見包头布、細工耳環、高級玳瑁發梳，那未免太不客氣。總的說來，西奈蓋塔居民倒也跟過往的印第安人一樣，算得上一種購買力；要雇用工錢合理的傭人，不妨去找他們的女眷。要跟那些人分開也辦得到，至少可以互不交往，只是你未必跟臭蟲分得開，要跟蒼蠅分開，更是休想。這就叫做美中不足。

3 雅克·馬昂尼的契約

三十年代中期，一個刮風的春天傍晚，滾滾旋卷的塵土，襯托着晦暗的晚霞，象富有彈性的高腳杯，晃晃蕩蕩。阿吐羅·費南迪斯在失業救濟所吵了一下午，這時剛回西奈蓋塔，看見家里門上挂着把大鎖。房子是他跟老婆盧碧塔親手蓋的，可從沒押出去過吶。

就是拿西奈蓋塔的標準來說，這也算不上一所房子。好幾年以前，里埃塔煤礦公司總裁丹·柏貝奇先生認為，自己那幢布厄勃羅式房子前的一條混凝土汽車路，給烈日照得太炫目，想起

① 指美國西部牧童戴的一種寬邊高頂帽。

了童年时代在长岛①看到过气派大方的藍石子，就装来一車皮，把这条弯弯曲曲通往住宅阳台的汽車路重鋪了一下。原来的水泥路面給砸成一块一块，用卡車装往市区垃圾場。只有一車真正送到目的地。其余几車，在土著卡車司机默許下，都給西奈盖塔居民截住了，这里头也有阿吐罗·費南迪斯的一份。他們认为这种狗牙似的混凝土块是盖窝棚的好材料，又省錢又省事。他們竖起混凝土块当墙壁，就是将土块貼在泥磚上，拿烂泥嵌好罅縫。之后再用水磚混上稻草，貼在墙壁两面，掩盖这项临时急就的手艺。

經過几番寒暑，风吹雨打，到时候墙上一层灰泥剝落了，柏貝奇先生的汽車路就又露了出来，象一幅画得潦草的麦卡托地图②——灰一抹，白一抹，深深淺淺，构成了大陆和海洋；涂泥的罅縫当了分界綫。阿吐罗家的屋頂是拿零碎木料釘上捶扁的鉄罐拼湊成的。他可从沒湊到足够的玻璃把窗全装好，因此老有几方窗框糊着紙板，在映照晚霞的窗子里，就象长着凄涼的瞎眼。

阿吐罗剛走近，光秃秃的磚地院子里早围了一群街坊，百般表示憤慨。他們在竭力劝慰卢碧塔；她坐在一堆破破烂烂的床垫和衣服上号啕大哭，身边扔着几件破家具，都是用鉄絲、螺釘和胎带修好又破了，破了再修好的——只有老天和阿吐罗才知道修过几回啦。他女儿卡塔莉娜才十一岁，瘦筋包骨的身子，胸脯倒发达起来了，她正哄着坐在塞满东西的大搖椅里两个小弟弟，勃拉斯和西普里揚諾。一层薄薄的尘土盖在家什上，他遷到婚

① 长岛(Long Island):美国紐約西南一島屿，长118哩半，闊12—23哩。

② 麦卡托地图：根据弗兰德斯地理学家葛哈德·麦卡托(G. Mercator, 1512—1594)投射原理繪制的地图，其經綫互相平行，緯綫为平行直綫，彼此距离則依距离赤道之远近而增減。

丧喜庆和舞会才拿来演奏的旧提琴上的漆都给蒙得黯然无光。

原来赶搬家这件事，终于临头啦。阿吐罗开头的反应只不过是这么个思想活动。天呐！逃不过的大难已经临头，现在还有什么法子呢？后来他才慢慢理会老婆那张苦脸上的丧气相，小卡塔莉娜负起那副力不胜任的大人担子，还有心爱的提琴上蒙着的一层尘土。他自问这件精心事怎会弄成这地步，一想到这里，不由得浑身发烧。

阿吐罗的怨愤，郁积得太深，不容易发作。自从他死心塌地，决定当一辈子矿工以后，早年想当职业音乐家那份雄心大志几乎就此磨灭了。小时候他父亲一边弹着六弦琴，一边用高音唱歌，他总比父亲低一个调门，唱出高腔鼻音。从圣以西德罗郡①一些偏僻的北方山村举办的狂欢节，到铁路线一带比较具有城市风味的活动场合，经常邀请他们父子俩去表演。当地有个传统，最出色的音乐师都是瞎子，他父亲就是一个例子；好几年来，阿吐罗总指望也瞎了眼，好牢牢吃定这口饭②。谁知竟没有如愿。倒是父亲忽然死了。阿吐罗一慌之下，马上娶了卢碧塔；有了老婆，感情上虽有了保障，经济上反而弄得朝不保夕，在人海里挣扎求生，又添了几重风险，又多了几张嘴要吃饭。他干过好几门活，手指头都粗了，只好把音乐当作假日的副业，还经常找活干；后来才在里埃塔这块滩上搁了浅。在这里，第四个孩子卡塔莉娜，总算头一个活到六个月还没夭折，这一来，他们错以为找到了港口。这儿不是有自己的房子吗？不是有家具吗？不是有一只赶耗子的猫吗？不是有一口难得干涸的井吗？

① 圣以西德罗郡(San Ysidro):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② 原文是法文 métier。

天啊！看来什么都完啦。門上一把亮晃晃的新鎖——这鎖怎么挂在門上来的？

远在二十年代，阿吐罗和其他矿工，正着手研究在西奈盖塔地皮上盖造窝棚权利的合法手續，这时候，里埃塔的《套索报》上登过一段消息，說是里埃塔煤矿公司已經把某一个地域（套用測量員的術語），卖给里埃塔一位体面公民，州参議員兼市議員雅克·馬昂尼了。

这条新聞只是象黑夜里一块卵石掉进池塘，并沒引起軒然大波。过了好几个星期，公司方面的法律顧問，郁士特律師就来訪問个别几个人，自称代表参議員馬昂尼。他說話一向阴阳怪气；盎格魯籍美国人当中只有几个人认为說西班牙話不失身份，他倒也是其中一个。他好象殯儀館老板商討如何葬殮遗体那样細致的讲給他們听，說他們私自造房子，事属非法。凡是这类事，去請教一下律師总是上策，但他們不知情，这也怪不得他們。参議員花了那么一大笔本錢，自然不能放过一切利潤，因为捐稅总得归他付呀。因此，这事必須做出相应协定。

郁士特律師拿出所謂租卖契，把这些复杂透頂的法律文件分发給大家，矿工看了，頓时心都凉了。

不过，他的声調倒叫人放下心来。雅克·馬昂尼心里只惦着大家的真正利益——他不是他們在州議會中的代表嗎？他把选民当作所謂儿女看待，要尽力让选民名正言順的做土地的主人。那就得有这紙契約才办得到。就是这紙契約，只有这紙契約。

有的人吓得馬上签字画押。有的人不是生来謹慎，就是相信家傳古話，一旦白紙上落下了黑字，必定有大禍临头，所以客客气气的請求寬恕他們态度无礼，寬限几天工夫，容他們考虑

考虑。

他們面子上装得彬彬有礼，实际上却吓瘫了。几个礼拜来，西奈盖塔到处都紛紛傳說郁士特律師发文件这件事。这些契約全都一个样：长长的紙，小小的字；老是叫人看得心里說不出的害怕，弄不懂上面讲些什么。話說回来，有几件事倒慢慢弄懂了，大家心里的主要問題，就是这笔錢到底要多少，在这問題上，契約中的規定并不象大家担心的那么凶。鉛笔头写断了，再咬出鉛笔尖来，写断再咬，好容易才算出来，按月付給杰克·馬昂尼的錢，包括地租和地皮的分期付款在內，加起来，比大家过去住在煤城里付給公司的房租倒要少些呢。不消二十年，房子就全归自己所有。到那时，不管自己有什么好歹，儿女总不愁住不起房子了。

結果，西奈盖塔居民多半都签了名，画了押，心里头忐忑不安，一直过了多年，赶上經濟危机影响到矿里，才深深后悔起来。大家一星期只干四天活，后来只干三天，再后来只干两天。最后鬧了一場长期的艰苦罢工，收入終于全部断送，連儲蓄都花光了。

随着罢工而来的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沒有間断，杰克·馬昂尼的身价就此惨跌。赶上工潮解决，有段时期大伙都充滿了胜利的喜悅，矿上都加班加点，赶着做罢工期間积压下来的定貨；但等交了貨，飯碗又成了問題。黑名单象棺材套似的罩住了西奈盖塔。居民中沒活干的倒有一半。簡直是什么錢都不付給杰克了。

郁士特律師寄来了客客气气的催款单，說欠款不付，科罰一成——这条規定大家以前可不清楚。事实上，分期付款到期不付，參議員馬昂尼尽可以随心所欲的取消贖回权。郁士特对大

家說，幸亏參議員不是这种人。大家吃尽經濟蕭条的苦头，他也一样。如果他逼不得已再把地賣給公司方面，租戶准会后悔莫及。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應該尽量別让馬昂尼賣地才是；有誰老实不欺，遵守契約，付得出多少就付多少，那他可領情不淺。

說什么土地又要落到公司手里，这样一威胁，果然解決問題。付得起的，都付了；付不起的，聳聳肩。有几个死了心，一走了之，加入了流浪漢的大軍，拥在公路上，挤在車皮頂上，从东海岸赶到西海岸去找活干。有的人組織了失业工人工会，催領一定數目的救济和房租補助金。科罗拉多州有位律師叫李奧·塞佛兰斯，在罢工期間出过力，有人听了他的話，組織了西奈盖塔住屋后援协会，打算集体跟杰克談判。

參議員馬昂尼虽然感到遺憾，但大家准看得出，不管在原来協定上作出什么修訂，对那些不惜牺牲、繼續付款的人都欠公平吧？

直接交涉不成，协会就設法向州議會提出一項議案，要求对被迫失业而无力付款的抵押人給予救济；但靠了參議員馬昂尼的勢力（或者是人家惡意造謠吧），這項議案在委員會中竟給偷偷压了下来。

郁土特律師送过客客气气的催款单之后，又送来措辞不很客气的催款单，最后又送来通知，宣称即将勒令迁居。

这一下子，連阿吐罗·費南迪斯这种不容易激动的人，夜里也睡不着觉了，苦恼得大声喊叫，說是他們房子上的每块泥磚都是亲手做的，除非死了，誰都休想从他們手里搶走。

阿吐罗真是交了霉运，在西奈盖塔居民当中，一回到家里就发现全家人給撵到街头的，可数他是头一个。

4 辣芒

阿吐罗在罢工期间从没真的气疯过，这里头原因可多呢，由于长期来营养不足，弄得精神萎靡，也是一个因素。不管怎么，要说他是个带头的，还不如说是个死心塌地跟着走的。可现在他两眼紧紧盯着门上那把大锁的闪光，锁里的火焰把他脑子烧出个窟窿来了，他一时火起，按捺不住，顿时动手拿石块砸锁了。

街坊个个吓得躲开了。只有阿吐罗的贴邻辣芒·阿赛才有这份机智和威信，叫阿吐罗恢复理性。

辣芒得来这分威信，并不是靠地位，多半是靠他跟西奈盖塔居民的感情。辣芒的确是条好汉。虽不比黑人莫比·道格拉斯那么强壮，那么漂亮，倒是同样勇敢。矮小，结实，鬃曲的黑发、温柔的眼睛、端正的嘴巴，几乎称得上英俊。人也机灵！手脚机灵，脑子也机灵，能说会道，一句话能刺痛敌人，能叫全场喝采，能叫患难中的同志宽心。淘气，和蔼，感情用事，女人见了准着迷。可没人能证明他占过这便宜。阿塔葛拉霞·阿赛要是再不象个娇妻，那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了。他要是有过风流勾当，那也没害她成为弃妇。

在罢工期间，他是个多卓越的领袖呵！西奈盖塔早已流传着一段传奇，说什么当年警察局、民团①、美国军团②、国民军③，

① 美国郡长有权随时召集的地方治安组织。

② 美国最大退伍军人组织，专为反动政府效劳。

③ 国民军是美国各州独自控制，但受联邦政府征集的武装组织。

紛紛搜尋印刷罷工公報的油印機，找了十七個禮拜之久；這幫傢伙幾次三番在油印機附近走過，可從沒找到過。他們开着神氣活潑的雪亮汽車，千百次開過公路，公路底下有條輸送小溪水的瓦楞鉛皮管陰溝，可他們始終沒疑心，裏頭正藏着他們日夜追查的武器呢。

白天，辣芒把機器藏在滾草^①堆里——碰到雨季，陰溝中往往有這種敗草堵住。夜里，挪開敗草，辣芒就跟助手借着電棒工作，印刷英文和西班牙文的罷工公報。一個個禮拜過去，公報從沒停止出版，甚至辣芒在糾察線上給抓了去，關進煤礦附近那圍着鐵絲網的集中營里，還是照常出版，拆穿了里埃塔唯一的一家日報，《套索報》上“罷工消息”欄內的謊言。市民常看到公報違法的插在信箱里，或者整整齐齐的折成一疊，用塊石頭壓在公園里的長凳上，他們看了公報，才了解到公司一面之詞以外的罷工真相；公報上把官家人員說成下流的騙子手，起碼的土皇帝。官家人員哪里容忍得了，就加倍努力的去找尋油印機，打算把它搗毀。《套索報》上曾有三次得意洋洋的聲稱油印機查獲沒收了——但公報一次次照常出版，嘻笑怒罵，繼續進行筆戰。

有一次，官府亂咬了一頓，凡是有編輯公報嫌疑的都給抓了起來。在他們眼里，辣芒是個墨西哥僑民，沒多少文化，編不出用兩國文字刊印的報紙。所以，他們的偏見反而害了自己，結果他們沒控訴辣芒，倒控訴了邁克·柯伐克士，罪名是“以文字進行攻擊”，一來邁克說話雖帶斯拉夫口音，却是生在美國，二來美國公民顯然比外國人來得聰明。

① “滾草”是美國西部所產野生植物，在秋季脫離其根，隨風飄動，在田野上滾動，然後種籽散布四處，生根發芽。

辣芒抓住“以文字进行攻击”这几个字眼大做文章，一期又一期的冷嘲热讽。

特朗其利諾·台·伐加根据他的建議，作了一幅工笔画，画了个肥头胖耳的国民軍团长，滿身捆着綳带，胸前挂着亮晶晶的奖章，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回家，他小儿子見了，迎面就問：

“爸爸西多①，你这枚奖章怎么得来的？你打那帮罢工的坏蛋，他們开枪打了你？”

“还要糟呢，我的儿啊。他們以文字攻击我。”

在另一期公报上，年幼的乔治·华盛顿刚开口告訴父亲說，“爸特雷米育②，我不能說謊③——”他父亲頓时打断話头，“庫依达多，霍耶④，在里埃塔說老实话就是以文字进行攻击。”

第三期，登出警察头子命令警察逮捕一名矿工。巡警：“头儿，什么罪名？”头子：“以文字进行攻击——他想加工錢。”

沒等到辣芒罵够，以文字进行攻击早成了罢工运动中一大笑話啦。正当大家迫切需要开开心心的时候，这种諷刺小品傳到了手里，因此他們对辣芒大为贊賞。很多人有勇气，但很少人有勇有謀。辣芒不但姆依翁勃瑞，而且姆依利斯多⑤（快，灵，活）。

阿吐罗·費南迪斯的理性和感性向来迟緩，一見辣芒那副霹靂火的性子就怔住了，因此辣芒刚捏住他手腕，他就放下石头，搭拉着头。

① 西班牙文 Papacito，是对于爸爸的爱称。

② 西班牙文 Padre mio，意謂“我的父亲。”

③ 据美国民間傳說，华盛顿幼时私自砍倒櫻桃树，自动向父亲承认。

④ 西班牙文 Cuidado, Jorge，意即“当心，乔治。”

⑤ 原文是西班牙文夾英文，意謂“辣芒不但非常勇敢，而且非常机智。”

辣芒·阿賽說話了，表面上說給阿吐羅听，其實說得很响，街坊也都听得見。

砸鎖就是打家劫舍，辣芒警告說，官家管這叫做“以暴力顛复政府”，一旦弄得要用暴力進行斗争，官家总能比矿工出動更多的暴力。阿吐羅想必清楚記得在罢工期間，成千上百的士兵使用暴力，開來協助官家。對不對？

對。

呢，阿吐羅也許以為自己勞動的成果就是自己的吧？辣芒繼續說。這想法可錯了。他，辣芒，生平裝了不知几千几万噸煤，但連一簣都撈不到手。還有那邊的那個黑小子——這個小稱完全出於親熱，因為莫比·道格拉斯身高六呎有四，體重兩百二十磅呢——那個黑小子開的煤少說也比他多一倍，裝煤車他一個頂兩個；但只有洗過澡以後，粘在眼睫毛上那圈黑煤灰才能算他自己的煤。這是生意人天下——買賣人天下的規矩。

話又說回來——辣芒這才公開對街坊說——這是大家的事。在場的有多少人收到趕搬家的通知書？請舉手。……可見人數不少——這正是意料中的事。不消說，如果一個給趕走，不少人都要給趕走。難道事到臨頭，大家都打算睡在露天下？還是打算當眾來個親熱表演？把煤礦總裁柏貝奇的草地當作便所嗎？那倒是個妙主意，可辦得到嗎？當眾睡覺既不衛生，又不雅觀。里埃塔的那幫大亨，大人先生，可看不入眼。商會只怕遊客看到這種景象，吓得不敢來，也不會同意。因此必須防止城里有這種丟人現眼的事。

在場的哪位家里還多几間房，可以借給費南迪斯家住？辣芒問。……沒有？……這真奇怪，辣芒說。西奈蓋塔人實在太自私了，連要他們把寬敞的房間讓出來，替全城遮丑都不肯。真不

象話！

听到这里，街坊都哈哈大笑。阿吐罗虽然紧张过一阵，早就疲倦了，可这时也咧开嘴笑了。辣芒跟大伙说话就是这个方式。凭了小聪明，他哄得大伙忘了个人的恐惧，个个高高兴兴的；等到大家心里多少平静些，多少踏实些，他才提出有效的建议。这时他突然换了调门。

不消说，他一口咬定说，今夜费南迪斯一家人必须睡在屋里——睡在床上。不砸锁，办得到吗？辣芒认为办得到。阿吐罗熟悉自己的家。在罢工期间，打手闯进他家去搜查“共产党宣传品”或油印机，他只好匆匆逃出家，这恐怕也不止一次吧。难道他没门路太平平的进去，将就睡一下，等到想出办法对付赶搬家的事再说？

明天是失业工人工会的常务会议，会上将选出代表到依达戈①去参加全州失业工人大会。工会也可以派代表去见市长，把大规模赶搬家的事，包括阿吐罗的问题，向他提出来；市长有一次不是亲口表示反对这种事吗？谁还有什么建议？

辣芒朝阿吐罗回过头去。可是不用多说了。阿吐罗正跟小儿子西普里扬诺咬着耳朵。这个头发剪成刘海的小天使还没穿裤子，因为他懂事慢，还不爱整洁呢。这孩子一本正经的点点头，阿吐罗带他绕到屋背后，那儿墙上有两块土砖松落了，从来没修过，这样那只猫璜·包蒂斯塔夜间出进才方便。

西普里扬诺给推进墙洞。

他父母跟大部分街坊纷纷在外面出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半天，这孩子好容易才把一只旧木箱拖到厨房门口，爬到箱

① 依达戈(Hidalgo):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南部一郡。

上，抽开門門。門外頓時响起一片叫好声。有个街坊沉不住气，动手推門，把西普里揚諾推得从箱上摔下来。大家嘻嘻哈哈的涌了进去，也就听不見他在啼哭，卢碧塔特地喂奶来酬劳他，其实他在一年前就断奶啦。

所以人人称心，沒一个例外。費南迪斯一家人又乐又慌的重新进了屋，跟沒給撵走的螞蟻和蒼蠅住在一起，大伙也都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也許这事不会有什么好結果，就象罢工中取得的胜利一样，但这一回到底干了件大事，也許可以多拖些日子，这又有什么損失呢？如果什么也不干，那一切都完蛋，連房子也在內。

自从罢工以来，大伙还是头一回感到渾身痒舒舒呢，全都尽情欢乐，不少人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

5 代表团

特朗其利諾·加培沙·台·伐加主持的失业工人工会大会，迟迟开不了。赶到中午，代表才算跟何克·哈里曼市长电话联系上，約定“晚晌”去会見，因为市长大人公务繁忙，分不开身。散会時間到了，可代表還沒回来汇报。又沒錢再租一天会场。話虽这么說，会上还是决定明天在露天繼續召开。那項提議剛通过，不料代表倒回来了。他們說在市府里沒碰到市长；一直东釘西跟，結果还是抓不到他的影；如今据謠傳說，他突然一下子上州府去办什么公事了。这件事要到早晨才好証实。也許是杰克·馬昂尼和公司方面劝市长避开代表，到依达戈去了——也許还躲在里埃塔——因为在全市大选那时节，市长曾經保証反对强

迫失业工人搬家，如今可不能堂而皇之的自打耳光。

費南迪斯家总算还没人上門去搗过蛋，假如明天能得到市长的支持，说不定可以再住下去，到赶搬家这件事有个通盘规定再说。

話說回来，市长避不見面这件事，想想总叫人放不下心；不过，尽管没什么值得一乐的，西奈盖塔好多居民还是睡过了头。

等到睡晏觉的起身，大新聞在西奈盖塔早成了旧聞。阿吐罗·費南迪斯和辣芒·阿賽已經被捕了。

怒火正象野火燎原。阿吐罗嘛，他給抓走倒是意料中事。可辣芒呢！辣芒实在冤枉啊！

辣芒不是阻止砸鎖来着？不是反对使用暴力来着？不是建議采用和平解决方式来着？

这一下，昨天“找不到”市长的原因全清楚了。昨天，因为这事牵涉到不少选民，他至少也得装出副姿态，假意解决一下。可今天，人既然已經逮捕了，他就可以宣称无能为力；說什么他“不能干涉訴訟程序”；說什么“法院一定会公平处理”——等等。

所以大伙頓时把市长忘了。如今，分明是要跟司法机关打交道了。

失业工人工会在西奈盖塔广场那几棵巍峨的老白楊树底下繼續开会，特朗其利諾·台·伐加在費力的維持秩序。大伙都沉不住气；紛紛嚷着要一齐去請求公正处理，釋放无辜的被捕者。特朗其利諾再三用两种語言宣称让迈克·柯伐克士发言，大伙應該靜听一位杰出的工会领导发言。

迈克說話向来从容不迫，听起来都象慎重的決議。他答应立即行动，大伙这才靜下来。

但是否采取毫无紀律的行动呢？辣芒可不贊同这种方式。

辣芒在組織工作上是把好手，他准希望这事干得有組織。

疏疏落落几下掌声給迈克打了气。

要是辣芒在場，他会提出什么建議呢？成立一个代表团——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到市監獄去，要求釋放辣芒和阿吐罗。如果遭到拒絕，就到監獄里去探望辣芒和阿吐罗，問明什么罪名，應該如何营救。

有个亲眼看見出事的人，插嘴报告大会說，来抓人的不是市警察局，是郡长①吉利·麦克凱尔威和郡警(前任郡长)帕特·包林。所以，委员会千万別到市監獄去浪費時間，應該到郡牢監去找郡长。

个別人沉不住气，大声提名委员会的人选。迈克一声喝住。这委员会怎不見妇女代表？辣芒准希望男女各半。他老說在罢工期間，女人比男人勇敢，在一切事务中，理当得到同样重視。所以迈克建議，先得提名两位被告的妻子卢碧塔·費南迪斯同志和阿塔葛拉霞同志。还建議一共选五男五女。

这项提議用口头表决通过了。于是立即提出其他人选——黑小子莫比·道格拉斯、陶乐蕾絲·迦西亚、何塞·阿馬奧·龔特瑞拉斯老头、乔·史塔罗夫、龔薩馨·坎黛拉丽亚、西里洛·桑杜巴尔、迈克老婆李蒂亚、还有迈克·柯伐克士本人当主席。

有人打算再加上一名克里斯生西奧·阿米何，可其他人都反对，于是，結束提名的动議，表决下来，就沒克里斯生西奧

① 郡长 (Sheriff): 美国行政长官官职，系按法选举，或由政府任命，主要担任郡的行政工作，亦与郡警执管郡里民政及罪犯工作，并得負責治安，开庭及审理案件等。

的名。

迈克宣称，馬上召开委员会来定出計劃，执行指示。其他會員現在应当回家去。两点钟再集合听取委员会汇报。

快四点钟了，迈克跟委员会才回来見这一伙焦急不安的人；他們帶來的只是坏消息而已。

他們說，几次求見麦克凯尔威郡长，他都“不在”，两点过后才見着，但也沒得到滿意的答复。他們总共才打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明天早晨九点，治安推事杜魯門·艾弗思利夫要对辣芒和阿吐罗进行預审。

逮捕这两人的原因还不清楚。也許是阿吐罗重新进屋那时，公司的狗腿子剛巧坐車路过；也許是他們看見辣芒对大伙說話，回去报告，說他煽动使用暴力。这种事在罢工期間不知碰到过多少回啦。

因此大家千万別互相猜疑誰是奸細，迈克警告說。那帮大亨打的算盘就是要离間大家。大伙得撐成一股绳：象一棵大树，在地下扎了不少根，在空中伸出不少枝。

委员会还不准跟犯人說話，只是在柵栏門口，朝大家都很熟悉的牢房里張望了一下，瞅見了他們。真沒想到，不仅看見了阿吐罗和辣芒，还看見寡妇卢迦蒂塔·黛絲特丽馬杜拉也单独关在一間牢房里。

卢迦蒂塔真是個苦命的老太婆！阿吐罗出事那时，她連在都沒在場。当时她在煤城，挨着公司的泔脚桶打轉，趁晚飯时倒掉的泔脚还新鮮，撿回去填飽四个孙儿女的肚子。真是可怜虫，按說有个失业工人工会在为她爭取救济的权利，她这么胡来應該挨批評，可要記住，她独生子在罢工中給杀害了，那个外国儿媳妇又丟下四个孩子，回到得克薩斯去了，这以后她的脑子就不

大正常啦。卢迦蒂塔給“他們”吓得退出了失业工人工会，才淪落成个撿泔脚桶的。也許事到如今，她会明白要不吃苦头，只有跟工人弟兄团結一致，可不是单独行动——孤零零一个人行动。

因此，不消說，大伙应当把寡妇卢迦蒂塔的被捕当做自己的事。

她为什么被捕？照迈克看来，只有一个理由：她是特朗其利諾·台·伐加在世的近亲，是他的表姑。他还没出世，当矿工的父亲就在矿里給一块大石头掉下来压死了。他母亲是那伐何人，丈夫一死，就回到保留地去了，特朗其利諾在那儿度过了早年的岁月。后来他母亲再嫁，就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学校去念书。所以他来到了里埃塔，跟卢迦蒂塔一起过日子。她好象是他的再生母亲。所以他們才把她逮捕，可还不敢抓他，因为大伙都很爱他，再加他又是失业工人工会主席，說得一口流利的英国話和西班牙話；甚至能左右市长，在全市竞选运动时期，还劝市长发表过一篇演說，反对强迫大家搬家。煤城过去的一帮工贼对他也很欽佩呢，阿吐罗家出事那一夜——

猛然間，特朗其利諾不再翻譯下去了。他說，这話扯到題外了。据他看来，迈克不該扯出他在公司产业范围里結交朋友的事。如果人群里有一个奸細，再說誰敢保險只止一个呢？要是果真如此，那么他几个月来苦心經營的大計就尽付东流啦；黑名单就会把大家的飯碗終身砸了；罢工取得的胜利也就完蛋。

特朗其利諾說迈克扯到議程以外去了，叫他繼續汇报下去，跟郡长办的交涉怎么样呢？

对了，迈克說。有一次，何塞·阿馬奧·龔特瑞拉斯当着郡长的面，对黑小子莫比·道格拉斯回过头去說：“要是我們希望見到辣芒，我看还是等明天开庭时再聚集的好。”

吉利·麦克凯尔威郡长对西班牙話倒懂得几句，但也許沒全听懂何塞·阿馬奧說的話，因为他怒悻悻的对黑小子說：

“你不准来旁听，你！”他先冲着莫比一咧嘴，再掉轉头来朝着大伙說話。“我明天在法庭上抓住你們这帮墨西哥奴才，我可不負責任，听见嗎？”他們一时惊魂未定，倒又听到他找补一句：“这是好意相告。”

阿塔葛拉霞·阿賽听了就頂嘴道，人人都有权出庭旁听公审——尤其是她，因为她是被告辣芒·阿賽的妻子——可迈克叫她別吵嘴，說着就把委員都带走了。

吉利郡长說的那番話，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們打算乱造个罪名，把辣芒偷偷判上长期徒刑？好意相告算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跟罢工期間当郡长的郡警巴特·包林比起来，吉利还不算太坏。大家都記得起，当年大伙在救济仓库前游行示威，巴特·包林端起步枪，抵着伍德罗·威尔逊·卢塞罗的胸膛，吉利还逼他放下枪，叫他別管閑帳呢。莫非吉利想警告大家，有人在打算謀害大家嗎？

特朗其利諾突然不让大家討論下去。不消說，他說，这种問題只有等明天开审时才能得出結論。千万得好好出席旁听。要是大伙不屑出席旁听公审，那就有大禍临头。想必大伙还記得，几年前，阿伽皮多·奥特伽控告公司方面，要求賠償嘴巴破相的那件案子。庭上挤滿了拿枪的郡警和矿警；大伙吓得不敢进去，阿伽皮多也沒坚持，因为他深信法院会公平判决。人都散光了，状子也給駁回了。阿伽皮多根本沒得到什么賠償，所以嘴也根本沒治好，他也根本不知道什么緣故，因为当初庭上判这案子完全是引經据典，非常合法。

好好出席旁听公审，就是抵制枉法的一种民主手段。不消

說，如果官家打算亂造罪名，把辣芒和阿吐羅送進牢，有這麼多証人在場，諒他們也不敢說干就干。

話可說回來，大伙千萬得小心。千萬得警惕。千萬得守紀律。不准亂來。不准瞎逞英雄。全得循規蹈矩，不愧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才是。

會後，好多人認為，如果打算挨個兒走進法庭，免不了受到威脅。不如等在廣場上，人數湊得多了，再一齊進去。今夜少不得還要去傳達一下開庭的時間和地點。

第二篇

晨

土地遭到灾荒，灾连灾，
那里财富累积，人心坏。

哥德史米斯：《荒村》❶

1 广场

早晨九点才开庭,但不到八点,里埃塔的安琪广场上早已聚了一小群西奈盖塔居民;而且每隔一两分钟,就有人陆续来到。

按说,这是暮春时节,昨夜可冷得真够受的。有些人套了破毛衣,搓着手,等待太阳暖起来。老太都裹上长流苏黑披巾,包得光露出一对眼睛;年轻妇女,多半是做短工的佣人,穿着东家送的大衣,翻起了猫皮领子,这是她们东家从毛猴华德公司^②买来的,穿旧了,才落得大方,当做圣诞礼物给了她们。有几个还带着孩子,家里没人照料,就带来了,这批小家伙有的奔跑解寒,有的躲在老奶奶的披巾里取暖。一个刚做母亲的,得意洋洋,产后还是头回上街呢。她抱着打扮得花里胡梢的奶娃娃,身边围了一圈妇女,老老少少都有,老的嘀咕着老古话,说什么娃娃头发浓,皮肤光,准保长命百岁;年轻的打着哈哈,夸赞做母亲的胸脯饱满,肚子扁平,朝娃娃脖子挠痒痒,还叫唤说:“哟,多逗人!瞧他的酒涡!”

向阳的墙跟前靠着一排男人,头戴旧毡笠,蹲在地上,打左嘴角塞进松子,右嘴角吐出松壳。有的一本正经,在人堆里挨个

① 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英国诗人, 戏剧家, 小说家。著有《威克非尔牧师傅》(小说)、《忍辱取胜》(戏剧)、《旅行者》(诗)等。《荒村》一诗发表于1770年。

② 毛猴华德公司, 是美国著名邮售公司蒙高茂利·华德公司(Montgomery Ward)的译名。

几走去，打听打听最近的消息，散布散布最新的謠言。据说辣芒已经不在牢里，早给连夜偷偷押走了。另一种謠言恰恰相反，说什么官府如此决定，无非想把辣芒吓唬一下就释放出来；市长还想再次当选，怎能干出这种丧天害理的事呢。昨夜，有权有势的政客开过会，全体决议不再支持参议员杰克·馬昂尼，因为他连累了里埃塔市跟共和党的声誉——等等。

法院和十号街的拐角之间，有家时和首飾店，橱窗中那只小瓷钟走到八点三十分，广场上已聚了百来个人了。情绪也越来越紧张。一件小事也会马上引起反应。两个盎格魯小学生一追一逃，奔过广场，逃的那个转过身，拿地理书朝追的那个头上啪的一下，大伙立刻叫好。破衣烂衫的可怜虫璜尼多·赫瑞拉赶着老古董驴子，经过法院，驴背上驮着马蹄形的一担劈柴，他讨价五毛錢，找不到买主，就打算再奉送驴子，外加紅椒酱①，大伙都嘻嘻哈哈放声笑了。

八点五十四分，法院看门的耶穌②·兰达伐梭一开门鎖，大伙就齐声冲他山呼万岁。不少人可讨厌耶穌咧开嘴那副傻笑，哈吧狗似的那份奴才相。他素有雄心在共和党里当个西班牙大头子，所以凡是跟矿工组织有瓜葛的事，总是远远避开，说什么参与当地事务，作用不大，远不如有朝一日威震全州，对同胞的好处多。人家欢呼万岁，他还当自己得人心，禁不住咧开嘴，露出雪白的大门牙，挥了挥扫帚，才动手打扫台阶。

远远望见治安推事杜魯門·艾弗思利夫打东边电影院那头

① 一种墨西哥調味品，由紅椒、番茄、香料和糟醋制成。

② 照西班牙讀音，应譯为赫苏斯。赫苏斯即英文中的耶穌，为行文方便起见，譯为耶穌。

的九号街过来了，人群里就有几个向法院信步走去。四下响起几下呱呱声，因为艾弗思利夫经常发表演说，抨击“救济”，说什么那会败坏美国人民的道德品质。不料特朗其利诺·台·伐加却叫大伙别吵。大伙就默默等着法官领先进去。

耶稣·兰达伐梭给法官开着大门。艾弗思利夫没马上进去，歇下来跟耶稣说了句话，耶稣点点头。

大伙又往前走了。谁知耶稣竟摇摇头，摆摆食指，反锁上大门。

安琪广场上顿时发出牢骚声。有的想请求进去。有的指出还没到九点呢。大伙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心里隐隐有点恼火。后来虽都不动了，情绪却越来越紧张。

九点零一分，参议员雅克·马昂尼和律师郁士特两人绕过西边十号街的拐角，只听得人堆里嘤嘤咕咕的传遍了私语声。在他们心目中，杰克·马昂尼早成了妖魔再世，万万没料到他竟愁眉苦脸，面容苍白，不由叫他们想起了自己在人间饱尝的劳苦和辛酸。那两人只顾谈话，显然谁也没分心看到自己一漏脸，引起了轰动。据说杰克转身登上台阶，把公事包换到左手，当盾牌似的护着心口，防备众人害他。

九点零二分，警长艾利思·拉生开了大门。他是大个子，长着圆团团的孩儿脸，一张呱嘴巴，分明是从后面胡同里进的法院。手中拿着警棍，还看得见他佩着枪。他一手拿警棍顶开大门，另一只空着的手挨着警帽敬礼，恭迎原告和法律顾问进去。

这回门没锁。但透过上半扇玻璃门，清清楚楚看得见拉生警长站在门后，往外望着人群。不作声，不动弹，光是让他们挨着个儿进去。大伙不由浑身别扭，直象在干什么坏事。其实谁也没禁止他们进去——要末只有耶稣·兰达伐梭，可他算得了

什么。話說回来——話說回来——他們就是老大不愿意。出了什么蹊蹺哩。

辣芒在哪儿？阿吐罗在哪儿？开庭時間到啦。說不定，根本不在这儿审吧？說不定，大伙給哄到此地，案子却在別处审了吧？

这么說，杰克·馬昂尼和郁士特律师何必在里头呢？

还是……他們还在里头嗎？

也許打后門溜了吧？

人群里不止一个想繞过馬路，上法院后面胡同去探个虛实。

九点零三分，大伙的疑問得到解答了。郡牢監里来了一小队人，繞过了九号街的拐角。带头的是郡长吉尔勃·麦克凯尔威，目不邪視，神色从容。跟在背后的有六个人，两个一排。头一排是辣芒，倒也不慌張，尽管巴特·包林的堂弟，那个神态疲憊、头发花白的郡警长彭斯·包林紧紧揪着他胳膊，他还是神气十足。接下来是阿吐罗，两眼盯着地，由郡警克賴德·福納押着，克賴德却仰起头，仿佛滿心高兴自己成了主角。隔几步路后面是卢迦蒂塔·黛絲特丽馬杜拉，头上裹着黑披巾，风湿症害得她永远抬不起头来，高一脚低一脚的赶着路——金发碧眼的英俊郡警哈劳德·(屈里格)·帕特逊，要說是抓着她，还不如說是扶的好。

大伙盼了好久的事情，終于看到，反而吓得不出声了。他們朝犯人仔細打量，看看有沒有受拷打的痕迹。一点也沒有。連手铐都沒戴。見了这情景，大伙就謹慎的議論了几句。大伙最最痛恨的郡警，前任郡长巴特·包林，倒不見影踪。

大伙始終感到大禍就要临头，直吓得心惊肉跳，一見这队人过来，真巴不得看到些眉目。准要出什么事，势必說出什么話来。郡长会吓唬人嗎？会轰人回家嗎？

辣芒会开口講話，說說希望人家怎么办嗎？

什么也没有。没一个人开口。没一个巡警拔出枪来。没一个犯人挥一下手。

大伙眼睛慢慢打转，目送这队人走近法院台阶。

特朗其利诺·台·伐加站在阿塔葛拉霞·阿赛身边，直觉得她想站稳脚，朝辣芒一头冲去。他马上伸手按在她肩头，感到她又恢复老样了。

郡长麦克凯尔威走到台阶口，站停了。可来啦，大伙忖道：这下可要开口啦。谁知他只当眼前没人在场似的。只是等着卢迦蒂塔·黛丝特丽马杜拉和屈里格·帕特逊赶上来罢了。

帕特逊那么年轻，就更显出卢迦蒂塔老弱不堪。他俩活象一对错配姻缘的新郎新娘。老太婆一步挨一步的撑着攥上去，哼哧哼哧的喘息声一下一下钻进人家耳朵里。

郡长终于顺着台阶上去了。

九点零五分，大门卡搭一声关上，大伙压在心头好久的那分冲劲顿时象山洪一般暴发了。千万不可错过机会。他们个个惶惶不安，生怕已经来不及了。

靠近门口的一群人，十之八九是妇孺，首先向大门冲去。真没想到，门居然推开啦，虽说只推开几吋罢了。警长拉生和另一个警察威廉·赛兴士，两个人的魁梧身躯，拦住了道。

“里头人满了，”拉生说。“闪开。”

阿塔葛拉霞·阿赛开腔说：“可我男的——”

门砰的一关，把话截断了。

呆在前边的人匆匆商量了一下。这明摆着是挑衅，中它圈套，反倒显得劳动人民幼稚。“他们”正想找借口来个大逮捕，擅自闯进去，刚好给“他们”抓住把柄。

只能坚决要求合法权利。明明这是见不得人的阴谋，你也只

能反复申述这是公审。心里尽管火，尽管怕，也只能苦苦哀求。

九点零九分，前边的人动手敲门了；在台阶上伸手够着窗子，就笃笃敲起来。门还是不开。

九点十二分，爱莲娜·史塔罗夫正朝窗内张望，说是里头已经开庭了。辣芒的案子显然先审。他站在法官面前，郡警长彭斯·包林仍旧揪着他。显然只有郁土特律师在讲话。

爱莲娜说的是英国话，使足了重音。特朗其利诺·台·伐加一句一句译成西班牙话，半个疙瘩也不打，把那有声有色的语气统统传达了出来。人家说特朗其利诺在会上的口译，比原来的发言还动人呢。

九点十三分，警察赛兴士，和另一个佩枪的便衣人员——后来才认出是郡警屈里格·帕特逊——走到了窗口，挡住了视线。

笃笃笃的敲窗声越来越急了。拍门声成了咚咚的敲击，转眼间又变成乒乒乓乓的一阵捶了。

普劳士彼罗·拉腊和他那个十四岁的女儿娜蒂维达在下面街上，璜尼多·赫瑞拉那头驴背上掉下一根劈柴，凑巧给他找到，就捡起来，在齷齪的法院护墙板上，连珠炮似的噼噼敲着。

里头那帮家伙准是聾子。

外面，大伙火冒三丈，慢慢守不住纪律了。

九点十七分，呆在窗口的人朝着窗里那两个臭脚巡的屁股之间张望，汇报说，参议员马昂尼对案子显然不过问，听凭公司律师提出申诉。前面那批妇女说，真不害臊，象郁土特律师那种公司方面的人，居然准许进去帮杰克·马昂尼的忙，可被告辣芒的老婆阿塔葛拉霞跟阿吐罗的老婆卢碧塔，还有被告卢迦蒂塔的内侄特朗其利诺·台·伐加却给拦在门外。真丢脸，官老爷全是流氓。

男人拉开嗓門大罵野話。官府全是兔崽子——酒鬼——！

九点二十三分，猛不防大門开了。

喊叫声宛如电流中斷，刹时哑寂。

拉生警长吆喝一声：“巴勃罗·陶瑞斯！”

大伙这才吐出了气。

“巴勃罗·陶瑞斯在嗎？”

人群后面傳來沙哑的一声：“在。”大伙頓時后退，让出道，小巴勃就一瘸一拐的走上来。商人赶去做买卖，一見路給拦断了，都歇下来看看出了什么事。

“你是陶瑞斯？”

“西①。”

“傳你进去。”

巴勃罗走到半楼梯，站停了。“干啥？”

“要你做見証。”

巴勃罗皺皺眉头。“給哪个做見正②？”他問。

“雷門·达西。”

人群里只听得一片耳語声。“他指的是辣芒。”“正明沒罪？还是有罪？”“安法伏尔，盖諾③？”“盖西④。”

巴勃罗慢吞吞的点点头。他吐出口烟叶，翹起食指，在牙龈和舌头上一抹，再朝褲子上擦擦，又吐了一口。“坡安諾⑤，”他說完，就瘸着腿走进去，門頓時关上了。

① 西班牙文 si:是。

② “見正”是“見証”的訛音。

③ 西班牙文 En favor, qué no:有好处的，还是沒好处的。

④ 西班牙文 qué sí:当然有好处的。

⑤ 西班牙文 bueno:好。

九点二十五分，在窗口張望的說里头在做滑稽戏。何必傳小巴勃呢？他沒在做見証，干站在一边；法官艾弗思利夫只顧跟辣芒講話。辣芒就指手划脚的跟法官頂嘴。艾弗思利夫冲着辣芒皺皺眉，搖搖頭，再朝郡長麥克凱爾威轉過臉去，辣芒却談得起勁，郡警長彭斯·包林就拉拉辣芒的左臂。

九点二十六分，郡長麥克凱爾威走過去，抓住辣芒的右臂。他推着辣芒；彭斯·包林拖着。辣芒自然不肯挪動寸步。他還想跟法官講個明白。

窗口的人慌慌張張的匯報了以上一番話。轉眼間那兩個打手的大屁股挨得更緊了，張望的人只得另外鑽頭覓縫往里看。

九点二十七分，他們說辣芒一邊冲着法官喊叫，一邊打算指指門窗，彭斯·包林却揪住他胳膊，往下拉——狠狠一拉——接着就跟郡長麥克凱爾威一推一搯的拉着辣芒向法庭後門走去。

普勞士彼羅·拉腊那個十四歲的女兒娜蒂維達，緊張極了。她失聲尖叫：“他們把他帶到後面去啦！辣芒想脫身，可他們揪住他胳膊！”

這剎那間，好多人都起了這樣的念頭，嘴里直嚷嚷，一聲未了，一聲又起：

“他們把他拖到胡同里去啦！”

“安奈爾加叶杭①！”

“要在後巷里揍他！”

“審也不審就要送他下牢！”

“凡那馬塔洛②！”

① 西班牙文 en el callejón: 到胡同里啦。

② 西班牙文 Van a matarlo: 他們要把他害死。

“要把他害死!”

九点二十八分,不少人早已行动了。

上胡同去的捷徑,就是打西边,順十号街繞过去。不少人抄着这条路赶去,奔的奔,跑的跑。少数人却从东边,順着郡監獄那条九号街,抄远道繞过去。剩下一半人留在廣場上,心里又苦又怕。

2 胡同

郡长吉利·麦克凯尔威和郡警长彭斯·包林,--人抓着辣芒·阿赛一条胳膊,走到法院后門口,歇下看看手槍能否一下就好抽出槍袋,等着郡警克賴德·福納和屈里格·帕特遜赶上来。門外,从前面繞馬路兜来的,漸漸聚成半圈人,又是喊叫又是嘲笑:

“台斯格腊西雅多斯❶!”

“干嗎把他带走?”

“不准害他!”

“凭什么不放他?”

“他啥也沒干!”

“青伽奥斯❷!不准随随便便把人送进牢,听见嗎?”

郡警福納早已拔出槍,可一看郡长麦克凯尔威冲他摇摇头,就又收进槍袋。

❶ 西班牙文 desgraciados:臭不要臉的。

❷ 西班牙文 chingaos:酒鬼。

“好，走吧，”郡长說。

看門的耶穌·兰达棧开了門，吉利·麦克凯尔威和彭斯·包林將辣芒押在当中，跨出門，进了胡同，三步路后面跟着克賴德·福納和屈里格·帕特逊，他們一路朝东，挤过半圈人群，向九号街郡監獄走去。喊声越来越响了。这帮巡警却装得沒人在場，光是嘴里念着“退后！閃开！让路！”什么的。

这队带枪的押着犯人，好比一块磁鉄，朝东移动，吸引住鉄屑般的人群紧紧跟在后头。

他們朝胡同东头走了五十呎光景，刹時間有如天崩地裂，恐怖极了。轰的一声，催泪彈炸开了，小巷中頓时烟霧弥漫。毒气彈紛紛爆炸，响得連一陣枪声都听不清。大伙向四面八方乱奔了，撞的撞，摔的摔，你踩我我踩你。女人叫；小孩哭；男人罵，碰到什么擋道，伸手就打。四下里枪声砰砰，高一陣，低一陣。

爆炸声剛起，警长拉生就走出法院大門，背后跟着巡警賽兴士。他两眼朝廣場上的人一扫，拔出枪，撒开腿，繞过街角朝西跑了。

九点三十分，馬可茲·台·里伐士給飞奔的人群推得蹣跚跚走出胡同，胸口好象插上火箭，鮮血直涌。十号街停車处停着輛汽車，他收不住脚，一头撞去，汽車馬达正有一下沒一下的隆隆响起来，他剛好抓住車門。耳边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仿佛从老远老远傳來，說的是西班牙話：“馬可茲！出什么事了？”馬可茲口齿清楚的慢慢回答說：“一支支火箭向我射来——”可沒想到居然一个字也吐不出声，嗓子眼里只是憋得咯咯的响。他正給鼻子拉上車，湊巧咳出一口鮮血，噴在鼻子身上。“我送你上医院去，”鼻子說，声音还是象十哩外傳來似的。

陶乐蕾絲·迦西亚正想跑出胡同，有个大个子給連梭子彈

攥得沒命奔跑，把她撞倒在地上。她本來淚如泉涌，再加上催淚毒氣，早已摸不大清方向，狠狠一摔，就此不知東南西北，可還是又咳又喘的朝隆隆的汽車馬達聲那兒爬去。碰到一堵灰泥牆，撐起身，衝着街心叫喚：“保羅！保羅！我的保羅死了？”

警長拉生縮做一團，蹲在胡同和十號街拐角口的一堵矮牆旁，等噓溜溜的子彈不再飛過身邊。人們奔出胡同，照舊心驚肉跳的叫着“別開槍！別開槍！”其中有老頭，有小孩，還有一個抱着娃娃的女人。有個干癟老太婆，裹着披巾，一張皺臉上濕漉漉的全是淚，操着西班牙話在号喪：“他們把辣芒打死嚙！”有個男的，右手拿着木棍，左手捏成拳頭，擦着眼睛，緊挨着警長拉生身邊走過去。警長拉生不加思索，就劈手奪過木棍，扔進身旁那堵矮牆后面的空地上。那人可沒停步。拉生目送他過去，一眼又睽見一個男人，好面善，手里拿的恐怕是槍，只見他也朝廣場奔去。

槍聲早已啞寂。警長拉生朝胡同里溜上一眼。

毒氣多半吹散了，只是一團團毒氣還在人家門口悠悠旋轉。郡長吉利·麥克凱爾威躺在泥磚地上，紋絲不動，身邊復着一頂偌大的灰色史塔遜帽①，拉生真記不起那頭白髮幾時有過那麼白的。過去十來步路，仰天躺着個大個子礦工，克里斯生西奧·阿米何，腦袋歪得厲害，一條胳膊伸在外面。另一個礦工，西里洛·桑杜巴爾，就近在法院後門口，哼哼直喘，勁也勁不了，鼻子在路面一條晒硬的車轍上砸爛了，襯衫背上滲開塊血跡。對面胡同口，有個女人，傷了腿，靠着一家照相館的牆壁在嘔吐。克賴

① 美國名牌帽子，是約翰·史塔遜(John Stetson)開設的帽廠出品。此處指一種寬邊的三角頂帽子，略似童子軍帽，美國一般郡警均戴這類帽子。

德·福納和屈里格·帕特遜，全都血淋淋的，帽都掉了，喝醉酒似的踉踉跄跄向監獄走去。

窄窄一條胡同就在郡警長彭斯·包林的掌心下，他瘋也似的在45口徑的左輪槍中重新裝上子彈，一邊咳嗽、一邊緊張的四下掃視，還罵自己手笨。

犯人辣芒·阿賽卻不見影子。逃了嗎？還是有人把屍體收拾走了？

拉生可拿不定主意。還是去找阿賽呢？還是回廣場，去抓那個拿槍的傢伙？給自己奪走木棍的那傢伙也應當抓起來。再遲一步，兩個都要漏網啦。警長拉生掉轉身，朝着回頭路跑了。

郡警長包林裝上了子彈，眼睛朝前後一掃。胡同里除了打死的，什麼人也沒有。九號街和十號街上倒還聚着人；隨時隨地都會齊心結伙對付他——可他只是光杆兒一根。吉利、克賴德、屈里格——四個人，光剩下他一個了。拉生在哪儿？剛剛還看見來着。賽興士呢？唉，只好豁出命干一場了。他揮舞着槍，三腳两步向監獄走去。九號街上的人頓時散開。他一走進郡警署，兩條腿都軟了。只見克賴德和屈里格早到了，兩人都站不穩，不頂用嘍。堂哥巴特在打電話喚救護車。彭斯掏出鑰匙，伸出左手穩住右手，去打開軍械庫門。

包林一走出胡同，十號街上又有幾個人怯生生的走進去。兩個男人把那嘔得沒命的斷腿女人抱起來，抬進照相館。其他幾個走去看看克里斯生西奧·阿米何是否真的咽了氣。兩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心驚膽戰，怔怔俯視着西里洛·桑杜巴爾，他那喘氣聽來就象海底雷^①。“可憐虫，”一個女人說，“還是別去碰他。

① 病人臨終時喉間痰，在醫學名詞上稱為“海底雷”或“痰喘”。

他的魂快脱离苦海喽。”

十号街上又传来半瞎子陶乐蕾丝·迦西亚声声叫唤：“保罗！保罗！”

有个男人搀住她的胳膊，自告奋勇领她上广场去，说是刚才看见保罗朝那头跑去的。她那对几乎瞎了的眼睛，看不清这人的脸庞，可也不想打听。内心深处直觉的认为，从今以后，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太平。至少保罗还活着。

“谢谢，谢谢，”她说着就听凭人家领走了。

龔薩馨·坎黛拉丽亚从广场上拐进九号街，找寻螟蛉子托馬西多。她还摸不清出了什么事。开头还当法庭上起了枪声。她走到窗口看看，这才省得托馬西多不在身边了。有人对她说，他朝东跑了。她一见他站在九号街上，朝胡同里张望，白了脸，吓得没命，她一颗心不由得怦的一跳，顿时撒开腿冲去，伸手把他搂在怀里。说时迟那时快，正象做过多次的恶梦一般，只见那警彭斯·包林走出监狱，怀里抱着挺机枪，向她冲过来。周围的人刹时叫着跑了。她一闪。逃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后面，把孩子放下，狠狠摇着他。

这一下，消了气，她心里平静了。如今才明白原来是胡同里出了乱子。她想回去看看，身子刚转过一半，却见有个女人拦住了去路，神经质的号叫着：“杀人凶手！他们把他打死了！”原来是阿伽皮多·奥特伽的老婆派屈莉塔——她从前发神经，龔薩馨不止一次给她急救过。“谁？你丈夫？”她问。派屈莉塔反而号得响了。有个男人，神经质的牵着嘴，回答说：“是她叔叔，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龔薩馨伸手搂住她肩头，说：“我开车送你回家去，派屈莉塔。”

她一下子想出了办法。当护士去，医院里用得着她。到了

医院，就好打听出了什么事。她一見那孩子又朝胡同里盯着，就吆喝了一声：

“托馬西多！过来！回头着我不好好揍你一頓！”

彭斯·包林挟着机枪，重新进了胡同，背后跟着堂哥巴特，端着步枪；原来在死伤人堆周圍打轉的那批人，刹时逃得不見踪影了。彭斯在胡同当中架好机枪，再走到巴特跟前，巴特正弯着腰，多此一举的給吉利·麦克凯尔威診脉呢。“他打死了，”巴特說。“我不是早跟你讲过嗎！”彭斯說。“王八蛋。絞死他們还是便宜他們呢。”

謠言早象迅雷疾电似的在里埃塔全市傳开了。說什么赤色分子把郡长和郡警統統杀害了；目前正朝市府进军呢。电话綫路忙得不亦乐乎。人們涌在窗口說长道短。善男信女紛紛摸着护身神象。尤其糟糕的是，长长一声失火警报叫了起来，尖得扎耳朵，忽高忽低，嗚嗚嗚的沒个完，时起时落，越来越响，輕了一会，原来只是換口气，然后叫得更尖厉了，后来索性大发神經似的惨叫下去，叫，叫，叫，叫得人神經都刺痛了，肌肉都顫动了。

3 警报

警报声恼得拉生警长橫下了心。他媽的；墨西哥人看上去都一个样。可总得抓个人。本市治安这副担子，就归自己挑呀。不用說，剛才躲在矮墙后头，人家跑过身边准看見，可自己什么也不干，光是夺走人家一根木棍罢了。如今連这人也从手里溜走了。話虽这么說，那头电影院門前那堆人当中，倒有一个矿工看来好似面善。会不会就是自己心目中拿枪的人？他也是个矮

个子，浅色皮肤，可不象一般墨西哥奴才那么黑。看模样好紧张。正在卷烟，烟草多半撒出纸外。

拉生警长拿着手枪，迈开大步，走到他跟前。“你是保罗·迦西亚？”

这小个子矿工抬眼一望，带着几分傲气。“就是，怎么？”

就是他，没错儿——捣乱分子。“你被捕了。”

“我？凭什么？”

拉生拍拍迦西亚的衣服，朝他胳肢窝下一摸。没枪。他一手抓住这人的胳膊。

“别再捣乱。走。”

保罗耸耸肩。

两人刚上路，拉生警长瞅见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小个子女人，瞪着眼睛，张大了嘴，就是发不出声。

李蒂亚·柯伐克士心想，警报再不停，难保不发疯。她跪在彼得斯公馆那间厨房的油毡上，扔掉抹布，伸出两只肥皂手，捂住耳朵。不管事。非但警报声照旧逼得人发疯；连走廊上传来的电话铃都听得到。她正想站起身去接电话，只听得彼得斯先生那阴阳怪气的声音，懒洋洋说着：“喂——呃——呃。”

她又动手干活了。

“什么！”冷不防他一声叫，吓了她一跳。“不见得吧！”

警报还在号叫。准闹大火灾啦。李蒂亚仿佛如愿以偿，依稀看到里埃塔全市熊熊烧着。这座城一烧成灰，人世間就会干净得多。……

“老天爷！”听上去彼得斯先生确是大吃一惊。“你是说光一个人抵挡那帮暴徒？”

李蒂亚直感到渾身血都干了，胸脯縮成了冰块。

“除了吉利，还有什么人給打死？”

她一口牙捉对儿厮打了。

“多少矿工？”

她失声叫了。迈克。眼里只是模模糊糊看到下面油毡上的一个菱形花紋；她死盯着，免得两眼发黑。身子一冲，万万沒想到竟听见自己在祈禱：“老天在上，別临到迈克头上。天啊，別临到迈克头上。”

这都怪自己跪着，才禁不住哭哭啼啼，求天拜地。她可站不起来。动不了。老天爷，見鬼去吧！心里一火，反倒隱約看到了污水桶和抹布。干嗎站不起来？迈克死了？有什么可奇怪的。命里早注定啦。昨天他还領着抗議团去見郡长来的。所以不用說……

唉，不用說——

別瞎扯！

站起来！

子彈不一定打中。罢工期間，不是沒把自己打中嗎。他頂多受伤罢了。可能連毫毛也沒伤呢。站起来！

可什么也別問。就好比这事跟自己一点也不相干。跟迈克也不相干。站起来！

倘如他們問起呢。装傻可不在行。唯一的希望，就是忙得沒工夫回答。手脚放麻利。活儿干到家。这样，一到晌午，彼得斯太太才不会跟往常那样找出什么岔子，叫她加班加点干完遺漏的小事啦。站起来！

李蒂亚终于撑住一条腿，搖搖晃晃的挺直身，将那桶脏水倒进污水槽里。

走廊上，彼得斯先生挂断电话，喊道：

“爱玛，闹事啦——爱玛！你在哪儿？”

还有两个半钟头才到晌午呢。

警报还在呜呜的叫。

彭斯·包林吩咐了堂哥巴特看着机枪守在胡同里，就径自上郡警署去了——天老爷！他的警署。如今他是郡长啦——老天爷！克赖德·福纳血涔涔的脑袋上扎了块湿毛巾，正拿着大剪子绞开屈里格的衬衫。警报终于不响了，彭斯这才听到电话铃滴滴、滴滴的响着。他劈手夺过电话，喝了一声：“郡警署！”——马上又暗自嘀咕，这可不行。得保持镇静。

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嗓音：“请告诉我出什——”

彭斯伸出食指一按，挂断电话。食指就自然而然的一下下接着挂钩。话务员插了进来。

“话务员？郡警署。我是彭斯·包林。”这才象话些。“除了公务电话，别给我挂进来。凡是打听消息的，一概挂到市警察局去。这条线要空着专接外线，懂吗？好，给我挂检察官。”

“柯戴斯先生不在城里，大人，不久前马隆先生倒想跟您通话。要我禀告您，他上您办公室来了，请您等着他。”

“好。给我挂长途电话。”

彭斯要了依达戈的检察长，还要了移民局区主任。他一边等着电话接通，一边又挨次打给矿上武装警卫队队长，当地军团司令，还有他熟悉的一个赌场老板。

“我们已经占了上风，”他对他们说。“可还要点援军。”他真得意，嗓音竟然运用自如，听来又沉着又冷静。只要双手也这样就好了。他不断扳着枪机——扳、扳、扳，杀、杀、杀，杀到后来，

依稀看到整条鬼胡同里都是黑黝黝的尸体在折腾，冷不防自己也中了枪，天呐，也打伤了，也打死了。

他低下头望着握紧的双手，眼看着肉色发白。他深深吸了口气，迸一下，松了气，抬起头。

电话机活象滑稽脸谱，嘴张得滚圆——如同临死时的吉利——一个圆圆的O——好似咽气的人发出一下无声的喊叫。

倘如电话铃响了，打来的是梅·麦克凯尔威，那怎么办呢。决不让她打来。得先打给她。“我要你听我告诉你。吉利是我的朋友。”

4 急救

大馬路上，李·艾斯太勃鲁克开着車經過，路·唐尼格把他拦住了。

“上郡警署，李？”

“进来，路。”

“听说吉利打死了。”

“老子听到說，除了彭斯，统统打死了。”

“天呐。”

“对彭斯只有甘拜下风。”

“可不。”

“听人說他压根儿不扳枪机。”

“哦？”

“听人說他光是砰砰砰一阵乱开，”李說。“地地道道的西部气派。”

“砰砰砰——陣乱开，呃？”

“对。三秒钟里开了六枪。听人说先拿自己的枪开一阵，再抓了吉利的枪开了一阵。”

“子弹准跟泼瓢大雨一样落在他们身上，”路说。

“只要他当时开上几百万发就好啦，”李说。

“他打死了几个？”

“听着，那帮大亨真巴不得他们统统死光哩，”李说。“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路？”

“怎么回事？”

“老子不是一向说来的，罢工那阵子，对他们真他妈的太客气了。”

“你这话也许对，”路说。

“老子说的对吧。可惜没把他们吊死。红党得跟黑鬼一样对付。他们只懂得一件事。”

“哦？”

“只有一个办法对付。吊死他们两三个，从此就不会捣乱了，”李说。

“嗯——哼。”

“说得对吗？”

“这个，我不知道，李。”

“你不知道？哼，老子可知道。”

“行。”

“不信？”

“我不是说行吗。”

“那你知道老子说得对喽。是不，路？”

“得，得，得，我可不跟你争。”

“那好唄，”李說。“算了。”

里埃塔煤矿總裁丹·柏貝奇正在打電話，話說得客气，口气可硬：

“这叫做明日黄花，老兄。公司方面对外国劳工的政策，可不归我負責。要是过去犯了錯——我不是說犯过錯，也不是說沒犯过——如果犯过的話，現在就得改。……我同意你的看法：断断不是說笑話。不过，台蒙兄，你應該了解，这也是个好机会。复水难收，哭也沒用嘍。只有收拾干净才是正經。我也跟你一样，替那批卑賤可怜的下等人难过。还不仅仅是难过。我認識他們。他們总跟我叹苦經。可怎么解决呢？要我雇那批人，可雇不起。誰雇得起？你雇得起？我們千万別婆婆媽媽——这无非是口蜜腹劍。事情硬碰硬是我們下手快，才好趁机保住本市几年太平。你說对嗎，麦卡錫先生？好。你少不得要出份号外罗？几时出？你的絕招对我总是大有用处，这你也有数。可請記着对症下药。別管过去的事。对目前沒好处。謝天謝地，这件事我們总算沒沾一点边。”

那警署里，台尔·邦迪奧医生拿着綑带，在給克賴德·福納包扎秃脑瓜，一边偷听彭斯打电话。彭斯渾身直冒汗，冲着話筒点头晃脑，不慌不忙的說出真心話来：“我要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股滋味，麦克太太。我可尽了力。我要你听我告訴你。吉利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爱你可愛得深。看来光說难过，还不頂事。”他挂断電話，朝那張苦臉上抹掉汗。台尔·邦迪奧医生拍拍克賴德的肩头，对他說沒事了，但要是头越来越痛——要是发了燒，心里作嘔——就打电话叫他。“救护車馬上就到，彭斯，”

他說着扶起了屈里格·帕特遜。“我还是亲自送这小伙子去医院去。他身上大概还有块彈片呢。”

大夫剛扶着屈里格出去，李·艾斯太勃魯克和路·唐尼格朝房里一張。“进来，小伙子，”彭斯說。“我正用得着你們呐。”

九点四十分，西里洛·桑杜巴尔的咯咯喘息声哑了。鼻子还压在車轍上。鮮血早从衬衫背上流到胸前，如今身子底下的血快干了，衬衫都跟胡同里的烂泥粘住了。背部那滩血上聚满了蒼蝇。

救护車从十号街小心的倒进胡同，剛好沒輾着西里洛的右脚。医助和担架手将吉利·麦克凱尔威翻个身，抬到担架上，他臉上那个鋸齿形的枪口上原聚着一堆蒼蝇，頓時飞走了。“下一个抬那女的，”巴特·包林說。“在照相鋪里。她乱嚷乱吐，可鬧翻了天。”

市監獄的笨重大門，在当天还是头一回銹鏗一声关上。保羅·迦西亞在鋪上坐下，捧住脑袋。杀人嫌疑——唉！唉！唉！

5 本·馬隆审讯

副檢察官本·馬隆照例抿紧嘴，走进彭斯·包林的办公室。“我本想先給你挂个电话，”他說。“目前这种紧要关头，你这条綫應該空着才好。”

彭斯侷促不安了。“是空着，”他說。

“还有件事，”本說，一对小眼睛骨碌碌的轉。“我原想趁你

沒挪動吉利的屍體以前，先把現場量一下。”

彭斯生怕說溜了嘴。

“你量過嗎，彭斯？”

彭斯不敢說“沒有”。“來，”他說，聲音禁不住有點抖。“我把停屍的地方指給你看。”他向門口走去。

“算了，”本說，那份無可奈何的口气，叫人一聽就知道事情已經糟得不可收拾。“拿出你的證據來吧。”

彭斯直瞪着眼。“你是說現在就要聽我談？我還有不知多少事——”

本截斷了他的話頭。“是物証。比如刀、槍，或者那幫暴徒扔下的其他武器。”

“我什麼也沒撿到。”

“什麼也沒撿到？他們不是開槍打你們嗎？他們不是給打死兩個嗎？管保扔下槍。在哪儿？”

“我們什麼也沒找到。”

“你們什麼也沒找到。”本好象在法庭上責問証人。“真怪。我剛走過胡同。沒存心細看，倒找到了這些。”說着，打口袋里掏出一顆碎子彈，再取出廢報紙包的一枚鏽釘。

“我們找的是槍，”彭斯說。“只找到吉利的槍。連克賴德的也沒找到。”

本向克賴德轉過臉去。“你把槍扔了？”

克賴德死盯着地。“我一下子就暈了過去，”他說。“他們准趁我昏迷不醒就搶走了。”

本朝彭斯回過臉，嘴抿得更緊。

“你的槍總沒扔吧，彭斯？”

彭斯咽了下水，才敢回答。“等我不使了，就給你。你要

的話，把吉利這把拿去。他根本來不及拔出槍。”

“屈里格呢？槍也扔了？”

這下彭斯可火啦。“你這兔崽子！你對郡警大隊有什麼意見，儘管告去！這他媽的鬼差使，送給你辦！”隨手解開皮帶，連着槍袋、手槍一起摔在地上。

本這才頭一回顯出關心的樣子。“彭斯！彭斯，別急。你累了。別揪心。”

等我揪着你，看我不扼死你！彭斯心裡嘀咕着這句話，但幸好沒說出声。光是嘴一牽——手指頭一牽。

“屈里格的槍呢？這可歸我管，你不是不知道。你拿到了嗎？”

彭斯掩着一牽一牽的手指頭，走開了。“想來他隨身帶到醫院去了，”他說。

“你知道他開過槍嗎？”

“不知道。他一中槍，我就拿了他槍。我的子彈全打光了。”

本拿起電話听筒。“醫院是什麼號碼？”

彭斯嘴一撇。“別占用綫路。我等着杜威·沙姆士打來呢。”

剎時間，本·馬隆的態度變了個樣。

“好！”他說。“檢察署管帳了？”

“我沒叫管帳，”彭斯說。“不過匯報一下罷了。檢察長想怎麼干，全由他自己決定。上回，戒嚴令可不大管事。那幫玩票的丘八比赤黨還搗蛋。”

本點點頭，破題兒頭一回笑了。

“我看你已經動手辦啦，彭斯，”他說。“話可說回來，你辦事倒老是一馬當先。”他決定不幫忙，省得給彭斯一口回絕。“我要去量了。回頭你到我辦公室來找我吧。”

他半帶軍人姿態，掉轉身，出了房。彭斯張開緊閉的嘴，惡狠狠的齧出一口黃牙，舐舐嘴唇。好險，他想。差點沒殺了這王八蛋——真會殺了他。多愚吶。人難保不發瘋……

他猛的橫下心，決不能放手不管。巴特在外面站崗，可巴特沒親眼看見吉利倒下，對本的用處就不大。這是自己的份內事。只好忍氣吞聲。“這兒是吉利倒下的地方。就象這樣。那血是從他臉上彈孔里流出來的。我們從後門一直走到這兒。他就在此地中槍。包你沒錯。”

6 拖網^①

勃迪·魏德迈正在上第二堂歷史課，給叫了出去聽電話。他兩眼冒火，走出學校電話間，到校長室去請假，途中碰到臚包尼克·孟勤上廁所去。兩人匆匆密談了一下。臨別前，勃迪說：“他們要的是橄欖球員和棒球手；上完課，你一下就好溜出來。”尼克說：“我可不干。那幫礦工全是凶煞。”勃迪又回轉身，最後叮囑一句。“去你的，”他說，“他們發給你槍。”

檢察長杜威·沙姆士在電話里吩咐郡長彭斯·包林，叫他不必去請示州長。言下之意就是亞特·衛是個梟雄，腦子里只有選票。按照新法律，檢察長用不着等待州長處理；對危害公共治安的案子，自有權利隨意提出公訴。他馬上動身到里埃塔來。還要帶杰格·沙耶來當特別偵探。赤色分子的造反陰謀，可以

① 意指大搜捕。

让杰格負責調查。

彭斯眉头一皺，挂断电话。杰格·沙耶究竟是干什么的？自己煞费苦心，才没让戒严令重新实行，结果反而多了个包袱，来了这个野鸡偵探^①。杰格·沙耶……？喔，这可想起来了。去年秋天，圣以西德罗郡的荒野上出了巫术^②謀杀案，这家伙就此大出风头。巫术！让这号家伙到里埃塔来活动，准会走漏消息，把案子弄得一团糟。

应付的办法就是搶到头里。趁这帮仁兄还没到場，先撈上满满一网，倒出来。

彭斯伸手取来本草稿簿，动笔开名单。1. 特朗克·台·伐加。2. 迈克·柯伐克士。3. 大黑鬼——昨天吓唬吉利的那个代表——道格拉斯。最好向巴特去要份代表团的全体名单。4. 一脸麻子的矮个儿赤发鬼——蒙多依亚？不，迦西亚。5. 阿伽皮多·奥特伽——他是一个死者的亲戚。6. 伍德罗·威尔逊什么的——阿米何？卢塞罗？他媽的，听上去都一样。噯，还有那帮娘們。7. 柯伐克士的老婆。8. 阿賽的老婆。9. 瓜达卢貝·費南迪斯——由于赶搬家案子的緣故，这管保不错。10. 告訴吉利他們要在法庭上聚集的那个老头——何塞什么龔特瑞拉斯。噯，还有妇女失救会的头儿——模样象新英格兰^③女教师的——說的还是一口地道美国話——老是瞎管救济的閑帳——管她叫做龔妮

① 原文是“函授学校出身的偵探”，指未受过正式训练的私家偵探。

② 17世纪时，欧洲新教徒不堪宗教迫害，紛紛远渡重洋，来到美洲，他們大半为清教徒，歧視教友派、圣公会等派教徒，并加以迫害。当时科学不发达，巫术盛行，凡有异教徒嫌疑者均称之为巫，判以死刑。今日，美国反动派迫害“异党分子”，称为“驅巫”。

③ 指緬因、新罕布什尔、浮蒙特、馬薩諸塞、康涅狄克和罗德島等六州。

的。龔薩馨·龔特瑞——不，是坎黛拉麗亞。不用說，還有阿米何的老婆，桑杜巴爾的女兒，和她那個嬌滴滴的小妞兒，不是叫特莉妮達·拉腊，就是叫娜蒂維達·拉腊。還有她父親。受傷的當然都在內——向醫院去要名單。

真該死，彭斯想道，等不到搞出拘票，他們都散了。

阿吐羅·費南迪斯、巴勃羅·陶瑞斯和盧迦蒂塔·黛絲特麗馬杜拉足足等了半個鐘頭，才斷定沒人回到法庭上來了。連耶穌·蘭達伐梭都早已收拾掉掃帚畚箕，走得不見影踪。廣場上也沒警長拉生和警察養興士的影子。他們三人這才敢出去，彷彿相互護着似的緊緊挨近身，走得很慢，一來是巴勃羅腿不方便，二來盧迦蒂塔鬧風濕痛。三個一起朝西奈蓋塔走去，可沒過三條馬路，就一起被捕了。

特朗其利諾·加培沙·台·伐加遠遠望見家里那扇藍色大門，原以為精神就此振作起來，不料反而惴惴不安了。心頭淨納悶，不知自己怎麼還活着。彭斯明明瞄準他開的槍——看來正是這樣——可怎麼沒打中，真叫人弄不懂。他不停的朝身上各處摸着，直想弄個明白，剛才一陣慌張，會不會無意中碰出個小傷口，至今還在出血。

剛才他還道一切都完了，就不知不覺的（那真糟糕）獨自動身回家。糟就糟在這兒。他心里罵着。糟就糟在這兒！三年來的工作，在短短十秒鐘內都斷送了。人家還當共產黨要用暴力呢——唉！唉！唉！

人家可不曉得黨員只有寥寥幾個。罷工期間，大伙團結緊，勢力大，人家還以為里埃塔的礦工，兩個當中就有一個共產黨員

呢。其实压根沒几个，一年到头忙得累死，精力和时间都耗在落后分子身上，开头是防止他們随波逐流，漠不关心，后来是阻止他們另走极端，好高鹵远；吃吃力力学习陌生文字写成的天书；从穿不暖吃不飽的苦人手里挤出一分一厘来。这一批男女全是注目人物，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自由幸福，致力于斗争，哪一个活动都会引起今早这种大屠杀呵。

沒几个。这下子才累得够呛——可又感到非常得意。好种掉在好地里，結了一百倍种籽^①。这一点，旁人、外人、前人决不会了解，断断不会了解。无论坏种掉在好地里，还是好种掉在坏地里，都不会有收成。結的都是坏果实，不孳就僵。都要长遍稗子。

这儿倒压根沒长遍稗子！好种籽掉在好地里，工会从来沒扎过根的地方，终于成立了工会；罢工也胜利了，击败了公司方面和市、郡、州当局的武装力量；工人的生活提高到西南部最高的水平。不消說，这算不上苗头，但証明了种籽好，土地好，将来收成也一定好。

可現在呢？今天早晨这一鬧，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犯了这么一点小得可怜的錯誤，竟带来这么一場大禍。敌人穷途末路，总要垂死掙扎，狗急总要跳牆，小看这一手，免不了犯錯誤。也可能是自己队伍里犯了过失。一百多个人里头只消有一个私自决定带着枪自卫，后来一听到毒气彈爆炸，就昏了头……也許以前正是对这个人一再做思想工作，不让他完全放弃斗争吧。汉姆·透納經常說：右傾錯誤和左傾錯誤，到头来都是一碼事。懦怯变成魯莽；右傾轉为左傾；两者都是致命伤。

① 典出《聖經》《馬太福音》第13章第23节及《馬可福音》第4章第8节。

那么,难道一个人得绝对不犯错误?

难道错误没有界限!

一下失算,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难道绝对不能还价?

假定人都有错,难道就没办法抵挡坏蛋?

有刀有枪的坏蛋?

特朗其利诺转念想到母亲的一族人,那伐何人,想到几百年来他们始终在抵抗的那帮坏蛋,正是自己目前在抵抗的。连续好几代,他们辗转抗战,只落得一败涂地,惨遭围剿,流放到异乡客地。就此不再抵抗。不抵抗又落得什么结果呢? 浑浑噩噩打发日子,意志受到了莫大的磨蚀。幽禁、饥饿、疾病,带来了大批死亡。十个人里头只有三个保住了命。

后来“白人老爷”看准那伐何人已经得到教训,才允许他们返回故乡——大峡谷、彩虹桥、丽谷、舟岩和夏依谷^① 那一带,当初原是片荒野,对“白人老爷”毫无用处,但恰恰是人间少有的桃源,虽然寸草不生,遍地都是燧石和荆棘,而且对白人怒目横视,可到处都显得瑰丽多采,在那伐何人眼里,倒是地地道道的家园。他们在当地找到不少同胞,有的钻在山洞里,有的藏在峡谷中,好容易才避开士兵,躲过流放苦刑,甚至在不可战胜的自豪

① 大峡谷(Grand Canyon):美国阿利桑那州西北部,科罗拉多河的峡谷,长217哩,阔4—18哩,以风景幽美、岩层鲜艳著称。1919年部分峡谷辟为国立公园。

彩虹桥(Rainbow Bridge):美国犹他州南部那伐何山脚下名胜,乃一天然沙石桥,高309呎。

丽谷(Beautiful Valley):美国阿利桑那州名胜区。

舟岩(Shiprock):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北角,圣璜河北岸名胜地。

夏依谷(Canyon de Chelly):美国阿利桑那州东北部名胜区。

感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偷偷的生男育女。这批人跟早期基督徒^①一样钻在地下，但没丧失力量，反而增添了力量。他们成了这个重新团聚的民族的潜势力。当年他外祖父出世，连一声也没哭，因为隐蔽产床的地方离开美国佬的军营还不到百码呢。就在他外祖父这类人的领导下，那伐何人靠着岩石和荆棘，含辛茹苦的熬了过来；尽管受尽非人的苦难，不到六十年，人口竟增了六倍，岂止人数增加，连威力、自豪感、独立意志也都增强了。有过两回，他们迫不得已，只好扩大保留地的面积。但人数还是多得挤到境外，偶尔也杀个把人报报仇，吓得传教士和生意人只得对他们客客气气。

当初有个好出风头的科学家，他认为如果那伐何人按照目前的比率，继续繁殖，不出几代，就要占据整个美国。

一时间，特朗其利诺有滋有味的沉湎在这种幻想中。他母亲一族人，真是好样的，可照这么繁殖下去，注定要完蛋。那样的抵抗还不顶事。这并不是改造世界，而只是蔑视世界。

那么怎样才顶事呢？

倘如今天早晨没犯错。倘如今天早晨没闹事。辣芒会不经过审问就给送进牢吗？这样一来，就免不了开个先例。成千上百的人免不了失掉家——亲手建成的家。难道也不去阻挡一下？去设法防止一下？难道就此罢休？

有一阵子，他倒赞成这场暴动，专心琢磨起来。那帮王八蛋使尽了种种挑衅手段——跟你摆架子，处处排斥你，威胁你，背地里下毒手，最后还施放毒气，开枪杀人。他们可得了报应。他

① 基督教草创时，罗马皇帝视为异端，对基督教徒大加迫害，处以刑罚，教徒遂纷纷躲进地下，有时在地下墓窖中聚众传道。

真高兴总算有人以牙还牙。当时身旁站着阿尔贝尼西奥·米拉巴，随手挥舞钉锤，就连这个白痴也可以原谅。恨只恨刚才没闖进法庭，亲手扼死杰克·马昂尼。如今心里仿佛觉得当真这么干着，实在叫人痛快。

他一味瞎想，想到后来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他勉强自己重新考虑了一下：要不鬧的話，辣芒可能早給驅逐出境，或者送进了州监狱，但这不等于就此罢休。辣芒案件免不了要成为爭执的問題，环繞这問題，早晚要暴露出杰克和契約的事、公司方面的默許、里埃塔武装力量的独裁、壟断資本对本州的殖民地統治。

这也不妙。老百姓对如此抽象的說法总不热心。案子嚟，純粹就是辣芒·阿賽案件——冤枉好人的又一个实例罢了，所不同的只是当事人年紀輕，模样俊，非常勇敢，非常灵活——女人都要傻眼了，连他老婆莎勒达也难免，个个都会不顾其他的一切工作，去营救她們心目中的英雄^①。

特朗其利諾按捺下对辣芒的那份宿怨。在这件事中，辣芒又照例扮演了重头脚色，却让別人担当难上十倍的差使，去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繼續干下去。要他筹备欢騰的节日，布置轰轰烈烈的罢工，倒全在行。这下子他一身出色的特长就發揮得淋漓尽致，活活显出一副英雄气概。可是，干起日常工作来，太不安心，太急躁了；总是先动手，后計劃。群众一看就知道他的短处。一旦沸騰喧囂的罢工結束，抵制黑名单的棘手工作开始，大伙拥护的領袖决不是辣芒，而是他特朗其利諾。他是群众一

① 原文是席德·岡彼阿道尔 (Cid Campeador)。席德为西班牙民族英雄，真名是罗德里戈·狄亚茲·台·維伐，生于1040年，卒于1099年，以豪爽慷慨膾炙人口，成为西班牙武士的典型。

致拥护的人选。这一想真叫他开心。

可也寒心。他轉念一想，猛省得肩头那副千斤担子，就罵自己不該胡思乱想，白白糟塌了時間。問題并非在于过去是否犯过錯誤，也不在于如果沒鬧事的話，会是个什么局面。在階級社会里，这个階級拿枪枝和毒气統治那个階級，早晚总得鬧事。所以今天早晨湊巧鬧了事——哪里是湊巧鬧了事，明明是大勢所趨。要說这是場操之过急的暴动，还不如說是蓄謀已久的挑衅，肆意屠杀的借口。

这一想什么都了如指掌了。人們流血牺牲嘍。有的还会上电刑。如今他們对階級斗争的了解，不但心里明白，連骨节眼里也統統知曉呢。

唉呀呀！这笔代价多大呵！事情沒結束前，还会有不少人送命，更多的人坐牢，不用說，自己也逃不了。

出了今天早晨这件事，往后情况永远不同了。今天早晨这件事标志出一种生活的結束，但还不算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决一死战并不是指生，也不是指死，而是又有生又有死。

他滿心以为警察等在他家里，誰知只看見小女儿屈丽娜拿着小扫帚，在做打扫厨房的游戏。她告訴他，莎勒达在邻居家里。

他不愿馬上跟老婆見面。不愿回答問題。他說不出什么有把握的話，可以叫人寬心的。得琢磨琢磨怎么收拾殘局才好。也許往后的生活永远不同了，可总得試試看。

他挨着七翘八拱、拾面滑溜的炊桌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鉛筆紙張。眼前可不該想心思。要使大伙連成一条心，只有一致行动。應該举行群众大会。里埃塔城里規模空前的群众大会。人家本想參加公审，反給杀害了。如果郡长也喪了命，那是他自己找死，他自己犯法。

倘如汉姆·透納在丹佛^❶還沒開完大會，來不及趕回來——誰擔任中心發言呢？他特朗其利諾親自發言嗎？要是由一個女人用她自己的話，把事情談明白，身邊還帶個孩子，一望而知是個不想找麻煩的，這麼做是否好些？

這麼做是否把肩頭應該挑起的担子推卸掉了？

要是親自發言，講什麼好呢？對參加大會的，倒一說就明白。但對城里其他的人呢？怎麼才能透過無知和成見形成的重重隔閡，觸到他們的心呢？講些什麼才能扣人心弦，連里埃塔《套索報》上都會刊登呢？

他一眼瞅見自己沒在做筆記，竟在紙上接着印第安人的畫畫傳統，信手畫了個絞架，畫得一笔不差，象极了，這一看，頭皮頓時刺痛了。

他在椅子上呼的跳起身。兩眼朝窗外一瞟，手里拔出小刀。他仅有的那件坎肩就掛在布窗簾後面。他割開襯里綫縫，掏出一張紙，擦根火柴，湊近去。

手中的紙還沒燒起來，心里真巴不得記住紙上的名字。等把最後一角扔在地上，腳朝灰上一踩，他就暗自庆幸总算沒記住。人雖不多，可連這幾個名字，也最好別記在心頭——以防拷問。

他的辜丸好疼啊。

7 收拾殘局

在郡警署里，趁一時沒人打電話來，克賴德·福納開口了。

❶ 丹佛(Denver):美國科羅拉多州首府。

“我对你没什么用处嘍，彭斯，”他說。“脑袋沉得象鉛球。我要回家了。”

“行，”彭斯說——話音未了，两眼盯着他說：“嚟，克賴德，让我問你句話再走。誰打死吉利来的？”

克賴德連眼皮也沒眨一下。“說真个的，彭斯，我不知道。当时我轉过身，拿那顆炸彈朝暴徒后面扔去。再拔出枪，以后就什么也不記得了。不过，仿佛是——人剛暈过去，看——也許是做梦吧——不，不，想来我亲眼看見——那大个子墨西哥佬拿着枪。”

“克里斯生西奧·阿米何？我打死的那个家伙？”

“說不上。当时我眼前一片黑。他們准保用鉄錘砸我脑袋。”

彭斯眼睛剛睜大，又眯細了。“回过头来談吧，”他說。“你記得哪个在先？是你那顆炸彈先炸呢，还是打死吉利的那一枪先响？”

克賴德伸手去摸額角，閉上眼睛。“真該死，我——好象——你說哪个呢？”

“我知道我怎么說。我想知道你怎么說。”

“咄，見鬼，彭斯，我脑袋里好象在打鼓呢。”

“那是說，你還沒知道吉利中枪，就扔了炸彈。”

“說真的，我的的确确不知道。”

“好，算了。你干嗎說他們拿鉄錘砸你脑瓜子？你看到鉄錘来着？”

“嗯。先前見過。就在咱們出門那时。”

“誰拿鉄錘来着？”

“眼下，我——我只是看到鉄錘罢了。那时我正看看那些毒气彈是否随时都好扔出去。另一只手接住枪——防着給他們

夺走。”

“听来你挺紧张似的。”

“真该死，我头快裂了，说真的，彭斯。”

彭斯盯了好半天，才掉转头。“好，滚吧，”他说。“艾斯太勃鲁克就要回来。他会帮我忙。”

龔薩馨·坎黛拉丽亚开车送孩子回家，把奥特伽太太交给街坊照料，又顺着原路开回医院。

医院里闹得象閻王殿——只听得医生哇啦哇啦的喊，护士嘍喳嘍喳的叫。老护士长急匆匆拐过走廊，差点把她撞倒。

“龔妮！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她说，整整眼镜，刚才一撞把眼镜都震松了。“我那批了头的举止，就象头一回领圣餐的小子那样紧张。目前你那份本领该漏一手啦。留下好吗？”

龔薩馨噗哧一声笑了。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竟来请人家帮忙，依赖人家，相信人家，不知怎的，这真叫她痛快。她那份自信心就此加强了。事情明摆着，仅仅是因为社会上歧视她，她才不受欢迎。

“我也许能给你帮个忙，”她说。

那张皮肤松弛的苍老脸庞，顿时笑成一团。

“我一向喜欢你。我给你去找件白罩衣来，”她说。

龔薩馨忍不住问了句：“在今天这么个早晨，你真的要个共产党留在身边？”

“哈！”老护士手一摆叫她走，笨重的身子朝前僵着，微微侧向一边，摇摇晃晃的向走廊尽头走去。“你不见得要我开心吧？”

阿塔葛拉霞·阿赛从城里一路走来，深信辣芒已经遭了毒

手,但求上蒼給她報仇,一邊還抽抽搭搭哭個沒完,她不論幹什麼事,都是這樣由着性子干個痛快的。街坊送她回家,可哄她不住。誰知阿塔葛拉霞一望見家,倒止了哭,听凭愛蓮娜·史塔羅夫在她那張嬌艷如故的圓臉上擦去淚水。她大踏步進去,仿佛滿以為辣芒在屋裡看書,念小冊子,听到聲音就會照例機靈的趕緊抬起頭看看。她走進城裡最危險的地方——她和辣芒的家——心裡反而鬆了口氣。

十點十五分,派在里埃塔城外各條要道上巡邏的州警,剛碰到一輛車子,就攔住了。這是輛那伐何式篷車,正進城去。前座上坐着個印第安老头,梳了個髻,兩撇濃胡子花白了,老婆坐在身旁,瘦筋包骨的,下身套條百褶裙,上身穿件絲絨衫,頸上掛了十來串項鍊,有藍寶石的,有白銀的。車廂裡有三個濃頭髮的孩子,好奇的偷眼望着警察,後面暗頭裡有個小美人,眼光溫柔,長得真標致。

“你們得回去,約翰,”一個巡警說。

“我的不是約翰,”那伐何老头神氣的聲明了一句;白人總當印第安人個個都叫約翰,他早膩煩了。

“叫什麼?”

“本·喬·耐席。”

“好,喬,你們得回家去。你賣什麼的?”

印第安人點點頭,可弄錯了意思。“買珠子?”他問,沒咬准字音,把“珠子”簡直說成了租子。

“不,今兒不行。今兒城裡誰也不准賣什麼貨。”

老头咧嘴笑笑,手背朝胡子上一抹。這個白人明明存心开玩笑。

“今儿珠子不买？”

“租子不买，什么都不买。今儿不做交易。”

“不做乔一易^❶？”

“不做乔易。轉回去。”警察伸出食指，毫不含糊的一轉。

“不做乔一易。”

那伐何人朝老婆溜了一眼。她頓時窘了，忍不住吃吃的笑，一張臉躲进毯子里。男的却正正經經的吆喝牲口，勒着牲口轉过路来。

“对不起，約翰。祝你下回走好运。”

本·乔老头等車轉过身，警察重新登上摩托車，就嘻嘻笑起来。

笑声輕得很，开头不过暗自笑笑。沒出大声。后来越笑越厉害，再也憋不住，就此一浪高一浪的越笑越响，老婆也受了感染，一陣陣笑得气也透不过来，連女儿和外孙都大笑特笑了。他可从沒想到白人竟有不做乔易的一天。

篷車向西北軋軋馳去，随着車身搖晃，圓車篷里漾出了嘻嘻哈哈的笑。車上淨是笑声，一片欢乐，可路上留下的余音却象嘲笑，真刺人。

趁彭斯跟移民局在打着长途电话，巴特·包林拿出步枪，发给办公室門外那伙义勇人員。李·艾斯太勃魯克将姓名和发给各人的武器类型一一記下。命令倒干脆：圍捕紅党和失业矿工。老婆？那还用問——那帮婊子比男人还要紅呢。各队郡警都要有个对付过罢工的老手当队长。要特別留神搜查那带头鬧事的兔

❶ “乔易”是“交易”的詛音。

崽子阿西^①。另外还要找寻克賴德·福納的枪——一句話，什么枪枝武器都要找。还有赤色宣傳品。別拿到枪就怕——要会使。可誰也不准胡乱开枪，懂嗎？好，走吧。

那伙郡警欢呼了一陣，才爬上那辆等在一边的卡車。巴特朝痰盂里啐了一口。低能儿。大伙究竟在哪儿？

辣芒·阿賽在阴沟里直挺挺倒下，才深深吸了口气。摩托車巡警队倒沒瞧見他。車子停也沒停。

他心头一陣热，渾身輕松了；轉眼間身上又沁出汗珠，急惊风似的打了陣寒噤。

在这一陣迷迷糊糊間，他仿佛又在胡同里，枪声一响，身子往后倒了，随手把枪杆打掉。訇的一下倒在那滿是車轍的地上，两眼噙滿泪水，手烫伤了，疼得要命——沒想到居然自由了。他赶紧爬走，一路上淨碰到笨头笨脑的鞋子，差点沒給踩着。給西里洛猛的一把拉起，随手一推，他就又撞着一个个笨重的身子，磕磕絆絆穿过迷雾跑了，只听得枪声和喊声鬧成一片。

那么多枪声，可一枪也沒打中他。他使劲睁开眼，摇摇头。我的媽呀，真吓坏人！

十点三十三分，救护車回到胡同里。两个人把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冰凉的尸体推到車架上。医叻正哈着腰想抬西里洛，勤杂工說：“嗨，大夫，这王八蛋还有气呢。”

① 阿西(Arsy)是阿賽(Arce)的訛音。

8 恐怖

迈克·柯伐克士自认是个胆小鬼，就死了心，一步拖一步的向西奈盖塔挨过去。他一直在里埃塔的小街僻巷中打轉，想找个安全地方，給李蒂亚挂个电话，这样磨蹭了快有一个钟头啦。可是，不管碰到药房，賭場，还是酒館，剛想跨进去，每回总瞅見什么熟人在里头，要不就想起掌柜的什么坏处来，再不就看出隱隱有什么危险的征兆；于是慌忙改变主意，一步不停的走过去了。

他巴不得跟老婆一样有点男子气。

話虽这么說，可是回到家里，倒不由暗自庆幸躲开了那場是非，因为党組織委員汉姆·透納穿了身現成衣服，在屋里等李蒂亚回家。他从丹佛回来，剛下火車，只知道出了什么蹊蹺，别的都不知情。飯也沒吃过，这一来，迈克双手才不閑着。

阿塔葛拉霞·阿賽回家不到半个钟头，几个带枪的就闖开了大門。她那批孩子，丘巧和罗西塔半抱半拖的带着那个奶娃娃，叫着跑到后院去了。

“雷蒙·阿基在嗎？”一个打手問。

“阿西，”另一个糾正說。“雷門·阿西。”

这时，阿塔葛拉霞眼泪早干了，呆头呆脑的；在一起的有貼邻卢碧塔，她家就是這場風暴的襲击中心，还有当地美国劳工保卫会①書記，談吐溫和的米盖尔·特拉斯戴罗。三人偷偷交換

① 按指 30 年代保卫工人与政治犯的国际劳工保卫会之类的組織。

了眼色。那么說，辣芒还活着？辣芒逃跑了？

“不在，”阿塔葛拉霞說。

那大个子一把揪住她的手腕，她不由得一縮。有个拿手枪的壯小子，臉色发了白，逮住了卢碧塔，另一个抓住了米盖尔的領子。

只有米盖尔表示抗拒。他突然想起以前謹慎的散发过一本小册子，上面印着指示：一旦被捕，如何对付。

“有句票嗎❶？”他問。

“住口，”那人說，抬起膝盖一撞，推他走。“走。”

“不拿出句票来！”米盖尔嘴里叫着，脚下却一路滑去。“不能逮捕——！”

他脑瓜子上挨了下枪托，就此倒了。

两个指定搜查屋子的，拆开了床，倒翻了洗衣筐里的脏衣服，拿小刀割破了沙发椅，張望了一下茅房，沒收了一本照相簿，上面印着卡勒克西柯❷一家商号的名称，还取走了一把切肉刀，一根撥火用的鉄棒，一本小册子，题目叫做暴力：誰对付誰？

阿塔葛拉霞和卢碧塔早在車上了。米盖尔給扔在車板上。郡警紛紛上了車，只有一个站在踏脚板上，揮着枪赶走閑人。

尽管出了事，阿塔葛拉霞反而乐得浑身发热。辣芒还活着……！

她旁边那个魁偉小伙子，覺着她身上火烫，对她瞅了一眼。好一个娘們。难关闖过来了，他臉上又有了血色，不由得暗自庆幸。头一回出陣，战果总算不錯。倒是馬到成功。他咧开嘴对

❶ “句票”是“拘票”的訛音。

❷ 卡勒克西柯(Calexico):美国加利福尼亞州东南部城市。

阿塔葛拉霞笑笑。“別惦着你丈夫啦，大嫂，”他說。“我在你身邊吶。”

話一出口，他就明白妄想充个英雄好汉，反而鬧了笑話。其他郡警全在笑他呢。

“留着說給乖宝宝听吧，勃迪，”一个郡警說。

“去你的，柯許，我不过开个玩笑罢了，”勃迪說。

十一点钟，龔薩馨·坎黛拉丽亚在X光室里，帮着按住西里洛。西里洛根本没清醒，可看模样拚命想醒过来。他左挪右动的，早已弄坏两张片子。拍不到一张清楚的片子，子弹就取不出来。

“这回还拍不成，就让他見鬼去吧，”医生說。

“拍得成，”龔薩馨說。

她一肚子就是瞧不起所有高高在上的人。得让他们尝尝我們每天过的是什麼日子！她思忖道。

“准备好了？”

她紧紧抓住西里洛。灯泡啪的一声，响个沒完。西里洛一味哼哼唧唧，身子直搖晃。

“他媽的！”

“拍成啦，”她說。“拍完他才动的。”

何塞·阿馬奧·龔特瑞拉斯老头随着最后一批人，回到西奈盖塔。凭着他那把年紀和慈祥的容貌做护身符，他毫不懈怠的在里埃塔偷偷打轉。他能写包票，辣芒·阿賽已經逍遙法外。当时胡同里还有一陣陣毒气冒出来，他在九号街亲眼見辣芒直奔过郡監獄，生怕挨到子弹似的躲进門口，轉眼又撒腿跑了，

那帮打手正在西奈盖塔搜捕他，他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一下就在东头跑得不見人影。何塞·阿馬奧本想追上去，可辣芒是出名的飞毛腿，他这两条老腿休想撵得上。……

几分钟之間，西奈盖塔居民脑子里都只有辣芒逃跑这件事。吓破胆的人一时把本身和街坊的不幸都抛在脑后，七嘴八舌的乱猜起来。

辣芒要是向东跑的話，就不会躲在戒严期間举行罢工會議的那个洞里。那洞在西面。出名的阴沟也在西面。他当然可能順偏僻街道繞回来；但目前肯定不在西奈盖塔。矿工可不是个个都住在西奈盖塔；少数几个在里埃塔租了房子，阿米何家就是那样。城里还有几个不当矿工的朋友——火車司机啦，扳道夫啦，铁路小工啦——連小商販都有——全恨“他們”，当时有的偷偷捐献过罢工基金，有的供应过油墨蜡紙，有的跑腿送信，有的張罗被捕領袖的保釋金。辣芒兴許躲到……几个人心里忽然都起了同样念头……普莉西拉姨姨那儿！

西奈盖塔居民当中見过普莉西拉姨姨的，还不到五六个，可她是个了不起的巾幗英雄。公司医生台尔·邦迪奧的姨姨，据說她多少有点怪，恐怕还有点神經病呢。罢工期間，她那个当大夫的外甥把她送到东部一家病院里，关到罢工結束。

大伙疑心她給送走，不是由于瘋，而是由于她反对战争，反对軍人，反对希特勒——还反对公司当局——尤其反对煤矿經理柏貝奇先生，硬管他叫做臭垃圾先生^❶；而且拿出錢来捐給汉姆·透納，后来，汉姆給驅逐出城，又把錢交給辣芒；但主要是因为她經常邀請国民軍到家里，請大家飽吃一頓，劝他們反对战

❶ 原文是茄貝奇 (Garbage)，与柏貝奇 (Burbago) 只有一音之差。

爭，反对暴行，說什麼开枪打手无寸铁的糾察隊員，可不象基督徒。

当时有一队国民軍派在糾察綫上放哨，发了牢騷，就給撤下来，遣送回乡；台尔·邦迪奥医生也就把普姨①送进了瘋人院。

辣芒說，普莉西拉姨姨不是共产党，連社会党都不是。她自称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說什麼基督委穷人，宣揚上帝是天父，凡人都是弟兄——她不过做了这么一件事。

汉姆·透納說得好，里埃塔城里名符其实的基督徒真是寥寥可数，怪不得里埃塔人全把她当瘋婆啦。

开头大伙还以为汉姆和辣芒想拿人开心，故意編出普莉西拉姨姨这个神話人物。还以为捐款的真正来源，大概是东部的共产党，据說他們鬧得很，每月都拿得出十块钱付給支部組織委員，又說他們的傳单全是鉛印的，不是油印品。

大伙向来不大相信真有普莉西拉姨姨这么个人物。如今倒突然肯定确有其人了。一下子滿怀了希望：辣芒躲在普莉西拉姨姨家里，穿得暖吃得飽，太太平平，沒一个郡警敢伸进狗头去張一張。不少人还拿定了主意：如果下一个輪到自己坐牢，就要在牢里見見阿塔葛拉霞，讲給她听。讲給所有犯人听。

下牢这件事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所以等到另一車打手开来，大伙就不大象往常那样混乱了，反而眼看着車子在左近一带慢慢兜着，找寻某幢房子，最后停在特朗其利諾·台·伐加的家門口。

只見三个打手冲进沒上鎖的大門，轉眼間拖着特朗其利諾和莎勒达走出来，另外几个就进屋去搜查了。莎勒达神經緊張，

① 即指普莉西拉姨姨。

拚命抱住丈夫，特朗其利諾倒是泰然自若。大伙的心情就象亲眼看着一件褻瀆神明的罪行。

在一片死寂中，何塞·阿馬奧跟做弥撒的神父那样念念有詞，道出了这种褻瀆神明的感觉：“瞧，我們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他走上了苦难的历程①。”

巴特·包林手下的郡警一个也不剩了。他火透了，冲着电话，对发电厂工头大喊大叫：

“你当我們是活靶子？你們这帮懶王八快伸出脑袋，馬上过来。下回你們那儿鬧了罢工，万万別想指望——什么？別操心，我可沒气死，死的是吉利，你也会死，除非——行。行，我們就是要人。嗯——还要卡車。天黑前要让那一带变成一座荒城。嘎？我們早干了。我們也干了。噯噯，別替我們的事瞎操心——是你們的事。放屁，誰說不是。对，这回也一样——別管柏貝奇先生怎么說。好，那才对头。还要份名单。你們雇工当中，凡是今天沒准时下矿的，沒漏臉的，都要开在上头。預审时用得着，大概是明天吧——嘎？我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枪——你知道嗎？好吧，凡是穿鞋子的、长着基督徒鼻子的、皮肤比黑鬼白的，統統都要弄来。放心，万不得已的話，自会把童子軍都召来！”

9 弱女子

龔薩馨·坎黛拉丽亚在医院走廊上慢慢踱着，大口大口抽着当天头一支烟，来来回回走过房門敞开的办公室。房里，外科主任正拿着一颗碎子彈递给副檢察官本·馬隆。

“麦克凯尔威腰里取出来的，”他說。“另一顆直穿出去了。”

“那么，就是這顆送的命？”

“是。”

龔薩馨这么踱着，眼梢正好瞅見房里的动静。只見本·馬隆將子彈放进一只小信封里，在封套上草草涂了几笔。外科医生的左手里还捏着兩顆子彈。

“這兩顆是从克里斯生西奧·阿米何——”

“等一等，大夫。我封這信封，由你做見証。”

馬隆舐了舐信封盖。“好了。”他又取了只信封，一边写，一边慢条斯理的把字一个个念出声：“克一里一斯一生一西一奧·阿一米一何。”

“好一条壮汉，”外科医生說。“連吃兩顆。”

“哪一顆报銷的？”

“哪一顆都行，不过這顆准沒錯——打进脑瓜子里。”

馬隆封着信封，兩人靜了片刻。

“桑杜巴尔呢？”

外科医生摇摇头。“那顆子彈取不出，不能給你。還沒取出。离脊梁骨太近了。”

“你是說不能动手术？”

“真不知道他怎么还活着。”

“清醒嗎？”

“不。”

“瞧，大夫，他万一醒过来，我不在場，可不准人家套問他口

① 原文是 Stations of the Cross, 指耶穌押到髑髏地，釘十字架的行程圖，約計十四幅，一般繪在教堂壁上。

供。明白嗎？”

“沒希望。”

龔薩馨踱到望不見辦公室的地方，歇下脚。哪怕拚掉命，也得把話套問出來……

“你看他活得了多久？”

“難說。恐怕拖不到明天。”

龔妮憋不住嗆得要死。嗓子眼里突然梗住了，尼古丁味兒好苦。她壓根不喜歡西里洛·桑杜巴爾，這個蠻漢管起老婆、閨女和外孫女來，就跟奴隸主一樣。可她兩眼還是淚花花的。西里洛是一個同胞，凡是帶槍的放的狗屁，他都不賣帳，所以才給殺害了。

彼得斯太太看准李蒂亞在忙着打掃樓上一間壁櫥，就謹慎的給丈夫掛了個電話。“我真擔心，克雷。呃，李蒂亞活兒干得可快死人。沒見過她這麼快的——恨不得一口氣就干好呢。你看她丈夫總不見得牽涉在這場亂子里吧？瞧他模樣，倒是個穩重的傢伙，說話文雅。你看她總不至於是那號人吧？呃，我可不愿我們受連累。天，我不知道，親愛的，我有点着急。這麼做真遺憾。看來還有更好的解決辦法。我就不信壞事全是一方干的。那巴特·包林真叫人受不了。天，我知道不是他，克雷，這回不是他，可——天，是嗎？早料到了，不過，听你一說，心里倒痛快。這下才放心，原來自己的感覺沒錯。天，我小心就是，親愛的，決不聲張。話說回來，我希望你跟我談談。能回家吃午飯嗎？天。呃，真遺憾。嗚？不，不怕，說真的。不，那还用問。絕對不聲張。再見。”

爱蓮娜·史塔罗夫两拳插腰，叉开两条結实的腿，浑象个矮矮胖胖的汉子，牢牢站在家門口，眼見一个打手和两个混賬把乔抓走，連珠炮似的冲他們大罵。

“你們这帮打手真飯桶，別抓我当家的——抓你老娘去！”她胸脯一挺。“你老娘到过庭！他可压根沒走近那鬼地方！”

“住口，爱蓮娜，”乔說。“我心里已經够乱的啦。”

“你想帮他忙，就回屋去照料照料小鬼吧，”郡警說。“算你走运，沒把你一起抓去。”

爱蓮娜啐了一口。“怎的，你們都是些瘋子？”她文不对題的嚷着，他們車子却开走了。

那批討債鬼呢？她扯开嗓門吆喝着，匆匆穿过翻得稀乱的屋子，出了后門。果不其然，他們全躲在溪道里，号啕大哭。还当媽媽也抓走了呢。爱蓮娜心軟了。頓时伸出两条粗短結实的胳膊，把三个孩子一起摟在怀里。

“爸爸犯了什么法，媽媽？”

“別見鬼的尽問些傻話！”她喝了一声。“爸爸是好人，人家才抓他！”她站起身。“来，媽媽沒閑工夫，去找約大爷玩会儿，好不？”

他們都乐了。約翰·董博勞斯基老头对小孩倒有两手。只要把孩子交到他手里，她就不用不着担心。

他們一到，約翰刷的举起双手。两撇偌长的黑胡子垂下来。人家做父母的也想到了这妙主意。維吉尔家的小孩早在他身边，还有人正将阿塔葛拉霞的三个孩子領来呢，他做手势表示今天神經炎在大大发作。“不过磨关系❶！来吧——来吧！小孩麻煩

❶ “磨关系”是“沒关系”的訛音。

沒！小孩寶貝大大的！”約翰老头咕哩呱啦的滾出了一連串話來，他那套話里什麼方言都有，素來沒人懂，可關於他的原籍倒各有各的說法，有的說他是斯拉夫人，有的說是希臘人，管他叫土耳其人的也有，稱他做保加利亞人的也有；他話里又有英國字音，又有西班牙字音。儘管如此，他無可奈何的胳膊一抬，那張皺癢癢的臉龐板板，看來倒親切，愛蓮娜看看還是弄懂了他話里的意思，何況孩子早已安頓下來，都在玩複雜的玩具和機械，這全是他親手拿硬杉木雕成的，放在手頭，就是為了應付這種不速之客的呢。

愛蓮娜吻吻手心，朝他的腦門上一按。他咧嘴笑笑，點點頭。她就邁開大步出去了。

愛蓮娜回到喬那輛老爺汽車跟前，打手的汽車早已開得無影無蹤。她性急的換着排檔，直開往郡警署。哪怕叫他們腦袋砸成一團糊，她也要他們明白：喬剛才在照料鋪子來着！

她反手把車門砰的一聲关上，蹬蹬蹬的朝郡警署走去，結實的圓臉兩邊飄拂着一縷縷金髮。耳邊聽得有人說了句：“嗨，那是史塔羅夫的老婆。”

她呼的轉過身。“听着，你們這幫打手！”她剛開腔，不料背後上來兩人，一把按住她的胳膊。

“別胡鬧！”她一聲叫。

哈哈一陣哄笑，氣得她火冒了。她胳膊使勁一抬，掙脫了這隻手，轉過身，對準那人的胯間飛腿踢去。那人啊的一聲倒下來，這人趁機又揪住她。這一場拳來腳去，打得真熱鬧。她心頭樂得開了花。早先盼的就是這一着。她踢倒的那人抓住她的腿，咬了一口，她面前又飛來一拳，剎時天旋地轉，兩眼發黑了。

那个身份不明的人领着陶乐蕾絲·迦西亞回到家，說：“到家了。行了？”

“行了，”陶乐蕾絲說。“謝謝。”

她摸到大門把手，走了进去。只听得娃娃在哭。她替娃娃換了尿布，再喂了奶。娃娃头一仰，睡着了，她就把娃娃放下，取出娃娃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再給自己梳了妝，打扮得好象去赴婚禮，或者头一回去領聖餐。于是她登上保羅的汽車，小心翼翼的开出西奈蓋塔。

目前这段路最难开。只要出了这条鬧街，开起来就比较有把握，昏花的眼睛只消看看五顏六色的人堆、黑影、电綫，总认得清車轍纵横的馬路。南面沟中和路上最深的泥坑里老有阴影呢。那条南北公路是黑色的，一开到就认得出来。以后一段路开起来可不难。她会挨近右手路边那漆黑的路面和灰磚交界处一路开去。

她沒瞅見摩托車州警，徑自开上公路。剛要撞着机器脚踏車，才刹住車。那人一骨碌跳开，火透了，跑到她車窗口，她眼前模模糊糊的只見一頂卡其警帽下有个肉团。

“你到底在干什么？想把我撞倒？”

“我在看小娃，你人沒看到❶。”

“把駕駛執照拿出来。”

她生怕拿錯紙，給他看出是个半瞎子，就将破皮夾遞給他。他搜了个遍，才还她。

“你想上哪儿？”这回他口气不那么凶了。

“小娃要跟我佬表❷去受洗。”

❶ 意指“我沒看到你”，原文不合文法，試譯为“你人沒看到”。

❷ “佬表”是“老表”的訛音。

“你老表在哪儿？”

她象印第安人那样，冲着北面下巴一扬。“他跟他男人在保留地干活。”

“谁的丈夫？”

“我佬表的男人；她在那儿造房子。我佬表给她做饭。”

那巡警一时不接嘴，可见他给弄得稀里糊涂了，“你老表是男还是女？”

“我佬表他是个主夫^①。他有个小娃也要去受洗。”

这番话，巡警艾尔斯堡怎么也弄不懂。“对不起，大嫂，你得把受洗礼的日子推迟几天，快开回家去。今天可不准上那儿。明天再来试试吧。”

陶乐蕾却死缠不放。“神父她明儿可不来。”

“对不起，没法子。回去。”

她刹时浑身冒汗。打拐弯可险得很。她一时一时转过车。心头倒早有打算。避开公路。公路上显然跟罢工期间那样设了路障，防止遭难的人逃跑——或是跑出去讨救兵。要顺着偏僻小路开一阵子。直通西面有条印第安人的篷车道，经过樵夫璜尼多·赫瑞拉的小牧场。她仿佛记得这条小径一路横穿州境线。到那儿不会再碰着巡捕查问，叫人回去罗。可以直开到电报局，打电报到铜城，请劳卫会律师马上来营救保罗出狱。

斐萨馨·坎黛拉丽亚故意不换掉白罩衣，就出了医院。穿着这身衣服，刚才在院里，才听到人家随口漏出的闲话，和其中一些琐碎的重要内幕。穿着这身衣服，如今在这几家里，才通行

① “主夫”是“主妇”的讹音。

无阻。

她有一肚子話要讲給大家听呢。

先得找到伍德罗·威尔逊·卢塞罗，叫他逃进城。巴特·包林压根沒忘怀，当年拿枪抵住伍迪胸口，却給郡长吉利逼着挪开那回事；据说巴特正亲自来“抓”伍德罗。再得通知尤蕾莉亚·夏凡兹的丈夫，說尤蕾莉亚沒事，可以到慈善病房去探望她；她的腿虽然打断了，子彈倒已取出，早晚还会走路。

她不敢去看安妮塔·台·里伐士。馬可兹伤势严重，恐怕性命难保，何况安妮塔又是胆小鬼。多年来，安妮塔总不断跟馬可兹唠叨，要他停止活动；如今准会說“我不是早跟你讲过嗎”。

米盖尔·特拉斯戴罗脑子受了震蕩，瘋得尽說胡話，曾經在市監獄的牢房里攻击保罗·迦西亚，跟獄禁打了一架，就此移送到医院里，捆上瘋人衣。面对着米盖尔的老婆和九個孩子，怎能把这些事讲出来呢？

对桑杜巴尔和拉腊两家人家，只有談到他們父亲和外祖父西里洛往好里想也要落个終身瘫痪，往坏里想就是命在旦夕，此外还能讲什么呢？

不消說，得圓慌，省得人家伤心。

面对着这影响深远的大悲剧，她居然不顾主要的組織工作，反而专去劝人家別难过。

将近中午，西奈盖塔的一条条磚头街道上都挤滿了汽車，卡車，郡警，人在哭叫，狗在咬架。她开不过去，只得停下，下了車。眼梢里正好瞅見两个大人和一個小伙子端着步枪，向她走过来。等其中一个喊了她，她才理会。

“你在这几干什么，大姐？”

“我是医院护士。”

“曉得。这儿有人受伤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們一心只惦着辣芒。連姓名都沒問她，大概当她是个盎格魯人吧。她頓时装出南方口音。

“我要擎衣裳去还脫，嚙啥別的事体①。”

“什么衣服？”

“就是儂打杀的人的②。”她指指后座上一堆衣服。“医院里头叫我擎去还伊屋里，再帶干净衣裳回去③。”

“哦？”

她从那堆衣服里取出尤蕾莉亚的血裙。“勿相信嚙，就看看这条裙子④。”

那小伙子，臉色紅彤彤，脖子象剝光毛的小鸡，看模样要呕了。他背过臉去啐一口，装做不胜厌恶的样子。

那人还是追問下去。“你当真不是来治雷蒙·达西的？”

“我勿曉得伊寻着了⑤，”她說。“伊真受伤啦⑥？”

另一个是大个子，不声不响的。“算了，”他說。“她不是什么墨西哥奴才。放她走吧。”

“行，”前一个說，老大不愿意的。“办完事就走。这一带可不太平。”

她咬了下舌头，免得頂他一句：“基督徒在里埃塔随时随地都不太平。”

她要挨到最后才去归还衣服。这堆衣服是她在街头奔走的护身符，留在手边越久，她在这儿的用处就越久。照她看，这花招迟早要給打手拆穿。手脚得快，別磨礮才好。

①、②、③、④、⑤、⑥ 原文均系美国南方話，試用上海話譯出。

將近中午，郡、市兩監獄都滿了。郡警奉令把犯人全押到出事的現場——法院。前後門和大小窗口都布了崗。五六個人端着步槍，拿着酒瓶，在法官席邊廝混。

西奈蓋塔居民給這麼趕在一塊，不少人才頭一回有機會交換意見，聽到些經過情形。他們多半咬着耳朵攀談，西班牙話、斯拉夫話、意大利話都有。有幾個人卻打錯主意，竟向看守打聽消息。看守跟他們說，不錯，辣芒已經抓住，根本沒逃多遠，早已給吊在墨西哥鎮里一棵白楊樹上。特朗克·台·伐加和邁克·柯伐克士也完蛋了。不消幾天，“你們這幫紅黨”統統都要吃官司——就要吃一刀，哈一哈。

犯人頓時不吭聲——信雖不信，可還是着急。轉眼又交頭接耳談起來了。

彼得斯太太說，真抱歉，手頭沒零錢，只好拿張一塊兩毛半的支票當工錢。李蒂亞沒爭一句。她折好支票，放進皮夾，自以為是一溜煙跑掉的。其實還是不慌不忙走出屋，開動了那輛T型汽車①。

她幾乎深信萬一邁克遭了……哪怕受了重傷，人家早就特地來通知她了——可心里總有點迷信，把一切足以自慰的念頭都置之腦後。要不親眼看到他，她決不輕信。

她回家去總得路過九號街。用不着回頭就瞟見，隔開三條馬路，有不少人端着長槍在郡警署外打轉。

車子嘖嘖嘖的慢慢開了兩三百步路，她才敢踩足風門。

開到家門口，她剎住車，跳出滯澀的車門，一股旋風似的闖

① 1908年到1927年，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出品的一種汽車。

进屋，只見迈克閑坐在里头，就哇的一声发作了。

她还道心里憋得慌，忍不住哭出声呢。实际上却是破口大罵。“你个狗娘养的——倒干坐在这儿！我可蒙在鼓里，把人都急死了！”迈克站起身，有点吃惊。“你——王八蛋！”她对准他的臉——一張呆若木鸡、沒有主意的臉——打了一个巴掌，再把他摟住，心头頓似打翻了五味钵，眼泪終于掉下，一滴滴好比断綫珍珠。

“我本想打电话来的，李蒂亚，”迈克說。“不行。到处都是打手。”

李蒂亚一見迈克肩后猛然現出个阴影，吓得透不过气来。汉姆·透姆訕訕的站在厨房門口呢。

她又火了，眼泪就此收干。这白痴，一对藍眼睛冷冰冰，滿头金黃鬚发象个孩子，他脑袋不往獅子口里送，渾身就不对勁。她冲他直嚷嚷：在这几究竟想干什么？偏偏躲在这屋里！难道不明白給人家瞅見就要打死？这几可不欢迎——叫人家多操心——大伙为自己操心都操不过来呢！

汉姆咧嘴笑笑。“倒真是走了的好，”他說。“回到家里居然受到这种款待。”

迈克哈哈笑了。可李蒂亚不让汉姆說俏皮話来扯出題外。她問他打算怎么办。

汉姆眉心一皺，又重新扮演教师的脚色了。他說，群众的領袖要跟群众打成一片。先得了解情况，才能行动。万一需要战斗，他随时准备出来领导。否則——呃，那就要看大伙对形势怎么分析啦。他不是为这件事才回来的——剛下丹佛火車那时，对这件事絲毫也不知情。如今既然来了，怎能逃避斗争呢。

“跟列宁去說吧！”李蒂亚打了岔。“在瑞士呢！”

汉姆眨眨眼，忍住了。“至少我得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說。“同志們要是决定叫我走，我就走。人家能溜，我也能溜。不过，閑話少說，言归正傳吧。”

一听汉姆这句口头禪，李蒂亚头脑清醒了。这才明白有不少事連她也不知情。

迈克慢声吞气，把事情的經過一一細說了，她就去守在窗口望风。眼前这条小街上，来往車輛这么熱鬧，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卡車，汽車，有的排气閥突出車外，轰隆隆的开回城去，揚起滾滾黃尘，遮得車里的囚犯一个也認不清。既然迈克還沒給抓走，那就是說，他沒到家，他們已經來过，还要再來呢。否則就是西奈盖塔这一帶還沒到过。也許全区居民都要抓进牢去。真是这样的話，汉姆最好避到給抄过家的人家去。

她打断迈克的話头，劝汉姆說：“上阿塔葛拉霞家去試試。他們管保头一批就去那儿搜查辣芒。”她拿了迈克一頂破破烂烂的棕色牧童帽，扔給汉姆，遮住那头触目的金发。“低着头，打后街走，”她吩咐道。“我得跟迈克談談。”

汉姆碰到大难临头，总是鎮靜得叫人冒火，这回也不例外。“不上阿塔葛拉霞家去，”他說。“辣芒要沒給抓去，他們随时都会再去，防他溜回家。那儿是城里最最熱門的一家。”

迈克同意这看法。“还是上非吉尔^①家去，”他說。“他們早給逮捕了。”

李蒂亚馬上承认这話說得对。維吉尔家比較太平。“走吧，”她說。“我們一会就去。”

不知怎的，連汉姆走后，她都不敢跟迈克亲嘴。要不然就会

① “非吉尔”是“維吉尔”的訛音。

泄气。她連碰也不碰他一下。声調干巴巴的問他討劳卫会的捐款名单。

迈克說，他到处找电话那当儿，就将名单扔进阴沟里了。

“不过，劳卫会的錢倒在手里。你拿去吧。”他取出一只信封，上面写着不少勾銷的总額，还有最近記下的一个数目：\$16.73，从信封里倒出一把零錢和几張鈔票。

她把錢塞进皮夹，痛苦的咽了一口，背过臉，問：“你当时在胡同里嗎？”

“在前面，”迈克随口回答。“大伙往后面一跑，我真吓得沒命。”

看他仿佛以为她罵他胆小，不得不招认自己害怕，这叫她心头涌起一陣怜悯，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在場的管保沒一个不吓的，”她說。“那么，你沒繞到后面去？”

迈克迟疑一下，笑了笑。“那还用問，”他說。

“去了？”

迈克不知怎的，感到有点尷尬。难道她这句话里有什么怀疑他的意思？

“呃，我跟在大伙后面。可以說在后面。”

“彭斯看見你嗎？”

迈克聳聳肩。“說不上。想来——也許看見——也許他看見来着。”

她莫名其妙，朝他打量一会，說：“我們得請个律师，迈克。”

“对。汉姆也这么想。”

“他們想誣賴的，就是你这类領头的。”

她把“你这类領头的”几个字眼說得神气活現，但愿他回答

起来也带点神气。誰知迈克光是点点头，倒也干脆。

“对。你知道李奥·塞佛朗在哪里？听说在铜矿那儿。”

“李奥·塞佛兰斯可不顶用了。这不怪他。打从我们那次罢工中挨了揍，人就糊涂了。西海岸那家伙怎么样？就是叫弗兰克——姓什么来的？记得嗎？有次顺路到这儿来过——說是想跟里埃塔的英雄握握手。弗兰克……？”

“对——对。可我不知道姓什么。”

“想想看。你不是老在劳卫会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嗎？”

“对，可我把报全烧了。”

“霍加。霍加德。声音不对。”

“对。声音有点象。汉姆知道。問汉姆吧。”

“可惜他在这儿时没想到。还是馬上就去找——”

来不及嘍。砂子路上突然响起嚓嚓的脚步声。有好几个人呢。不会有好事。

迈克呼的站起身，两眼張望着厨房門。

这时她才碰了他一下。一把揪住他胳膊，严厉的小声說：“迈克！你一逃就要挨枪！”

說着她打开了大門。

李蒂亚使出渾身解数来对付这帮初出茅廬的警察。她七窍冒烟，火透了，吓得他們矮了半截。一眼就看出这三个不是她对手。只有一个在罢工期間当过郡警——那就是路·唐尼格，可他也不是天杀星。

她傲慢的告訴他們，說不想跟他們打交道。她和迈克正要去跟彭斯·包林当面办交涉。整整一个早晨，她都在干活。难道他們竟想非法逮捕，引起一場官司？說着她就向那輛T型汽車走去。

“慢着，太太，”唐尼格說。誰知揪住她手腕的竟是另外一個陌生人——一個溫和、憔悴的生意人，剛才她倒把他小看了。

“你說你在哪兒干活？”

“在克雷·彼得斯家。打電話問吧——他家號碼是3471—J。”

“你們有電話嗎？”

“沒有。可這是我干活掙的支票——瞧——今天的日期——愛瑪·伊·彼得斯簽的名。”

“他吶？”

邁克張開嘴，正想親自回答，不料話梗在嗓子眼兒了。

“人家可不拿支票付給礦工，”李蒂亞說。“你小子在本城住多久啦？”

“瞧，”唐尼格說。“我們不過執行命令罷了。”他抓住邁克的胳膊，轉手交給那憔悴的生意人。

“由她去吧，”那生意人說。“我認識彼得斯，回頭查對一下就行。”

“回頭拿你查對一下，我可說話算話，”她警告道。可心裡沒把握了，這白老虎^①聽上去象紙老虎。要是自以為嚇得倒人，那才叫荒唐呢。

邁克押在兩個打手當中，走出屋，一副模樣乖得叫人生氣。李蒂亞邁開步跟上去，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過後才認為犯不着這麼罵。頓時撒開腿跑到汽車跟前。她心裡早已曉得邁克干得對：眼下越少開口越好。

她順着貧民區^②開了一陣，避開市中心，挨近傍軌上的幾節車皮停好車，在一節車皮下面爬了一段路，再跑過幾條軌道，到了車站電報局。

她路上早已打好腹稿，就振笔疾书：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新世界报转弗兰克霍加德律师

霍加德先生 我们遭难 多人被捕 郡长与工人多名被杀 迈
克聘请先生代为辩护 请速驾临

里埃塔失业工人工会秘书李蒂亚柯伐克士

她一边数钱，一边想，那位律师也许不记得她，就添了六个字：

汉姆囑请速来

那年轻职员眼睛核对着电文，脸上渐渐发了白。哪怕他拚命眨眼睛，可也明摆着吓得要死。“马上发，”李蒂亚厉声说。“我要看你发出去。”

“那还用说，马上发，”他说。“只要线路空着就行。”他背着她，坐在电报机前，啪嗒一声拨开了开关。“空着！”他说，那分语气好象在说“别开枪——我投降！”噔噔噔的电键一板一眼响起来。李蒂亚踮着脚尖，悄悄走出去了。

她决定把汽车藏在车皮后头，徒步走到学校，去告诉米盖说，爹没出事。可是，心头一阵好奇，脚下不由抄着九号街绕过去了。

① 白老虎 Bluff，即恐吓，译文套用牌戏术语。

② 原文是 the wrong side of the tracks，美国一般城市以铁路为界，一边是高等住宅区，另一边是贫民区。

走近郡警署，只見門外那群郡警，有的已經喝得醉醺醺了，她下半身頓時起了雞皮疙瘩，但脚步还是踏踏實實，決心朝胡同看一眼，才離開這邊街頭。

想看什麼？鮮血？死尸？催淚毒氣？她好失望。這條陋巷就是多年來看熟了的，滿眼都是砸扁的垃圾桶、生鏽的太平梯、裂開的電綫杆、狼藉的廢紙頭。所不同的只是，兩頭各站一個市警，揮舞着照明警棍，趕走閑人。

她匆匆一瞥，就掉轉眼睛，看看監獄外那批吊兒郎當的家伙有沒有注意她走過去。剎時間她慌了手脚，郡警署里忽然露出一張臉來，一看正是李那王八蛋的一張道貌岸然的馬臉。

她立刻穿過街，迎面向站在藥房門口的西班牙—美洲籍掌櫃走去，一顆心怦怦亂跳。

李·艾斯太勃魯克好比治不了的膿瘡，在她心頭潰爛。他當眾宣布說今生今世決不忘却中學時代那段風流債。自稱都怪她甩了他，他才淪落為今日這種腳色。說什麼要男人不荒唐，必須娶個賢慧女人——他嘴里的女人這兩個字眼，聽上去象是說到馬桶——夜壺，或者——或者——話雖這麼說，想羞辱那狗娘養的，可辦不到。他私下認為身上剩下的唯一美德，就是這份相思——這字眼又給他玷污了——無論她對他是怨是恨，都摧毀不了他對她那份情意。他的媽媽去世後，只有她才是他敬重的女人（她聽了不免渾身發毛），可她偏偏自暴自棄，過着目前這種日子。

最糟糕的是，她內心深處總忍不住——忍不住想看看，要是稍微給他點好臉色，他能否有幾份人味，幾份男子氣。毫無疑問，她經得住這場考驗——連一句客氣話都沒跟他談過——可她肚里雪亮，只要經得住這種考驗，不肯試他心，那個疙瘩就會

一輩子長在心头。她无可奈何，只得听其自然了。

她刚刚走近药房，孟柴那瑞斯先生却走进店里去了。既然铺子面临胡同，她要打听的事，他一定都知道。她就跟进去。

她刚跟他见面，握了手，还按着西班牙人攀谈前的习惯，寒暄了几句他全家的近况，忽见门口堵上个黑影，鼻子里还闻到了酒味。

“早，李蒂亚。”

她不愿转过身，也不肯承认他到了场。他只得走到他们跟前。

“对面要你过去，”他轻声说，随手掀开上衣，露出衬衫上的証章，“不过问你几句话。别怕。咱会照顾你。”

她转过身，走在他头里。

那帮警官全都“忙得很”，没空审问她，过了五分钟，她就下了牢。那间三人牢房里，早已关进了爱莲娜·史塔罗夫、阿塔葛拉霞·阿赛和卢碧塔·费南迪斯。她们一阵笑，迎她进牢。

“我们本想知道你多嘴才进牢，”爱莲娜说。“龔妮呢？”

打清早拉了警报，李蒂亚还是头回笑出声呢。她突然归窝了。她恍然大悟了，尽管汉姆·透纳满嘴书卷气，骨子里原来是这份心情。他要归窝呀。

牢房里有只没盖的臭马桶，四壁多的是捻死的臭虫，可就在这儿，她们经常团聚。爱莲娜、阿塔葛拉霞、卢碧塔——这三人多了不起！她们四个，一齐闯过多险的难关！要能聚在一块，将来有什么事干不成呢！

她可不了解，从前根本就沒这种心情，一颗心老挂在迈克身上，好象资产阶级式的兰花，总盼着她的蝴蝶情人。迈克是个男子汉！他的所作所为会象个男子汉，只要她不象往常那样

火急燎毛似的赶去保护他，代他开口，替他斗争，拿他当个软弱无助的毛娃娃。她对儿子米盖倒不是这样，可他才十一岁呢。她总是鼓励他自力更生。对迈克何不这么办呢？

不过，这种种想法纯粹是多余。这儿没她的事。她没到过现场，这是有凭有据的。非出去不可。外面有好多事要干呢。

其他的女人全在敲铁栅，要吃的，要喝的。她也兴冲冲的动手一齐敲。天没黑前，那帮窝囊看守都怨自己不该出世呢。

在里埃塔西北二十哩外，那伐何老头本·乔·耐席的老婆，朝山上那泛紫的成堆密云，下巴一扬。

本·乔嗯了一声。他懂她的意思。高山顶上就要降下雨公公，摧枯拉朽的下来，润湿泥土，催发生机。下面山坡，他家山沟上空也会不紧不急的飘下雨婆婆来，一阵骤雨，轻轻渗入土里，滋润他那片小玉米和豆芽儿，也许还会灌满水坑。不过，一滴雨都不会洒在白人城里；乌云会猛的一下子不动了，缩小了，涸干了。他看准白人的玉米、豆子都要干死；白人的土地都要枯干成粉，随风吹散；要是白人也落得这个下场，那才叫上上大吉呢。

本·乔看看老婆，嘴角边含着微微一丝笑。她眨眨眼皮。懂了。神明才叫公道呢。

第三篇

午

憎恨你害过的人
乃是人类的天性。

塔西陀❶

1 号外!

午餐时间是形势变化的间歇,就象汽车“克拉子”^②一推,从二档换到头档,是一种急转直下的重新开始。酒店和赌场,矿警和橄榄球健将,退伍军人团体里的民兵和拿工钱的“治安”官吏,把一切都彻头彻尾搞得沸腾起来了;午餐过后,等到温哈莱杂碎宫、未来饭店和新西班牙旅馆扫净了吉瓦尼斯会^③会员吃剩的面包屑,抹干了扶轮社^④社员泼翻的咖啡,出空了匹息亚会^⑤会员的雪茄烟蒂,不仅商人的总会^⑥,而且青年民主党^⑦,美国军团子孙会^⑧,共济会^⑨,故友会^⑩,甚至庇诺克尔和五爱斯俱乐部^⑪,都已经行动了;他们有的在尽爱国职责,有的在应尽的义务,有的在操心天主的事,有的在实现民主的诺言,有的在表

① 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55?—117):罗马历史家,著有《日耳曼族》,《史记》,《纪年史》,抨击罗马帝国的腐朽和道德败坏。以上引自《农夫》(Agricola)。

② 克拉子:汽车机件名,即排档,又称离合器。

③ 吉瓦尼斯会(Kiwanis):美国及加拿大一种社交团体,系商人组织,1915年成立于底特律。

④ 扶轮社(Rotary):一种社会组织,1905年成立,以“社会服务”为口号。

⑤ 匹息亚会(Pythian):1864年2月成立于华盛顿的一种秘密慈善帮会。

⑥ 这种总会系促进会员关心公共福利事业的一种组织。商人服务总会泛指吉瓦尼斯会及扶轮社等。

⑦ 青年民主党(Young Democrats):美国反动组织。

示不辜負天下一切正派、純潔、守法的公民那番信任。

這項政治運動搞得正歡，而且越來越熱烈，這時《套索報》出的號外轟動了街頭。自從1918年11月7日虛傳停戰以來，《套索報》還是頭一回出號外呢。報頭上登出一條三吋高、字體特別狹長的頭號標題：

赤色分子杀害麦克凱尔威郡长！

头条新聞前还有三段標題：

武装暴徒暴动失敗

郡警长彈发如雨

乱党抱头鼠竄

彭斯·包林逞英雄

郡警福納、帕特遜負傷

-
- ⑧ 美国軍团子孙会(Son of Legion):1879年成立于費城，會員均系軍人后裔。
 - ⑨ 共济会(Order of Odd Fellows):一种秘密帮会，有秘密暗号及銜头，为世界性組織。1821年在美国成立，总部設在巴的摩亞。
 - ⑩ 故友会(Odd Timer):美国反动帮会。
 - ⑪ 庇諾克尔和五爱斯俱乐部(Pinochle and Five Aces Club):一种賭牌的俱乐部。

赤色分子一名击毙五名受伤一名濒危

套索报記者

艾尔默·派逊斯撰文

今日里埃塔市一帮赤色恐怖分子，气势嚣张，持械开火，杀害郡长吉尔勃·威·麦克凯尔威，并企图以暴力夺取本市政权，实现苏维埃化，郡警长彭斯·包林（现任郡长）一身是胆，临危不乱，继承当年西部治安官的优良传统，终于击退暴徒，保卫了美国生活方式。

暴徒于今晨9时30分左右发动进攻，肇事地点在九号街与十号街之间的胡同内，按该胡同系郡法院与布厄勃罗大戏院等沿安琪广场各幢大楼的仆役通道。

郡长倒卧其侧，两名郡警克赖德·福纳及哈劳德·（屈里格）·帕特逊身负重伤，包林依然英勇坚守岗位，奋不顾身，挺立枪林弹雨中。数百名暴徒糾众抢救同伙辣芒·阿赛逃脱

法网，包林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击毙暴徒无数，其余均抱头鼠窜。

阿赛竟趁乱怯阵逃命。

据悉，郡长麦克凯尔威系背后中枪，未及拔枪还击，业已惨遭暗杀，丧命者尚有肇事分子一名，即前矿工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

负伤者计有郡警帕特逊，业已送院籍取右肩子弹；郡警福纳，头部及身体均受伤；其他尚有武装暴动领袖五名：西里洛·桑杜巴尔，枪伤严重；马可兹·台·里伐士，可望复元；尤蕾莉亚·夏凡兹太太、范俞丁·泰福亚与米盖尔·特拉斯戴罗，伤势均较轻微。

据称尚有乱党数名，包括逃犯一名，并未投院治伤，以免自投罗网云。

报道接着又回过头来描写事实经过，从“一帮著名捣乱分子

与煽动分子”聚集在法院前，对法官高声叫嚷，“恫吓威胁”起，絮絮細述。报道着重描写郡长麦克凯尔威抄近路到监狱去，“存心避免糾紛”；群众“决心企图拦路”，并“揮舞临时武器”——最后鋪叙“猝然”枪杀郡长，特别描繪彭斯在“继起禍乱”中保持“头脑冷靜”。

报道竟然认为不宜評述这次暴动的其他若干起因：如郁士特律师勒令迁居的通知、阿吐罗·費南迪斯家“事件”等。公司方面和杰克·馬昂尼的事連提都沒提到。就讀者所知，辣芒·阿賽只是个普通的盜窃犯，以“闖門入室”罪當場被捕。

另一边又有几行大字小标题：

里埃塔被圍，全国全州予以支援
檢察长沙姆士火速赶赴西南地区
迅速采取行动，圍捕赤色分子！

这些标题包括三篇报道：一篇記述檢察长的行动；另一篇簡述联邦移民局答允調查里埃塔是否有不受欢迎的外侨；第三篇叙述在市长何克·哈里曼的公正监督下，前任郡警长彭斯·包林郡长与市警长艾利思·拉生，“恢复”社会“治安”的“有力措施”，結尾还呼吁其他人士自愿参加治安工作。

五六段簡洁的“最近公报”里，有声有色的詳述了檢察长的行踪：

里奧·台·奧羅訊——檢察長杜威·沙姆士于今日10时50分路过本地，前往为赤色分子所包圍的里埃塔。檢察長所乘的高馬力汽車（虽則遵守当地車速限度），并未停車，刹时駛向南面，消失在漫天尘土中。

加薩·基加訊——今日11时27分，檢察長沙姆士仓促在此停車加“油”之际，亲口保証凡与杀害里埃塔郡長“有关罪犯”，均將立即判刑。这位精神飽滿的政府官員又稱，“如果我們查出本案是約瑟夫·斯大林及其同伙托洛茨基所指使，必將唯彼等是問。”

德丰交叉站訊——檢察長

杜威·沙姆士今日驅車直奔西南，前往解救里埃塔赤圍，車速超过加薩·基加与本站之間的太平洋飛快車。

塞羅·內草羅訊——今日檢察長沙姆士前往里埃塔，亲臨主持該城謀殺案起訴事宜，途中于車站餐廳小憩，進特別快餐，有詢以對該案意見者，檢察長直截了當答稱：“看報便知！”

巴斯当特河訊——今日12时21分，有栗色四門轎車一輛，風馳電掣路过本地，据悉，此乃最高檢察長杜威·沙姆士之專車，彼正趕赴里埃塔搗毀赤色革命黨老窠。

最早的一段公報排在最后，轉入里頁。这段公報描写州檢察官匆匆离开州議會，臨行前他那輛汽車不耐煩的咕咕直响，他“特地为了答复心急記者提出問題”，一脚站在踏脚板上，站了好一陣子，提醒大家有这么一条法令：“凡在杀害治安官之暴动現場或現場附近者，一律同等判罪”。

“等一下，大人，”一位記者說。“暴徒有好几百个呢，难道您打算一律都判以謀殺罪？”

檢察長只是“曖昧的”笑笑，示意司機開車。只听得有个看

熱鬧的吹下口哨，嘆道，“這件案子要打破一切紀錄了！”

話說回來，里埃塔人多半聽到過更聳人聽聞的消息，而且都深信不疑，因此《套索報》號外上的特別報道也就算不上新聞了。算得上新聞的是第一版當中竟登出了一大篇加框的社論，配上粗粗的黑邊，看上去就象報紙老板的訃聞。顯然可見是匆匆忙忙排澆出來的。文章冠以粗黑體標題，略去一再重復的錯字^①，內容如下：

致里埃塔人—— 公民與非公民

“凡仁無論身份、國籍、宗教信仰、政治態度，均得一律以平等、公正的法律對待之。”

湯姆斯·杰佛遜^②

今晨里埃塔一名素受愛戴的公選官員慘遭槍殺，殘暴的赤黨企圖統治本市，實行獨裁，暴力就此摧殘了民主。

我們西部人素以寬容為懷。

我們一向隨遇而安。

① 下文中有錯字處，均照原文用錯誤之漢字排出。如凡仁(人)，籍(造)成，自立(力)，市腹(長)等。

② 湯姆斯·杰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上列引文引自1801年3月4日，杰佛遜首次就任宣言。

我們生性慷慨。對患難中的陌生人，願效犬馬之勞——

可是——

我們自有限度。

用美國話解釋，里埃塔①的意思就是繩索。

我們不是說，我們的繩索，或者我們的里埃塔到了盡頭②。

我們是說，對於目無法紀的答复，就是立即厲行法律。

主張民主新政③的大人先生如果屑於注意我們這微不足道的問題，那就讓他們捫心自問，想想他們那幫所謂“自由分子”與“進步分子”妨礙自由的美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辦理自己的事務的權利，由此而造成的浩劫吧。

讓他們認真反省反省，他們如何煽動我們當中那些敲詐勒索的工會吧。

讓他問問他們自己，人權法案④的精神是否要求他們溺愛蛀蝕民主大廈的白蟻吧。

讓他們考慮考慮，鬼鬼祟祟的懶漢為了助長無政府狀態，不願正當的工作，而他們卻對這幫懶漢慷慨施舍，由此造成什麼後果吧。

同时愿上帝保佑自立更生的人吧。

我們在自力更生,现在开始。

如无紧急大事,請勿外出。

遵守命令。

我們絕對相信政府官員上自哈里曼市脹,下至微末的郡警,都有本領对犯下滔天罪行来反对里埃塔,反对人类兄弟友爱,反对上帝的罪犯,执行“平等、公正的法律”。

他們在做这项工作。

交給他們去做吧!

-
- ① “里埃塔”的原文 Reata 是西班牙字。
 - ② “繩索到了尽头”是英文成語,意即山窮水盡。
 - ③ 1933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为了緩和國內階級鬥爭,挽救經濟危機,提出了一套所謂“復興經濟”与“安定社会”的政策和办法,謂之“新政”。
 - ④ 《人权法案》即《美國宪法第一次修正案》。美國統治階級在人民群众爭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的压力下,于1791年12月被迫由国会通过。它在维护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对人民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如規定人民有信仰、言論、出版的自由和人身、财产等不可侵犯的权利,并禁止重稅和酷刑,实质上都是用来欺騙人民的。

2 米盖·柯伐克士被綁

米盖·柯伐克士正在上手工課，給叫了出去，說是外邊有人找他。他跳下八級混凝土台阶，到校舍前那条鋪磚的小道上，一心巴着看到父亲。

不料他竟一头闖进两个陌生人的怀里，說是要护送他回家。他們推着他上了汽車。

“你练跳高？”一个問。米盖不答腔，另一个就說：“放心吧，小子，没什么可怕的。”

可米盖实在怕啊。魂都吓掉了一半。事情突然又象罢工那陣子了。他們向他保證爸媽都沒事，但这話不对，他們在騙人，学校里流傳着种种可怕的消息；当初罢工期間，李蒂亚和迈克同时双双坐牢，这号人闖进屋子来乱搜一通的事，还浮現在脑子里，弄得人稀里糊涂。如今米盖长大了，十一岁嘍，可反而覺得没办法，象个娃娃，从前碰到这种事，还没这样不中用呢。

那两人問的話就跟罢工期間一样，打听他家有沒有人来开过会，来过些什么人，彼此間是否称呼同志，后院里有沒有埋藏枪枝。米盖几乎暗自庆幸，多亏吓得半死，才容易哭叫，掙扎，嗚哩嗚哩的回說不知道，甚至一个人給了他一支胶姆糖，他还是不住的吵。

剛才他吓昏了，沒留神，現在才明白他們根本不是送他回家，車子快开近矿山了，他心里吓得要命，自以为他們一定要把他扔下矿井。他就此急瘋了，一边掙扎一边叫喊，身子直折騰，等他們开了倒車，下坡回西奈盖塔去才罢休。一个人把他紧紧

摟在膝上，跟他說，“那只是開開玩笑罷了，小子，我們不會害你，只不過想找个機會跟你談談。你是個好孩子，不見得要你爹出亂子，跟壞蛋走一條路吧。”

米蓋一聽可氣瘋了。“我爹不是壞人，”他喊道，“你們放開我！”他又掙扎起來，突然撒尿了，還感得到一股熱呼呼的尿流下去，浸濕了那人的膝蓋。

“你這個小雜種，真難對付！”那人說，順手給他一巴掌，打得他半邊腦袋都麻木了。可他聽得見老遠傳來開車的說話聲音：“嗨！放他走吧。”

米蓋不再眼花撩亂了。原來車子又開回了棚戶區，人們都好奇的看著汽車。所以開車的拐了個彎，停下車，放米蓋下車，就趕緊開走。

米蓋抽抽噎噎的哭着跑了，心裡倒不大害怕，八成是恨自己，因為剛才一舉一動就象個娃娃，還撒起尿來呢，真該死。

下起稀稀落落的雨來了，塵土給鑽出了一個個小窟窿。轟的一個霹靂，米蓋不由抬眼望望天空，又掉過眼光望望積雪的山頭。那兒的雨水象巨桶里潑出來的銀液，傾盆直下，紫色的雲層里閃出蛇舌般的電光。米蓋心情舒暢的幻想出峽谷間那陣吓人的轰雷。他巴不得在那兒，渾身透濕，耳朵給霹靂震聾，身體給閃電劈成兩半。

他走到家里後門的台階口，站住了。

卡塔莉娜·費南迪斯家出事那天，一陣旋風把一大堆滾草刮到台階和屋牆的犄角里。當時媽吩咐米蓋把草扔進小溪去。可米蓋沒扔掉。草干成這樣子，真扎手。他由它攔着，如今看見了，不免有些內疚，想起了父母往常好言好語的叫他做事，他都沒有做到。現在該動手了，因為下了雨，屋檐水會把籽沖下來，落

入土里就会扎根生长，到秋天，后院四处就会連成一大片刺草丛了。

他可不能走进屋，叫声“媽”，渾身鸡皮疙瘩的等着回音，再叫声“爹”，还是沒回音，等啊等的等着，越来越餓，越来越餓，等到老晚才知道两人都坐了牢。他就是不能嚙。他站着，泪水滚下臉頰，雨水順着脖子往下淌，心里恨起一切人来了。

一切都那么糟心！一时火起，两只光脚板一跳，恰巧落在那堆草里。

他踩在一大团野草上，保护种籽的刺儿給两腿两脚扯掉了，种籽撒了开来，象一陣驟雨似的掉进屋檐水滴成的湿沟里。

脚上扎破的伤口真叫痛快，其他的創伤都不覺得痛了，所以，挑出了脚上最痛的一根刺，他就打开后門，走进屋，沒叫喊爸媽，只是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爸媽落得什么个下場。也沒哭。

3 寡妇坎黛拉丽亚

龔薩馨·坎黛拉丽亚正要进屋，迎面撞上联邦警察局課长①卢笛·岡薩雷斯。卢笛見了龔妮，总要使出一套功夫，跟她說英国話，照他看来，算是表示敬意，她可管这叫做灌迷湯——拍馬屁。

“你別让那帮人架上車才好，龔妮，”他蓄着克拉克·盖

① 联邦警察局課长(U. S. Deputy Marshal):职位相当于郡长，专管移民調查事务，有权将不受欢迎之外侨驅逐出境。

博^①式的小胡子，咧开嘴說。“我知道你疼你那孩子，疼得才深呢，为了他，你可不愿意上什么麻煩。”

“还不是老一套，課长先生。”龔薩馨見了官員，就是死要讲究礼节，哪怕碰到当年她学护士时，亲手給換过尿布的小鬼也这样。“你們这帮家伙餓我們的孩子，赶他們搬家，那没什么；可我不給你們当密探，那样就害了我的孩子啦。”

“我們可沒請你——”卢笛打算插嘴，可她一个勁的說自己的那套。

“那算什么基督徒精神啊？”

卢笛也只管說自己的那套。“我們可沒叫人家扯謊，只要說实話就行。”

“比方哪个是头，該逮捕，是不？”

“比方当时哪个有枪。哪个犯了法。这要求过份嗎？”

“还不够呐，課长先生。”龔妮打算迎合他那絲假笑。“首先你們就該問是誰把大伙关在門外——还拿着枪呢。那是違法的。那是头一件事，对不？”

“我不想跟你爭，龔妮。”他这会儿可严肃了。“我还当你識时务呐，可你要不愿听……”

“这是什么意思？我被捕了？”

他阴郁的摇摇头。“我管不着你。我是联邦政府里的人。官的是^②外侨，可你是本地人。我不过想帮你忙，免得給彭斯抓进去。”

她輕輕拍拍他的手。“你真好，課长先生。”他听不出这是挖

① 好萊塢电影明星，以蓄小胡子著称。

② “官”是“管”的訛音。

苦。她又想出一句盎格魯話：“十二万分謝謝。”

等她伸手開了門，心里真後悔剛才沒告訴他，她在老百姓當中沒看見什麼帶槍的。

轉念一想：不！什麼話都別告訴他們！別招架；得進攻。立刻把罪名套在他們頭上，窮追猛打。他們犯法；他們帶槍；不管哪個給打死，總是他們干的。

只要一否認，一招架，就完蛋。那是她在爭取救濟的鬥爭中取得的經驗。一承認，問題可能有正反兩面，那就要跟你“講道理”；他們就會拿出規則，援引前例，還扯什麼“我實在愛莫能助”；到末了，你就給他們捆住手脚，聽他們擺布，活象蒼蠅掉進了蛛網。只有聽死，正跟給他們打在地上，肚子淨挨踩一樣。

家里刷洗得干干淨淨，收拾得整整齐齊，跟西奈蓋塔到處碰到的那種屠場般的景象大不相同，真叫她吓了一跳；她不愧不忙的把馬可茲·台·里伐士的血衣放在潔白的床單上，才到後門口去把托馬西多從後院叫進來。

蒸鍋里還有點麥片粥。她兌上牛奶，調稀了涼吃。來不及在鐵灶里生火了。她切了一大片麵包，就坐在廚房凳上吃起來。

對面牆上釘着一面污迹斑斑的廉價鏡子，冷不防她照見了自己，吃了一驚，就此沒把那塊麵包送進嘴。眼里看到的是，心里深深懷念的母親的形象：臨終前那副雞皮鶴發的莊嚴神氣。

這印象非常強烈，她不由得下了凳，仔細看看臉蛋和肩膀。隔開一段路照照鏡子，皺紋竟添了不少，頸骨也突出了，胸部扁得走了樣。可基本的印象還一樣：一個老小姐——三十五歲就老嘍。

過去她總以為幾時高興，幾時就可以再醮，現在才吓得恍然大悟，不但永遠不會再嫁人，而且也不打算嫁。

簡直就象根本沒嫁過人。

她真不知道，當初在新婚之夜，自己有沒有捏緊拳頭，吓得尖聲嚷嚷，羞得抽抽答答。

巴柯沒咽氣前，一直把她當作用巧計才能征服的怕羞姑娘，戰戰兢兢的對待她。他做得對。她的確害怕狂熱的愛，把它看作設上香餌的圈套，到時候管叫她乖乖上鉤。

她從沒養過孩子，難道就是這個緣故？

那麼巴柯死后，她這麼离不开托馬西多，又是什麼緣故呢？他不也是種牽絆嗎？

彷彿請他原諒似的，她穿過房去摟住他，只覺得臉上粘着滑溜溜的麥片粥，挺舒服。這下心里好受些了——暗自高興終於敢正視現實了。一個老小姐（這句盎格魯話也叫人想到她不是黃花閨女）——那有什麼關係！

她又吻了吻小托馬士，高高兴兴的答應他馬上回來。如果有誰來找她，就說在醫院里。他要餓了，面包盒里有塊濕毛巾包着幾塊玉米餅，後門台階的蔭處還攔着半瓶牛奶。

“回頭見，媽媽。”

“回頭見，小寶貝——別吃進啞板錢。”別吃進啞板錢^①——直譯些就是“角子”——這是他們母子倆從盎格魯小孩嘴里套來的一句笑話。托馬西多一本正經的滿口應承：

“只吃進銀洋錢^②。”

“好。”她從床上拿起血衣就走了。

維吉爾家跟馬可茲家正巧在一條路上，她決定順便先上維

① 原文是英文成語，意思即“當心點，別上當”。

② 原文是西班牙文 No más de plato，意即只吃進銀錢，決不上當。

吉尔家走一趟。

“特莱斯福罗！馬利亚！”她叫了一声——不叫了。

开头她还当这地方着火了。炉上一鍋紅椒煮干了，結了皮，直冒烟。臥房里的家具都給掀翻了，衣服到处乱扔，一只三条腿的五斗櫥，抽屜只只打开，櫥上有只奶瓶，装着半瓶牛奶。

“老天哟！”她喊出了声。

她拿了一杯水，澆在那鍋焦渣上，把炉里快熄的火弄灭了，才移步穿过那間給攪得乱糟糟的臥房。

“原来是你，龔妮？”

她吓了一跳。只見汉姆·透納紅着臉，正从床底下爬出来。

“我受不了，”他板着臉說。

她差点沒笑出声——这种局面下不該这么放声大笑。

他嗅了嗅。“什么臭？”

“菜烤糊了。我收拾掉了。你呆着別动！”她赶紧細声說。“不定他們会进屋。”

“早来过了。”他若无其事的站起身，拿了一頂棕色的旧寬边帽，怒悻悻的揮揮那身城里人穿的衣服。生她气？生他們气？生自己气？她說不上。

“他們大概看見我进来，还——不要紧，要是来了，我来打发掉。”一想到这层，她不由兴奋了。几分钟前她还当自己是窩囊廢；如今可少她不行啦——汉姆·透納的性命在她手里呢。“我們不愿失去支部組織委員，”她說，可沒想到声音里竟然有些羞怯。

他沮丧的坐在床沿上。“反正总要失去的，”他毫无抑揚頓挫的說——接着，突然說：“啊呀，我忘了告訴大家啦！”

“什么事？”她一顆心慢慢的怦怦跳。

“丹佛方面对我们十分重视。决定让里埃塔单独成立一个支部。推荐特朗克做支部组织委员——我负责特里尼达^①和雷敦^②那个煤矿支部。话可说回来，我还是在这个区里。”

“啊呀呀，真是重要消息。”她一古脑儿只说得出口话来。碰到这种基本的具体事情，她的心可乱透了；不知怎么是好。噢，她竟象个小姑娘似的，膝盖净打哆嗦，嘴巴也干了。

“经过这场风波，看来这消息有点过时了，”汉姆说。“柯伐克士夫妇在哪儿？他们说要来。”

过时了——可不是——现在他万万走不了啦。

她耸耸肩，居然又笑得出了。

“柯伐克士夫妇？大概被捕了。听说连阿吐罗都给抓了去，出事那一阵子，他一直都在法庭上呢。还有卢迦蒂塔。就算她手里有枪抵在吉利肚子上，谅她也沒力气开吧。”

“我得知道事情的经过！”他声调里透着怒火。他站起身，焦躁不安的踱来踱去。“蹲在牢里就会比在这儿知道得多。”

“别说得那么响，你这个傻瓜！”他咧嘴一笑。他们两人都松了口气。“他们不会抓你去坐牢。会开枪打你。坐下，听我来告诉你。”她拉他坐在身边，一手伸到后面那堆血衣里，找到一份污秽的《套索报》，那份报已经在五六个人的手里转过了。“看。”她眼睁睁望着他那对蓝眼睛一闪一闪的看着报，蜻蜓点水般的飞快找寻要看的详细消息。他只顾看报，还当她在别的郡里——别的支部里——甚至远在特里尼达呢。

① 特里尼达(Trinidad): 科罗拉多南部城市，近新墨西哥州界，为煤矿装运中心。

② 雷敦(Raton): 新墨西哥州东北部城市，近科罗拉多州界，煤业贸易中心。

这下轮到她站起身，踱来踱去了。

她有股冬眠动物的感觉。这间小窝棚乱虽乱，臭虽臭，倒象只热鸡蛋，把恐怖和混乱都遮擋在外边了。街上响着噗噗噗的马达声。老远传来一片叫喊声和咒骂声，所以简直听不清是西班牙話，还是斯拉夫話，还是英国話。一些开不过去的汽車和卡車，拚命在按喇叭，使她这个安乐窝似乎也不够安全了，她巴不得汉姆赶快看完。她不能在这儿呆一辈子。他也不能。迟早准有郡警闖进来找到他們。……

“天呐！”他咕了一声。终于抬起头来。眼睛只剩两条細縫。
“老百姓沒在斗争。”

她当作是問話，頓時反問了一句：“跟拿枪杆子的軍队斗嗎？”

“我看是吓呆了。小孩子在玩玩具，冷不防玩具当面炸开了。又瞎又聾。就象綿羊涌进屠宰場。”她重新坐在他身边。他终于抬眼看看她。“我拟过一份傳单召集會議，可看来沒什么人能来开会了。也許还是靠外界帮助为妙。”

她知道他有什么不痛快。每逢他讲课，談到全世界工人阶级大团结的問題，总是着重指出得在斗争中团结一致。资产阶级恐怖統治下的受难者要不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光是楞坐着，逆来順受，那么外界的抗議就毫无名堂了——好象做好事。这里头就沒有平等，沒有真正的团结。

“我得跟他們取得联系。”他伸出拳头，在大腿的肌肉上輕輕一捶。

“慢着，汉姆。等一等再說吧。”她竭力想表达自己一股心情，认为他这人太迷信行动。有时候，最最有效的行动，却是靜待时机，就这么熬出头。“別着急。”

“這話從你嘴里說出來，听听倒真怪。”看他笑得那麼稀松平常，她明白他打定主意去坐牢了。

她故作驚慌，掩飾住心頭那份不安。

“有人來了！到下面去！”

她剛跑到窗口，只听得他象个坏脾气的孩子，罵了句“狗杂种！”就叭啦叭啦的爬进床底下去了。

“天黑了才能出來！”她粗声大气对他說了一句，就隔着薄窗帘偷看，吓得緊張起來。“天吶！”只見街上，彭斯·包林正和几个人分了手，两个是郡警，一个是高个子的城里人，黑漆漆的头发，稀朗朗的胡子。“彭斯來了！”她悄声說。“我来打发掉他。”她突然心生一計。“我去把門打开，他們一看就知道這地方已經抄过。这样就不劳他們進來了。”她匆匆忙忙把五斗橱里翻出來的一些衣服踢到床底下。“拿这些东西掩护一下。”

話說得太多了。她剛跑到門口，已經來不及擋住彭斯的駕。她气虎虎的把門猛的一下推开。

“郡长先生，你這兒來！”

看模样彭斯太疲倦了，倒沒吓一跳。她揪住他胳膊，把他拖进屋。

“瞧你手下干的好事！这些人家里也有娃娃！他們居然不让人家娃娃吃完奶！”她另一只手先指指奶瓶，再朝房里一揮，嘴里还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瞧那个！出去看看！你聞到那股烟味嗎？嘿，我剛進來，还当這地方着火了呢，全是烟。知道他們干的好事嗎？他們把全家人都拖出去，让炉子燒得火燙。也不给人家个机会吃飯，連把飯菜从炉子上端开都不让。把這地方搞得乱七八糟，就把人家拖出去了。”

彭斯累得一对眼睛快睜不开了，朝厨房扫了一眼，沒說

什么。

“这地方一烧起来，全城就都完蛋啦！”

彭斯转身回到前房。她赶着他往门口跑。“你们那帮人闯进人家家里，应当留神看着点。等你知道，整个里埃塔早都烧起来啦，说不定也烧到你府上。你可要负责——”

“得，得，得！”不防彭斯竟站住不走了。她把他推得太快了。“废话多得要死，真腻死人了，”他厌烦的說了一句，再用那个調門說下去：“你就是人家叫做龔妮的坎黛拉丽奥太太吧？”

“坎黛拉丽亚，”她糾正道，心里捏了一把汗。

“对了。我有一張拘票給你。”

她打算干脆收下算数——只要把彭斯打发掉就行。可汉姆在听着，汉姆把她看作好战士，她爭也不爭就认輸，难免叫他心冷。

“可我給医院在办事。”她抓起馬可茲那件血衣。“我得去还掉。”

彭斯臉色不变。他朝自己一手干的好事匆匆瞥了一眼，就把她一推。

“一时还用不着呐，”他說。“走吧。”

“你哪来的拘票？”她冷笑說。“这儿出了什么新鮮事，是嗎？”

这句话深深刺进他心里，可把他惹火了。“住嘴！走。”他狠狠一推。

“真不胜荣幸。倒想想看——一張拘票。”

她一边走，一边搜索枯腸，想找句話把那股心煩意乱的情緒跟汉姆剖明一下，哪怕只說出一点也好。她打算用那短短一句話包含一切——她对自己那样掩护他，感到得意——她信任他，

信任人民——她如釋重負的发现自己原来还不失为一个人，女人，能一能一千言万語，无限感情，都梗在嗓子眼里嘍。

轉眼她听得自己問彭斯說：“什么罪名？以文字进行攻击？”說着嘴嘴大笑，无可奈何的笑。

她觉得真傻——究竟是象小姑娘那样傻呢，还是象老太婆那样傻，她可拿不准。这会不会是提早停經的生理变化？

汉姆躲在床底下，盖着旧衣服，心里种种感情象风車轉。瞧那女的怎么摆布包林来的！瞧她多么利落的摆布他，把門打开一条縫，他一动街上就看得見，这样，他就非呆在原地不可啦！

这下他臉上笑容消失了。他希望自己的心情更能象列宁坐在鉄篷車里奔向胜利。

4 阿伽皮多

阿伽皮多·奥特伽跟踉跄跄的走出比尔塞大楼，到假門面下就站住了。他再也沒什么認識的律师罗。

找过的三个，都忙不过来。阿伽皮多肯定他們是扯謊，說不定全都是扯謊，总之，最后找的那个艾尔伍德先生的儿子山米，管保在扯謊。二十年前，阿伽皮多替他父亲干活那时就認識他了。山米才当了两年律师，可沒主顾上門，城里早当笑話談了。

他們全知道他出不起錢。……

阿伽皮多可沒工夫来悔恨。他要不是住在城里，住在西奈盖塔早就被捕了。当初矿里出了事，害得他一張嘴破了相，使他成了注目人物；他在胡同里沒給人撞見，那才怪呢。

他深自悔恨，不該去参加失业工人工会召开的大会，按說不

該記死人的坏处，可他还是怪老婆的叔叔不好。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愿他安息吧！）为人坚强，热情奔放，一声吆喝就能把人吓倒。面临赶搬家这重难关，他还跟阿伽皮多大谈特谈，說大家胆小，必須做个榜样給他們看看。阿伽皮多听到克里斯生西奥认为他有資格做这个榜样，不由得受寵若惊，因为他活了一辈子，深知自己既不如大多数人那么聪明，偏偏又沒那份勇气，老天仿佛証明了这点，接二連三的降下灾禍——出事破了相，老婆的毛病不时发作，孩子又聾又哑，自己一再失业。……

在罢工期間，阿伽皮多犯过同样錯誤，那时辣芒提議他加入布尔什維克党；人家叫他加入，他高兴得就此得意洋洋的一口应承。可他根本摸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在糾察綫上給士兵抓走，关在鉄絲网里，他們就对他严刑拷問。他尽力表示老实，凡是知道的都告訴了老总，一口承认自己是党员；誰知他們总是咬定他扯謊，隱瞞了什么枪枝和炸药的阴謀，到最后他終于深信赤色分子一定是真正的罪犯，自己就是不够聪明，才不明白他們搞些什么鬼。但等到出了集中营，方知自己給开除了党籍，朋友沒一个愿意跟他說話，因为身为布尔什維克就該甘愿受刑，坚不吐实，可他反而向老总招供了几个同志的姓名。

那以后，他还是头一回参加西奈盖塔的活动呢，一来生怕房子給搶走，二来克里斯生西奥向他拍过胸脯，保証沒危險，因为連市长也站在他們一边，反对赶搬家呢。

真伤心啊！阿伽皮多心想又要受到审訊——还得充軍呢。……

他捏紧拳头。不！他也許不够机灵，不配做布尔什維克，可他要做給他們看看，不仅他們能熬苦受刑，坚不吐实，他也能。他們会后悔不該开除他。他們会为他那分勇气覺得驕傲，就象他为

克里斯生西奧那份勇气驕傲一般。如果給折磨死了，人家会来哀悼他。成千上百的人会来守灵，在灵柩边点上蜡烛，捶胸頓足，喝着玉米酒^❶，唱着灵曲，鬧到天明，他老婆好不容易才給人家拖住，沒跳进他坟里。

二辆汽車开到大楼前面停下，頓時打断阿伽皮多那又悲又喜的念头。車里下来了要人。他一眼认出市长、警长、郡长彭斯和巴特·包林，两只眼睛不由得鼓了出来。他們让三个人在头里走，这三个人阿伽皮多都不認識，但身份一定更重要。也許是煤矿公司總經理吧？要不就是州长？

这帮头子看也沒看他，就走进大楼，誰知护送他們的一个打手却认出他了，可阿伽皮多想不起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還沒給抓去，阿其？”那人說着順手指指第二辆汽車。“进去。”

“誰？我？”阿伽皮多从半边歪嘴里迸出这句话来。

“別跟我耍这套誰啊我的了。你是阿伽皮多·奧特伽，对不？我們正在找你。上車。”

阿伽皮多提起工装服，膝盖那儿磨得快发白了。

“我沒鬧事啊，”他說，身子一弯，钻进了那人打开的車門。

如今找律师可太晚啦。也許勇气就是最好的律师，他心里想。他喜欢这想法，可就是不知道以前在哪儿听到过，大概是布尔什維克的口号吧？

他从沒想到自己居然会想出这句话来。

❶ 即玉米威士忌酒(Mula Blanca)。

5 巨头会议

檢察长杜威·沙姆士那种精力和信心，真是锋芒毕露。杰格·沙耶有数，多少是因为杜威坐在彭斯·包林身边，才给了他这印象。看模样，从早晨以来，彭斯瘦了十磅。昨天彭斯原在康帕斯戴拉，跟地产局办些私事，吉利打电话告诉他，紅党派了代表团，打算挤上法庭。吉利要求彭斯到时候赶回来出庭。彭斯就連夜开车赶来，看他眼睛底下那圈黑晕，可見赶了大半夜。嘿，他媽的，出了这场乱子，他反而捞到了好处。如今可当上郡长啦，而且还是个英雄呢。

“这儿的司法权重复，可不在話下，”杜威一边說，一边亲切的对同僚挨次笑着，这里头有哈里曼市长、副檢察官本·馬隆、警长拉生、煤矿总裁柏貝奇、包林堂兄弟，还有杰格本人。“这件案子落在檢察厅手里了。不管报上对州长、檢察长等等人怎么說法，这件案子都要攔在此地了結。各位諒必知道新聞記者是什么脾气——老是釘着几个大人物。那倒没什么道理。檢察官沒回来以前，这件案子是本·馬隆的苦差使。你看路易几时来，本？”

本·馬隆耸耸肩，摇摇头。“我接到过电话。可您也知道保留地的情况。他离电话机恐怕有四十哩路呢。”

沙姆士点点头。“问题是，政府只关心在本州的主要工业区里尽力維持治安。”

他直盯着何克·哈里曼，杰格冷眼看到市长悄悄的长吁了一声。

“凡是檢察署办得到的事，我們随时都可以办，”沙姆士着重

語氣說。“彭斯反對下戒嚴令，只要他有本領不靠戒嚴令就能維持治安，那我們也不反對。到目前為止，他倒干得很出色，我知道他就是豁出命也會一個勁干下去。可我們恰恰不希望這樣。問題是武力。我帶杰格一起來，就是這個道理。”

好一個鬼話大王，真能說會道。杰格想。我只是做做杜威·沙姆士的馬前卒罷了；檢察長搞反共運動來競選州長，我就是他的私人宣傳員。

“杰格雖是我任命的，可他歸本領導——路易回來，也可以支使他——除非有人反對。”

杰格還道彭斯有什麼表示。誰知彭斯竟半閉着眼；那張疲憊的臉上絲毫沒有表情。本·馬隆兩片薄唇抿得死緊，花了半天工夫才把香煙捻熄，一看就知道他打算想出一套外交手段來提上一大堆問題。可他錯過機會了。

“各位先生，我們不甘心的只是放棄這件案子，”檢察長往下說。“本州一向出名的，就是可以安安稳穩做正當買賣，我們要大大負責保持這種盛譽；如果任何城鎮中有相當多的人打算破壞這種安全，那就威脅到全州的繁榮。我們可不願人家吓得不敢來投資發展本州的天然資源。有這種投資，我們的前途才有絕對可靠的最大保證。”

丹·柏貝奇坐坐正，囁咕說：“贊成，贊成。”這家伙當自己是什麼人——一個該死的英國佬？杰格熟識這種人——“鄉下總會”里跑出來的人^❶。聽說這家伙办公室里挂滿了潑林斯頓^❷

❶ “鄉下總會”是設在郊區的一種貴族紳士的游宴場所。此處指柏貝奇是“紳士”一流人。

❷ 美國新澤西州潑林斯頓的大學，創設於1746年。

校旗，还有配着鏡框的班級照片，一班全是純袴子弟，套着高領，戴着禮帽，拿着手杖。柏貝奇在里埃塔已經住了十來年，可還象剛從芝加哥乘快車下來，戴着史塔遜帽呢。

檢察長划了根火柴，想重新點雪茄烟；沒點烟，先問：“有什麼異議嗎？”

杰格只好打个哈哈。每次在談生意的會議上总有这种時刻，頭兒獨斷獨行的作出決定，再裝得非常民主，不比別人高出一截，也不比旁人強上一籌，還請大家發表意見，可總沒人願意伸出脖子來挨刀，亂發謬論。杰格早就替這幫政客看過相：彭斯，這位英雄郡長，出了這場亂子，撈得着的好處差不多都到手了，如今他的好機會正一下子溜到大亨的手里去啦；市長，他想討大家好，結果一個人也不理他，真是個聯合政黨候選人的典型，一個賠着笑臉、遮掩受賄的掛名領袖；副檢察官，碰上一個上司杜威·沙姆士，一個下屬彭斯·包林，頭條新聞中就挨不到他的份；趕明兒路易·柯戴斯追捕那伙何偷銀賊回來，這家伙頓時就會无影无踪；丹·柏貝奇，這位煤礦總裁，正急得尿也撒在褲子里了，他擔心再過五分鐘，這樁丑事要不遮掉，讓他們的虛股露了餡，害得不少國際猶太銀行家跳帝國大廈①，那麼東部董事會一幫紳董就要說閑話了；巴特·包林，跟堂弟并排坐着，精神抖擻，心里七上八下，一邊希望再跟罷工時那樣名聲四揚，一邊又在謝天謝地，這回自己总算沒沾邊。

杰格可沒料到，頭一個開口的竟是本·馬隆。這下可來了，

① 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紐約一座號稱世界最高建築的大樓，高1250呎，有102層樓。經濟危機時期，有許多資本家破產跳樓自殺。

杰格心里想——要找我的碴了，我这个“局外訪員”一出場，就表明对这位副檢察官的才能缺乏信心，不信他能完成这案子的准备工作。杰格打定主意，他要真找碴儿，我馬上辞职，“以求和睦”，因为我太了解杜威，他决不会批准。杰格·沙耶作为一个耳报神，对杜威·沙姆士实在大有用处，与其說要他打听杀害吉利·麦克凱尔威的凶手，还不如說是要他監視郡警署和檢察厅。而且还要他想法子，让檢察长的大名在报上占有相当篇幅。誰知杰格想錯了。

“大人，剛才一路上，”本·馬隆說，“您談到那項旧戡乱令。啊，我知道，”眼看沙姆士拿掉嘴里的雪茄烟，打算答复，他就赶紧說下去，“您并不是肯定的說本案要根据那項法令起訴，可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这項法令在八十来年中，只援用过一回。这里头有充分理由——”

“什么理由我都知道，”杜威插嘴道。“从多方面来看，这項法令并不完善。不过，根据彭斯电话里告訴我的话看来，（啊呀呀，杰格心想，这可开始推卸責任啦！）你們大伙明明需要什么，哪怕只是书上偶然提到的一条法律也行，借此你們就有責任进行圍捕，甚至跟这次暴动关系不大的人，也可以給抓进来，等到再发生暴行的危險完全过去了再說。”本·馬隆眨眨眼皮，表示同意。“不管你們是否根据这个办案，都要看你們搜到什么証据——是个別分子的公开行为呢，还是一帮赤色分子的普通阴谋。这里主要問題是速度。如果两个月里头，想法子絞死两个共产党员，那比一年里头絞死十二个，或者两年里头絞死二十四个来得强，对本州的和平繁荣更有利。給他們時間越多，他們重新組織的机会也越多。我不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可你們得承认，他在对付赤色分子这方面，的确有两手。他也不浪費時間。所以——”

這項法令可能有用，也可能沒用。我們先看看手頭搞到些什麼。你們手頭搞到些什麼？”

杰格的机会来了。他臂肘在坐椅扶手上一撑，挺直身子。

“如果你們各位在討論法律方面的問題，那也許暫時不需要我，”他說。“我想出去看一看。就是說，只要本·馬隆先生不反對就行。這也許可以節省點時間。”

本對這事的態度很不客氣。

“我不信會節省什麼時間，”他冷冷的說，“不過，你還是去吧。五點鐘我再在這兒跟你見面。”

“哦，看門的叫什麼名字？耶穌什麼的？”

“法院看門的？兰达伐梭。”本的聲音里帶點警告的口吻。“我已經跟他談過幾句，可你要是有意見，請他喝兩杯啤酒，他話匣子就會打開。不瞞你說，他想當個州委——不，不，你別管了，這問題讓我來辦。”

“別着急，我在這次旅程中可不做買賣。我只是個單身遊客，什麼也不知道。”

杰格剛走到門口，外面走廊上那端槍的郡警卻打開了門。

“聯邦警察局課長要見包林郡長，”他說。

杰格只恨走得太匆忙。他真想知道這筆該死的犹太買賣做得怎麼樣了。

6 莫比·道格拉斯

莫比·道格拉斯在乔·史塔罗夫那家鋪子里彎一彎，買了店里最大的一塊糖。他剛才慢慢打定主意，要趁糖妞放學時去

接她。

她长得大，看来不止十一岁，个儿高，身子结实——大骨骼，象他，小脑袋，翘鼻子，玲瓏的耳朵，动不动就笑的嘴巴，天鹅绒似的皮肤，象她母亲。不但能照管自己，还打算顶替去世的母亲，在家里越来越会服侍他了。她跟莫比分了工，就象当初他跟爱丽丝分工一样。烧饭缝补归她管，打扫洗涤归他管。他也经常帮她做回家作业，可如今她已经远远赶过他，要说呢，也是她在教他。

莫比暗自寻思，象他这么个子大、力气壮的男子汉，麻烦就麻烦在得大大依靠拚体力。没到使力气的时候，他总把事情看得太轻松。今天早晨，他仰躺在艾尔伍德先生的汽车底下，头一回听到不明不白的謠傳，说是出了乱子，唯一的反应就是对白人那套神经过敏、信口开河、小题大做的作风，一百个瞧不起。

艾尔伍德先生临去办公室前，说过莫比今天早晨来迟了，问他是不是先上闹区再来的。

“不，东家，艾尔伍德先生，俺直接打家里来。”莫比不屑再说什么“您干吗问这话？”也不屑解释他去找街坊，把辣芒案子开庭的消息通知大家，才来晚了。他叫别人去，自己反而没去，真感到心里不安。

“好吧，如果你讲的是实话，那倒走运，”艾尔伍德先生说。

过了好久，莫比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里都坐着打手。待等听到报童叫卖“号外”，他才放下黄油枪，拿团破布抹抹手，慢慢走上前去买份报。

标题可没吓着他，叫他害怕的是自己竟然那么麻痹。

干完活，把汽车开到艾尔伍德先生的办公室里去，都不成问题。这早晚，糖妞一定吓得够呛，心里还记得当初罢工那段可怕

的日子里，“他們”总来搜屋子，爱丽思虽害着肺病，躺在床上，快死了，“他們”还吓唬着要把莫比抓走。多亏爱丽思，“他們”才没抓过他，要說，也只有一个回，只把他抓去几个钟头就放了。看样子，爱丽思心里有数，只要活着一天，他就可以消灾消难；她拖啊拖的一直拖下去，就是舍不得死，拖到罢工结束，他告诉她罢工终于结束，获得胜利了，她微微一笑，拖到当天深夜，糖妞睡着了，她才撒手死去，免得孩子太伤心。

莫比一想起往事，魁梧的个子竟然瘫软了。心想，尽管个子大，也许仍不失是个软心肠。他尽量避免婆婆妈妈的，打定了主意，要是抽工夫到学校去接糖妞，跟她说明他多疼她，胜过一切生命，也胜过……对了，也许甚至胜过……爱丽思，这么做对她是否好些？还是该放聪明些，尽可能别惹上麻烦，向她表示，他相信她能照顾自己？

他对自己倒不在乎。他象大力士一般，觉得自己所向无敌。只要心里一想到“放聪明些”，别自找麻烦，你就走上汤姆大叔^①的道路啦。里埃塔跟得克薩斯到底有所不同，虽说，究竟有何不同，他也往往记不起来。二十年来，当地只出过一件私刑案子，被弄死的是个墨西哥人，而不是黑人。话又说回来，心里虽知道，单用左手，就能把“他們”随便哪个劈成两半，可得记住，有把枪，情况就不同啦。

有把枪，小娃娃也能把莫比·道格拉斯打死，事实就是如此。突然一下子，他眼前的里埃塔仿佛成了一群淌着口水、磕磕

① 汤姆大叔 (Uncle Tom) 是美国斯陀夫人 (1812—1896) 著名小说《汤姆大叔的茅屋》(一译《黑奴吁天录》) 主人公，是个对白种主人无限“忠诚”的黑人。今人称奴才为汤姆大叔。

糾糾的娃娃，揮舞着手槍，隨便亂開，不是出于高興，就是出于驚慌，再不就是條件反射，象娃娃玩手搖機關槍，遂着性子，射出子彈。

他馬上改正了。不是隨便亂開。決不是。這幫傢伙知道開槍打的是什麼人。他們知道手里沒槍就完蛋。沒槍杆子，他們也會淪為苦工，也會失業，也會落成流浪漢、叫化子。他們手里的槍杆子是快淹死的人緊抓不放的稻草。

莫比用心想好一條路綫，抄後面運動場到學校去，打算等在一大堆買米柴樹^❶的後面，聽到放學鈴響了再說。

可他剛才在鋪子里彎了一彎，就此來遲了。初中學生已經放學，多半孩子都涌過馬路，到香蕉片飲食店去了。前面停着兩排汽車，莫比瞥見有幾輛車里閃着美國軍團的銅盔。

其他家長今天都存心來接孩子。院子里比往常擠得多。這一來，莫比倒走了運，因為他身高六呎四吋，太觸目了。小孩子一溜煙奔出校門，脫韁野馬似的樂得直嚷嚷，咚咚咚的奔着，你追我趕，他就往前走，擠到其他家長里头。

他看到糖妞出來，一副樣子與眾不同，心里好不得意。她顯得穩重，神氣十足，胳膊摟着卡塔莉娜·費南迪斯的腰，辮子整齊齊的盤在光溜溜的小腦袋上，一對眼睛好尖，頓時認出他了，沖他喜盈盈的看了一眼，就改了道，讓卡塔莉娜獨個兒走。莫比拼命按捺住一股沖動，才沒把她緊緊摟住。只是蹲下身子，把那块捏得發軟的糖給了她。

“喲，爹，謝謝。”她聲音平穩，不露真情——可他覺得出她心里那股高興和輕鬆。“你來我真高興。今天學校里鬧得可凶哩。”

❶ Chamiza 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所產一種灌木，形如小槲櫚。

“呃，俺下班早。得便走过，就来了。”

“我真高兴，”她又說了一遍，他看到她已經把那塊糖忘了。他只覺得額上汗珠潑潑的沁出，心里打定主意問她：“你說鬧得凶，是什麼意思？他們欺侮了你，小寶貝？”

“沒，只是——”她倒抽一口氣——“男生整天都在扔紙團，玩鬧革命。他們‘咯——咯——咯——咯’的叫，說是殺紅黨。哦——我不知道——我——咱們走吧，爹。”

他明白自己故意一直蹲着身子不起來，因為這才能混在人堆里看不見。可如今那批家長慢慢散了。他只好站起身。

他不慌不忙的摻住糖妞，往回繞着大樓走。心想，大約二三十秒鐘，才能兜過這座學校，利用校舍擋住那些戴亮晶晶銅盔的家伙。誰知嘴里還在跟糖妞解釋走哪條路回家，耳邊竟聽得有人吆喝了一聲“嗨”。莫比只當做那一聲不是喊他，一口氣不換的直說下去，等到響起了沉重的腳步聲，糖妞的臉上現出了焦急的神色，他还是不住口。

過了片刻，他聽得到那人呼哧呼哧的直喘，還聽得沙聲啞氣的叫道，“嗨，你！黑鬼！”糖妞吓得渾身發抖，他握着她手就知道。他把她手緊緊一捏，咧嘴笑笑，表示他也聽到了，可犯不着發急。

他捏着把汗，等着背後挨一槍，誰知那人反而兜到他面前，拿烏槍瞄準他。那人是個胖子，頭髮花白，莫比認識他——是鐵路上的一个工頭，國外戰爭退伍軍人協會里的要人。瞧这家伙喘氣的樣子，准有心脏病，莫比想。要不——害怕了？莫非因為害怕，才繞個圈子兜到他前面？

“你——你想上哪兒去？”

莫比朝糖妞一指，心里還痛苦的想起，當初人家闖進他家，他指指愛麗思的情景。“回家，”他說。

“你——想得倒美！”那家伙仿佛缓不过气来。只消一拳就能揍死他。“退回去！”那人又痛苦的直喘着气，迎上一步，把枪口抵着他的肚脐眼。“转过身去！”

“爹！”

莫比弯下腰，抱起女儿，看到她腿上全是冷汗，心里一阵可怜。她伸出胳膊，抱着他脖子，死命不放。他松了几分劲，算是回答她，逼得她“啊”的尖叫一声，但总算叫她松了口气，他知道她正需要松口气哩。

“别急，小宝贝，”他小声说。

他刚转过身，又看见几个打手迎面走来；这一伙里，有个戴铜帽的赤发大汉，是矿上发电厂的史米蒂，他决不会饶过莫比，因为有一次国庆节，举行印第安式摔角，莫比把他锁骨折断了。

“走，黑鬼。”听上去莫比背后那人到底缓过气来了。

莫比听从了，可看到其他人走来，就不由得停了步。

“你是这伙人的头吗，史米蒂？”他问，只觉得糖妞在怀里瑟缩。

“别跟我斗嘴！”史米蒂吆喝道，一口波士頓口音总脱不了。

“俺没存心顶嘴。俺光想知道——”

“把孩子放下。”糖妞搂得更紧了，喃喃说“别，别”，细声软气，无可奈何的。“把她放下，听见吗？”

莫比只好硬把她胳膊拉开。他刚把她放在地上，只见她吓得脸色蜡黄。

“俺刚干好活回来。你们大伙想干啥？”

史米蒂朝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回过头去。“你想办法去套问这孩子，”他说。“我来对付这黑佬。”

莫比一下看到女儿穿着过短的衣服，露出圆滚滚的大腿，他

們管保也看到她这样子。他本能的伸手去拉她。

“你們都不准碰俺閨女——”

史米蒂拿步槍朝他前臂使勁打了一下，一陣劇痛頓時火辣辣的直燒到天靈蓋底下。莫比眼前馬上金星亂舞，還沒清楚過來，史米蒂和另一個人已經揪住他胳膊，把他朝一輛停在外檔的汽車推去。

“紅黨黑雜種，你動一動，就把你倒栽蔥吊死！”

莫比踉踉蹌蹌的一路走，一路看見糖妮由那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帶着，安安靜靜的走遠了，她朝他回過頭來，一對無淚的大眼睛目送着他。糖早掉了，白手心上還染着溶化的巧克力。

“別急，小寶貝！”他又說了一遍，這回他知道這句話在她聽來，一定大不對頭。

那胖子拿鳥槍朝他脊梁骨上一捅，叫他閉嘴，眼睛往前看。他兩條胳膊只消一抬，就能把兩個家伙摔個狗吃屎，說不定連那胖子手里的鳥槍也打得掉，可偏偏讓糖妮替他操心，這看來真可笑。一幫娃娃的影子又出現在眼前了，他放聲大笑，使勁從心底里轰雷般的笑出來，巴望傳到糖妮的耳里。他們害不了他，他得意洋洋——這短短一句話，叫他勾起昔日一段舊事來。

他放學回家，有幫白種孩子埋伏在半路上，平白無故的揍了他一頓。“你們害不了我！”他對他們一遍又一遍的嚷着，後來他們終於罷手，逃走了，他躺在地上抽抽答答的哭，倒不是痛才哭的，哭的是，他知道要是打一個，隨便哪個都能給他劈成兩半，可他永遠沒這個機會，一輩子都不會碰到。

“他們害不了俺——俺——俺！”他對糖妮喊道。

他不停嘴的念着這句大話，象念咒似的，樂不可支的跟着這幫打手怕他，想趁他沒打定主意掙脫開身，把他們揍死，就趕

紧把他往車上送。他們全知道，有一回举行印第安式摔角这类火爆玩艺，他把史米蒂的鎖骨都打断了；他們也知道，要是他一旦火透了，会出什么事。他們想赶紧摆脱他，他呢，想赶紧回到糖妞身边去。

車子里一片乱。早有人在車里关了三个囚徒——奈斯托·馬丁內茲，安盖洛·巴蒂斯蒂尼，还有象耗子般的小个子耶穌·华雷士。耶穌有十二个孩子，心里准愁死了。莫比可沒想到他神色居然那么鎮靜，温和。

“快，进去，”史米蒂說。

誰知另一个郡警說：“慢着，已經装足一車了。”莫比不由得又哈哈大笑，因为他知道这家伙的意思：要三个打手才看得住莫比一个人，車里可沒那么大的地方。

莫比就此等着，格格笑着，这可把史米蒂招火了。他抡起拳头对莫比打去，莫比不当一回事，用臂肘架开了。史米蒂拿枪托子往他肩上一搗，莫比还是一个劲的笑。于是另一个郡警說：“別忙，史米蒂。把这黑鬼放在保利的車上！”

莫比自以为看到史米蒂听了这主意，臉上流露出松口气的神色。其实史米蒂却是一臉失望。“我要亲自送这黑鬼上路。”可他不知道拿另外三个囚徒怎么办；保利的車子太小，装不下；所以最后他用枪托朝莫比一推，說：“咄，媽的，你押他，保利。玉石峡^①才冷清呢。”

“他媽的，”保利說。“我一直开到法院去。”

保利是个一副病态、皮包骨头的家伙，身边只有一个打手。

① 玉石峡即第四部第四章中提到的云石峡，在阿利桑那州科罗拉多河峡大峡谷的东北面。

他开门让莫比上车，态度简直很客气。莫比又哈哈大笑，这回，一点也不是假笑，一点也不是苦笑。

7 糖妞

糖妞记得她念二年级那时，他是高中啦啦队队长。如今她又回到二年级教室里来了。只见墙上用图钉钉着粗陋的蜡笔画，黑板上还留着没擦完的习字。可是，讲台后站的，不是态度和藹、头发花白的女教师，低低的一个发髻间插着支铅笔，却换了个戴眼镜的啦啦队队长，正在问爹的事。这副情景可不对头，象做梦，要不竭力想法醒过来，就会成梦魇。

“我不知道，先生，”她一遍遍的说着，就象梦里听到的话。“我实在不知道他是不是。”

“听着，德梨萨——你叫这个名字吧？”

“泰丽莎。”

“泰丽莎。我们跟你父亲可没私仇。我要你明白这点。就我们所知，他也许根本没罪。”

“是，先生。”糖妞垂下眼睛。这样才能好好想想。那人一对眼睛透过眼镜盯着她，逼得她直想哭。现在校舍很静，很大，很空。连教师和关夜学的孩子也都走光了。这地方好比一只大贝壳，全是回声。

“他大概不知道自己入了什么——也许是他们逼他加入的，”那戴眼镜的绕着弯说。“我说的是赤党。夜里他们有没有在你家开过会？”

“我不知道，先生。我睡着了。”

“你是說，他們趁你睡着时开过会？”

“我不知道，先生。我老早就上床的。”

“呃，經常有人順便到你家里來，是不？”

“我不知道，先生，要是我睡着了——”

“我是說你醒着的時候。隨便什麼時候。白天。”

“我實在不知道，先生。”

“你干嗎老說不知道？你認識他的朋友，是不？”

“不，先生。”

“他有朋友，是不？大家都喜歡他，是不？”

“是啊，先生！”她還是第一次有機會說父親幾句好話呢，她把全副熱愛都貫注在這四個字上面了。

“那麼，是誰，舉個例說說？”

“什麼，先生？”她搞糊塗了。看光景那句話好歹也不該說出來。

“只要告訴我，他那幾個朋友是什麼人就行。”

“我——不知道，先生。只不過是——大伙！就是這麼回事。”

“譬如說什麼人？”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先生。”

“噓，噓，泰麗莎，你以為你騙得過我嗎？你父親那批好朋友的名字，你一個都不記得？”

她竭力裝出一副拚命在動腦筋的臉色。

“特朗克·台·伐加是嗎？”

“不，先生。”

“他到過你家嗎？”

“我不知道，先生。”

“你不認識特朗克基利諾·台·伐加？”

那人的聲調開始透着不耐煩了——也許有點發火。

糖妞不敢抬眼看。

“呃，辣蒙·阿賽呢？……邁克·柯伐克士呢……克里斯生西奧·阿米何呢……阿瑟·費南迪斯呢……”

他說出一個名字，就等上大半天，想叫她回答。她只是搖頭。

“有個男孩，姓柯伐克士，年紀一定跟你相仿——大概在你一班。你認識他嗎？”

“嗯——哼。”她終於敢抬起眼來了。

“他叫什麼？”

“米一米蓋。”她正要添上一句，“可卡塔莉娜·費南迪斯是我的好朋友”，心里不知有什麼叫她別說。

“你是說你認識米蓋·柯伐克士，可你從沒聽說過邁克·柯伐克士，是不是這麼回事？”

她沒說過這話！難道說過了？她思想上一鬥爭，人就癱了。

“你知道他有個父親，是不？如果那孩子叫米蓋，你就知道邁克准是他父親。”

倘如說聲“是”，那剛才干嗎說不認識邁克·柯伐克士？

倘如說聲“不”，那就更糟，是不？是不？她痛苦得只顧搓指頭。

她不答腔。腦袋不敢動一動，生怕他當她說“是”，或是當她說“不”。怎麼辦，怎麼說，才能讓他滿意，放她走？

“泰麗莎，你也知道，該說‘是’。你沒說實話。是不？”

又等了好久好久，仿佛存心拿她開心：你不能說“是”，也不能說“不”。只能坐在那兒。得裝聾作啞！其實是聰明人——在

班里数第一——可他竟逼得你装成他嘴里的“黑鬼”相——又是騙子手又是胆小鬼。要是爹在这几——！

“我提到的那些名字——你都認識，是不，个个都認識？全是赤党——你父亲的朋友个个都是赤党。他跟他們大家一起开会。你知道这是实話，沒錯吧！”

他对她嚷起来了，可她偏不哭。她眼睛尽往下看，一味摇头。

“看着我，泰丽莎！”

她一看就会哭出声。他巴不得她哭，所以她偏不哭。

“看着我！”他这下真气疯了。“跟我說实話。这些名字当中你有認識的嗎？”

“我認識米盖，”她細声說。

“你不認識他父亲？”

“不，先生。”

“其他几个也不認識？”

“不，先生。”

那戴眼鏡的叹了口气，稍微皱了皱眉，舐了舐嘴唇。

“泰丽莎，”他终于这么說，“想来你不明白自己多走运。你瞧，碰巧我喜欢黑人。我爷爷为了解放你們，給北軍打过仗。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喜欢孩子。想来你总知道我是本城董子軍团长。我知道孩子心里一害怕，多半不肯說实話——对嗎？”

她点点头，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說不定他是个好人，說不定她一举一动都应当尽力迎合他的心意——可她不能，她不知道为什么。

“他們抓你父亲，你免不了要害怕，”他往下說。“我不怪你。你生怕他們害他。可我保証他們不会。我們这一带不兴私刑。”

一听这话，她楞住了，下面几句话都没听清。

“……把我问你的话，拿几句去问问他。如果他肯说实话，也没干过什么坏事，他们就会放他。说不定他现在早已回家，正在等你，不知你跑到哪儿去了呢。你一跟我说实话，马上放你去找他。你想回家，是不？你喜欢这样吗？”

她再也忍不住了。听他讲到她那位大个子的老爹爹坐在家里，替她着急，盼啊盼的等着她——她真要哭出来了。

她哭得那么凶，事后只记得起当时身体直抖——突然一下子大抖特抖，仿佛身子里面挨了拳头，打得牙齿格格的响。她父母从没挨过她，因此有时倒想知道挨揍是什么滋味。每逢看到别的孩子挨揍，心里总痛得厉害，只好掉过眼去不看。

现在就是这样，但只是因为哭泣的缘故。

等她住了哭，那白人就搂住她，摸摸她湿濡濡的脸蛋，听声音他心里害怕极了，一遍又一遍的说：“我没存心叫你哭，泰丽莎，我是你的朋友。懂吗？我打算帮你忙。我是你的朋友。”

只有一个办法打断他，就是站起身，走开，背对着他，拚着命换气，朝湿濡濡的脸上啾啾啾的抹来抹去。

她听到他走回讲台，站在那儿，拿粉笔得得得的敲着讲台上的玻璃桌面，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光是等着，得一得一得，等着，得一得，等着她止住，得一得，等着她止住哭，回过头来。

她打定主意决不回头。心里觉得丢人。她竟哭了——大哭特哭——当着他的面——当着一个人的面——因此他只好来劝慰她，搂住她，摸摸她脸蛋。象那副哭得死去活来的洋相，她还是头一回出呢。

她知道，不久就得回过头去，但眼前还不能这么做——突然空落落的走廊里又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嗨，博士！你在里头嗎？”

博士。她这才記起来。在学校里大家管他叫博士。戴姆勒
博士。

博士仿佛不愿答理。她当时拿准他会再碰她，說不定要对她干出什么不端的事来，象爹說的，得克薩斯黑种姑娘常常遭到的那种事。她希望另外那个人走进課堂。

“博士！嗨，戴姆勒！”

当时博士要不答腔，糖妞就要亲自叫出声。可他答腔了，一副老大不高兴的生調。

“在这几呐，李。”

走廊里匆匆响起了李的脚步声。博士走出課堂，到走廊上去迎接他。

暂时只剩下她一个人了。頹坐在課椅里，只觉得血液又卜卜的往上流貫嗓子眼，一滴滴的流进干枯的臉蛋，燒得两頰火燙。

她舐掉上唇上的咸味汗珠，想听听那两人說些什么。博士說得細声細气，她听不見。李回答的話倒是粗声大气，天不怕地不怕：

“怎会‘还没有’？为什么沒有？……唉——唉，老弟，真有你的！……太吓啦，嚙——嚙——嚙！吓得还不够呐！……老子說，你真是个草包……時間到啦，他們在等咱們呐。她在哪儿？”

糖妞一听見那人走近，不由得半欠起身来想逃跑。她不知道心里存什么指望；可那人剛露臉，眼前又出現了一幕顛三倒四、乱七八糟的梦境——来人是个小伙子，个子高，臉色白，模样俊，走起路来吊儿郎当，瘦瘦的高鼻梁，一对眼睛睡意惺忪，一绺金鬚发弯在眉心。她松了口气，又倒在椅子上。

“老子就喜欢黑种娘們，”他冲她笑笑說。“老子有几个好朋友也是黑种娘們。說来也怪，老子待她們狠，反叫她們喜欢。說得对嗎？”

糖妞怯生生的回他一笑。

“老子跟你說話，得站起来，黑鬼。”

这句话无异晴天霹靂，因为他照旧笑得客客气气，声音又柔又慢。他伸手到黑板下面的粉笔槽里，拿起一把画直綫用的碼尺，啪的一下，抽在左掌心上。糖妞呼的跳起来。两条腿仿佛长得不听使喚，因此打了个趔趄，倒退一步。

“那才象話，”李懶洋洋的柔声說。“你这总該开口了吧，因为你也知道什么緣故。”糖妞張开嘴，可就是发不出声。这人露出一口小牙齿，又尖又白。她跳起来那工夫，一顆心已停止跳动，这会儿心竟猛的一蹦，就象剛才人沒摔倒，两脚猛的先絆了个跟踉。“你总知道碰到黑种娘們扯謊，我們怎么对付吧？拿鞭子抽，就这么着。叫她們剝光衣服，再拿鞭子抽。”

他又拿碼尺朝掌心抽了一下。她虽知道自己的性命全靠一張嘴了，可就是发不出声。只觉得嘴巴傻里傻气的一張一合。

“要是用这办法，还不說实話，那一那，老子可不想說那会怎样了。老子就这么干。”他眼睛快閉上了。仿佛这一想，就恍若身在梦中。“懂么？”

她的头顫动了一下，表示懂了，眼梢瞥見博士正在門內。只見他臉上一片緋紅；正在拭眼鏡，嘴角扭动着。她突然想奔到他身边去——可一放掉椅子，准要摔倒。

“看着我，黑鬼。”逼着自己抬起下巴，可真难为她了，弄得她脖子直打哆嗦。“你爸爸是共产党？”

他把这个詞儿念做共一参一党，她感到脖子这陣哆嗦，看来

就象点头称是似的，这时不知为什么，他那种可耻的无知无識，反倒減輕了她的內疚。

李回过头看看博士，格格笑了。

“跟他一党的有誰？”

她正鼓起勇气，打算說，她并没点头称是，博士却插嘴說：“我已經問过她这些名字：特朗克·台·伐加，阿賽，阿米何跟——”

“怎么說？他們跟他一党？”

她喟哪一声干咽了一下。这下可来不及声明沒点过头啦。“差不多都是。”

“都是誰？”

“我們这边的个个都是。”这不是实話，但要是說个个都是，就等于沒专指哪一个。唉，現在說什么話都无关紧要了。她感到羞恨交加，象一条蛇紧纏在心头；真想跟蛇一样爬进洞里，死在洞里，烂在洞里。

“你爸爸有枪？”

她慌得抬眼一看，摇摇头。

“什么？”

她的头摇个不停。要它不摇可管不住。“不，先生，他沒有。”

她眼看他逼近身，不由跌跌冲冲的退后一排；这回，他的嘴巴紧紧抿成一条縫了。

“說实話，黑鬼。”

只要他一嚷，事情就好办些。誰知他声音听来反而更鎮靜，几乎带着几分疼爱，举动也懶懶散散，随随便便。他光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碼尺，象钟摆似的揮来揮去，揮到她身边，又揮到自

己两膝之間，揮來揮去，揮去揮來。这种不慌不忙的节奏，把她的心都攪乱了。她抬起頭，恳求他看看她真情流露的眼睛。

“不，先生，說真的，他一沒一有……”

他盯得她抬不起頭來，嗓子眼里也梗住了。

“把衣服脫掉。”

他說得那么柔和，她拿不准有沒有真的听到這句話，还是怕听到這句話。冷不防右膝一弯，她摔倒了，臂肘訇的一响，撞在課桌上，撞痛了。她抓住課桌，捏紧不放，撐起身。

“老子叫你把衣服脫掉。”

她痛得热泪盈眶，所以看不見他干什么，誰知冷不防只感到碼尺冷冰冰的滑进腿間，挑起裙子，吓得她臉色慘白，一陣战栗。赶紧抓住衣服，跌跌冲冲的退到过道上，脚一滑，摔到牆跟，瘫成一团，才哇的哭出来，嗓子眼里一块石头就此落了地。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在嚷着說：

“我不知道，說真的，也許他有枪，也許，我可从沒見過——！”

“撒謊。”

“不！是实話！我不知道！我——”

“你大概情愿老子來脫吧。”

“不！走开！他有支枪！我見過！”

她早已閉紧眼睛。这样才容易当自己躲在深淵里，馬上就要咽气，烂掉，永远摆脱恐惧。

“你今儿早上看見过吧？”

“見過，見過，別碰我！”

她一定昏迷了片刻，因为过了一会才知道博士在說話。

“有点一掃兴吧，李？”

她聽見李在喘氣。“嘿，真沒想到！”他那份驚訝實在逼真，叫她不由得睜開眼睛。只見博士臉色死板；松松的拿着槍，槍托擱在肘彎上。槍口對准李。這下她透得過氣來了。每吸一口氣，心里就听得見一下槍响——又响了——又响了——又响了——只是如今成了拳頭聲——二——三——四——偌大一個黑拳頭揮出來——六——八——爹在揍他——捶他——砸啊——搗啊——掄啊，把他打成肉餅，打成肉醬，打成肉糊——

“你逼她說來的。還要怎麼樣？”

“別這麼認真，博士。黑種娘們可不象白種姑娘。八成她娘屍體沒涼，她就在嘗腥了——”

“住嘴，李。”

糖妞渾身都汗濕了，敏感的地方直覺得汗水象針刺，可她決不動一動，甚至李慢慢移步向博士走去，她也不動。

“啊呀呀，博士！”他有氣無力說。“老子還當你存心打死我呢。”

“走吧，李。”

“說真個的，老子不怎麼怪你。你要是干掉我，他們還得多謝你。老子知道他們怎麼說。‘那狗娘養的混蛋——老想親手給他一家伙。把打死他的人絞死，倒真可惜！’說得對嗎？”

“別說啦。”

她一顆心悄悄蹦着，等着槍打响，跳了十來下，却聽到李又開腔了。

“一句話，”他軟聲軟氣說。“想來咱們倆誰都用不着賣嘴。過去的算了，對不？”博士沒答理。“握握手，博士。”

“走吧。”

“不愿握？真糟。真糟。”李走了幾步，到走廊上，站住腳。

“不懂怎么搞的。老子一点都不喜欢。”

“你不是说过他们在等你吗，李？”

“你不来？”

“我要把这孩子护送回家。”

“当真？”

“那还假。”

“老子在巴特的办公室里等你，大约过四十分钟。”

“不见得去，李。”

“怎么着？”

“我要把枪还掉。”

李吹了一下口哨。“他要把枪还掉！”他当博士不在场的似的说着他。

“我就是这么说的。”

“要知道，博士，老子认为你做错了。”

“也许是吧。”

心里暗笑。“受不了，呃？”

“倒不是受不了。”

又冷了一会儿场。

“想来老子该用这把小手枪对你开一枪，”李最后说，“说实话，可惜没这份胆量。这世界真怪。”

没等到他脚步声传到走廊尽头，她就掉过眼光。博士正在擦脸。她知道应当承情才是，可反而觉得恶心。

“好啦，泰丽莎，”他说。

他满腹心事的一边说一边招手，走出课堂。她一骨碌站起身，踮着脚尖从过道上走到门口。

他背对着她，往走廊尽头慢慢走去。她蹑手蹑脚的走，走得

差点跟他并排了，他才回过头来看她有没有跟上来；她就象头鹿，冲过他身边，顺着走廊奔到门口，一箭步跳下大门台阶，着了地，一滑，往左拐了弯，心里直纳闷，怎么没枪声，连喊声都没有。

她绕过大楼，笔直穿过操场。一个劲奔着，满嘴都是扑面而来的风，脑子里清清楚楚的记得父亲原打算跟她走的那条路线。

博士吃了一惊，马上安下心。他只是抓起步枪罢了。

他磨磨蹭蹭的放下枪。说起来，大概电影看得太多了。原以为她会感激他救了她——说不定当他是英雄。他拿不准心里存的是什麼指望，可决不是这一着——忘恩负义。

他得了次教训。这才明白要是把枪还掉，事情会闹得多糟。自己明明是那流人，这可哄不过自己。好人这边总得有几个混蛋，坏人那边也得有几个好人，这真太那个了，可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又有什么法子呢。跟自己一流人总得站在一条线上。恰恰并排站在——

不！死也不再跟李合作。可也不把枪还掉，免得给大伙骂做黑鬼迷，骂做红党。妈的，要是干出那种事来，在这城里就休想再兜到一张保险单啦。总得在这几过下去呀。

太阳仿佛赞成他恢复那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又在逐渐消散的云彩间漏了脸，照得走廊尽头亮堂堂的。

8 屈里格·帕特逊

太阳照进医院窗户，在病床上映出个晃眼的白三角，屈里格·帕特逊眨眨眼睛，咕囔道：“让我来干——”说着眼里慢慢看清柏特的影象，她坐在椅子上，焦虑的冲出身。他咧嘴笑了。她

把披在蒼白臉頰上的濃黑的鬚髮一甩，連焦慮的神色也一起甩掉了，這才在病床上坐下，小心翼翼的探身亲亲他嘴唇。她的嘴唇顯得特別冷淡，恭敬，跟平時撩得他心里火辣辣的那股熱勁完全不同。

“你這一覺睡得真好。舒服些嗎，心肝？”

“沒事。想來我渾身都是麻藥味。”

“我不在乎。痛得怎麼樣？”

“不怎麼樣。人還有點暈。”

“你快好了，屈里格。不消幾天工夫，台爾·邦迪奧大夫說的。”她深深吸了口氣。“天吶，我真擔心死了。你知道還有顆子彈嗎？”

“呃？”

“你差點中了兩槍。”

“哦？誰說的？”

她隱隱感到一陣戰栗。“我在你褲腿上找到個槍洞。”

“不見得吧。”難道她担足心事的的就是這個？他的手在被窩里摸遍了一條大腿。“皮都沒破一塊，”他說，勉強苦笑一下。“情況正常，左面，右面，當中。這下心里好受些了嗎？”

柏特皺皺眉。蒼白的臉頰上有兩片紅暈。他一時只覺得恨她。原來她只是把他當作一帖清火劑。總是想要解火——解了才算。難道不是嗎？他差點沒象醉鬼般的痴笑起來。不用說，身體里一定還有大量麻醉藥呢。

柏特目不轉睛的盯着他，裝得有說有笑，“給你一個子兒^①，告訴我，你在想什麼心事——好吧，看在你份上，給你一毛錢。”

① 英文成語中“給你一個子兒”是出高價徵求之意。

这是他們的老笑話，他一听心里就轻松了。

“我在想——今天我可长了些見識。过去根本不懂，人中了枪干嗎要倒下。这話真笨，是不。可不是痛，也不是眼前一片黑。压根不是这么回事。枪子一下把你打倒——就象挨了騾子一脚。我原以为枪子钻出个窟窿来不費事呢。”

“別想这种事了，屈里。”

“哦，我一点也不在乎了。一句話，真可笑。按說，跟枪杆子打了这么多交道，可从沒想到过。挨枪子那工夫，我还听到啪的一声响呢——活象拍馬鞍子——要不——”他为难的把眼睛一瞟——“我不知道——也許是毒气彈炸了。大概我有点搞糊涂了。”

“可怜的屈里。誰开枪打你，知道嗎？”

“嗯——大概是一个暴徒吧。我没看見。”

他曉得自己不愿回想。要他一顆心重新回到柏特身上倒要容易些。看模样她打定主意要說什么。他等着。

“屈里格，你究竟开过枪嗎？”

她象跟他商談机密似的說出这句话，一心指望他小声回答。他却赌气的大声說。

“干嗎？”他問。

她咬咬嘴唇，回头看看清楚这间特別病房是否关着門。“我不过是納悶罢了，”她說。

他想她这么刨根問底，真該对她发頓脾气，可是一切都显得軟綿綿的，連情緒也是这样。他一听才知道自己不由自主的說着話呢。

“我开过一枪。可轉眼就中了枪，打得我一斤斗栽下，后来彭斯把我的枪拿走了。”

柏特的臉色白到极点，兩頰的紅暈變得血紅。“你开枪打誰？那犯人？”

“不錯。他象野馬一樣亂蹦亂跳。看上去要逃跑。”

“那你——打中他嗎？”

“他倒下了。”

“可——吉利恰恰就在阿賽旁邊？”

“从我这边看来，在他那面。在他背后。”

“背后——你是說你看不見吉利？”

“哦，看得見——总有时候看得見。阿賽一跳到后面，就看得見了。”

“啊，天吶。”柏特輕輕嘆了一口氣。屈里格虽然明知道話不該說得太多，可看見她这么惊慌，倒忍不住乐了。“那么可能是你干的嘍。”

“干什么？”

“打死吉利？”

“你到底在說些什么？”就是到了这时，他也仿佛发不出那份脾气。柏特恨不得馬上逼他說出來，他也簡直恨不得馬上回想起來。

“我意思是說，无意中打死的。也許你中槍那時，剛好扳了槍機，就此一槍打邪了。”

他閉住眼睛，一想就知道決不可能有這種事。“嗯——嗯。當時吉利已經倒下了。”

她眼睛盯着不放。“你拿得准嗎？”

“錯不了。那當兒四周全是毒氣。所以我看不清是誰开枪打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你看見吉利倒下嗎？”

她声音輕得簡直听不見。身子徐徐向前挨近他，两片鮮艳的嘴唇在顫抖。

猛然間那一幕浮現在眼前了。他看見吉利倒向左边，人摔下去，臉上开出一朵大紅花。

“大概是我干的，”屈里格放肆的笑着說。“大概我当真把他打死了吧。”

柏特咬着手腕，才沒叫出声——太象新婚那夜的手勢了——他也感到自己象当时待她一样狠心。

“你自找的，”他說。“你受不了，何苦管閑帳？”說罢心腸軟下来了。“我不过說可能罢了。就算我干的，也是件意外。”

这下她两眼冒火了。“你干嗎說就算？难道心里沒數？”

“得，是我干的。那又怎么样？这可滿意了吧？”他一說出口，就知道不对头。他明白剛才脑海里倏的一想起吉利臉上打出个窟窿，倒下去，心里就感到欣喜。他打死吉利，原来只是个愿望，并不是事实。

他呵呵笑着，对她讲明，剛才只是說說笑話。“你可別拿你那套糊涂話去乱嚷嚷，柏特。我怎么拿得准呢？天呐，当时那儿一片乱。毒气啦，枪子啦——簡直分辨不清誰是誰。看不見。可能是我，可能是克賴德——也可能是哪个暴徒。”

“也可能是彭斯？”

“也可能是彭斯。呃，不，不見得是彭斯。吉利一倒下，彭斯还去扶呢。那会儿我可沒見他手里有枪。要不，許是我眼里浸了毒气，才看不清。大概也可能是彭斯。老天呐，柏特，难道你要我什么鸡毛蒜皮小事都記住。”

她眼睛还盯着他。“法庭上可要你什么都記得呢，屈里。”

“才不会呐。”

“請你去作証，就会問你。你打算怎麼說呢？”

“我什麼都不知道，就是這句話。”

“誰也不肯相信。他們會害你栽斤斗。我從報上看到他們的辦法——沒有你，也把經過情形查得一清二楚啦。”

這副眼光好比閃電，一下子刺透他的心。他忍住心裡的得意，嘴裡說：“他們永遠也不會請我去作証。”

就是這麼回事！當時台爾·邦迪奧大夫在辦公室裡替他扎傷口，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就是這道理。

“你可不知道我多走運，柏特。”

就是這麼回事。他當時可沒體會出來，可一聽到彭斯打電話去安慰梅·麥克凱爾威，心裡就有了股卸脫關係的感覺。他記得當時心裡酸溜溜的，只恨自己沒趕上頭一個去慰問吉利的未亡人，倒讓彭斯占了先。彭斯對梅不了解，只有他才了解，才會真正替她難受。她是第二回當寡婦嘍。頭一個丈夫帕羅柯希也是遭橫死的。她可不該這麼命苦。他認識的女人當中，就數她最好。一切多虧她照顧。她造就他成人，幫他脫離教堂副神父那氣悶、刻板的職務，讓他自力更生。甚至她嫁了吉利，還象個好心的天使，隔了老遠的照顧他。他知道當初自己拚命想找份差使干，的確是梅在吉利面前替他說了句好話，保薦他當上了那警。

多虧她，他才撈到這份差使——同時，他跟這個卑鄙的暴動案子毫無關係，也得謝謝梅。他根本用不着去作証。他可以把心裡的疑竇埋到無底洞里去。

“你說他們不會傳你，這話怎麼說？”柏特死釘着問。“你不在場嗎？”

他咧嘴笑笑。“我中了槍。倒在地上。什麼也不知道。”

“可中枪前呢。他們要你告訴他們出了什么事。”

郁积已久的怒火燃燒起来了。柏特这臭婆娘真爱刨根問底。好吧，老天在上，他要排揎她一頓啦。

“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傳我？第一，被告决不会請郡警作証。他們明白郡警的証詞对一帮赤党决不会有利。听明白了嗎？”

柏特看他这么暴躁，不由得眨了一眼。“明白了，”她說。柏特一发脾气，总很激动。“你也知道我不是指他們。”

“好吧，第二，政府也不会傳我去。他們可不想听我这套話。”

她頓時臉色发白，連頰上的紅暈也褪色了。

“你那套話是指你——我是說……克賴德，或者……彭斯……？”

“我这套話是指郡长老婆的男朋友正忙着鎮压暴乱，反而对郡长开了枪。”

柏特毅然忍受下来。也許她嘴抿得有点紧，但就此而已。

“当然这不是真的，”他繼續說。“就算我开枪打他，也是件意外。可你也知道陪审团是些什么人。給他們聞到一点三角恋爱的味，他們就会抓住小辮子。爭风吃醋——那是他們有利的証据。給爭风吃醋的情夫加上个罪名，这件案子就定局了。赤党就此无罪釋放。你想他們肯这么做嗎？”

“爭风吃醋的情夫。”柏特柔声媚气的笑了出来。“我倒从沒想到过。从沒注意过人家风言风語的說你跟那——我可看不出，身强力壮的漂亮小伙子，怎会非上老太婆那儿去找乐子。……这真噁心。”

老太婆这詞儿倒是一針見血。屈里格直觉得头皮給汗珠浸得有点刺痛。他抿紧嘴，等嘴唇不抖了，才張开，苦笑一下。“你

当真这么想？”他问。“我是说，吃吉利的醋？”

她嘴上又隐隐挂着嘲笑了。“你这人真怪，屈里格。对，我当真这么想，”她说。

这会儿她倒真把他弄得不知怎么是好了。“可真有这件事，我何必告诉你呢？不会瞒着你吗？”

“也许你不知道。可这说明不少问题。”她又轻声笑了。

这下他怕到骨子里了——他好象一只臭虫，她可以把她一脚踩死。“可你总不见得以为我当真——”他声音梗住了。

“不，屈里格，我不信是你打死了他。想来是你恨不得把他打死，才觉得有罪。”

“瞧，柏特，我——”不，那不对头。她才说过她不信是他干的。那就够了。“别再说什么吧，”他说。“咱们瞎嚷嚷可没用。问题是，我可不演这戏了——这出戏真妙不可言：一位郡长给害死了，三名郡警都拿着枪，可是，赤党身上一把屁枪也没搜出来。我真走运。咱们应当谢天谢地才是。”

柏特沉默了片刻，随即冲口而出：“屈里格，等你一恢复健康，咱们马上就离开这鬼地方吧！”

屈里格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起吃醋，——她倒算一个醋罐子。吃梅的醋。要能这样管住她，那一辈子也用不着发愁了；准会把她治服。

9 洛杉矶的霍加斯夫妇

弗兰克·霍加斯律师冷不防收到了李蒂亚·柯伐克士拍来的电报。他对李蒂亚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就是不记得是哪张脸。洛

杉磯只有赫斯脫系^①的一份午報報道里埃塔消息。可是，兩滿版鉛字，都證明不了柯伐克士太太報道的“工人多名”被殺的消息。《新世界報》編輯部在電話里，把美聯社的通訊全部念給他聽過，可那早已大加潤飾，歪曲得面目全非，派不了用處啦——只有說到恢復舊戡亂令一節，才可派個用處。美國勞工保衛會至今還沒得到消息，只是從里埃塔罷工史料檔案里，找到幾個礦工的姓名，提供給他，他興許能打電話聯系上。

白費心！長途電話話務員想盡種種辦法，总算替他接通了里埃塔的工會總部，弗兰克无意中听到一个男人的嗓音慢气吞声的說：“大姐，今几个你誰都休想接通。在进行圍捕呢。沒躲起來的人，都出去搜查躲起來的了。”

圍捕！這別有風味的西部字眼，总叫人油然想起，牛群聲如雷鳴，牧童一邊吆喝，一邊拿大帽子甩拍坐騎，牛犢和閹牛連聲吼叫，黃塵滾滾，好比沙場烽烟。這字眼叫人油然想起，里埃塔（“套索”一字的訛傳^②）和草原居民那一切傳奇性的技巧。本來是用來駕馭自然以改善人們生活的那種種技術，現在可用來致人于死地了。一年前，里埃塔人民奮鬥苦戰，打開了头上的枷鎖，可如今枷鎖又打算套上來了。不管目前鬧什麼事，罷工显然是主要原因，他可得把過去的情況親自研究一下。

他給共產黨市委會掛了電話。他們的消息也不比別處靈通多少，只是建議他不妨去找里埃塔支部組織委員汉密尔登·透納聯系一下。

① 美國報界大王威廉·俞道夫·赫斯脫經營的報紙，一向為反動統治階級喉舌。

② 里埃塔是西班牙字 La Reata，“套索”的英文是 Lariat，讀音相仿，故有此訛傳。

弗兰克記得，里埃塔罢工那时，汉姆·透納个人表现得非常勇敢，只是他采用直綫战术，缺乏想象力，对迂迴曲折的复杂斗争不能馬上适应，就此白白糟蹋了几个干部，結果，到了即将談判的决定性时刻，反而給轰出了城。要不是弟兄們坚持到底，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学到了斗争知識，恐怕是不会取得胜利的。看看目前的反击，弗兰克不禁納悶，这场胜利到底有多牢靠。不管怎样，汉姆准是个注目人物。就算有絲毫希望跟他通上电话，这一来恐怕要送掉他的命。

弗兰克吩咐秘书，把里埃塔罢工資料的剪报放在公事皮包里，又打电话到法学图书馆，找伙伴朱理亚·韦茲勒，叫他查查那条旧戡乱令，还把约会统统取消掉。他打电话回家找米妮虹，打不通——家里没人接电话。

真沒料到，眼看来不及跟她告別就得动身，心头的悲伤竟会那么厉害。他也許暗地里巴不得她跟着一起走吧。可这不公道。她在于头等重要的工作呢，千万不該因为他碰到重要的紧急任务，就把她的工作耽誤了。女人的活动往往落得这么个待遇——总在“真正的”——男人的——斗争的外圍。他可不愿那么做。

可是，即使在他重新拿定决心的当儿，眼前仿佛还能看見米妮虹挨在身边，坐在汽車里開車，让他研究里埃塔的罢工史料，分析戡乱法令，睡个觉养足精神，准备发挥力量。要是单独去的话，途中就得停下車来睡觉，白白浪费宝贵时间；要不然，到了里埃塔，人就会沒精打采，記性也不行。这段路将近一千哩，多半都是山路，或是沙漠——可真消耗精力啊，因为挨打以后，他身体根本就沒完全复元——

他姑且不去想它。就当前的任务来看，这种联想实在不合时宜。他强自考虑一些具体問題，检查一下公事皮包，盘算着該

不該花些工夫去理次发，免得給里埃塔那帮資產階級看做史托考夫斯基^①（“一个外国长毛”）。汽車也要上油罗——沒車可不行。五千人口的小城，从来沒一个有交通工具的，据他回忆，矿井也都在好几哩路外呢。也許就在他收拾行李，跟朱理亚仔細研究一下临走前的事情，这时米妮虹能給汽車上好油——只要赶上她回家——

他想起米妮虹把車坐走了，心里真高兴。这一来，不見到她就不能动身啦。……

他在公共汽車站买了几份午报。又只有一份报纸认为里埃塔还值得提上两三行。他一頁頁揭过，找寻那条消息，不免如同往常那样，大为震惊，想到大量心血、手腕、幻想、研究工作，竟然都是为了不让老百姓認識自己生活在什么样一个世界里；想到若要有条不紊的把真理不断歪曲成鬼話，就少不了臃肿如厚皮动物、灵活如裁縫十指的、复杂的政治机器，无数爬满常春藤的学院，才气纵横的文人，完美的技术，狠毒的动机，規模龐大的行賄納賂，盛况空前的貪污舞弊。看到洛杉磯的报纸，他对真理的生命力总不由得肃然起敬，看来要遮蔽真理，不让泄露，总得如瘋若狂的大費力气呢。他把真理看作一支点着的火柴，跟每天堆积如山的报纸放在一起，显得微乎其微，可是它会出其不意的把这堆漫天大謊燒成灰烬。

那帮唯恐謊言拆穿的人，終日終夜要担戴多大的責任呵！每逢出了里埃塔大屠杀这类事，他們才气得发瘋，吓个半死，因为这势必燃起一堆篝火，照亮整个美国的实况，把他們备加小心、

① 史托考夫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1882 —): 美国乐队指揮，为波兰爱尔兰血統。滿头銀白长发。

架空虛構的天堂化為烏有，暴露出叢莽，戰場，讓大家看清真相。

他站在公共汽車里，公事皮包夾在兩腿之間，心里想起去年轉車，半道下車，有批男女同他握手，這些人臉色憔悴，皺紋滿布，身體精瘦而健壯，精力十分充沛，他盡量想把勞衛會告訴他的幾個里埃塔領導人的名字，跟這些人聯繫起來。可只想得起一個人，就是那個那伐何和西班牙混血種，特朗其利諾·台·伐加，一對深思的眼睛對人不敢正視，一張沉默的大嘴綫條勻稱，一個弓形的鼻子生來飽滿，說起話來簡直象耳語，走起路來簡直象滑溜，整個外表透着內在深藏的智慧 and 力量——這種人呀，當他表面上看來不象跟人吵架的時候，才是凶險透頂的時候呢。

他下了公共汽車，爬上山，回家去，一路上感到加利福尼亞夏天已經悄悄降臨了，至少可以說是上這兒拜訪一次。兰太那●樹屏間傳出蜜蜂的嗡嗡，漫天白茫茫的霧靄，鼻子里一股塵土的辛辣。昨天刮了一夜風，把果樹上的花朵吹散滿地，在溝里積起一堆堆泛黃的敗花。空氣凝滯不動，微微閃着亮，市聲象遠方涌來的一陣海濤，拍洗着山腳。

闌无一人的屋子，也暗暗透着安寧悠閑，因此他不愿作任何事來攪亂這份清靜。他走到書桌邊站下，貓在他的褲腿上擦來擦去，他看看替《法律評論》寫的那篇未完稿。恐怕還要過些時候才能寫完呢。在新政下，勞動法雖然越來越重要，而且也有機會爭取到制定工人一切勞動權利的原則，可是等這篇文章寫完，恐怕不見得有機會登出來。

話雖這麼說，他千萬別太自大。這項原則萬一批准的話，決

● 兰太那(Lantana)：熱帶所產一種馬鞭草屬灌木，漢語中無專門譯名，此處系音譯。

不是因为一个律师辩护有功，不管论点多么有说服力，也没用；那全是因为国内里埃塔和赫林①一类城市的工会办事处里和糾察綫上进行了斗争——进行斗争的是千千万万个寒蠢、腼腆的美国劳苦大众，彻头彻尾被不漏臉的霸占家占有，受着“他們”雇傭軍統治的美国劳苦大众。

也不是他低估自己这一贡献。在道义支持方面可少不了这份贡献，正如在浸透血汗的斗争场合中，也少不了比较明目张胆的努力。这世界不是一些互不衡合的齿輪胡拼乱凑起来的。这里头有直接的需要，也有間接的需要；懂得其中的相互关系，就是自由。他要写完这篇文章，并且争取发表。不管文章命运如何，这一写已经使他成为比较称职的工人律师了。

他走进臥室，动手拿出衣服，摊在床上。里埃塔虽在老远的南方，但座落在大陆分水岭的山坡上，拔海約八千呎。他理出一些单衣，一套厚內衣，打从浮蒙云石矿事件发生以后，还没穿过这套內衣呢。他还要带件大衣备而不用。

他在浴室里拿了刮胡子用具和牙刷，再去找壁橱頂架上那只旧的特大号旅行提包。他好不容易才捏住一角发軟的皮，把它拉到身边。一扎套着橡皮圈的剪报給拖了出来，落在他头上；橡皮圈綳断了，剪报撒了一地。

他的反应厉害极了。这好比一把冰凉的短劍扎进心窩，慌得他两手紧紧抱着头頂。周圍地上散着几十份剪报，紙边都泛了黄，报上登着他的照片，全都污迹斑斑、阴影点点，只見自己身上扎着綳带，腼腆的咧开嘴，輕蔑的笑着，此外还登着一篇篇报道，

① 赫林(Herrin)：美国伊利諾州南部城市，煤矿区中心。1922年发生“赫林大屠杀”，引起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結果死亡二十五人。

冠着大字头号标题：失业工人骚扰生事，伤者数百。

他楞住了，好象那包剪报真是一根警棍。心窝里一块冰化成冷汗，从胳肢窝沁出来，淌到肋骨上。他慢慢弯下身，想捡起一份剪报，可耳边听得大门把手一轉，就赶紧直起身，伸手去拿旅行提包，小心翼翼的拎下来。

他还没走出壁橱，米妮虹就看见剪报了，有几份早已飞到房里。眼看他重新装出吃惊的神色，突然咧嘴大笑，手里拿着那只可怕的旧皮包，她就知道自己果然没有瞎担心：他显然要去参与什么危险的事，正在重温过去好容易死里逃生的几场艰苦战斗，借此坚强起来呢。

她感到心里压了一块大石头。她不想跟他串戏，也不想赶紧换过气来。

“哎哟，你在里头干吗？要出门去？”①

他一挥手把提包扔在床上那堆衣服旁边，浑身是劲，大踏步回身走到她跟前，一把揪住她肩膀。她噘起嘴，等他狂吻。谁知他弯下身子，竟先温柔的用上唇厮磨她上唇的汗毛，接着才轻轻吻她的嘴。她心头顿时涌起深深一股怜悯，可又不好哭出来。她含着他的嘴唇，手里摸着他那头乱发，过了一会才抽回手，直盯着他。

“瞧你头发，”她说，想不到声音竟是那么高昂嘹亮。“瞧你蓬头散发，活象妖婆！”他就放开她，走到镜子前，把头发梳梳平伏，心里又窘又恼。她换了种轻柔的声调。“你刚才在扯头发，呃？这趟出门，原来不简单？”

“我没在扯头发，小姐。”他傲然一副出庭的派头，一个个字都

① 霍加斯夫妇的法文对白，均用仿宋字排出。

咬音正确，免得有漏洞，給陪审团怀疑他的用意。“我是打一算把皮包拿下来。从頂架上。那儿。”他走到房間那头，为了着重語气，反而說得前言不对后語；他尽管有点冒火的意思，她还是給他那番娓娓动听的話打动了心。“这一拖，就拖出了一捆报纸。报纸掉下来。恰恰打在老伤疤上。”他手指摸索着伤疤，头发又弄乱了。

“啊，原来如此。”

他举止自在了。“老实說，一时真痛得要命。”

“可怜的朋友。”

她看到床上还短少几样东西，就来回走着，替他張罗烟斗、手絹、拖鞋、背景是阿尔卑士雪山的蜜月照片，另外又多拿一节助听器电池，以防他万一又犯上耳聾毛病。

“怎么回事？农民假日❶？碼頭工人？伐木工人？告訴我。”

他就尽他所知道的，或是凭着自己的猜测，一五一十全說給她听。照她听来，簡直象加士多尼亚❷那回事——或是西弗吉尼亚州那个可怕的小城里所发生的事，当初城里封鎖了一切公路，“不准外国人进去”，趁此“按照古老的美国方式”，用柏油、羽毛和烏枪❸跟“我們的”矿工算帳。

她料想得到今后要有好几个星期的日子不好过——一个劲的工作，熬着不去听收音机，也不去听电话——好心人喃喃咕咕說，“你成天为弗兰克操心，真不知道你怎么还干出那么多事来，

❶ 疑有出处，待考。

❷ 加士多尼亚 (Gastonia)：北卡罗林納州西南部紡織业、輪胎业中心。

❸ 美国盛行私刑，极为殘酷，暴徒將受难者渾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拖到大街上示众，或以烏枪射死，或以鋼索絞死，或以烈火焚死，目前美国三K党常常用此酷刑迫害无辜黑人。

叫我早急瘋了”——要有好几个星期打退偏头痛和梦魇的折磨，勉强下咽，气只气自己突发奇想，不跟外界来往，可还是要把这份气压下去，或者出出气，免得它化膿——这全因为几年前，她在一个記者面前尖声叫嚷，全国各地报上就此登出她那張充滿仇恨、張开嘴巴的臉，那場官司也就輸了。她当时糊里糊涂的自怨自艾，他俩也一致认为，感情上两个人虽是一个人，可是作为公民來說，还是两个人。他俩不能对換，也不該用各不相称的性情脾气来套在自己头上。他嘴上的她那种外交“天才”，她对知識分子生来多愁善感的那种容忍态度，在他跟打手和看守的混战中毫无用处，正如他那套咄咄逼人的辯才，在她那讲究礼貌、步步小心的艺术家圈子里，也毫无用处。

他們一闖进对方的生活圈子里，說也希奇，两人就都反串起对方的角色来。碰到手执警棍的巡警，眼见他們那种肉嘟嘟、色迷迷的神气模样，她顿时能变成雌老虎；但斯斯文文的空談一个钟头美国标准的公道，他就会变成道学先生^①那样温雅迷人，显得不倫不类，窘得她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往往把这套功夫留在床第上使用。

她忽然想起二月間开討論会，有一回来了位贵宾——文学評論家帕默·白。这一年正輪到他休假，就离开了耶魯大学，照他的說法，是去見識見識美国。他自作主張把全国分成七个区，每个区限定消磨整整两个月，还仔細算好在那段時間里，預計可以調查到知識分子中哪些基本面貌。

会后，弗兰克跟帕默·白退到角落里，两个钟头內沒听见

① 原文是 Chesterfield，指英国政治家及作家彻斯特菲尔德伯爵第四非立浦·陶墨·史丹何伯（1694—1773），以礼貌温雅及与其子論礼貌品行等之信札著名。

那几傳來一声响。看样子两人在比賽誰少开口。回家的路上，弗兰克可憋不住了，說的話竟比平时还要粗野——尽管他不肯用上开口媽閉口娘的历史时期中那种文雅字眼，但听他一套話，就明白那評論家的純洁思想深深打动了他的心。

米妮虹暗自窃笑，心想这两个人該多見見面才好。她当初記下帕默·白的旅行路綫。眼下突然想起了他的游历日期和地名。这一板一眼的青年学者，要沒給美国无边无涯的辽阔幅員吓得改变路綫，目前就該在依达戈扎下大本营，調查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集居的西南部情况。依达戈离开里埃塔只有两百哩。白专爱研究小节，对他來說，里埃塔該是一服有效的中和剂。

有他在那儿，对弗兰克也有好处。过去弗兰克的精力仿佛无穷无尽，可如今再也不能拿来做本錢了。他应当放弃赤手空拳的做法，得靠詭計和“經驗”生存下去。此地洛杉磯失业工人那場風潮，就明明是一声警鐘，說明时机到了。当时他脫身出来，有两根肋骨給警察的馬蹄踩断，肺病又复发，他自嘲为“我的神經病”的耳聾毛病也不时发作。至今還沒复元呢。一辈子也不会复元。这点他俩都心照不宣。

最糟的是，他心里害怕。

一年来，她总在納悶。一年来，她看到十几种征兆，总不肯相信，只当是自己胡思乱想的結果——比方說，他們走过空地，他总是猛然回头去看看，也总怪自己听覺失灵，心里才不安；他隱隱着急自己性机能衰退了；他戒了酒，照他說，是因为連喝一口酒都要醉得糊里糊涂；一看见警察，哪怕是个毫无恶意的，他也会不自覺的抿紧嘴——这一切征兆沒一个显著，沒一个不能用別的話来解釋。

直到現在她才相信。現在她可亲眼看見了。她也早已懂得

眼見是實，不容置辯。

如今勸他別走，可辦不到了。他早就一心想受這場考驗。牙關咬緊了。眼下要勸他讓她跟着去，可辦不到了。他馬上就會認為這是她的一種母性的保護姿態。

“帕默·白，”她脫口而出。“你還記得很清楚，是嗎？”

“帕默·白？”他瞪着兩眼，正想將手里一把襪子塞在張開的皮包里。“他怎麼啦？”

“我想，依達戈離里埃塔不遠。他跟當地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很要好。靠了他們，他可以幫你不少忙。”

“怎麼幫？”

“那麼多人被捕了。你總需要找保人，說不定需要個公民委員會，知名人士什么的。別對我裝這麼個苦臉，親愛的！”她一見他那副受不了侮辱的神情，不由得好笑。“好！”你不需要人家幫忙。可帕默·白，他需要幫忙。他可以由此學到不少知識。你明白嗎？”

彷彿隔了老半天，他才展顏大笑。“我明白。”他把襪子塞進皮包，走過去，兩隻大手捧住她的臉蛋。“知識分子是你的事，米妮虹。你可以在里埃塔和我分手，再到依達戈去——叫帕默·白坐不成美國文學教授這把交椅。你——你離得開這兒的工作嗎？”

看他着急得不做聲，她就明白了。可她千萬不能嚷出來。應當不露聲色才對。

“只消掛兩個電話就行。也許三個。”

她這麼實事求是的說法，反叫他錯當作她拿不定主意。“你在依達戈把事情一搞開頭，就可以回來，”他說。

“回來？”

“回里埃塔。”他好容易才說出口。“你一口西班牙話比我好得多。再說，你还懂速記。”

這些話都是借口，不是理由。難道他不承認心里害怕？要是這樣，辦這案子可有危險，非常危險。

“也許你今晚可以開一會兒車，讓我睡會兒覺。不然我明天就不行了。”

他的眼光從她的上唇移到眼睛——先看看左眼，再看看右眼，徑自朝兩眼來回看着。

“我要你幫着我不做錯事，”他終於力求輕鬆的說。“我心里一害怕，做事就莽撞。當着你的面，就不敢害怕。”這時她幾乎覺得出他心里熱呼呼的有了股輕鬆感。“我要求過份嗎，米妮虹？”

她頓時象熏沐一陣春風，心頭滿是喜悅。她熱情的緊緊吻着他的嘴，胳膊牢牢扣着他的脖子。

這當兒，門鈴玲瓏一响。他一头走到起居室，推進門，嗶聲嗶氣問：“你一個鐘頭里準備得了嗎？”

“行。”

“我跟朱理亞不會談得太久。”

他蹶起嘴，來了一個飛吻，隨手關上門。

米妮虹冷不防的哭起來了，淚眼昏花的跌跌沖沖走進浴室，免得給人聽見哭聲。

10 請客

耶穌·蘭達伐梭在新西班牙旅館餐廳的食櫃凳上坐下，挨着沙耶老爺，一邊提心吊膽，一邊興高采烈。

耶穌當上里埃塔郡共和黨委員有兩年了，可從沒碰到哪個顯赫的政客對他個人這麼垂青過。他忠實不渝的有會必到，對，每逢主席先生，參議員馬翁尼請大家表決，他就盡本份的舉手同意；碰到征求他的意見，總是聲明他個人對这个大政黨中各位領袖作出的決定完全信任，一切都衷心同意。

他個人一生只鑽營過法院看門這份低三下四的官職，至今還當着這差使，倒真是心滿意足，他女人可不知足，因為她不知道碰到選舉日，他在投票站幫幫小忙，還撈到不少小費。

以前可從沒一個頭兒尖兒的大亨賞識過他這份忠誠。可如今，他竟到了這兒，跟心目中一位副檢察長，并肩坐在一起，人家竟還跟他碰杯，祝他身體健康，分明當他平等人物看待。

耶穌這份興奮才非同小可。

可他還是不免提心吊膽，因為早聽說今晨出亂子那陣子，凡是在胡同里的人，都要給逮捕，他本人雖沒真正在胡同里，可人家也許會說，他的左臂伸在胡同里——對，那時候他正開着門，讓郡長（但愿他早日升天）和其他人出去。過後他就把門关上，幾乎只有眼睛一晃，所以人家也不會說，他在出亂子那工夫看清什麼，因為那時刻巡警和犯人阿賽已經離他好多呎路了，也許十五呎，也許二十呎，二十五呎，當中還有那麼多人，鬧得天翻地復，還有煙霧，還有媽呀！毒氣！

話又說回來，他心里明白出了什麼事。這種全武行，他年輕時見得多了，人家為了個女人，就在舞廳外面打起來，只是這回不是為女人，而是為辣芒·阿賽。官府判了辣芒·阿賽坐牢，老百姓竟跟官府作對，犯下了罪。人們心里一有邪念，總要為非作歹。所以當權的好人就打算開槍打那幫作對的壞人，可天吶！我的媽呀！他們把一個好人，郡長也打死了。這真遺憾得很，痛

心得很，可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

多年来，耶穌一直不跟那帮反对官府的坏人来往；他有多次拒絕跟他們結成一伙。但心里还是知道，所謂坏人只贊成炸彈和手枪这种說法，并不是事实；他知道开枪的总是当权的人。不过，跟官府作对总是件罪恶，他不贊成罪恶，只贊成西奥非卢士·叔斯特神甫教导的基督徒那种忠順；所以不希望沙耶老爷知道他个人認識几个坏人。他提心吊胆的，只怕沙耶老爷向他打听他們的事，所以伸手去摸摸衬衫下那枚圣象，祈求圣克里斯多夫●別让沙耶老爷問他。

誰知沙耶老爷还是問了。两人剛喝头一杯啤酒，沙耶老爷就說，送命的是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他跟耶穌住在里埃塔同一条路上），真是天大的造化，因为动手开枪的就是他。这是上帝公正的旨意，沙耶說。

耶穌心想这话不大对头，因为坏人沒枪，連开枪都不贊成，枪杆都在当权的好人手里，再說一开头是放毒气，不是开枪。所以不消說，那場乱子是件丢人的意外，事到如今也沒办法了。

耶穌耸耸肩表示这番看法，可一声也沒吭。

沙耶老爷把这一耸肩当作回答，就繼續扯到其他事上去了。

沙耶老爷，他一口西班牙話說得挺好，他把圣以西德罗郡荒野上調查到的一些很有趣的謀杀案和强奸案，告訴了耶穌：当地有些老百姓为了打算掩护罪犯，不是保持沉默，就是装做不知詳情；但沙耶老爷总有办法，叫他們吐露出他想知道的事实，不是

● 圣克里斯多夫 (St. Christopher)：第三世紀小亞細亞殉道者。据傳說他发好心背一小孩过河，渐渐觉得背上沉重无比，发现原来背的是耶穌，耶穌双手捧住宇宙，因此成为旅行者的守护神。7月25日为其节日。

提出些時間和距离上的問題來搞得他們昏頭昏腦，就是用糖果賄賂孩子，叫他說出對他們不利的話來，要不就用更加高明的手段，因此到末了，悶聲不响的人也全部說出來了。沙耶老爺說了不少種手段，真是非常逗人，耶穌听了大笑特笑，舔嘴咂舌的又喝了一杯啤酒表示同意。

沙耶老爺顯然指望耶穌談談。可耶穌想不出什麼可以討好沙耶老爺的話來。所以耶穌喝着啤酒，又沉默了。過了半天，才咂咂嘴，起勁的說，“啤酒好極了，涼極了。”

“怎麼不是呢？”沙耶老爺說。看模樣他有點掃興。耶穌雖不想讓一位副檢察長掃興，只是想不出什麼話好說，所以大家又沉默了半天。

後來，沙耶老爺才把話題引到西班牙籍土著身上，說什麼他們在政治上沒有正當代表，真不公平，因為你瞧！照人口說來他們是多數，可瞧！州長是土著嗎？不是。秘書長呢？不是。檢察長呢？公路局長呢？督學呢？都不是。民主黨員全是銀行家和國際猶太人，他們不願讓信奉天主教的土著抓權，做官。

“連勞工局長也不是，”耶穌說。

連勞工局長也不是——這真可耻，杰格說，大家都有數，土人為了紅椒、豆子，活兒干得多辛苦，都是好人，都是教徒，忠於美國的理想。“共和黨全州大會就要召開，你知道我打算在會上干什么，耶穌？”耶穌喝了第二杯啤酒，听了那個親密的你字，心里頓時暖呼呼的。“你要認為該做這麼件好事，我就利用勢力，發動人家提名一個土著當勞工局長。你贊成嗎？我听你吩咐，老表。”

耶穌簡直不信這人竟叫他“老表”，只有知己朋友才這麼稱呼呢。

“我同意這是件好事，”他正色道。“只有一種人，工人，才能

了解人家的心情。比方說，我本人。我本人能了解里埃塔的坏人，同情他們，正象主基督同情羊群里的迷途羔羊^①。說真的，弃邪归正，决不嫌晚，这点我对他們指出过不少回了，他們要不归正，就会为非作歹，請看！那乱子不是鬧出来了嗎？”耶穌真心实意的向沙耶老爷凑过身去。“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已經把他們狠狠懲罰了一頓，目前必需做的事，就是不記前仇，把他們带回正路，听从官府，修修死后到天上过个好日子。”

耶穌生平可难得一下子說出这么多話来。看模样，这番話深深打动了沙耶老爷的心。沙耶老爷張开嘴，直盯着他，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敢說話。他說他认为宗教問題应当改一天再討論。

“話虽这么說，这个修来世的事，难道目前不能就开始嗎，耶穌？”他問。“要是我們知道今天早晨有哪些領头的走上邪路，也許可以先找他們談談。也許可以把他們带回到正路上来，那些領头的就能把其他迷失方向的带回来。难道你不想这么做嗎？”

耶穌不言語。他喝了啤酒，头有点暈，不想多說。“我不知道他們是哪些人，”他說。“干这种事，才不要臉呢，阿伽皮多·奥特伽在胡同里就是这么說来的，他罵他們‘臭不要臉的’，只是他說的是官府。”

“阿伽皮多·奥特伽？”沙耶老爷說。“真的嗎？別人怎么說来的？特朗其利諾·台·伐加說了什么沒有？”

耶穌急得不知怎么办是好。他剛說不認識他們，轉眼却又提到阿伽皮多·奥特伽的名字。心里暗暗禱告，但愿圣母叫沙耶老爷忘了才好。

① 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 18 章第 12—14 節及《路加福音》第 15 章第 3—7 節。

“誰知道，”他又聳聳肩說。

沙耶老爺等他多說几句，誰知耶穌不說了。沙耶老爺喝干第三杯啤酒，請耶穌再來一杯。可是耶穌頭暈得很，他謝謝沙耶老爺這番款待。沙耶老爺說：“別客氣。”耶穌說：“還是謝謝你。”最後沙耶老爺問耶穌。是不是願意親自跟檢察長見見面；如果他最感興趣的是勞工局長這份差使，那不妨跟檢察長討論討論從土著當中提出人選的問題。

耶穌吃吃一笑。他說，能親自跟檢察長見面，那真叫人感到莫大的喜悅，可他個人並不想爬得那麼高；生平只許下一個宏願。說着又吃吃笑了。

“什麼願望？”沙耶老爺問。“別笑了，朋友，我可不是說笑話。”

耶穌靜下心來。“要是這事辦得到的話，”他說，“那我們夫婦倆就會感到莫大的幸福，我的希望就是給提名為代表，讓我選舉下屆美國共和黨總統。這要求過份嗎？”

沙耶老爺眨眨眼睛，耶穌還當作要求過了份。要是過份了，唉！那就算了。

誰知沙耶老爺竟說他認為或許辦得到。這全得看情況來決定，要看耶穌會見檢察長時表現得好來決定。他本人親自去約個時間，所以耶穌得隨時作好準備。他這該回去辦公事了，但不用說，在最近幾天工夫里，還會跟他朋友耶穌常常見面的。“再見！”

耶穌·蘭達伐梭一路走回家，那副神氣就象喝了三杯啤酒，格得格得打出來的酒嗝一樣輕快。心里直覺得自己儕身世上大人物當中，平步青雲呢。

家里一片亂。阿伽皮多·奧特伽的老婆派屈莉塔也在，他女人眼見派屈莉塔那麼激動，生怕她舊病發作。她說，阿伽皮多

一早就跑出門去請律師，到現在還沒回家，要不是給打死了，就是給抓進牢監了；城里全是拿着槍的強盜，總是闖進老百姓家里，她不知道怎麼辦是好，只怕他們上這兒來找她，不知耶穌能不能保護她？

突然間，耶穌煞費苦心建築在酒隔上的絢爛天地動搖了。他仿佛看到郡警打進家里，找到當時在胡同里鬧事的一個罪犯阿伽皮多的老婆。

所以他粗聲粗氣的對她說話。叫她離開他家；不管阿伽皮多給打死了，還是被捕了，那都是因為他跟官府作對，犯了罪，她不該連累他們合家大小，應該回家里去照顧小孩，不消說，孩子准在家里哭着要媽呢。他推着她的肩膀，到門口，一把推出去，就手鎖上門。

他隔着門，聽到她一邊走，一邊咒他，說他是個猶大，又是不中用，又是沒本錢，為了三十塊銀洋錢^①，不惜虐待親娘，卖掉親生兒女，還罵了其他不少髒話，听得耶穌忘了同情，不但沒因為把她轰出去而覺得于心不安，反而覺得稱心。那娘們，可真沒教養。

11 賣身宣言

隔了一個鐘頭，《套索報》的定期午刊出版了，這是號外的增訂版。

① 猶大是為了三十塊銀洋錢出賣耶穌的叛徒，事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26章、《馬可福音》第14、22章及《約翰福音》第13、18等章。

話又說回來，這番改變倒很重要。對彭斯·包林的個人英雄主義不大強調了，着重的是市、郡、州政府之間的絕妙合作。據報上說，到明天，全市就能登出“照常營業”的廣告。

第一版上的社論語氣軟下來了，排印上的錯誤更正了，解釋“里埃塔”這個字義的不吉利的文句給刪去了。

頭一回登出了統計數字。照報上估計，截至付印時間，已經有一百多名郡警宣誓就職，人數與時俱增；被捕者約計三百名，尚有嫌疑犯多名逍遙法外。報上大大強調這件“驚人奇事”，就是在逮捕期間，不僅沒有一人被殺，而且也沒有違法行為，沒有暴力行為，沒有不法行為。由此可見，里埃塔基本上是個守法城市，一旦消除了拿工錢的煽動分子和搗亂分子，貿易企業就能繁榮昌盛。“本市”究竟多久才能恢復聲譽，那全看聯邦政府，尤其是移民當局能給予多少協助。據悉區主任自諾加里斯●到來之前，聯邦警察局課長盧笛·岡薩雷斯將先行調查，並悉將為不受欢迎的外僑預先辦理驅逐出境証。

那篇報道圍捕的文章里，還是頭一回開列在押的“重要赤色分子”的名單。文章多半報道說在工人住宅里搜獲“臨時武器”、“土制棍棒”和“赤色宣傳品”，至於搜到的主要都是火鉗、爐蓋撬、老舊汽車的破爛另件，以及指示被捕後應如何應付的傳單，這一細節倒略而不談。讀者看了還以為西奈蓋塔已經成了真正的軍火庫呢。但至今尚未查到任何犯人与“凶器”有關。

話雖這麼說，郡警署並未死心。目前已經發出五十多張搜查証，找尋郡警克賴德·福納遺失的那枝槍，由此可見，郡警署對這事的重視。

● 諾加里斯(Nogales)：美國阿利桑那州南部城市。

在法院里看守两百来名犯人的郡警，都认为在嫌疑犯当中散发报纸，注意他们看报的神色，是件有趣的事。他们可万万没料到好多犯人平生头一回看到自己姓名上了报，反倒高高兴兴的指了出来。过去他们进行长期艰苦的罢工斗争，多半人都没受到个别表扬，如今想不到居然跟特朗其利诺·台·伐加、米盖尔·特拉斯戴罗、柯伐克士夫妇等英雄齐名，列为“红党领导人”。

领导人！他们可没表示厌恶，或者害怕得把报纸扔掉，反而用心折起来放好，准备向新来的人夸耀。

犯人中有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报上最令人扫兴的一项是左页一份通告——区矿工会主席乔治·贝克签署的一份声明。

乔治把早晨那件“罪行”的关系推卸得一干二净。在一节斜体字的文章中，他说，凡是跟该案有关的人没一个是“本会真正会员”，特此奉告各界，工会是“守法组织，坚决反对任何方式、形式、样式的暴力”。文章中认为老板不是“阶级敌人”；相信“美国宪法保障一切正当利润”；还提醒里埃塔市民，工会禁止“任何鼓吹以暴力颠覆政府者”入会。如果有这种会员，那就是“企图玷辱工会，动摇工会而偷偷混入者”，但经过仔细调查，证明没有这种会员。

通告结尾劝告全体会员“对警务当局予以一切协助”，证明他们的工会是真正“社会上的助手和力量”，本星期基层工会排定的会议一律取消，以便会员履行“公民义务”。

关在法庭上的犯人当中，只有迈克·柯伐克士对乔治·贝克那篇声明的意义看得最清楚。将近一年来，乔治跟汉姆·透纳和前罢工领袖之间的勾心斗角、前说后赖、尔虞我诈这类事，迈

克都心里雪亮。現在迫在眉睫的大禍終於臨頭了。

罷工后，國際勞工協會派了貝克到里埃塔來建立新的區分會，原先那批鬧罷工的為了想加入新會，紛紛投票主張取消獨立組織。他們對喬治並不滿意，看他不大象個工人領袖，倒活象個盎格魯籍的資產階級政客；但漢姆勸大家放心，說是這一着走得對；就算國際勞工協會的領導不進步，產業工會的形式總算得上進步吧；貝克要是不服從群眾利益，他們凭了人數多，經驗足，總有辦法控制基層工會，也可以對貝克大施壓力。喬治曾經當著証人的面，保證對會章里的反共條款不予理睬，堅決表示不搞黃色工會。

不用說，正如漢姆心里所懷疑的，喬治一直跟公司方面有勾搭。他答應公司方面建立“正統”工會，不讓他所謂的“紅眼怪物”入會，作為承認工會的交換條件。在喬治的字典里，凡是參加罷工鬥爭的都是共產黨。所以對這種參加鬥爭的，尤其是其中的領導人，都故意莫名其妙的遲遲不發給會員証。

喬治把黑名單的責任推在共產黨頭上，說什麼全怪他們在罷工談判決議中，沒取得有力保證。自然羅，他要盡力想辦法，可是公司方面也自有權利拒絕雇用所謂“不能勝任的”和“不能雇用的”一流人。

喬治指出，公司方面打破里埃塔的一切常規，承認工會，這就是他們的一大收獲，他不想上天摘月亮，免得到手的好處再失掉。共產黨要真是名符其實的理想家，就應當耐心，讓工會有充分時間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上了黑名單的領導人都很耐心。可這是個嚴重的考驗。他們看到原來那幫工賊倒很快就拿到了會員証。喬治分辯說，凡是稱職的工會幹部總是盡量爭取工賊入會；碰到工賊入會，他心

里只有感到高兴，并不遗憾。他要求大家让工会先为在业工人的经济利益服务，赢得他们的忠诚；等有了巩固的基础，再来考虑分别对待会员之类的问题，那就好办了。

在改组过程中，乔治把过去独立工会的会员分成六个基层，直属国际劳工协会。每个基层里都有他亲手挑出的候选人竞选干部职位，个个都用同一论点进行竞选；他们警告说，如果“共产党”当选，等不到时机成熟，就会煽动大家闹罢工来搞掉黑名单，结果只有把工会搞垮。

罢工领袖当中只有三个取得会员资格，而且只有迈克·柯伐克士一人当选。这真叫迈克大伤脑筋。难道乔治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弱点，认为他是个“无害人物”？难道说，尽管乔治反对，他毕竟当选了？还是乔治批准的呢？迈克天生多愁，料想是后一种情况。他对同志们提出辞职。谁知汉姆和特朗克竟把他臭骂一顿，叫他进去，纯粹按照工会路线，尽力做好领导工作——做出个榜样，叫乔治亲手挑选出来的那帮骗子手显不出身手——让工人弟兄自己评评，参加斗争的领导 and 工贼有何不同。

迈克尽了力——哪怕这么做，等于要他放弃政治上对他有重大意义的论点，还是干下去。时间倒有的是，他矿上一星期只开一天工，李蒂亚在帮佣维持生活。他负责的那个福利委员会，真是公司方面的眼中钉，也是乔治心里日益沉重的大石头，乔治只好对暴露出来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其他基层里的工人碰到领导不肯展开活动，都不安了，纷纷嘀咕内定的选举，私下谈着出卖这件下流勾当。

乔治认为事情如此发展，全怪汉姆在幕后策划，这才害得他连夜失眠，挖空心思编出新的借口，赶到柏贝奇先生那儿，要求他让些步，矿工看起来才会觉得好些。

可是，上面的压力总不如下面的压力那么重要，迈克心里明白，这主要应该由特朗克·台·伐加负责。每逢特朗克去访问煤城，总是强调一点：与其说黑名单是针对参加斗争的那些“不能雇用的人”，还不如说是针对那些受雇工人。这是个杀一儆百的恐吓手段，经常这样做，就好叫大家面临朝不保夕的恶劣情况，乖乖听话——仿佛公司方面在说：“你们要是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那就等着瞧有什么下场吧？你们也要挨饿，也要给撵走。”

一星期只干两三天活，受雇工人都感到太没保障。在罢工谈判决议中，规定不再使用公司发的代价券，这只有在公司开的铺子中通用——在别处都要打八五折。如今矿工只要有现金收入，都拿现金付款。可是现钱收入实在难得。尽管公司开的铺子漫天讨价，但只有这一家可以赊账，所以弄到末了，往往欠下公司铺子一屁股债。结果呢，要是饭碗砸了，生活就没个着落，也要靠救济喽。

特朗克并没提出工人弟兄应当采取什么特殊方式对乔治施加压力。时机还没成熟呢。他只对少数几个人这么说说，他们的影响还不够大。话虽这么说，迫使工会吸收参加斗争的工人这份压力，已经到达高潮，不久就可能成为自觉行动了。

乔治·貝克对这种情况摸到几分底了？

他搞到什么情报了？

迈克想起昨天在失业工人工会大会上，无意中漏出特朗克在夜间访问过煤城，特朗克顿时气冲冲的打断他的话头，一想到这里，脸都吓白了。会上有乔治安插的探子吗？

乔治·貝克登在《套索报》上那篇通告流露出—时惊惶失措的痕迹。要说这是战略性的撤退吧，那可没什么道理。他说什么宪法保障私营企业的利润——这种臭屎谁肯咽下呢？

乔治·貝克虽然是个小人，也不至于笨得肯咽臭屎。就連他手下一帮狗腿子，胃口再好也咽不下。他迟早总得收回这句话。

可几时呢？

現在行嗎？明天行嗎？

迈克聳聳肩。乔治巴不得絞死他呢。乔治也成了一条警犬，狂叫狂吠的追赶他。工会会员都得到了通知，他們要是动手营救迈克和其他被捕的——一句话，要不帮着追赶——那也会蒙上赤色分子的嫌疑。

黑名单是目前官府对付工会的政策。凡是不怕送命，想在里埃塔搞个工会的，就要处死刑。

就是那么糟。

是嗎？迈克知道自己是出名的悲观主义。目前形势有什么轉机嗎？

李蒂亚可有数。碰到大問題，她一下就理解了。过去她常常笑他是个“愁人儿”，这回說不定又要这么笑他哩。他真想看她这么笑笑。他簡直希望她也被捕，那么就可以跟他一起关在这儿了。

12 托儿所

約翰·董博勞斯基簡直一筹莫展了。过去他从来不信对付不了孩子。好久以前，有一回，出去打猎，他儿子的脚卡在捕兽机里，他还得心应手的替儿子开过刀呢。他拿把猎刀在火炭里消了毒，再用一小块烟草当消炎膏，就割掉了儿子两个脚趾头，

光是他一个人干的哩。可目前这个局面，他实在没法子对付。

这些孩子，他们个个都乖。可今天，他们却把他心爱的木制机械多半弄坏了，这当然是无心的罗；他们还不停的吵嘴，你惹我我惹你的闹着玩。他原就料到小西普里揚諾·費南迪斯难管，因为这孩子还不大懂得管住拉屎撒尿；其他孩子老早就学会了收拾整洁，誰知今天下午，西普里揚諾这副落后状态竟象傳染病，在孩子当中傳开了。約翰不由得想到他们就象当兵的，头一回出陣，都吓得管不住自己。他想劝孩子别恶作剧，可有几个竟就此逃跑了。

他干这种差使，还是头一回要人帮忙。可是，在这忧患与共的村落里，还是头一回未必见得有人来帮忙。老奶奶，大姑娘，甚至连大多数至今幸免被捕的小伙子和老大爷，都跟他一样，个个有副担子，要帶領一群小家伙，有的是奶娃娃，有的是大孩子，各种年龄都有，全都是一副急相，饥腸轆轆，走路搖搖晃晃，精力充沛得叫人吃不消，个个都在惹来惹去，惹得大家火气越来越大。

何塞·阿馬奧一进屋来，約翰还以为人家見他又要給孩子擦眼泪，又要劝相罵，又要修玩具，忙个沒完，特地来帮忙呢。其实何塞·阿馬奧根本就沒这个打算。他来，是因为他就喜欢做小广播；再說，約翰言語不通，在西奈盖塔沒听到何塞那番謠言和看法的，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了。

誰知屋里吵翻了天，乱哄哄的，要談句話都办不到。約翰又要替这娃娃措措擦擦，又要将那批爱打架的男孩子拉开，又要把划破肉的孩子手里的木匠凿子夺掉，又要包扎伤口，又要拿浸透羊奶的破布条塞进嗷嗷待哺的奶娃娃嘴里，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何塞·阿馬奧一張閉不住的嘴只好歇下，眼巴巴看着，瞧見約翰那副手忙脚乱的急相，又不免格格发笑。这幕情景叫他想起小时候住在圣以西德罗郡的山里，阿派契人来偷襲村子，杀人放火，赶走牲口。那一天也是鬧得天翻地复。由此又想起爷爷（因为爷爷留着两撇大胡子，活象約翰·董博勞斯基）；肚子上开了花，把腸子塞进去，一手按着伤口，踉踉跄跄走向屋子去拿步枪，准备参加战斗。

这幕血淋淋的情景一闪过去，紧跟着眼前又現出一幅幅比較宁靜的画面：暖洋洋的太阳，黄渣渣的賈米柴树，毛茸茸的綿羊一窩蜂似的涌上綠油油的山头，还有小何塞（当年他叫貝貝），穿着鹿皮褲，套着土布斗篷改的衬衫，带着一头叫做罗波的猛犬。何塞·阿馬奧不觉暗自哼起当年一些小山歌，歌詞虽无聊，可 he 从前却觉得充滿玄妙的意义，叫他联想起寒夜里母亲身上那股暖气。……他依稀看見她穿着百褶裙，跪在大石磨前，嘴里唱着古老的歌子，手里合着拍子，磨着玉米片，身子有节有奏的前俯后仰。

随着这幕情景栩栩如生的縈迴在心头，他那高昂、顫抖、蒼老的嗓音也越来越响，終于发觉原来自己唱出声了。

有几个孩子也注意到了，紛紛走来听唱，約翰在房間那头咕呱咕呱，指手划脚的給他打气。

何塞·阿馬奧頓时不唱了，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身边可圍了不少小孩啦。他伸出手，抱起小奧克塔維奧·維吉尔，奶名叫做塔維多的那一个，放在膝上說，“你喜欢小調，孩子？”

塔維多見了这老头，羞得連眼睛都不敢眨，可另外有几个却嚷着說：“对，对，給我們唱一个！”

“好！”何塞·阿馬奧說，低头偷眼看看那孩子，仿佛他也在

答应似的。“那咱们就唱一个，你跟我一起唱。唱什么呢？这倒是个大问题。啊！咱们唱唱你那十个手指头。好不好？”

“好，好！唱唱手指头！”其他的孩子叫道。可塔维多光是睁着两个圆滚滚的眼睛盯着。

“你喜欢吃手指头，对不对？”眼见塔维多咂着大拇指来消除心里的不安，他就问了一句。其他的孩子都笑了。何塞·阿马奥轻轻挪开塔维多的大拇指，抓住小指头，从捏紧的拳头里拉出来。“听好。”说着就开口唱了：

“这一个又小又——”孩子的指头一给放松，又弯下去跟另外几个指头蜷在一起，他顿时住口不唱了。“怎么啦？这一个，累了吗？站起来，小东西！”

孩子都闷着声吃吃的笑。何塞·阿马奥扳直那小指头。“别动！”他命令道。

谁知那个放松了的指头又慢慢弯下，蜷起来。一个小姑娘拼命忍着不笑出声，差点没憋死。

何塞·阿马奥给鼓足了气，又把那小指头扳起来。“站好，小东西！”不料他刚放手，那指头又缩下去了。

何塞·阿马奥狠命一抓，正巧握住。“我的妈呀！这是条泥鳅吗？”有几个孩子乐得咧嘴大笑了。“难道背上没骨头？”

他那批观众一下子都大笑特笑。有几个居然笑痛肚子，倒在地上，打着滚，痛快一阵。但最最值得欣慰的，是听到塔维多那银铃般的琅琅笑声。

何塞·阿马奥放开那小指头。“瞧！倒下去的样子活象凉粉冻！”可是这当儿，孩子已经明白人家料到他会怎么样，所以小指头还是直僵僵的翘着。

这一来，大家又哄的乐得哈哈笑，因为想不到何塞·阿马奥

竟上了当。連塔維多也出声笑了。何塞·阿馬奧就此把孩子大捧特捧：

“瞧，他多懂事！多听他何塞爷爷的话，真了不起，是不是？好，听着，孩子。等我开口唱歌，就要把指头一个个扳起来，你得叫指头象这个一样站直——这样——一个个象小兵，好不好？”那孩子点点头，“好哇，好哇，好哇——哇。好，咱们重来一遍！”

他对身边那圈眼巴巴等着的捧场观众扫了一眼，就开腔唱了：

这一个又小又漂亮，

这一个把戒子戴上——

老头编出了无数滑稽的穿插，每一句都得重复唱上十来遍，好容易把第一节拉了二十分钟，他就伸出一双结实的大手，噼噼啪啪的拍起来。观众也跟着拍了，塔維多自己也拍了手。

后来何塞回过头去，正色看着阿賽的大女儿罗西塔，她恰恰就站在他面前，一张带酒涡的圆脸蛋，一口整齐的细牙，长得和阿塔葛拉霞一模一样。

“你！”他吼了一声。“我看见你的！你已经学会歌词！”看模样小姑娘吓坏了，只是摇头招架。“没错！我看见你嘴唇——这么学来的。”说着他咿咿呀呀的乱说一通。其他孩子都大叫大嚷。小姑娘急得满脸通红。何塞·阿馬奧就请大家公断。“她学了，是不是？罗西塔念歌词来的！你们看见的，你们？”

“我听见她自言自语来的，”史塔罗夫的儿子说。

“你看见的？全听见了！你偷了我的魔法，罗西塔，就罚你唱歌。唱吧！”

罗西塔偏着头，钻在胳肢窝里吃吃的笑——活象她母亲。

“瞧！罗西塔躲起来了！她到胳膊下去找声音了。她声音不见了。真见鬼，罗西塔的声音在哪儿啊？来了一只虱子，把声音带走了！快，孩子们，咱们得把罗西塔的声音找回来。到处都找找吧。到约翰老爹的口袋里看看！”

约翰刚才抽空出后门，到外面去劈了一棒引火柴。屋里还剩下点玉米片，足可以熬一锅粥给孩子当晚饭。这时他回进屋，孩子就纷纷围着他，搜他口袋。他眼看自己照顾的一帮孩子脾气改好了，心里真高兴，就把口袋兜底翻出来，给大家看罗西塔的声音并不在里头。

这时，何塞·阿马奥扳开了罗西塔的嘴，直看到嗓子眼里，他一声喊，孩子又跑回来了：

“找到啦！我看见了，看见这声音了！没丢——只是躲起来了！她这要唱哩。唱，罗西塔！”

劝罗西塔唱歌又花了一刻钟工夫。她终于答应，要何塞·阿马奥跟她一起唱。

她怕难为情的叉起手，好象在学校里啃书。何塞·阿马奥拍着大腿打拍子，开头唱得很响，给她打气：

这一个又小又漂亮，
这一个把戒指戴上，
这个就是高个儿，神气鬼；
这个就是宰席人——
可是这一个……在罐里偷肉吃！

他赏了罗西塔一个吻，她差点窘死了。

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观众还是慢慢少了。有几个孩子闻到粥香，就吵肚子饿。三个大孩子要去看看父母有没有回家。

“等一等！”何塞·阿馬奧央求道。“就要开讲虱子想娶跳蚤做老婆的故事啦。”

可他声嘶力竭了。只拉住了三两个孩子。这一天实在叫人受不了。再说，他也想走了——去看看情况怎么样，他真担心那帮流氓会不会把整个村落放火烧了——就跟当年在加利福尼亚菜田里干的勾当一样，或者象麦克阿瑟将军在华盛顿下令镇压退伍军人一样^①。他可没想到现在扔下老约翰就跑。好，他再试一回。

他做了小花脸，才算凑拢一伙人，听他讲伯利恒的动物怎么听到救主降生的消息。最先是从公鸡嘴里听到的，天没亮，只有那颗圣星当空照耀，公鸡看了就啼——何塞·阿馬奧大为得意的是有本领学鸡啼——说的话是：

“基督纳西喔一喔一喔一喔一喔！”（基督降生了！）

驴子就吞声咽气的嘶叫着问道：

“昂一昂一昂一昂德，昂德，昂德，昂德？”（哪儿？哪儿？）

绵羊就讲给他们听：

“伯一伯一伯一伯一利一恒一恒一恒！”

低嗓门的大水牛就叫着发号施令：

“哇一啊一啊啐一啊！”（咱们去看看！）

何塞·阿馬奧学水牛也维妙维肖。可真叫他失望，孩子并

① 1932年，美国退伍军人在美共支持下，发动二十五万退伍军人向白宫请愿，要求政府发给津贴，当时总统胡佛命令军警予以镇压，不少人遭到杀害，指挥屠杀者即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

沒跟着他学。又有人吵架了。媽呀！他难道想不出别的法子了嗎？

幸亏約翰咕咕呱呱的叫他去攪那鍋粥，自己接过手来照顾孩子，才救了他。

約翰拿扫帚和火钳在地上搭了个十字架，一連串咕哩呱啦的話里只听得出一个西班牙字眼：巴依勒——跳舞。他用外国話唱出一支生动的歌曲，叫孩子按着拍子拍手頓脚，等到大家鬧得正欢，他就踏着破鞋尖，跳起劍舞^①来了，說也奇怪，竟然一次也沒踢着扫帚和火钳，人家看了，簡直不信他多年来一直害着矿工犯的那种风湿病呢。

有几个孩子不再拍手，屏住气，生怕那双忽隱忽現的脚踢着十字架。他时不时停止跳舞，大声唱出几节歌，把那支小合唱队的調門重新拉拉齐，再繼續表演，身子一扭一冲，活象劍客。何塞·阿馬奧放声大笑，可忘了攪粥。

冷不防，大門闖开了，大笑声、頓脚声、拍手声一下子就象給大刀砍断了。三个带枪的站在門口搖搖晃晃，仿佛冲到悬崖边，正巧及时收住脚才沒送命。孩子給无形的手一扫，都吓得縮到牆跟。只有約翰背对着門口，正全神貫注的跳得起勁，鬧得乱哄哄，什么也沒听见，一点也沒顧到有人来打扰。身子猛一扭，又一冲，打了个轉。他收住了脚。臉上紅光刷的消褪，換了副苦臉，两撇老长的胡子似乎搭拉了下来。

有半分钟沒人动一动——直象犯着滔天大罪給人抓住了。

头一个开口的是个戴眼鏡、拿步枪的小伙子。

① 劍舞是一种将劍放在地上或劍尖朝天插在地上，在劍上跳而不碰到劍的舞蹈。

“这儿没咱们要找的人，”他说。“走吧。”

“我不知道，博士，”一个满脸雀斑的矮个儿说。“看上去我有回碰见这老头子做糾察。”

“太老了，”博士说。“走吧。咱们在浪费时间。这儿闹得乱七八糟，阿西决不会躲在里头。”

他回过身走出門。可那个满脸雀斑的还没死心。“等等，”他说着走近約翰身边，嘴一咧。“这都是你的孩子？”他問。

約翰臉上又恢复了几分顏色。看模样他見这打手还有分寸，才放了心。他点点头，咧开嘴一笑。

“全是你的！”那满脸雀斑的又说了一遍，心里可不信。

約翰咕哩呱啦的说了一連串是，还比手划脚，那番意思倒一看就明白。他就是这么个人，有好多孩子——多得象天上的星星。轉眼工夫又有一个！啪！出来一个孩子，啪！又出来一个，啪！又出来一个，再出来一个，越来越多，多得满天下都是——啪！啪！啪！

約翰当着那打手，猥亵的咕咕呱呱扯出千千万万个孩子。他嘴嘴嘴大笑。嘴里仿佛说，男人就是这样。你是男人嗎？不！老子，我才是男人呐！

那个满脸雀斑的打手耸耸肩，装做不懂，退到門口。“他是个瘋子，”他说。

满脸疙瘩的一个格格的笑。“咱不知道，”他说，“咱要猜得对，他说的倒有道理。”

“满意了吧？”博士说。“咱们走吧。”

他关上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算又逃过跟孩子打交道的麻煩。这种事一天里头已经遇到够多的了。

13 普莉西拉姨姨

台尔·邦迪奥大夫还没走进她屋子，就知道自己不是瞎担心。他刚把钥匙插进锁眼，只听到普姨在屋里匆匆赶来替他开门，浑身叮叮当当的响得象个挑破烂担的。

事情总是这样：她越是心乱，细脖子和手腕上戴着的银器、珊瑚和蓝宝石缀成的印第安首饰，越是碰得叮当响，胭脂和睫毛油越是把一张小脸涂得破了相。等心里那股乱平息下来，她就会渐渐恢复本来面目——一个坚强、爱马的旧式波士頓淑女，象卡尔文教徒①，不好佩戴打扮，一套词汇都是从超越论②和钦译《圣经》上照搬过来的。

今天她看上去象个老娼妇。她拖他进屋，一身沉甸甸的首饰震得格拉格拉响。他觉得她在发抖。

“啊，杜米尼克，我可放心了。我还当你再也不来了呢，”她轻声说，焦急的打量他的眼色。“出了什么惊人大事啦。”

她晓得多少呢？她的手正搁在他衣袖上，他拍拍她那些疙疙瘩瘩的指节，勉强赔个笑脸。“你倒一古脑儿说给我听听，”他说。

她拖住他，身上格拉格拉响，嘴里呼哧呼哧喘，一直把他拉

① 卡尔文教是法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 创立的教派。

② 超越论 (transcendentalism)：本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术语，指一切所谓超越经验范围、不可认识的东西。1836年到1860年，美国新英格兰兴起“超越主义”的文学运动，其代表人物为爱默生、梭罗等，都是理想主义者，强调个人主义及社会改革，此处即指爱默生等人的言论。

到起居室尽头的凸窗口。到鋼琴边站住脚，回头朝那双扇拉門惊惶的瞥了一眼，就格拉格拉、一瘸一瘸的走去关上門。他心想她真衰老嘍。

一扇拉門卡住了。他只好帮她拉出来。她嘴角一陣陣抽搐。

“是克兰丹宁太太，”他們太平无事的回到凸窗口，她才輕声說。“她是个賊！”

他在花鼓筒凳上坐下。她可心乱得坐不住。不用說，这真荒唐。克兰丹宁太太是个圣人。世上沒一个女人会象她那么长远的迁就普姨。話虽这么說，眼下跟这位老太婆抬杠可不行。

“賊？”他說。“她偷了什么？”

普姨說得那么輕，他还当听錯了昵。“你說什么，普姨？”

“我說的是報！”她說得一清二楚，当他鬚子似的。他脑子里頓時掠过以前看到的一切描写文件失窃的神秘小說。过后才記起来。他不是亲自打电话給克兰丹宁太太，叫她藏开的嗎。

“哦！報紙。”

“就是啊。”她紧盯着他的眼睛，往下說。“她不象話，真不象話。明明知道我特別想看報。——我們整天就想知道那場大火灾是怎么回事，可她偏偏故意把報藏开，留着自己看！”

“火灾？”他說了又恨不得把舌头咬断。他要是保持沉默，她早就扯到毫不相关的話題上去了。

“咦，难道你不知道火灾嗎？”她那对藍眼睛一直怀疑的打量着他的眼色。“警報响啊响的，响个不停，直象全城都着了火，正跟所多瑪和蛾摩拉①一样。我就做禱告，杜米尼克！我祈禱上

① 參閱《旧約全書》《創世記》第 18—19 章，上帝因所多瑪和蛾摩拉二城的罪惡深重，特降天火，毀滅二城。

帝来場天火！我愿献身作燔祭——心甘情愿的！——只要上帝发怒，惩罚这罪恶的渊藪——这——！”她把头一点，再恨恨的抬起眼来。“你一定听到警报了吧，杜米尼克。”

“那还消說。大概警报机出毛病了。我看不見得有大火。”

“哪里！有人燒死呢！我看見来的，杜米尼克！两辆救护车，里头装着死人！”她那陣抽搐看来象嘴边长了只眨巴眨巴的眼睛，眨个不休，跟两只死盯着的藍眼睛恰恰相反。“你在医院里一定看到。”

“呃，我治了几个輕伤。可已經把他們給忘了。”那三只眼睛呐！两只盯得那么紧，另一只笑得那么毒。“我可辛苦了整整一天啦。”

“真可怜，亲爱的杜米尼克。可你去看過郡长嗎？”

尽管小心，他还不免吓了一跳。她知道啦。准有个笨蛋报童沿街叫卖吉利的新聞。但要是那样的話，她就会看見送报。就会奔出門去拿报。那就不会怪罪克兰丹宁太太。八成是她不知道——只是偶然提到吉利罢了。

“郡长？”他說。“我干嗎去？”

“那你沒去看過他。唉，杜米尼克，你多不好呀。”他脑子里象风車打着轉，还想抓住过耳不入的話头。“昨天你还剛答应我来的呢。”昨天？他天天都这么答应，可轉身就忘了，而且往往她自己也忘了。“你說要叫他把那个十恶不赦的巴儿狗^①革职。”巴儿狗？轉念一想可記得了。就是巴特·包林。她老是数落巴特，說当初一卡車忠心的工人冲破了防柵，就是他拿礮水洒了糾察。天呐，真难追踪她那不可捉摸的思想。“他吸穷人的血。他造了

① 原文是 Bat man，意即馬弁，与 Batt(巴特)諧音相仿。

这么多孽，真該給他一本祈禱書，坐一輩子牢！”

她腕上的銀器琤琅琅的象粗鏈條——要不就象手鐐。他由她咆哮。

“杜米尼克，那人在世不清償罪孽，死了可得当心！在世过着地獄生活的，主耶穌會寬恕他們的靈魂。可今生过着富貴生活的，他們就要吃苦頭，因為他們得下地獄！”

她張大鼻孔，吸了口氣，半閉着眼睛，神不附舍的吟唱起來：

“‘耶和華所恨惡的有這幾樣：高傲的眼，扯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并弟兄中布散分爭的人。’^①”她又睜開眼睛，打量他的眼光。“杜米尼克，你總也知道使徒^②說的話。‘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③迟早罷了！”

她渾身上下一陣哆嗦，可說也希奇，她那種憤怒不帶絲毫憎恨，她那副斬釘截鐵的說法看不出絲毫火氣。他不愿跟她那種一板一眼的處世態度相爭。

“說得對，普姨，”他勸慰道。眼下他可擔心了。倘如又得委託人家看管她，如何是好。無窮無盡的麻煩問題、一次次請神經科醫生診斷、合法證件、費用，想起來就叫人頭痛。他那代理委任權根本就沒解決過一切問題。普莉西拉的收入拿來維持正常的簡單生活雖綽綽有餘，可要支付私人療養院的開銷，那簡直不行了，哪里還剩錢來對付旅費，雜費，或他開業時期中的損失費呢。

① 見《舊約全書》《箴言》第6章第17—19節。

② 指保羅。

③ 見《新約全書》《加拉太書》第6章第7節。

他从来不敢告訴瑪莎說，這件事花了他多大代價。他一輩子也不會聽到這事有個完。在公司里當個顧問，拿的錢僅夠維持生活。全靠私人開業，他才能在玩高爾夫球、坐派克牌汽車的那流人里头廝混。在近几年不景氣的歲月里，算他僥幸，再加靠了西南銀行的恩賜，才好容易湊合過來。他可沒利用病房撈到過好處。

話又說回來，倘如她現在再動手簽支票給顛覆政府的團體——西南銀行里拿了凭據來找他，那怎麼辦呢？

看她那副激烈的態度，他心頭不由得又憤激又同情。他抓住她瘦削的肩膀，打趣的搖着。

“噯，瞧，普姨，我不是個聖經學家，不過基督有沒有說過，要我們愛我們的仇敵啊？”^①

“天一天一天一天吶，杜米尼克！”她的嘴抿成一條綫。“你可要弄弄明白吶。他們不是我們的仇敵。他們是我們的士兵。我們的僕人。是我們給他們錢的，杜米尼克！我們給他們錢來保護我們的不義之財——叫他們拿刀劍去懲罰吃不飽穿不暖的人。我們給他們錢來保護我們，免得受那些有眼睛看、有耳朵听、有腦子理解的人欺侮。我們給他們錢來幫我們霉下去，爛下去。我們不敢睜眼看看事實，情愿做瞎子。我們不敢把事理弄明白，甘心做瘋子。天父啊，饒恕我們吧！我們手里做的事，就怕心里知道呢！”

他听得目瞪口呆。她可從沒向他吐過苦水。他原以為她不知情呢。可如今再也沒有懷疑的余地了。

① 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5章第44節及《路加福音》第6章第27、35節。

“啊，杜米尼克，”她哀求道，“你知道发了疯，心里又知道自己发疯，这要多大勇气吗？”她一对朦朧的眼睛浸滿了泪水。“有时候，这里靜悄悄的，伤口不再流血了，刀劍睡熟了，真巴不得放肆一下，抱着希望，自以为疯狂毕竟不是疯狂，发疯的可不疯，不疯的才真疯。可这时，现实生活却惊破了我們的噩夢。救護車載着死尸开过去，至亲骨肉撒謊，做賊，你也知道：你清楚的知道疯狂就是疯狂，不是智慧；刀劍是杀人的凶器，决不是和平的保障。主耶穌知道，还教导我們：人不靠刀劍活命，但被刀劍杀死。你跟郡长讲过这句话吗，杜米尼克？讲过吗？讲过吗？”

“对不起，我忘了。”他心里不安极了。那句话讲什么撒謊，做賊——“可我一看见他就讲，”他添上一句。

“你以为你会看见他，杜米尼克？他以为你还会看见他？”

这不結啦。她什么都知道了。慢性精神病人那种直觉有时真不可思議。他一边虽承认她是自己最大的一个包袱，卸也卸不掉，一边竟还情不自禁的佩服这老太婆。或許他应当更象瑪莎一些。瑪莎簡直巴不得普莉西拉快死，早日把那笔托管财产放手。要他这么想可办不到。

“我瞧着办，”他說。“我这得走啦，亲爱的。你放宏量，原諒克兰丹宁太太吧？看看怪她是不是欠公平。”

“好，杜米尼克。”她突然成了个乖乖听话的小姑娘。“你这么好心好意的劝我，我就原諒她。你給我找找那份报，好不？”

“我馬上就跟克兰丹宁太太說去。”他輕輕拍着她肩膀，扶她走到双扇拉門前。“她要找不到，我明天早晨就把我家里一份給你带来。”到明天，她要沒忘掉，他不妨說厨子拿去生炉子了。“想办法让你看到报就是，”他答应着，順手把一扇拉門推进門洞里。

看来这句话叫她乐了。那張嘴拚命抽搐。“想办法，”她照說

了一遍。“謝謝你，杜米尼克。”

他弯下腰，让她凑上来吻他的臉，她嘴上虽搽着唇膏，可碰上去就象紙。

克兰丹宁太太，个子高大，无忧无虑，她出来通知說，阿莫小姐的晚飯摆好了。

“噫，克兰丹宁太太——”他回过头去，不让姨姨看到脸上表情——“今晚送报的分明沒把报送来。你沒看到吧。”

克兰丹宁太太舔舔嘴唇。“草地上沒报，大夫。阿莫小姐也找过了。”

“我再去亲自查一遍，”他說。“恐怕掉在紫丁香里了。”他吻吻普姨的前額，看到她那副神秘的称心臉色，真弄得莫名其妙。“这就再見吧。”

“再見，亲爱的杜米尼克。”

他走出大門，才想起忘了看看紫丁香花丛。回头一望，自以为看到餐室的窗帘一动。心想，应当折回去，装做找找报纸，要不，她就知道他騙她了。

他决定不这么做。他开始胡思乱想啦。窗帘可沒动过。跟一个神經病在一起，过会儿总不免有这种心情，尤其这神經病是自己心爱的人，更免不了这种心情。但千万不能将就。他死也不再做戏啦。改天总得把这事向她說明白——

方才他错过机会了。沒这份勇气。

只要她的眼睛不叫人想起——

他母亲的眼睛，过去他干了什么坏事，就是这么一眨也不眨的盯着他的眼睛——事隔三四十年，只要一想起来，总不免惶恐不安，冷汗一身。

千万不能給这对眼睛搅得六神不安。他这个人毕竟讲究实

际。大家全把性命交托给他，一丝不苟的照他嘱咐去做呢。

好在她跟他母亲也不过略微有点相似罢了。她可永远也不会为了爱情，抛弃社会地位，跟一个意大利小官员私奔，就是给社会上唾弃，也只是付之一笑。她身上从不見一点活力——瘦筋包骨的——是伊布斯威治^①城里第一个跨开腿骑马的“小姐”，或者是人家这么传说来的。没恋爱过。人太好了，没一个男人配得上。如今对那帮外国矿工竟假惺惺的装出爱来。拿走那笔托管财产，看他们对他们的爱有多深？她一向是家里的势利鬼。当初他父亲辞去领事馆职务，“改行做生意”，兜销飞亚脱牌汽车，她就发过火。她坚持说，干外交工作体面，还会引用班·弗兰克林^②的话：“做买卖通常就是欺骗人。”一个所谓贵族，她就是这么个人。凡是贵族总要照管手下的奴隶——就是这么回事。“大方小姐”！

这个报复性的雅号，还在脑子里盘旋，忽然树后走出一人，双手拿着步枪，他认出原来是个矿警。

“哦！请原谅，大夫，”那人说。“你低着头。我没马上认出你来。”

“没什么，杰雷。”他正举步走了，又停下来。“你看守房子？”心里涌起一阵恐惧。难道有人来看过她——？

“说得对，大夫。听说人家要杀他。”

台尔·邦迪奥大夫可傻了。他没想到走得这么远了。一直走到杰克·马昂尼家啦。

他早走过停放在一边的那辆自备汽车了。

① 伊布斯威治(Ipswich):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城市。

② 弗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美国文学家,政治家。

克兰丹宁太太端着湯碗进来，只見阿莫小姐正搖着手腕，就象信邪教的印第安人，琮琅琅的驅散惡鬼，好可憐呵，那張嘴一牽一牽，真叫人心酸。克兰丹宁太太心想，今晚悔不該上湯。碰到这种日子，湯总难对付。

好啦好啦！要是撒了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再洗一条桌布。这也怨不了誰。

她正动身回到厨房，阿莫小姐叫住了她。“克兰丹宁太太。”

“呃，阿莫小姐？”

“我决定把这只旧湯碗收掉。这湯碗年代很久了。比我年紀还大呢。”

“当真，小姐？”

“大多了。是我祖母的——她的一件結婚禮物。我怕有一天会失手打碎。”

“要我替你盛湯嗎，小姐？”

“不用了。”老太婆那張嘴不由自主的牽着。“不过，等吃完饭，我要你小心收起来，再也別用。拿干净报纸包好，別沾灰尘，就放在地窖子那架子上，罐头和那箱小摆设的当中。”

“呃，小姐。”

“請你馬上就做。我是說，今晚就放好。凡事不馬上就做，往往一辈子也做不成。”

“等我洗好，擦干，就去放好，小姐。”

“謝謝你，克兰丹宁太太。”

克兰丹宁太太嘟嘟囔囔的出去了。嘿！好一个老狐狸！她还有什么想不出来的？当然用干净报纸包嚙——她明明知道就是今天早晨，家里旧报纸统统清除掉啦！

老天爷在上，对这么个聪明女人，什么事都别想瞒得过，那何必自找麻烦呢？凡事大夫只要不知情，决不会感到不痛快。她嘛，她可洗手不干了。阿莫小姐怎么吩咐就怎么办。要是老小姐在地窖子里找到报，当然怨不了她喽。

那老太婆，好一个机灵鬼。她怎么样样全知道？难道她今天看见那西班牙佬奔过屋子来的？要不是他站住一会，仿佛打算拐进来，她自己就不会特别注意他。他是个漂亮小伙子，鬃头发，黑眼睛亮闪闪的，走起路来轻手轻脚；左手扎着块大手绢，还拿手摸着，仿佛痛似的；转眼间他就决定往前跑了。她不由得想起，去年上门来替矿工子女募捐买粮食的那个西班牙小伙子，就跟这人长得一个样。

傍晚时，克兰丹宁太太看了报，反锁在厨房外那间厕所里偷偷看的。她一记起那人手里扎着块手绢，不假思索，就断定准是大家寻找的那个逃犯。

这一想，她不由吓得要命，看了两章《圣经》，心里才平静下来，她那套处世信念才重新恢复：要没凭没据，人人都是好心好意的规矩人。

唉，杀人这件事，真惨呐。人人都能象屋里那位瘦小的老小姐一样亲切温柔，敬天畏神，为什么不呢——除非是有人想捞到比旁人更多的好处。

14 釣魚鈎

尼克·孟勤，矿上营业处主任的儿子，或者还是说甜姐儿蘿拉一姬茵·孟勤的小弟弟来得响亮些，在将近黄昏时，抄了

西奈盖塔一份人家——总之，他随同另外两个郡警，一个是秃头的退伍軍人，一个是贼眉贼眼的矿警，去逮捕哈拉米郁太太，这个瘦筋包骨的女人正穿着工装褲，在厨房里刷牆。

那退伍軍人說，通常只要請这帮人尝尝拳头，他們就生怕手枪咻咻响，不敢不听话。可是哈拉米郁太太有神經质的毛病。开头她嚷着說，得刷好牆，接着又說丢不开孩子。她一边掙扎，一边捏着那把湿淋淋的大粉刷不放，揮得个个人都是一身白粉——只有尼克沒挨着。

两个人一齐动手，才夺下粉刷，把她拖出去。她紧紧抓住家具和門框。大儿子揪住她褲子，叉开双腿。两个小的拚命叫嚷。

尼克本来不打算管帳——不防那贼眼对他嚷道，“嗨，笨蛋，把那小家伙拖开，老天呐！請你屁股动动吧，你来这儿干什么的？”

尼克吓了一跳，生怕那家伙当他奶娃娃，馬上鼓起勇气，打了那墨西哥孩子一个巴掌，想逼他松手；誰知他不肯松；反而哭了，就是不放手；尼克可气瘋了，就此抓住孩子，使尽浑身力气，把他从娘身边拖开。孩子一个指甲扯掉了，鮮血直流，伤心得号啕大哭。

尼克心里好别扭。当时他原可以由那孩子去，但又不能不管；孩子看見娘給架进那退伍軍人的車里，迈开腿追去，尼克就把孩子絆了一脚，他非这么做不行，孩子頓时摔了个嘴啃地，尼克得趁孩子沒爬起身，赶紧上車。

就在这时，尼克不干了。一有机会，馬上洗手不干。他把枪交还巴特·包林，說是身子难受，事实上他是难受，真难受——难受得要死。

首先他就不該給拖来当郡警——千錯万錯就錯在这上头。但由于他投篮是把好手，成了籃球队員，他是个“运动家”，一

举一劲就得象个“男子汉”。所以禁不起那个杀坯勃迪·魏德迈吓唬，就加入了。他恨自己不該迁就，恨人家不該逼他干，恨整个混帳城市不該鬧成这副局面。沒一个人高兴，人人都受苦，做人就是一連串挫折，要不欺侮弱小，那就干脆认輸，屈服，洗手不干。

就連他洗手不干了，这一天还不让他太平。

他一路回家，在卡内基图书馆外边，看見認識的一帮“运动家”，正在戏弄高材生大傻瓜瓦特生。傻瓜正在爭取大学奖学金，因为他想跳出里埃塔，可你要想在大城市里找份好差使，就得靠大学学位呐；他成天到晚都在念书，戴着眼鏡，不好运动，所以自然沒当郡警。他剛捧了一大堆书，从图书馆里出来，走过那帮“运动家”跟前，咧开嘴一笑，揮揮手，說：“嗨，老兄。”要不是有个家伙揪住他胳膊，拦着道，他早回家了。

“等一等，”那家伙說。“我們整天在外面出力流汗，你可躲到哪儿去了？”

尼克不由自主的站着看了。其余的家伙都圍着傻瓜七嘴八舌嚷着。“对！你躲到哪儿去了？”

傻瓜鼻子一皱，戴好眼鏡。“我在屋里出力流汗。”他咧嘴笑笑，表示說的是图书馆。“听到諸位老兄干得辛苦，我真高兴。据說那样做才会搞出个——才会获得成就。”

他煞費苦心，想打个哈哈，反而惹得他們发了火。

“你以为好笑？”

“好笑，媽的。胆小鬼，就是这句话！”

“胆小鬼，媽的。紅党！”

这时大家都冲他嚷嚷了。

“呃！胆小的紅党！”

“这些管保是紅党讀物!”

“呃,紅党著作!”

“宣傳品,嗯? 列宁和斯大林,嗯?”

傻瓜拚命想賠笑臉。拚命想挺起腰杆来对付他們。拚命想給他們看看他的书都是爱默生①和梭罗②的作品,学校課本。他們可不肯听。

“他身边准带着炸彈。搜他!”

“呃,搜他!”

他們把他的口袋兜底翻了出来,錢啊,钥匙啊,鉛笔啊,筆記本啊,胶姆糖啊,都撒了一地。

傻瓜终于发火了,嚷道:“啊,別那么笨!”

他們都翹着鼻子学他說話。“別那么笨!”“別那么紅!”“別那么胆小!”

“滾回老家去吧!”有个“运动家”說着,伸手把傻瓜狠狠一推,他就此站不住脚,书都掉下了。另外几个家伙又把他推回去,嘴里嚷着說,“对,滾回老家去吧——滾到那边去!”他們狠毒的哈哈大笑,把傻瓜推来推去,拿他直轉,轉得他头晕眼花,终于摔倒,大家就都压在他身上。

这真不象話。只因为傻瓜分数考得好,他們才痛恨他。在連环画里,“才子”总归是“坏蛋”。他們整天来还没捞到个机会打人家,所以就拿傻瓜揍一頓。

尼克唯恐他們把傻瓜打死;不过,他要叫救命,他們也会罵他紅党,把他痛打一頓。他看不下去,可耳朵里也堵不住拳头的

① 爱默生(R. W. Emerson, 1803—1882):美国論文家,詩人,哲学家。

② 梭罗(H. W. Thoreau, 1817—1862):美国作家,超越論者。

声音。他打算趁他們沒注意，偷偷溜跑，这时不知有什么吓掉他們的魂，因为一下子都匆匆逃了，他也就随着大家逃走了。

原来是一场虚惊。尼克跑过一条马路，就站住脚，回头看看。傻瓜两手两脚趴在地上，张开了嘴，淌下长长一串带血的口水。眼镜不见了，左眼边有个伤口，正在出血。他拚了命哼哼唧唧，尽量吸气，刚才那口气可把他憋死了，听起来象在垂死挣扎——竟比那墨西哥小孩的哭泣还糟呢。

尼克打算走过去帮个忙，可又怕给那伙人撞见——也怕碰到警察，还当他把傻瓜揍了一顿。现在那阵糟心的哼唧轻些了；傻瓜慢慢缓过气来了；他在地面上爬着，四下摸索散乱的书本、破眼镜和钱什么的。也许用不着人家帮助吧。图书馆管理员不是从图书馆出来了嗎？她会照顾傻瓜。所以尼克急忙绕过街角，一头赶回家去。

不知什么缘故，他直想哭。可不是哭傻瓜，倒是哭那墨西哥小孩。那个小孩裂开的指甲象钓鱼钩似的扎在他心头；一辈子也别想摆脱啦。

他告诉家里不想吃饭，径自上床睡了。

母亲和蘿拉一姬茵都感到神气，她们都说他准是干了一天“男子汉”的差使，累坏了。母亲给他两片“阿斯匹灵”，安顿他上床，虽说还是大白天，竟吻了他，祝他晚安；蘿拉一姬茵说要开收音机，听轻音乐节目，催他安睡。

爹从办公室回来，一见心里起了疑。“好哇，尼克，这回你退出了，该好受些了吧？”

尼克摇摇头，好象太疲倦了，说不动话，其实他肚子饿了，但愿找别的借口走出去。

“太糟了，”爹说。“你这辈子也许打不上仗，可将来你倒可

以把这回经历讲给孙子听呢。好吧，睡睡就好了，孩子。”

他当然睡不着。床铺热呼呼的，服了“阿斯匹灵”，出了一身汗，不知什么缘故，心里一阵阵抽搐，象啜泣。他愁的是自己太娃娃气了。他对红党可不大怕，怕的倒是郡警，“运动家”，还有他们逼他干的下流勾当。人们手里一拿到枪杆子，就要干这种勾当。这才叫“男子汉”。

他愁眉苦脸的叹了口气，侧过身，数起绵羊来了。绵羊渐渐变成逗人的小羔羊，三脚两步跑进屠场。有一头小羊回过头来，尼克认出那张脸原来是哭得好不伤心的墨西哥小鬼。

他直挺挺坐起来，吓得头皮一阵阵刺痛。

15 一堂经济课

要辣芒·阿赛什么都不干，再难也没有了。整天来，他心里一直嘀咕说，天黑前根本没事好干。公路上的巡逻车和摩托车一个钟头里总有十来回叫他想起生命危险。他的头靠着晒得火烫的小溪沙地，动一动的話，只消碰到个眼尖的巡警，隔开半哩路就看得见，这一来他就死路一条了。

要说服自己，认为应当呆在阴沟当中，两头用野草堵住，这倒不难；可身体却死不听話。肚子直发胀，不断编出十万火急的理由，要他豁出命冲出去。两条腿竟莫名其妙的抽起筋来，非伸直不可。一只烧伤的手给汗水渍得好痛，大声要求摆脱烈日和暑气的折磨。口也渴得受不了，晌午下了短短一阵雨，他就脱得精光，躺在沙地上，张开嘴巴，伸出舌头，承接雨水，还把身上的雨水舔个干净。

他把咸滋滋的汗水和雨水一起舔干，結果反而更渴，因此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听见远处有只領队的山羊頸下的鈴鐺叮叮响，就熬不住咩咩叫喚起来，想把山羊引到阴沟边来。他听得見放羊的扯着稚气的高嗓門在唱歌，赶着羊群，这一叫，难免会惹禍，可他顾不了啦。心里明白这么做違情悖理，就是不合特朗其利諾·台·伐加一类态度严肃的領導人心中那种情理，可他沒法子啊。

說起来，他承认这点：自己不比特朗其利諾。

人总得拿身体作战斗的本錢，可不是糟蹋身体。

好，就算犯錯吧。說不定給打死了。那也有好处。总是个英雄。

辣芒私底下认为英雄似粪土。不过要老百姓哭，要老百姓笑，要党組織发展，也許还少不了英雄呢——正如要五谷成长，就少不了粪土。

也許演这出滑稽戏，只是想事后告訴同志們，博得他們一笑吧？可他沒这个心情。身体干脆就說：“我渴得慌。”心灵答复道：“好，我会让你喝一通，你別再嘮叨了，咱們俩都得安份些。”

他看到妙計成功，真开心。領队的山羊带着羊群，直向他藏在里头咩咩叫的阴沟边跑来了。

路上一时沒个人影。

辣芒哄得一头母山羊站住，他头就枕在沙地上，凑在山羊紧綳綳的乳房下，一把一把将热呼呼的羊奶挤进嘴里。

他喝得差不多解渴了，耳边忽听得放羊的叱罵声，随着煦风輕輕飄来：“見鬼！小偷！”

过了片刻，一块石头匐的扔进溪边賈米柴树丛里。山羊吓了一跳，把沙土踢进辣芒的嘴里。

“鬼儿子！”他噙了，啐了一口，撑起胳膊肘，大声嚷道：“呃，家伙！别来缠我跟妈妈！我们两个正在通融呢！”

他稳住了山羊，又重新喝奶。那孩子不答腔。转眼间又有块石头从山羊肋骨上跳开，恰巧落在辣芒的胯间，打得好痛。“哎哟！”辣芒痛得弯起身子，山羊叫着匆匆跳上岸边。

“到底谁是小偷？”辣芒一骨碌爬起身，竖眉瞪眼的迎面对着孩子。“你！你单单用块石头，抢走了我的晚饭，还抢走了我的男子气。”

那孩子摸不着头脑的站在远处，跷起一只光脚擦擦另一只，让脚底凉快凉快。最后不禁咧嘴一笑，看准人家是在拿他开心。

“好吧，看来三圣^①没给玷辱。”辣芒扣着裤钮说。“所以我决定原谅你，甚至赐给你财富，来吧！”孩子只是一个劲的笑着。辣芒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这够壶奶钱吗？”

孩子谨慎的走过来，露出一口老大的黄牙。“两角——两毛。”他出了个价。

辣芒装作大吃一惊。“他妈的！我又不把羊买下来！一毛钱一壶已经多了。”

“我不能卖奶；羊不是我的，”孩子说。“是我爸爸的。”

“噢，是你爸爸的。那么你爸爸挤了羊奶，有没给羊钱呢？叫你看羊，有没给你钱呢？”

“这个，没，……”

“没。你爸爸，他拥有羊。他剝削羊。他叫羊白给奶，是吗？”

“是啊。”

“他还叫你白干，对吗？”

① 指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

“对。”

“所以他要是卖出一点羊奶，到手五分錢就赚了——这话可对。”

“那还用說？”

“你要是到手五分錢，也赚了？”

“是啊，先生。”

“好。那你跟你父亲一样赚。这是美国方式。五分归他，五分归你，一律平等，这就叫民主。不过对羊可不讲民主，也不兴給錢，因为首先羊只消管产奶就得了。明白嗎？”

明明听不明白。孩子稀里糊涂的皱皱眉。

“羊真够走运，竟有个好心主人挤了它奶，你看是嗎？还杀它儿女？”

“呃……”

“呃什么。羊有錢就会胡花。还是沒錢的好，对嗎？”

“那当然。”小孩格格笑了。辣芒拍拍他肩膀。

“你这孩子倒很聪明啊。所以咱們談妥了：一毛錢买点羊奶——五分归你，五分归爸爸。不过千万别說出来，省得你爸爸揍你，把你赚的一份也拿走。明白嗎？”

“那还用說。”孩子的嘴撇下了。“可那一来，我就不能把父亲那份錢給他。要給了，他就知道啦。”

“对，哎呀！所以你得把錢全收好。真糟透了！”

孩子终于領会这意思——就笑了。

“要是人家問你，有沒看見一个人，你一定得說，我看見一只公羊——一只公羊惹一只母羊——我就扔了块石头打公羊，省得再惹母羊。行嗎？”

“行。”

“嚶，拿你的壺給我弄点奶来。”

“是，先生。”

孩子剛去追赶才走散的羊群，辣芒就听得远处傳來嗚嗚的汽車声，一路朝里埃塔开过来，可不是从城里开来的。但也可能是一辆巡邏車开回来了。辣芒沒避开，先朝西头看看清楚，但見西头路上空空蕩蕩，只有一辆自行車，隔得远，看上去只是个小点。

他拖了一把野草，回身钻进阴沟。赶明儿把上經濟課的經過讲給同志們听，他們不知怎么个笑法呢……

汽車轰隆隆的开过他藏身的地方。阴沟就象挨了一下大槌，嗡嗡的震响。他听到馬达声渐渐在远处消失。可还有自行車呢。他巴不得自行車騎过去后，孩子才挤完奶来找他——也許还叫他呢。

他想象力丰富，琢磨出了一大堆可能出的乱子，头頂上这才隱約响起縷縷縷縷的砂砾声，說明自行車过去了。他再躺了几分钟，心里估量車子騎出半哩路外了，才搬开塞住进口的野草。

那个拿羊奶的小騾三到哪儿去了？

夕阳光里响起噹的一响，就在近处，辣芒心里一陣寒。自行車！

只不过隔开两百碼。原来是报童，他正把午报送到公路一带的乡村信箱中去。剛将报纸扔进一只信箱，箱盖噹的一响，关上了。幸亏他背对着辣芒，朝着前面一个信箱騎去——

报纸！

辣芒忘了看羊的，忘了口渴，忘了一切，只是巴不得想去拿份报来。

无奈这时又听见一辆汽車声——这回是从城里开来的。看

羊的正穿过矮树林子走过来，没法子拦住。辣芒简直来不及藏好。这真是一出绝妙的滑稽戏！倘如汽车里的郡警瞧见看羊的端了一壶刚挤出来的奶，那会怎么想法呢？就是再笨不过的打手都会晓得附近一带躲着个又饥又渴的逃犯。

他好开玩笑，又开出麻烦来了——就象今天早晨在胡同里一样。当时在胡同里，扮演一个快给人扼死的角色，要不演得那么逼真，谁知道同志们会不会那么急。也不知道郡警会不会那么急。谁知道克赖德·福纳会不会扔毒气弹？事实总归是事实，他快给人扼死。心里想告诉同志们替他请个律师，给他保释——彭斯却紧紧揪住他领子，叫他开不了口。可是，天下没一个人能堵住辣芒·阿赛的嘴。他用身体代替了嘴。他拚命挣扎，告诉大家，他们虐待他，还不公正的把他拖回监狱去。他这一角色演得可绝。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们想杀死他。能怪他把那支枪推开么？人有自卫权，有权让存心结果自己性命的子弹打偏。

倘如他没用身体那么巧妙的说出心里的话来；倘如没一个人发急；谁知道他会出什么事？如今他会自由吗？里埃塔有哪个律师会替他辩护呢？

蹲班房也好，蹲阴沟也好，都受不了。上次罢工期间，蹲在大围栏里，直里可以走十一步，横里可以走十七步，绕一圈可以走五十多步，就连在那几只蹲了六天工夫，都差点把人憋疯了。阿吐罗家出了事，他在牢里蹲了三十六个钟头，就变得动不动要发急。跟法官吵了一场，在胡同里，就觉得动不动想发火，看看又要回到又小又脏的牢房里，他怎肯甘休呢？所以他用身体来演出一个快给扼死的角色。

如果他们存心开枪打他，结果反而伤了吉利，这当然不好

怪他。

同志們知道該怪誰。在罷工中就學懂了，發生了開槍的事，可不是因為小辣芒做滑稽戲，而是因為士兵和打手害怕老百姓。……

汽車鏗鏗鏘鏘的大聲開過陰溝上面，他不由得重新想到了目前的情況。

他指手划腳叫孩子趕快過來，把角子塞在孩子手里，大口大口的灌下羊奶。喝完，朝羊群看看，臉上那份吃驚的神色不由人不当真。

“瞧！是不是山貓？”他指着大聲喊。“走！你有槍嗎？那麼用石頭！跑，孩子！”

孩子跑了。辣芒笑了。

“別讓山貓傷了我的媽媽！”他在後面喊着。“記住，你看見一只公山羊，沒別的！”

他實在不能等到孩子跑遠了才動手啦。報紙！看來這時候，報紙比命都重要——這條命只是屬於一個不稱職的馬克思主義者，犯了錯誤，連帶影響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再冒個險，又算得了什麼？

兩百碼，不多不少。跑得快的只消半分鐘——跑回來也只消半分鐘——總共一分鐘。他只能走兩分鐘。

汽車兩分鐘裡頭開兩哩路。在這短短兩分鐘裡頭，這會兒不在眼前的那輛汽車就能開過來，又開走。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朝兩頭飛快的瞥了一眼。西頭有輛大車——遠着呢——大概是印第安人。里埃塔那頭，什麼也沒有。

他爬上公路想跑得快些。盡量想全力跑好這段路，誰知竟

象在爬。一双脚好比棉花。肚子里的羊奶象颗炮弹。气已经喘不过来了，遍身肌肉都绷紧了，可还只跑了一半路。

再跑了几步，他回头一看，寻思道：沒用了。里埃塔来的一辆汽车开过来啦。只有几秒钟工夫了。跳下公路，一露出逃跑或者躲藏的痕迹，就等于找死。只有一个希望——扮演信箱主人的角色。他分秒不差的算好时间，趁汽车还没开过信箱，刚巧赶到那儿，弯下身子，眼睛盯着信箱，藏起脸。

他陡的停步不跑，迈开大步不慌不忙走起来。他走得并不算慢，可打后面看来，两腿慢吞吞摆着，更象在走路，不大会叫人起疑。

汽车呜呜的响个不停，声调很高。他真忍不住想回过头去看看，因为最糟的莫过于背后挨冷枪。有十几回，自以为听到冷枪声呢——后来可走到了。

他太性急了。早两秒钟就到了信箱前。为了要一直低着头，只好做滑稽戏，装做想办法打开信箱，乱摸一通，仿佛邮件卡住了。

汽车大声的按喇叭。他一颗心不跳了，反而镇静得很，竟头也不抬的挥挥手。

汽车那呜呜的高声调突然低下一两个音调。他拿准车子停了。后来才想起汽车开过来和开过去两种声调的差别。

汽车早已开过了。

他的腿沒劲了。可来不及等恢复过来啦。他麻木的跑了，踉踉跄跄，磕磕绊绊，象抓接力赛跑的木棍那样握着报纸。连跌带滑的下了溪畔，爬进阴沟，拿滚草堵住进口。

等他打开折紧的报纸，才想起在这儿不能久耽。刚才山上，雨下得很大。不少积雪溶化了。山洪不久就会冲下平原。小溪

就会漲水——这一条也会漲——一直流进阴沟里。……

报上头条标题象高压电流，顿时叫他触了电，身子不由自主的一跳。脑袋勾的撞在上面的瓦楞鉛皮上。吉利·麦克凯尔威死了！还有克里斯生西奥！说不定还有……西里洛……

这一下打击叫他掉下了眼泪。如今連最大最黑的字体都模糊了。

16 有其父必有其子

勃迪·魏德迈累得就象一口气打完一場球，从头到尾也沒人替换。干嗎这么累？到底干了些什么呢，左不过上車下車，闖进几家屋子，搜查几間壁橱茅房，推开几个人——半数还是女人呢。只有一个矮个子表示不服，嘴里沒完沒了的嚷着“句票^①”，可給柯許狠狠收拾了一頓。打几时起，这也算一項考驗来的？

他說什么也想不出。

媽把他大捧特捧，簡直是当他单枪匹馬打胜了柏罗伍德一仗^②。她让他坐下，給他拿来一杯檸檬姜汁啤酒。真可笑。他直挺挺躺在榻上，她坐在榻边，看他喝酒，撫摩他額角。好不逍遙呵。

“見鬼，不，我不累，”他一迭連声的对她說，“你用不着拿我当娃娃哄。”可她还是那样摩，真舒服。“我只是尽了本份罢了。”

① “句票”是“拘票”的詛音。

② 柏罗伍德(Belleau Wood)：法国北部沙托帖里东部森林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8年6月，美軍曾在此处抵住德軍进攻。

“知道，”她說。“你每次打完橄欖球回來，也老這麼說來的。我要沒親眼看到你打中球門，一輩子也不會知道你是個英雄。”

“中球門！媽，你真笨，這叫觸地得分❶。”

“那干嗎管這叫球門架吶？真是把什麼都弄得叫人鬧不清。反正你也騙不過親娘：我知道你今天真夠勇的。”

她臨去廚房烤肉，俯身親親他腦門。沉甸甸的乳房擦過他，他不由想起，今天早晨坐在汽車里，身邊緊緊挨着那個圓臉盤的女赤黨。真想幾時分下肥。好好干一下。跟鑽石街那幫半飢不飽的臭婊子玩，可沒這麼有趣。決不要什麼野雞。希望今晚能搞到個好的。讓她兜個大圈子到牢里去。還要彎着腿一癩一癩的走。

他聽到大門台階上傳來老頭的脚步聲，就一骨碌爬起來開了門。

“嘿，孩子，敢情你比我先回家。”

“嗨，上校，我剛進屋吶。”千萬別讓老頭當他提早溜了。

“看來你倒生龍活虎。想來我老嘍。”

嘿，倒真沒料到！原來老頭也累垮了。他還算打完世界大戰的呢！這麼說，承認自己疲倦倒也不妨。

“看看生龍活虎，其實不這樣，爹！”

“碰到什麼麻煩嗎？”爹一屁股坐在他那張大椅子上，扶手上擱着份報紙，旁邊小茶几上放着一罐雪茄烟。“嗨，愛麗思！來瓶啤酒！”他嚷道。

“哎喲，爹！我可沒聽見你進屋。就來啦，”媽也叫道。

“我真想不通怎會碰到這麼種考驗，”勃迪說。

❶ 觸地得分(Touch Down):橄欖球運動中，凡帶球越過對方球門綫，用球觸地得一分。

“这是責任問題，”老头說。“就象战争中的长官，有一大帮小兵全靠你来渡过难关。我常說，打起仗来，长官吃的苦头要多得多。大家总为小兵过意不去，倒不是說小兵吃的苦头少，可这完全是两碼事。改天我还要換个小兵做做呢。”

“我明白你意思，”勃迪說，心里覺得自己很成熟了。“全城都靠咱們，担子可不輕。”

“是啊，我正是这个意思！”爹直当勃迪发表了什么独創的高見，說了一句。他謝也不謝一声，就接过啤酒——真的把媽支使得淨打轉——不消一口就干了半杯酒。“原来你沒碰到什么麻煩，呢？”

“咄——沒什么好談的。你呐？”

“沒。呢——”爹正想起什么事来——“有个大个儿黑鬼——你总知道吧——他想跟我动手較量一下。”

勃迪噓的吹了下口哨。“你是說，那次把史米斯先生胳膊折断的那大个儿摔角家？”

“对。他抡起一拳向我打来，我就揍他一頓——甯的一下！他就再也不敢惹麻煩了。黑佬全是胆小鬼。只消一拳，就叫饒啦。”

勃迪深知上校是在吹牛，可这一天碰到哪个扯鬼話，都不必刨根問底。

“唔，随便他們哪个放什么屁，我都沒理过，”他說。

“对，想来你也不会。就象你老子。”

“他媽的，他們动手跟我找岔，我就請他們吃这个，”勃迪翘出食指。“嗤”的一下——随即差点把自己罵一頓。真是孩子气。

“想来你会这样。你万不得已，就会动手。”

“当然会！”勃迪咄咄逼人的說。

“打死人得使不少勁呢，”爹說。“可你有件不干淨的事得干，那就不管上刀山下油鍋都得干！這是做人的根本。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說得對。”勃迪樂了，老头那個說法，就象跟軍團里的伙伴說話一般。“你得自己打天下。”

“哎喲，我正要說這句話，勃特。你得親手打天下，管他傳教士說什麼。那種不痛不癢的勞什子，全是騙騙娘們的，孩子，都是些鬼話。你替別人操心，當他會感謝你嗎？才不呢！可要是漏一手給他看，表示能先揍他一通，他就會撲通一聲對你跪下。”

“可不，”勃迪說。“不管干了什麼，都用不着賠不是。要是一直說什麼對不起啊，勞駕啊，人家就會當你軟蛋。”

每逢勃迪惹媽和蓓兒生氣，老头總逼他向她們賠不是，害他丟臉，他說這句話就是存心損老头。誰知老头竟沒當作挖苦，反而按自己的想法來領會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他說。“還是別講。有人給刺痛了，那真太糟了。也許他就此得到個教訓，知道怎樣上進。他媽的，咱們國家正是這麼建立起來的，勃迪，你知道嗎？”

這句話勃迪簡直聽過不止一百遍啦！

“你當咱們國家是那幫只會說‘請原諒’的家伙建立的？你當他們鋪鐵路是幫助印第安人？他媽的，他們的格言不是‘印第安人沒好人，好人是死人’^①嗎？不是他們，就是我們，我們在為自己干。”

“好發財，”勃迪提了一句。

① 這是美國屠殺印第安人的劊子手薛立丹將軍(P. H. Sheridan, 1831—1888)在1869年征服印第安人後所說的一句話。

“好，就算好发财——那又怎么样？窝囊的傳教士說什么，我可不在乎。那有什么不对头？”

这时要不是蓓儿从隔壁人家进来，上校准要一个劲的扯到吃晚饭。

“嗨，讨厌虫，”她說，一边皺皺鼻子，戴好眼鏡。

“到厨房去，小了头。”勃迪翘翘拇指，叫她出去。她在爹的秃頂上吻了吻，对勃迪吐吐舌头。他噓了她一通。

她在厨房門口站住不走了。“蘿拉一姬茵想問你是不是还赴约会，”她說。

“干嗎不赴約？”

“她想你今晚恐怕要值班。”

“她想！丫头家多嚙想来着？”

“你值班嗎，勃特？”爹問。

他原想今晚溜掉。可如今倒要謝謝蓓儿一蓓蕾——恨不得啞的吻她一下——

“那还用說。当然值班。当我会开小差？”

“噯，蘿拉一姬茵·孟勤小姐說你要是不能奉陪，就請通知她一声，”蓓儿說着就走了出去。

“你是哪一班，孩子？”

“十点钟下班，巴特說的。你呐？”

“半夜两点到天亮八点，”爹呻吟着站起身。“我还是趁吃飯前打个盹。”

“等我把車子开回来让你去接班，还有老半天工夫呢，”勃迪說。从今以后一切都要这么办。不再請求同意。只讲協商。

爹伸手搭在勃迪的肩上。“行啊，”他說。“我真为你驕傲，孩子。”

好哇！爹还是头一回說这話呢。勃迪忍着不露喜色。“謝謝，上校。”

爹拖着笨重的身子走出房。勃迪給蘿拉一姬茵挂了个电话。他想消了約。今几个实在太兴奋了。再說，她真他媽的鬼机灵。她讲定的話一个字也别信。什么甜姐儿，十足地道的娘們，謝天謝地吧，花前月下这套玩艺，他可受够了。要是在搜查时，給他亲手抓到个风骚娘們，倒情愿实惠一下——

“嗨，可人儿，听說你要失約。”

“勃迪？喲，天呐，蓓儿說我这么說来的？哦，她瞎說。我对天赌咒，决沒說过。”（成了。她馬上招架了）“可我就怕你忙。听說你今天实在了不起。”

“哦？哪个在大做广告？”

“簡直人人都在說呀。你累垮了嗎？”

她在耍滑头。他故作吃惊的提高嗓門。“凭什么？”

“天呐，你准是鉄打的。尼克累死了，早上了床。”

“难道你拿我跟那个小鬼来比？”

“勃迪！我可跟你讲清楚，他是我弟弟！”不过她是假生气。
“你今晚可值班？”

“到十点钟。”

“哦。”

“怎么啦？难道你母亲不让你在外面呆得那么晚？”

“去你的！不是这緣故。”

“你在推托，”他說。突然間他对这約会热心起来了。

“哦，沒！真的沒。”

“再說吧。我一完事就来接你，咱們兜会儿风。半夜里有月亮。”

“啊，勃迪，你看会不会有危险？”

“危险？为什么？”

“呃，听说有好多矿工躲在山里，他们说说不定会拦住咱们，把你汽车偷了跑——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她坦然说完这句话。

“那我怎么办？躲在你裙子底下？”

“小韦恩·魏德迈！”

“你自讨的，美人儿。”

“哦，看来我真傻——不过——”

“听着，心肝，你在跟一位郡警长说话。我，可不跟人家争，明白吗？”

她吃吃的笑了。“你真逗人，”她说。

他只装不听见。“你得准备好，”他说。

他真想就此把听筒啪的挂上，可又不由自主的等着听她喘气。

“天呐！说起来，大概对官儿我可不能拒绝吧。”

“别叫我等，听见吗？”

他挂上电话，在空房里踱来踱去。不知怎的，打了这电话，心头竟火辣辣的。他还没忘了挨到那墨西哥娘们的味儿。蘿拉一姬茵今晚还是露真情的好。也许今晚会展露一下，因为他现在是英雄啦。

第 四 篇

夜

凶手甲：眼下你的良心在哪儿？

凶手乙：在葛罗斯特爵爷的荷包里。

凶手甲：这么說，爵爷打开荷包，給咱俩賞，你的良心就飞出来啦。……如果重新回到你身上，那怎么着？

凶手乙：我可不敢跟良心打交道。良心是禍害；害得人家变成胆小鬼。偷又偷不得，一偷，良心准責备；咒又賭不得，一賭，良心准查問；街坊的老婆又睡不得，一睡，良心准发现。良心好比动不动就紅臉的精灵，专在人家胸怀里搗鬼；害得人家干起事来，总是碍手碍脚。有一回，我捡到包金子，可給良心逼得只好归还原主。有了良心，少不得淪落做要飯的。大城小鎮都把良心当作洪水猛兽驅逐出境；想过好日子的都拚着命赶掉良心，尽力自力更生。

1 夕照

夕照是里埃塔招徠游客的活广告，兜销西南胜景的样品，有的城镇举办狂欢节，就用这类亏本货来增加饭店旅馆的收入，借此销售大量汽油和土产，在东部报纸的星期游记版中登篇报道，还让印第安人趁机脱手大批陶器、珠饰品和假珍宝。

今夜，天地景象不愧是个有自知之明的老手，耍尽了初学画的新手模仿的一切花招——金色的扇子，妃色的羽毛，从浓艳的血红色，到绯红色，桔红色，直到九霄外的卷云堆上那种最浅的贝壳色，真是五光十色，无奇不有。夕阳刚下山，峰巒殘雪上那层红就消褪了，留下钴蓝色的锯齿状轮廓，镶着一串金。

过后，西边天际泛着淡青。再过后，星星如同绚丽的火花一一放光，哪怕是个月黑夜，也点缀得光辉灿烂，此情此景，真可以入画。空气真清新，象冰镇美酒，地上照旧热呼呼，散出股味儿来，好比刚掀开的被窝。到最后，热气也消了，渐渐转凉，粘答答，冷冰冰，象死尸。

在将黑未黑的黄昏时分，四下里忽而吹起温暖的微风，忽而刮来凛烈的寒风；亮光、色彩、温度、紧张，一一消失；人们开始结账，盘货，松口气。

男人，平素做小买卖，哄骗穷人，巴结阔佬，轻视弱者，嫉妒

① 引自莎士比亚史剧《理查三世》第一幕第四场。

强者，如此混着日子，只觉得今天越出了常軌，挤身在更广阔的活動範圍內，在歷經多年的人格考驗中挺了过来。女人，打开門迎接男人，端詳一下臉色，早晨本是滿面愁容，現在看見男人滿臉得色，也就暗暗稱贊。男人受了夸奖，更觉得自己有能耐，了不起，对儿女也更放任了。摆出滿滿一桌充饥的飯菜，吃下肚，这回到底塞了不少肉汁，打着飽嗝，也沒人說一声放肆。飯后，男人心想洗个澡，早点上床，女人把留着专为良辰美宵用的香水偷偷洒上身，小孩只觉得四下一片喜庆气氛，可又不得不上床睡覺，急得直打轉。

2 荒城

到了黄昏，西奈盖塔居民可沒松气，沒感到功德圓滿，沒尝着肉汁，沒洒上香水。恐怖成了斜体字。匆匆嚼下几片干面包，权充晚飯，混过一天。沒工夫盘貨，沒工夫結帳。沒工夫。唯有千斤重担，紧急任务，不管手头干的是什麼，都得一板一眼干下去。

这一带只剩下老头，老太，小孩，瘦皮狗，奶脹难熬的山羊咩咩叫喚，要人来挤奶。破烂衣衫、打补釘的被单輕飄飄的挂在晾衣绳上，早干得不好熨了。老爷汽車在后院里暗暗生鏽，从車上拆开修理的油膩零件還沒完工，散弃了一地。有堆劈柴边倚着一柄斧头，两角都已磨圓——說也希奇，搜罗“罪証”的居然看漏了。有扇敞开的門口擱着一罐刷牆粉，上面結了层皮，罐旁还橫着把刷子，鬃毛給一只大鞋跟踩进了土里。茅房門全沒拴上，随着凉颼颼的山风，一下一下輕輕碰着。瘦猫蹲在田鼠洞边。腿

上拴着绳的驴子，磕磕绊绊走过早熟的豆田，没人管。

没点灯的屋里传出娃娃低声的啼哭，筋疲力尽的奶奶一声声咒骂，锅子碰着铁炉琒琅琅的响。时不时，大门打开了，秃笤帚扫出灰雨似的一大堆垃圾，纷纷落在门前台阶上，其中有塞在床垫里的棉絮草屑、坏玩具、破陶器、碎玻璃、无从修补的鞋子、只剩下边沿的帽子、砸烂了的椅腿横档。随后有个老头探出身，不屑的啐了一口，出出气。

不少人家都没有了人。还有不少人家，只剩下懂事的孩子在张罗吃的，要不就跟米盖·柯伐克士一样，穿戴整齐，躺在被窝里，想想往后的日子，伤心得泪如雨下。

最感不安的，大概要算那批没给抓走的小青年。

有的考虑周到，一味疑心本人怎么漏了网。面子上既跟官府客客气气，心里生怕这一带居民吃足了官老爷的苦头，再也不会饶过他们。他们直想知道，究竟该不该对他们双方都远远避开，虽说在目前情况下，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要表现自己站在哪一方，要想中立，真难想出个办法来呵。

有的仿佛凑巧给忽略了，伍德罗·威尔逊·卢塞罗的老婆珍妮就是个例子。不用说，罢工期间，伍迪是个积极分子，对救济方案也很积极；何况他还跟巴特·包林成了死对头。珍妮本人在妇教会里，在缝紉方案上都尽过力。她不知道打手破例没抓她，是否单单因为她是个盎格魯籍的依阿华人——还是因为伍迪跟多半西班牙佬不同，信了新教，上过教会学校。

她家没给搜查，西班牙人会见她恨吗？如今她和伍迪会遭到两面夹攻吗？

珍妮只恨当时碰到那警闖来，自己偏没放聪明点。他们在西奈盖塔中区，竟见到一个浅黄头发的中西部人，吃惊不小，就

此夹着尾巴跑了。

要是吵得凶些，让他们觉得有什么要掩盖似的——要是听凭他们把屋子捣两下子——左邻右舍的西班牙人，就不会疑心她和伍迪站在什么立场上啦。

这批人，她忖道，他们全是乖孩子，什么都不在乎。城里大亨要是有点脑子——只要看到伍迪逗弄娃娃，只要听见伍迪开讲那套笑痛人肚子的笑话，只要知道伍迪想出有趣的妙法，跟她亲热——他们就会明白，要西班牙佬高兴，有多容易。这批人要求不高。不想管理城市。不想占有矿山。可是，谁也别以为一脚就好把人家踢开——比踢掉盎格魯籍矿工还省事。从前爸爸到这儿来当苦工时，情况就很糟了，那时节盎格魯人刚赌气不干说：“另找人来挖你们的煤吧。”

今天，这批外国佬也在唱这出老戏了。当年大伙火性旺，罢工才能胜利。如今为了保住家，就是要他们占有公司，管理城市，他们也干。她也要帮个忙。不管姊姊露西怎么说，只要共产党帮大伙一天，她就帮共产党一天。

珍妮对共产主义不太了解。这一套深奥得很。为什么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就得翻天覆地的干一下——改造世界什么的——这层道理她可不大明白。在俄国，大概就得这么干，因为沙皇这脚色实在无药可救，可在美国，只要别让那帮傻瓜蛋踩在脚下，一把抓得动不了，就不至于只有死路一条。

汉姆·透纳取笑她那套“天真想法”；可同时也真愿意珍妮之流的盎格魯人至少表示一下同情。他说，照商会看法，美国人左不过是傻瓜蛋，甘心上当，给人一脚踢开，只有外国人才聪明到家，懂得斗争。那帮大亨装得就象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仿佛里埃塔的纠纷不在于饱汉和饿鬼之间，却在于爱国公民和外

国煽动分子之間。所以，要是象她这种盎格魯人囫圇吞枣的輕信那套鬼話，而又跟西班牙同事擰成一股繩，那也是件好事。

珍妮倒沒自以为那么了不起。拿階級斗争来哄她，可办不到：她和伍迪不是全心全意投身其中嗎。既然是党领导大家斗争来改善生活，她夫妇俩自然跟着干下去。沒第三条路可走，救主不就說过：“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①

小虽小，党在里埃塔却举足輕重。大家都迴避党——連政治态度最激烈的盎格魯人都如此。党贊成的，他們全反对——盲目反对——就是这么回事。連她姊姊露西这个心腸慈悲的虔誠教徒，都因为她参加罢工，要求增加救济，对她大发脾气呢。甚而至于要求达到了，露西还硬說这么做不对头——就因为党出过力！

在西奈盖塔，情况恰恰相反：党說的，就算数，哪怕犯了錯，也沒說的。无怪乎，有的小孩拿汉姆和特朗克一流领导人，当作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林肯来尊敬了。那批人不但給大伙填饱肚子，还給大伙脸上增光呢。所以，老百姓終于认为在党内的都是大好人；要不，准給开除党籍，阿伽皮多·奥特伽就是个例子。

珍妮往往因为自己和伍迪不是党员，担足心事。大伙能不能了解，她夫妇俩只是因为对社会主义还不能全部贊成，才不入党的？眼看到她家沒給抄，大伙会疑心她是奸細嗎？伍迪溜到深山野地去了，这个原因大伙了解嗎？

轉眼她把自己罵了一通。这批人哪有那么多疑。汉姆不是讲过嗎，如果硬要談到缺点，他們的缺点就是不够多疑。呸，溜

① 典出《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 12 章第 30 节及《路加福音》第 11 章第 28 节。

走的岂止伍迪一个；还有不少大好人呢——西里洛·桑杜巴尔的女婿，那个叫拉腊的家伙，不也是一个吗。啊呀呀，当初列宁和斯大林迫不得已，也只好出走了，否则哪还有今天的俄国？

珍妮本想进城去，跟露西过一夜。如今可改了主意。决定不走了。

她原打算把娃娃放在篮里带走，衣服和尿布也打叠好了，这时又取了出来，让两个大孩子提早上了床，一心盼着伍迪回家，两人就好谈一谈。伍迪管保在什么事上找到个笑料；连今天这种凶日，肚子里也有什么笑话讲给她听；她真恨不得开开心心笑一通。也可能他光摘掉她那副夹鼻眼镜，跟她亲个嘴。他总是先摘掉她的眼镜，才亲嘴，照他说，是因为不愿意睡起觉来，床上有碎玻璃；他只要他的小心肝陪着睡就够了。……

珍妮一听，才知道独自一人在黑头里格格笑，就叫自己别笑——眼下可不该动这种鬼念头。其实心里只求伍迪别这么早就冒险回家。黑夜比白天还糟呢。打手都会喝得醉醺醺。杀了人更容易溜掉。

她打了个寒噤。要她单独在这儿黑头里再呆下去，她可忍不住要喊叫。得有人在一起才好。

娃娃都睡着了。

连打手也不会害小孩子。

不管怎样，在这儿可呆不久。

不如拿这瓶泡菜去送给西里洛的女儿卢兹·拉腊。她真是苦命人，父亲躺在医院里，快咽气喽，丈夫普劳士彼罗躲在山里，还有那个妖冶的黄花闺女也得照料——珍妮想想真不好意思，一颗心居然全放在自己和伍迪身上。这么对待人家可不够朋友，也不象个基督徒。

她朝門外探了一眼，才動身向拉腊家走去。亂哄哄的關了一天，如今四下里可靜得叫人渾身發毛：沒有嘍嘍響的卡車，沒有嗚嗚響的漂亮汽車，沒有槍聲，沒有人——完全是座死城，只有小孩哭，狗兒叫，斧頭丁丁的一下一下砍着杉木。

她抄後路走，誰也沒碰到。剛繞過拉腊家的屋角，猛看到對面出現了一個頭戴毡笠的瘦長個兒。她差點沒叫出聲，轉眼才認出原來是漢姆·透納。

“噯，漢——唔——姆！”

他沉不住氣，對她噓了一聲。“仍舊是個標致臉龐笨心眼，是嗎，金髮美人兒。”

“對不起。”她格格笑着，還透過眼鏡偷偷看他一眼。“你回來了，我連知也不知道。”

“珍妮傻妮子。跟我來。”

他輕輕敲了下門。但聽得鑰匙在鎖眼里一轉。珍妮想去打開門，一動手，才知道原來盧茲已經把門鎖上了。

“盧茲！”她謹慎的喊了一聲。“我是珍妮·盧塞羅。”

隔了好久，才有人應了句：“誰跟你在一起？”

珍妮遲疑疑，不敢大聲提到漢姆的名字。不如說是朋友吧。“不過是個朋友。”

行了。鑰匙又轉動了。

3 老乡亲

盧茲·拉腊打開門，迎他們進去，她臉如死灰，一個人碰到父親脊梁骨中了槍，丈夫又不知去向，女兒還沒滿十五歲，却給

当作凶手抓走了，怎能不急成这副模样。

話可說回来，汉姆暗下思忖，头一眼总难免看不准。这儿好歹有种轻松的气氛。究竟有什么好庆祝的呢？

这单间屋的窝棚里，只有破灶头的裂縫中漏出一絲紅光。单凭这点柴火光，汉姆就看得出屋里还有五六个人。他和珍妮刚进屋，耳边只听得他們唧唧噥噥在叫他的名字——“是火腿①”——“小火腿出門回来了”——說着全过来欢迎他回家。他們給他取的这个綽号，就是“汉姆”一詞的意譯，有时还在前头加个“小”字。“你好，小火腿？”他和顏悅色了。他們都是老輩人，多半是落后群众，家里的墙上都悬圣象，脖子上都挂神符，全靠儿孙輩，才跟党接上关系。

話虽这么說，那份亲热劲儿倒有傳染性；不言而喻，他們全满怀信心，认为他既然回来了，就会采取什么行动来結束這場恐怖。

他們还当他刚到，忙不迭的把自己那套消息讲給他听。

大家七嘴八舌，打岔的打岔，糾正的糾正，爭着讲官老爷在法院里如何不跟小辣芒讲理，偷偷把他押出后門，带到僻靜的胡同，就动手狠狠揍他，还扼他脖子。幸亏警覺的領導通知了一声，大伙才繞到胡同里，亲眼目睹这件丑行，喝令巡警住手，要不，他管保早給弄死了。官老爷一見大伙个个冒火，就吓破了胆，朝人堆里扔了炸彈，頓時鬧得哭的哭，嘔的嘔，这下天主就来搭救了。

凭良心說，这是个奇迹——要不然有点象奇迹——說起来

① 原文是西班牙字 Jamón，音譯为“哈芒”，等于英文的“汉姆”。两字意义亦同，均作“火腿”解，惜乎中文无法表达其中妙处。Jamón 既是西班牙人为汉姆·透納所取綽号，姑譯为“火腿”。

反正玄得很——官老爷刚扔出毒气弹，谁知那当儿西南风竟刮得猛；人人都知道，清晨时分应该跟夜晚一样微微吹着北风，可事实上，炸弹爆炸那一刻，风向却转了，从大伙这边西头猛烈的刮到官老爷那边东头去。毒气反而吹到官老爷堆里，熏得他们大哭大叫，因此举枪想打辣芒和大伙，那时候，他们两眼昏黑了，反而打中了自己人，这下天主就救出了辣芒，辣芒顿时撒腿逃跑啦。所以，每逢统治阶级祸害百姓，天主因为热爱百姓，总是派了独生子下凡来拯救百姓，打倒仇敌。

这番叙述并没触及关键问题：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跟西里洛·桑杜巴尔手边究竟有没有枪。这一点，汉姆倒不想打听，尤其不愿当着西里洛的女儿卢兹提到。可是，问题还多的是——比方说，是否真的有什么群众领袖指挥大家，去拦住巡警打犯人——这个答案也许可以拿来确定法律上的论据，进行辩护呢。

说来也真倒楣，这批老人偏偏没有一个肯承认到过胡同里。有一个老大娘当时倒在前面广场上，汉姆就问她，是否听到什么人带头吩咐大伙去救辣芒。

“有，有——怎会没呐。”她使劲点头，刚卷好一支细长的烟卷，舐舐湿，粘上，含在嘴里。“我听见有人喊了声：‘他们要在胡同里害死他啦！’这一喊，大伙就撒腿跑了！”

汉姆给她擦了根火柴。借着火光，他才认出原来是维吉尔一族的族长玛塔。“可你没听见什么人吩咐大伙绕到胡同去吗？”

“呃，有啊。就是我谈的。人家说：‘要在后头胡同里害死他啦。’”

“没别的了？就这句话？”

“就这句话。”

“敢情你没听见什么人吩咐大伙打警官手里抢回辣芒。”

“就那句話？”

“就那句話。”

“呃，沒。”她肩膀一聳。“大伙听到小辣芒在吃苦头，就撒腿跑了。用不着吩咐。”

汉姆松了一大口气。“你看见叫喊的那人嗎？”

只見瑪塔老太两眼在黑头里閃出白光，朝卢茲偷偷溜了一眼，才回答說：“沒看見。”汉姆还以为她改口說英国話是表示憤慨呢。

“你听出是誰的嗓音嗎？”

“沒。”

“是男是女？”

“呃——是个小女孩——誰知道？”

女孩！她剛才朝卢茲溜一眼，那意思无非是說：卢茲那个十四岁的女儿娜蒂維达。

归根結蒂，原来是这个“领导”“吩咐大伙”来的。好。好得很。

好，問問怪风的事吧。他巴不得那故事的内容更扎实些。

誰知瑪塔竟否认到过胡同里，当时在廣場上也沒注意过风向。

汉姆不再盘問下去。这么盘問，似乎害得在場的个个都扫兴。当天下午走出維吉尔家以来，还没见过哪儿有这么多人相聚呢。他不知道是否把大伙的惊惶心理估計过高了。难道說，自己心上象轆轤一样攪动不安，才把人家看扁了？

这真是生平最收兴的日子。今天早晨，他一脑子塞滿了大会研究出来的新策略和改組的消息、計劃，可是下了火車以后，究竟干什么来着？

臥在床底下，真該死。

草拟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原来传单印不成，大会开不成，要末在牢里开。

豁出命去找寻领导同志，原来早都被捕了。

收集材料，打份报告给丹佛，可至今还是一段段空白——写篇通讯给《新世界报》，可至今还没发出。

拟好一份电报拍给李奥·塞佛兰斯，他就会带着法律书赶来。

他只觉得力不从心，教他不由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种地的那段年月。有天，临走没把猪圈门拴上，结果害得妈亲手栽种、灌溉的菜地遭了殃。整片黑土啃出了一个个大窟窿，卷心菜全给踢倒了，甜菜萝卜都翻了个儿，玉米青菜统统踩平了——整个菜园子活象没主的地。猪还在里头，碰到什么，就没头没脑的踩得一团糟。他楞了好久，光是哭，一心只想死掉拉倒，不然就逃跑，永远不回来。后来，他动手了，谁知弄得更糟。非但没把猪赶回猪圈，反而气昏了头，冲进菜园，拿棍子乱揍，朝硬梆梆的猪背上一阵打，惊得猪在没作贱坏的地里乱窜乱逃，踩得地里什么也不剩了。

说起来，里埃塔这场恐怖，断断不能怪在自己头上。这回可没放猪出来。也许自己不象其他领导那样机灵；想找的还没找到；但想找的路子可错不了。整整一天都在摸索团结群众的办法，免得群众的情绪低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跟这种外圍人物，干得了什么呢？一切群众组织，连个架子都不剩了。初到里埃塔那段日子里，只有少数几个利己分子头脑清醒，在拚命打听斗争方法，这回又得照样按着开辟新局面的那种原始水平，来着手琢磨出个办法罗。

当初那几个人倒全是了不起的人才。眼前那样的人才一个

也看不到。这批人无论怎么行动，一定要显得没什么水平，又天真又起碼，才不至于敗事。一定要真情流露，出于自然，凭着一时感情冲动——呃，对，不妨带点宗教味——与其表现斗争的气氛，还不如表示群众的悲伤来得好。

克里斯生西奥的葬礼刚好合乎要求。連最沒政治热情的，都对巡警怀着美国人夙有的仇恨，他們一定会出来，对警察暴力下的牺牲者致哀。

可是，克里斯生西奥下葬的日期要拖到……恐怕要拖到礼拜一。就目前已經发生的情况看来，誰知道到那时群众的情绪要低落到什么程度呢？他得馬上想出办法来。他們指望他象党的一貫做法，給他們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提个口号。眼下正在問他怎么办是好呢。

“我就是为这来看你們的，同志們。”他叫他們同志，他們早把这两个字眼看作过誉的称呼。“你們看该怎么办是好？”

他們各有各的态度：有的聳聳肩，不知怎么是好，有的說了声“呃，誰知道？”有的是宿命論，“没办法啦。”还有一个性急的老头，出了个荒唐的主意，說什么打着旗帜游行，去砸开牢門。

无论他們出什么主意，汉姆都不随便一笔抹杀，而是按着实际情况，认真的考虑一通。这么做也便于思考。

“瞧，同志們，今天早晨，我們犯了个大錯。他們准备了手枪、毒气；存心惹我們发火；我們竟落进了圈套。他們哄我們进胡同，再开枪打我們。他們的郡长就此送了命，那又怎么样？我們的損失可大得多。一切組織的領導全部遭到毒手。都坐了班房。但难道我們犯了錯，就等于說‘那达盖阿山尔’[●]嗎？不，同

● 西班牙文 nada que hacer：木已成舟，没办法罗。

志們。進班房的還能出來。可我們要是再沖進他們的毒氣槍林中，那他們一輩子都休想出來啦。”

大家留神聽他說，沉住氣，拿准他有辦法，馬上就會說出口。珍妮悄莫聲兒把這篇話草草譯給一對土著老夫婦聽，他趁此換了口氣。她一講完，老婆子就咕咕呱呱道：

“說起來，我們只能上堂里去祈禱。”

他這就有了點子。

“同志們，這兒有不少人的親戚關在牢里——對嗎？——有的受了傷住在醫院里。凡爾達^❶？”

“對。”

“好。那就少不得上教堂去，祈求上帝讓他們早日痊愈——或者出牢，對不？”

這方面的意見却各各不同。不料盧茲竟說：“我用不着上堂里禱告。我在那兒禱告。”她指指挂着煤煙熏黑的聖象那個暗犄角。

“知道，”漢姆說。“不過，倘如改上教堂去。倘如還有好多人也上教堂去，給家里人禱告。沒多久，堂里就聚上不少人了——比方說，兩三百個。”

“在教堂里？”

“不錯，在教堂里。過後倘如你們當中有一個忽然心血來潮——大概應該是個女的才好。倘如她好像受了啟示似的站起來講番話，告訴旁人說，應該一起去見神父，請他——”

“見神父？”暗頭里傳出個懷疑的口氣。

“就是。再告訴他大伙怎麼受苦——家庭拆散了，孩子挨餓

❶ 西班牙文 Verdad：意謂“對嗎”。

等等。让他領你去見市长,不妨說,再請求他結束這場恐怖。”

他发觉大家惊得噤了声。

“你叫我們去求人家?”有人問。

汉姆越来越觉得不舒坦了。“我不是說象求人家賞錢那样的求,”他解釋說。“你們要逼得神父走投无路。他們不是自称工人階級的教堂嗎,那就好趁此証明証明。可你們得組織起来。要跟他談的話,心里都得有个譜。”

“跟神父談?”又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怀疑口吻。

“先跟神父談,再跟市长談。把种种暴行全讲出来——怎么吓唬米盖·柯伐克士,說要把他扔进矿井,还打算糟蹋黑小子的小閨女。告訴他們,米盖尔·特拉斯戴罗給手枪揍了一頓,就此发了瘋,淨說胡話。告訴他們,不少小孩可能要死,因为——”

最后一句話可說漏了嘴。这批老人早把照料小孩的担子挑在自己肩头啦。

“小把戏死不了,”有个女的說。

“那还用說,不过——”

“你当神父她^①向着咱們?”卢茲問。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法子拒絕。”

“他有什么法子拒絕!”他們应声道。

“她^②要答应才稀奇呢。”

“你希望出奇迹,火腿?”

“你倒說說看,西天会出太阳嗎?”

他們那番戏言讲得客气,虽然有分寸,也刺得人热辣辣的。

“慢着,慢着,同志們。这我可不能写包票。也許不管事。也

①、② 此处指卢茲的話不合語法,将阳性的“他”說成阴性的“她”。

許行。說不定这会加深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有的落后工人也許会歇下来琢磨琢磨，鐵路弟兄就是这样。有的在业矿工或許会考慮到这种事是否也会落到自己头上。自由主义分子——里埃塔要是有的話——”他頓住話头，哈哈大笑起来。“不管怎么着，至少你們是團結一起，尽了力。你們沒甘心屈服。”

大家听他說完。那个主張游行，直搗監牢的老头子就气呼呼的破口嚷道：

“瞧，小火腿。我去見神父，知道他說什么？他問我干什么不再去忏悔。儿子在牢里？他說这是天主惩罚我的罪孽，他就是这么說的。他叫我走开，捶捶胸口，念上千遍‘福哉馬利亞’，因为我是坏蛋，总搗乱。他嘱咐我做个乖孩子，听官老爷的話，亲人家的臭脚，舐人家的屁股！去他媽的狗杂种，我見了神父就噁心！”

汉姆随着大家放声笑了。人家竟借他以往讲的那番道理来打他的嘴巴哩。正因为这批人从小受的教养就是信奉上帝，做人要低声下气，息事宁人，他才再三指明，低声下气和息事宁人是統治階級为了要他們听话，强加在他們头上的枷鎖。他們如魚得水似的听信了。他們一方面固然信奉上帝，另一方面，反对教权的思想倒也根深蒂固，他那番教导不过起个推波助澜的作用罢了。

他解釋說，以往跟他們讲的那番道理，可不是說了不算数。他也沒指望出什么奇迹。只是覺得，这么做可以让大伙趁机團結起来。

大家面面相覷。“我們不是一起在这儿嗎，”有个老头說。“我們是一起在这儿。”

唯有两个女的贊成汉姆的意見。可也只是照字面領会。这

計劃交給她們去辦，恐怕要引火燒身。如果她們去的話，就真的指望出個奇蹟，真的盼望神父替她們出頭鬥爭。如果神父反過來跟她們講道，她們馬上認為上教堂就是犯罪，理該受天罰；到末了，說不定會答允神父跟赤色分子一刀兩斷，甚而至於跟工會都斷絕關係。……

倘如他親自率領代表團——？

那人家就要公開抨擊，說是赤匪“侵入”教堂，威脅神父。

這計劃反正都要吹。還是放棄算了——走掉拉倒。

他們不讓他走。有幾個街坊帶了吃的來，硬要他和珍妮分着吃。剛才一進屋就發覺的喜慶氣氛又出現了。

在暗沉沉的房里，大家樂得嘻嘻哈哈，小心的摸着黑，摸到誰就分給誰吃的，有麵包咖啡，有紅椒豆餡的玉米餅，還有珍妮的泡菜。漢姆接到一份，這才想起自從早晨吃了邁克·柯伐克士的麵包咖啡，什麼也沒落過肚呢。

這倒不錯，漢姆想。“我們不是一起在這兒嗎？”——那位老先生說的話自有道理。這類人好跟人結交，一股熱情壓也壓不住，他們把團結這一點看得象命樣重要。啊，目前又碰到這麼個難得的机会，盡可以扔掉所有的書本，用不着開動腦筋，肚里就有數，人性中最最基本的具體形態正是手足情誼——跟教堂里搞出來的那套虛幻理想、來世美景恰恰相反。眼下，這批人需要的是團結，吃飯倒是次要的事，所謂吃飯無非是個借口罷了。哪怕他們心里只想有個行動的念頭，也先得重新体会到做人的根本是團結。今天早晨犯下的彌天大罪，就是粉碎了最根本的兄弟情誼——使有勇無謀的集體化成了奇形怪狀的個體。……

他喝完第二杯咖啡，把珍妮拉到一邊。“金髮美人兒，我想請你幫個忙。”

“唔，行啊，汉一唔一姆——只要我不太笨就好。”

“我正想請你做做看，是不是真那么笨。”

“你要拉我进去？”

“不，”他笑道。“你在党外，干这种工作也許好些。不过，我要你答应一件事——别半道儿开小差。”

“喲，汉一唔一姆，那才丢人呐。我不是怕死鬼——”

“这要好几个礼拜工夫，金发美人儿。我不要你急着干。可要你干到底。”

“呃，那还用說——”

“等听完是怎么回事，再开口，傻妮子。”她睜大眼睛，透过沒边的鏡片望着他。“你在煤矿区还有女朋友嗎？”

珍妮掉轉了眼光。“这——說不上，汉一唔一姆。”

“这話是什么意思？”

“呃——呃，朋一唔一友，不瞞你說——我不知道叫她們朋一唔一友还行不行。”

“她們还跟你談話嗎？”

“这，想来会跟我談吧。怎么？你要我去做說客？”

汉姆咧嘴一笑。这姑娘說起話来虽是翹着鼻子，慢声吞气，他可喜欢她。有时也拿准她存心装出一副笨相。不戴那副滑稽的眼鏡，倒算得上美人儿。你总当她宁愿做瞎子乱闖吧。誰知恰恰相反，不上床睡覺，她从不摘掉眼鏡，伍迪就是这么公开說来的。

“不，妞儿，我决不要你这么麻煩她們。只是要你再上她們家串串門子。无非閑聊聊孩子、物价什么的。”

“你是說决不能提到这儿出的事？”

“不，不，只要順口談到的都行。大概她們除了报上看到的，

什么也不知情。所以报上不登的都要讲出来。万一她们提到乔治·貝克那篇通告，可别着急。别破口大骂乔治。说你以为他也许是听人家传错了——他或许不了解失业工人遭到的不幸，也会落到在业工人的头上。说出来刺她们一下，让她们稍微担点心——就是这句话。主要是尽可能跟她们亲近，接触的人越多越好，而且越快越好。有些西班牙姑娘也要在这几西奈盖塔进行这工作。别提到党，犯忌的事都别提。告诉她们这是机密，万万不能漏口风。事关紧要，金发美人儿，可别弄错啦。”

“唔，知道，汉一唔一姆。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着手。我是说，我有好久没跟她们来往啦。也许可以这么说，我穷得精一唔一精打光，开口借块钱。她们不见得连一块钱都不肯借。难免会这么想：可怜虫，她出了什么事啦！——心里还同情哩。借了，我马上就还，她们喜欢人家借了钱马上还，这一来，我们又成朋一唔一友啦。”

“对啊。对啊，借钱的花招倒不错。因为往后我还要你向她们捐姆巧斯道拉雷斯^①，来做辩护费。煤矿区那批弟兄，不管你对他们的行动怎么看法，总是矿工弟兄。无论乔治·貝克怎么说，在业的总得帮失业的，这是为了自己好。不过这一点目前还不必提。目前要干的就是交朋友——借钱，这倒是个妙主意。正好借口再去一趟——去还钱。还清了钱，她们就信赖你啦。他妈的，她们应该信赖你。你不但给我们做事，也替她们做事呀。”

“我干，汉一唔一姆。”

“乖妞儿。说不定她们会亲自想到筹集基金。想来今晚我们

① 西班牙文 muchos dolares:不少钱。

拿奇迹这种事谈得太多了吧。”

他跟那批老人一一握了手，就从后门走了。

4 挑战

他走下台阶，站住脚，看看左右一带有没有打手在巡逻。

夜凉如水，满天星星，一点风也没有。里埃塔市区的汽车喇叭声、矿山上的狼嚎声、城南大陆航线上的一架飞机声，远处传来的这种种声音都一清二楚，但在西奈盖塔，娃娃和狗早都安静了。

汉姆想想真搞不懂，怎么干出那件事来，竟派个笨美人去办那件差使，她既没经验又不懂党纪，自己偏偏把特朗克·台·伐加一类靠得住的同志那副担子给她挑。看来他这种做法不是凭理智，而是感情用事。刚才一时冲动，还以为这姑娘有几分能耐，只有他才能帮她发挥出来。派她担任这任务，到底说明他对人才独具慧眼呢，还是说明他只是个对女人少见多怪的家伙，这往后就会见分晓。不消说，特朗克断断不能再干下去。那批领头打阵的妇女，也没一个能接过手去——龔妮和李蒂亚都不行。全是注目人物。所以得由珍妮这流人来担当。……

得了，老兄，走吧。他将裤带收紧了一个扣眼。往前走。没人拦住就别停。别自动停下。成天都在自动站停呢。别躲进门口，也别后退。别再自欺欺人。走！

那排窝棚后面有条溪道，他一耸身跳进又深又窄的河床。訇的一声惊醒了五六十条狗。但这条沟倒深得足以藏身。

他顺着溪道，走到最后一批房子的那头，快挨近千河床和铁

道的交叉点，猛然想起那儿准有路警駐守，防备辣芒钻空子跳上車皮逃出城去。因此，不到鉄軌，他就跳出溪道，撒开腿，斜里奔过天主教公墓，朝車站跑去。

他悔不該将公事皮包埋在迈克·柯伐克士家的壁炉灰堆里。至今身上还没換掉旅途中穿的这身現成衣服，只要再夹个公事皮包，或許充得过商人。戴了迈克这頂寬边帽，活象个墨西哥人，真杀风景，他就随手扔掉了。

走近車站，他才明白自己造化不坏。火車显然剛到。月台上聚了一批盎格魯人，鬧嚷嚷的，在欢送新郎新娘去度蜜月。汉姆暗忖道，他們倒挑了个好日子来开始新婚蜜月生活。男人們将大米塞进姑娘們的頸胸，惹得她們又是叫又是笑。

多亏他們鬧得欢，才没人看到汉姆穿过軌道，跳上月台，冲进电报局。

夜班女取員的模样渾似罗斯福夫人①。她在算笔帳，嘴里吹着一縷散发。汉姆掏出三份电报稿，等着。她终于打了个呵欠，站起身。他先拿通訊稿交给她。“夜間新聞稿，費用归报館付，”他說。“这是我的証件。”

一望而知，她累透了，对証件上的西班牙名字連看也没看。光是抄下了号碼。

“今几个，你們这批吃报館飯的准保忙得够噲。”她边說边接过他打給区組織委員的报告(写的是他家里的地址)和給李奥·塞佛兰斯的电报。

① 指美国32届总統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爱蓮諾·罗斯福(1884—)，乃社会活动家，曾任美国出席联合国代表，人权委员会主席。身材高大，濃眉大眼，长臉，暴牙。

“夜間信件。錢歸我付，”他說。

“可出了這種事，買賣准糟，”她說。“整個黃昏，我都在發電報取消約會，叫掘客、買主別來。遊客也來電報取消預定。”

漢姆忍不住問了一句：“有沒有電報抗議這種逮捕的？”

“有啊，可沒幾份。剛剛還給市長送去過兩份。全是打給州長的。外地人准以為里埃塔是州府呢。”

听這一說，漢姆就鼓足了氣，又問一句：“誰打死郡長這件事，最近消息怎麼說？”

“啊，我敢說錯不了。”她歇下嘴，數起字來。“就是包林先生打死的那兩個西班牙佬——也可能其中有一個還沒咽氣呢。反正他們得了報應，我看不出憑什麼還要抓人。想來都怪你們男人愛充軍人，喜歡出風頭，也好吓唬人吧。”

漢姆一笑。“你們太太小姐可以想點辦法呀。”

“是一啊，不一過……”她又數起字來。

“你也許是婦女俱樂部的吧？”

她記下電文字數，抬頭一看——有點疑心，漢姆想道。“也許是。怎麼？”

“你們這批人影響很大。你們一嚷嚷，那幫傢伙准听。”

“呃，說不上。我可不愿人家當我是紅黨。”

他不該辯，可心里憋不住，還是大胆問了一句：“憑什麼？簽請愿書？”

“呃，你又不是不知道。據說只有紅黨才簽請愿書。我真的不愿意受連累，”她說。

漢姆本想就此算了，誰知她偏偏又補了句：“你們男人，一切都是你們鬧出來的，想來得歸你們解決。”她淡淡的一笑。

他頓時招架。“所以我馬上要去見郡長。”

“是嗎，”她說。“好！但愿你如意。”

“謝謝，彼此彼此。”

他走出电报局，想想外头已經紛紛来电抗議，心里不由得一陣痛快。脚下就此踏实，一步步走过空蕩蕩的街道，决心不站停，也不放慢步子。

他碰到的头一批巡邏是一对胆小鬼——两个上了年紀的軍团团员，头上全戴銅盔，搜搜他身上有沒武器。他編了个假姓名，他們也沒起疑；他說什么要去見郡长，請求保护他的加油站，他們也听信了。

“你們不妨陪我到郡警署去，”他想了个主意說。

两人捅来捅去，笑他那份害怕劲儿。

“跑吧，小子，誰也不会来麻煩你。”

又有三个巡邏走过他身边，有的不过随便問几句，有的醉醺醺、威凜凜的說了句“走，朋友”，一揮手就让他过去了。

汉姆漸漸明白，他在里埃塔名声虽响亮，可認識他容貌的頂多只有巡警、郡警、矿警和獄禁等十来个人。在一般市民眼里，他是个傳奇英雄，抽象人物，跟妖怪一样虛无縹緲。

想到这里，真羞得他无地自容。在城里其他地方，党既沒客觀存在，目前怎能在群众中深深扎住根呢？

这一問，他就严厉的自我批評起来。党果真在里埃塔的“群众”中扎了根嗎？在无产階級的基本队伍——矿工当中确是扎了根。可是，說来也凑巧，这批群众虽不是个个都生在外国，偏偏十之八九讲的是外国話。在鐵路、印刷、建筑等行业的盎格魯籍美国工人当中，他没培养新生力量，当初还自圓其說，借口这帮人全是墮落的貴族工人，种族观念强，在他們里头最难发掘忠实的同志。丹佛會議上就此整了他一下，責怪他那階級斗争的出

发点，只是理論一套，实际行动起来，反而助长了里埃塔人风行的那种偏見：认为主要矛盾不是階級，而是种族。

不消說，盎格魯籍工人对那次罢工出过不少力。可他們全是以个别身分来偷偷帮忙的——因为他也是偷偷跟他們个别打交道的，就象他向各个小資產階級分子討救兵，得到他們帮助一样。其余的盎格魯籍工人，生怕有朝一日“廉价的外国工人”搶走自己的飯碗，全跟头子打成一伙，把“赤色煽动分子”赶出城。

且慢：断断不能因为自我批評，就此难过得捶胸頓足。难道他未曾想法組織那批人嗎？只是時間上来不及罢了。当初情况早已劍拔弩張，勢在必发，他竟冒冒失失的一头闖去。思想上还没做好准备，矿上的危机早冒出头来了。总算运气不錯，才能把斗争的基本道理教給几个天然的领导人。那几个人几乎只会說外国話，倒不是巧合。这是公司方面的阴谋。要分析本身的短处，就得考虑到对手的力量。他們想模糊真正的(階級的)仇恨，存心制造了种族的_{不和}。划出战綫的是他們——不是他自己。只得在他們主张的範圍内进行斗争，而不是他自己主张的範圍。

只有天曉得他没磨洋工。在牢里一連关了三个礼拜，体重增了十六磅。心里总以为大概是因为有了休息、睡眠和日常三餐，才保住了命。

可今晚，就因为他模样不象“外国人”，那帮盎格魯王八竟把他当作了自己人，这叫他实在不安心。

突然間，他改变了主意。繞过馬路，避开郡監獄，向里埃塔《套索报》報館直奔而去。

報館的前房灯火通明，但一个人也不見。汉姆出了轉門，三

脚两步走进排字房。只見有个大肚子、塌鼻梁的人坐在賽納式排澆机前干活。在哪儿見過他？新黨員班上哪儿的？莫瑞諾？勃拉斯·莫瑞諾？

那家伙推上眼罩，朝汉姆偷眼一望，脫开椅上的綁带。

“你好，”汉姆說。“今晚沒一个記者在？”

“他不在那儿？”那家伙朝另一間房溜了一眼。是莫瑞諾，沒錯儿——叛徒。汉姆記得那沙沙响的低噪門。“大概去拿咖啡了。你要在这儿等一下嗎？”

他也认出了汉姆，看他那份緊張样子就知道。

“我想写篇报道。借架打字架怎么样，行嗎？”

“唔，誰知道是不是……”莫瑞諾暗自嘀咕了一句，心里可拿不定主意。汉姆理也不理，徑自回到前房，朝最近的一架打字机走去。莫瑞諾跟了出来，直走到大門口，着急的朝門外探了一眼。

汉姆心头早背熟了报道的內容。他赶快打出来，边打边望着莫瑞諾老大不愿意的回去干活，听凭紅党大头子在編輯室里暢所欲言。

汉姆快打完报道，猛听得莫瑞諾吆喝了声，“啊，艾尔默！”說着就走到街上。汉姆赶紧打完最后一段文章。他正在报道上签字，艾尔默·派逊斯走进来了，回过头大声应着說，“这跟我不相干。”

莫瑞諾跟进来，嘴里嘀咕着“得，得，得”，穿过屋，回到排字房去了。

派逊斯还是个小伙子，嘴角边却已刻下两道弧形深紋，他将咖啡壶擱在写字台上，眼里仿佛沒当汉姆在場。

“听說你有篇报道給我們，”他說。

汉姆站起身，給派逊斯让座。“我想或者應該給你們一份。”

派逊斯满脸杀气，看着文章。

“你今天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真叫有声有色，”汉姆说。“你算得上好作家。”

派逊斯嗯了一声。

“可你是个坏记者。好些事都漏了。”

派逊斯放下文章，这才头一回正眼看着汉姆，撇嘴笑着自卫。“原来你自以为好给我补上漏洞，”他说。

“说起来，也可能是你不明真相。”

“也可能。”

那人冷冰冰的语气，倒叫汉姆竖起耳朵听了。“比方说毒气往回吹到警官眼前。”

“嗯——”

这狗杂种真是半吊子。难道他知道？难道他写过了？难道那篇文章给开过刀？

“如今你既然搞到真情实况，总要拿来一用吧？”汉姆说。

“那要看着办。”派逊斯撬起咖啡壶盖子。“万一我们核对一下，你总不反对吧？”

“那要看你们跟谁核对。你总不见得要一个打手承认他想强奸——”

悔不该说出打手这两个字。派逊斯打断了他的话头。“得，得，明白了，都写在这篇文章里头啦。还有什么吗？”

“有。你那篇大作是目睹记吗？”

“你是说我亲眼目睹的？才不呐。我当时在茅房里。说也滑稽，我一生中碰到最重大的时刻，总是脱了裤子在拉屎。”他格格笑了。汉姆可没陪着笑。

“那么是谁——”

電話鈴震天价响了。

“瞧，塔伐里許^①，我有事呐。”

“好吧。”汉姆迈开步，向大門走去，但灵机一动，頓时站住脚。“我打后門走，行嗎？路近点。”

派逊斯无所謂的聳聳肩，随手拿起电话听筒。“派逊斯……
嗯——哼……不……走了……嗯——哼……对不起。”

汉姆穿过排字房，到后面紗門口。耳边一听到派逊斯朝电话里說出“走了”这两个字，心里就犯了疑，果不其然，勃拉斯·莫瑞諾沒在排澆机前。

汉姆心头一陣凉。

大概同志們說得对；这莫瑞諾是奸細。大概他早去通知打手，說紅党头子在《套索报》报館里吧。“去抓他，哥几們，毙了他。”要不然何苦这么鬼鬼祟祟溜走呢？

汉姆不得不往最坏的方面考虑——万一料錯，那倒是上上大吉。

郡警署只隔两条半馬路。

千万别跑。一跑，他們管保开了枪，再盘問。

得离开这儿。

他听听脚步声。全市象死城。

他将紗門打开一条縫，朝胡同尽头張了張。半点灯火也沒有，連十号街口都是漆黑一团。不見什么动静。

只要手头有把枪就好办。心里决不会这么空啦。

他走出門，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条胡同正是大屠杀的地点——在那边，不到两条馬路就是現場。他只覺得别扭。一穿

① 音譯俄文，即“同志”。

过十号街，脚下踩的地就是今天早晨吉利·麦克凯尔威走过的路……踏着吉利的脚迹走。……

他在車轍纵横的磚头路上小心走着，气又急，心又乱，两眼張望着十号街口，直想让当天听过不知多少回的那幕情景重現在眼前。

到时候，那情景果然活生生的浮現在腦际了。左边是法院后門。門口聚了半圈人；門里走出打手，揪着辣芒押在当中。耳边依稀听见大叫小嚷，眼前仿佛看到鉄拳紛紛高举。但見打手推推搡搡挤过人群，哇啦啦喝着，叫大伙滾开——大伙在后面紧紧尾隨。

轰的一声——人群里冒出一柱白色的毒气……刹时間他跟讲故事的人那样，一陣晕头轉向。这当儿誰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也許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这刹那間，个人的所作所为也許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事，里埃塔人都早已明白，好几年来已經明白了——这就是人有生存权利，要想不让人家活命，总要有人送命：不是死一个，就是死好多个。那轉眼工夫間的所作所为，全服从階級利益，要末获得解放，要末受到束縛。但这个事实，法庭上不会承认。反而正式判决这事实跟案件无关，无足輕重。偏偏死抓住教条，說什么个人具有絕对的自由意志。还强把罪名归在什么人——

他听到脚步声，站住了。正在十号街口的中央。只見十号街那头五十碼开外的地方，在街灯的亮光下，映出一队巡邏的黑影，魚貫而出，显然准备包圍《套索报》报館。有的正迎着他过来。

他明白在广场灯光的映照下，自己的身影也必定輪廓分明，就撒腿跑了，穿过十号街，闖进胡同里那段凶地，再过去就是监

獄了。这时猛听得一声枪响，顿时有顆子彈嘯的一声从他脖根边飞过去了。

汉姆乱跑了，有回冷不防的絆着硬梆梆的車轍，脚一扭，才沒摔倒，他一溜烟拐了个弯，奔上九号街。

打拐角到郡警署只有几步路。他强自鎮靜，站住脚，打开門，拚命忍住不喘气。

彭斯不在里头。巴特·包林一个人坐着，在整理一堆文件，书桌边倚着一杆步枪。那張肉嘟嘟的大臉上堆滿了笑。

“瞧誰来了，”他說——汉姆拿准人家等他上門。莫瑞諾早来过啦。

“包林先生，我自愿請求保护囚禁。”

巴特假装大吃一惊。“囚禁？凭什么？我原道那出戏演完了，你才回城的呢。”

汉姆真想知道是誰报告来的，可目前沒工夫多問。“我剛遭到枪击，才請求保护。”

“啊呀呀，不見得吧。眼下誰会开枪打——”

“听着！”汉姆气呼呼的打了岔。“我上这儿来，可有不少人知道。你要是让我出了什么岔子，全市都会知道这罪名該归你担当。你保护我嗎？”

“遵命。碰到人家賊胆心虛，要我保护，我从不違命。”

汉姆靜听脚步声。毫无动静。那帮打手显然决定不再追来了。

“你是說沒听到那声枪？”他問。

巴特坐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把步枪拉近些。“我听到一辆卡車的回火声，”他說。“这一带成天都是这种声音。吓着你了，呢？”

“不是什么卡車。我見人家开枪来的。”

“好，就算看見吧。想喊冤告状？”

“那排字工人莫瑞諾剛才来过嗎？”

“排字工人？我不認識什么排字工人。”

“一个大个儿，西班牙-美洲人，一張哈巴狗臉。”

“根本沒注意。整个黄昏，进进出出都是人。”

汉姆这下可拿准了。

“坐下，”巴特說。“这家客店滿了。得另外給你想个地方。”

“行，”汉姆說。“不过，先让我談談上这儿来的原因。”他說得四平八穩，不露声色。“我代表共产党，对你們使用暴力鎮压里埃塔工人表示抗議，也要求你們停止官方煽动出来的恐怖手段，妄想掩盖他們謀杀郡长麦克——”

“別卖狗皮膏药，給我坐下，你这兔崽子！”巴特直立起身，手里拿了步枪。“你被捕了！有什么要讲的，跟郡长去談！不准再开口！”

汉姆差点沒笑出来。暗自覺得打了場小胜仗。不过，碰运气碰过了头，就不管用了。應該跟彭斯讲的，回头再談吧。

“行，”他說，一边拣了張椅子坐下，省得給人突然推开房門进来看見。

嗯，运气总算不錯。难道光凭运气嗎？他記起派逊斯对莫瑞諾說的話：“这跟我不相干”，还有那种近乎客气的态度，一下子又給怒火掩盖了。

那家伙有点怪。拿打給莫瑞諾的電話來說吧。他始終嗯嗯啊啊的。最后还要說什么“对不起”——仿佛对方請他干点什么，他一口拒絕了。这跟他早先說的“跟我不相干”那句話有关嗎？

老天爷！

一轉眼，他琢磨出來了。電話不是打給莫瑞諾的——是莫瑞諾打來的！“走了”那句話不是指莫瑞諾——是指他！可那是句鬼話！

這下一切都了如指掌了。原來是莫瑞諾打電話通知派遜斯，說有個巡邏隊要來抓他——請派遜斯留住他，等他們來。派遜斯却扯了謊！說他早走了——“对不起”。說“对不起”就是這個道理。

可是……一個人靠造謠生事混飯吃，怎能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反而想去救他手下一個冤鬼的命呢？

資本主義那套道德觀太玄妙了，漢姆總是猜不透，眼下也不想琢磨出來。大概是派遜斯不愿手上沾着血腥臭吧。

應該記住這個人，說不定還可以在他身上做些工作呢。……

剛才漢姆曾聽到牢房鐵門後面傳出一陣陣鬧聲。如今越來越響了，還加上乒乒乓乓的敲鐵柵聲。漢姆專心听着，要聽清的不是字句，而是音色、腔調，或許就此可以聽出誰關在裏頭吧。

他首先聽出愛蓮娜·史塔羅夫的大嗓門，接着是維吉爾家的一個男孩，接着是李蒂亞——可怎麼會是李蒂亞呢？她不是有凭据證明自己不在現場嗎？那麼是誰……？

如今可聽不清了。個個都合節合拍的嚷着，擺着鐵柵：

“我們一耍一毯子！我們一耍一毯子！”

漢姆偷眼看看巴特。巴特裝得好象連聽也沒聽到。

“誰說大伙不在鬥爭？”漢姆声色俱厲的暗問一句。

5 老光棍的家

參議員馬昂尼的院子里靜极了，冷冷清清。真不走运，勃迪·魏德迈想道，旁人都在拿那帮女赤党开心，自己偏偏上当，来站这种崗。今天早晨带头出場的里头也有他一个；整天来干得差点沒把腿累断；誰知到时候剛要捞点好处，人家竟想起他“不过是个中学生”，就騙他来站崗，可在这儿，凡是孩子不該过問的，都捞不到看，也輪不着干呀。

他眼前仿佛看到人家在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可就是沒他的份。他暗暗发誓，改天一定要找巴特·包林和柯許之流报仇。

勃迪正想得出神，猛見一輛派克牌汽車开到院門口停下，頓時瞄准枪，嗓音尽量装得老成，向跳下車的那人盘問口令。

啊呀呀，原来是煤矿總裁柏貝奇先生。勃迪可着了慌，拖着枪，絆手絆脚的，赶紧跑去給他打开院門。

“小心看守，孩子，”柏貝奇先生边說边上台阶，伸手按鈴。“要知道这不是鬧着玩的。今晚，杀人凶手全出世啦。”

“是，先生，”勃迪說着收起了笑臉。柏貝奇先生說得对。一松勁就要出乱子。

丹·柏貝奇和雅克·馬昂尼干干脆脆的一下子就結束了開場白，态度倒悠閑，还和顏悅色的。两人老早估量过对方的实力，結果都认为对方不值得恭維。充其量是互有短长罢了。各自断定对方是种与众不同的狗腿子。

丹暗自庆幸今夜就先来对付杰克。那家伙在法院里受了場

虛惊，至今心还跳呢。一顆心跳得慌，就沒法乱扯他那套滑头政客の廢話——远兜远轉的扯上一大篇，穿插上轰轰烈烈的古时候那一套迷人的无聊逸事，可就是一句真話也不漏，一点把柄都不給人抓住。这回杰克得好好听听。要不然难免发脾气，露出馬脚来。

杰克对丹这次拜訪倒也不覺得遺憾。好久以来，他早已看到这統袴子弟攤了牌。早晚要教丹尼尔·郝利斯特·柏貝奇懂得西部就是西部，所謂貴族，只是枪靶子罢了^①。在里埃塔住了二十年，“花花公子”的一举一动竟还象置身在紳士老爷当中；下星期他女儿就要出嫁，太亲家是个行商，曾經跟政府訂过一份合同，拿粮食和灭蚤粉供应印第安学校，騙到了二十五万，可看看筹备婚禮的排場，还当他要把女儿嫁給皇太子^②呢。應該告訴柏貝奇老爷說，里埃塔和里埃塔煤矿公司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蚱蜢。他为了得到保障，获取特权，一直在管理城市，要是出了乱子，那也休想甩手不管，只当作跟这种糟心事沒关系。总得有人告訴他說，这是場全武行，不是什么正行正道的拳击賽^③，如果你既不肯受到牽連，又不愿套銅指节^④，那就休想站住脚跟。在战斗中你可不能总占上风，一不得心应手，就乱叫乱嚷。應該逆来順受，狠狠斗下去。

① 照原文直譯是45口徑的枪靶子。

② 原文是威尔斯亲王，指英国皇太子。

③ 照原文直譯是“昆士柏里侯爵拳击賽”。按昆士柏里侯爵 (John Sholto Douglas Queensberry, 1844—1900)，系英国貴族，1865年与亞瑟·張伯斯 (Arthur Chambers) 共同拟定《昆士柏里侯爵拳賽規則》，为近代拳击規則之本。

④ 打架时套在指头，借以保护手指或加强打击力的一种金属器具。

“你不是个打扑克的，丹，毛病就在这儿，”杰克听到丹亲口招认他担心城里的情况，就说道。“你不懂得，能手不一定是赢家。你还得打下去。”说着递给丹一杯威士忌苏打——他对这种东部饮料多少有点气恼。从前当酒保那时节，一天八小时都得拿杯酒，跟小伙子们做伴，就此喝惯了冷茶，至今这习惯还没改掉。“你的牌扔得实在太快。就谈那回罢工吧，当初你要是再坚持五六个礼拜，那我们就占了那帮猴崽子的上风。”

“谢谢，”柏贝奇柔声说，“我不想谈罢工。眼下请你谈的是长远之计。你我还没出世，美国铜业公司就创办了，雅克老兄，日后你我尸体烂得发臭了，美国铜业公司还会在世上呢。在东部人眼里，那回罢工不过是件小事。哪怕我们输了——”

“你输了，”杰克说。

丹叹了口气。这家伙真是死心眼。对镇压罢工自有一套标准，凡是不合格的，他都叫做惨败。要是请他来解决问题，他不把外国人统统轰出城，决不肯罢休。但这种胜利真是后患无穷。要花上好几个月才能输入新手，重新生产厚利的货物，不过，等到那时候，此地又会有煽动分子放火啦。

丹虽没以大改革家自居，可总认为结束招募外国劳工政策这一大改良，应该归功于自己。美国要是一代又一代的吸收异种异族，而且偏偏又是最讨厌的种族，那就休想保持种族纯洁。人种势必要退化。美国式的理想势必要落空；生意买卖势必要停顿；全国百姓就不得不接受一种外国输入的社会主义——由犹太人或波兰人当上大总统。

丹固然坚决反对“新政”，但也不得不承认罗斯福这家伙是个上等人；血统纯正，本性善良。他叔叔泰迪①原也好算个捣蛋鬼；后来倒不大抨击托辣斯②了。泰迪终究站稳了立场，弗兰克

林也会如此。不得人心的人对你可毫无用处，你先得这么想一想，别急着去责备罗斯福背叛阶级。就算胡佛①比较可靠——单单可靠有什么用。背叛自己阶级的可不是罗斯福，而是胡佛，他由于满足不了他们那一伙的要求，才没有重新当选。

斗不过人家就投奔过去——“那人”干的只是如此而已。不用说，“教授智囊团”②搞出的那套架空的计划，丹一个也不赞成；但心底里却暗暗祈祷，感谢“哪位仁兄”在白宫里安插了一个上等人，他不捞油水，还能办好拖延革命洪流的差使。

话可说回来，对雅克·马昂尼一类略通文理的暴发户，决不能谈这种话。那家伙靠自己打出天下——不知从什么垃圾堆里钻出来的，可丹总疑心“雅克”一字原本念做“雅各”③。他靠乱

① 指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② 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叶，美国托辣斯大大发展，人民群起反对，西奥多·罗斯福上任后，按照垄断资本家的意思，伪装成“开明人士”，根据第23届总统哈利逊所通过的《薛尔曼反托辣斯法案》，通过一些法案对托辣斯加以限制，抨击“破坏大繁荣的罪人”，维护“小人物”的权利，展开“反托辣斯战”；虽曾对若干垄断资本家进行过控诉，但并未打击托辣斯的发展，只是欺瞒人民的一种烟幕罢了。

③ 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 1874—): 美国第31届总统，共和党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头子。在其任内，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他对资本家仍采取放任政策，工人农民纷纷起来反抗。他虽是美国资本家宠儿，但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资本家终于改选罗斯福上台。

④ 指罗斯福竞选总统期间充当罗斯福顾问的一群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中有雷蒙·毛莱、雷克斯·塔格惠尔和小伯勒等。罗斯福就任总统后，三人均被封官，毛莱入国务部，塔格惠尔入农业部。早期的“新政”措施均出于“智囊团”之手。

⑤ 雅各是希伯莱名字。本文暗指丹疑心雅克是犹太人。

咬，乱抓，乱踢下身而步步高升。不用拳击，不要手段，不讲技巧。在他眼里，“妥协”这个字跟一跟一“策略”^①一样，是个外来语。

拿这房间来谈吧。活活是一座可怕的加利福尼亚式平房。好一幅令人毛发直竖的景象，又是标准的光棍窝，又是近三十年来大瀨城^②中那种种怪物的陈列所。

“那场罢工你输了，”杰克又偏头偏脑的說了一遍。“我们花了他妈的百来万税款，保你出来——可结果捞到了什么好处？”

“你是说里埃塔有了个工会？雅克兄，我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了个工会！”

杰克吼了一声。

丹径自說下去：“請寬限些日子吧。眼睛一眨，劳资间那种老式的公开战就会跟——跟你那硬领一样过时啦^③。聪明的管理处正着手把劳工问题交给那种对劲的工会代办呢。他们比较容易识别赤党，也容易给赤党吃苦头，所以用不着象你见惯的那样动刀耍枪，就能把手下治得俯首贴耳。他们会雇用打手，开销警察——我们用不着出钱。到将来，工会领袖都会成为我们的雇用人员。他们敢朝社会主义走一步，就什么都完蛋。

“当然罗，我们决不过份信赖他们。要是有一个不听话——妄想捞到政权，或者开口提出要求来拉拢人心——那么我们也许会请你们这批做官的援用法律、禁令什么的，帮着把他们治服。否则我们决不过问。……你看到乔治·贝克登在《套索报》上的

① 原文 finesse, 是法文。

② 大瀨城(Grand Rapids): 美国密西根州南部大河畔城市，系家具制造业中心。本文中所谓怪物即指该城出品的家具，因一般家具都显得庞大、笨重、设计丑陋、不合实用，故而有此称法。

③ 早年西方男子衬衫领一般是硬领，可以脱卸。

那篇通告嗎？”

“嗯——哼。你說的是那個工會頭子吧。”

“對。你覺得怎麼樣？”

杰克原來就在納悶，不知丹是否幕後人。“我沒覺得怎麼樣，”他咕了——句。

“你可聽着，”丹說，“這件事跟我不相干。要知道，喬治剛帶了班底來到這兒，有好些個赤黨，千方百計想鑽到基層工會的實權位置，還着手硬逼喬治‘履行勝利條款’——他們嘴里說的大概就是這句胡話——要把他們趕走，倒有點棘手。到頭來，他們終究當選了——你們這幫搞政治的竟還在施舍剩羹冷飯，填飽他們的肚子。喬治只好慢慢來。所以今天早晨這場亂子來得正是時候。叫喬治和在業礦工都吓破了膽。他們就趕緊拚命否認跟赤黨有任何瓜葛。喬治公開聲明，沒一個工會會員是赤黨；這下子他得說話算話啦。”

“可你竟信賴他。”杰克只恨當初沒好意思在起居室內放上痰盂^①。這會兒倒真想用——下呢。

“我剛說應該給他個機會。我們與其這麼亂開炮，何不放寬心，讓他遂着性兒去辦——用得着我們幫忙的地方，才幫個忙。如果想一把攬在手里，難免給人說閑話，那見鬼的拉佛萊特委員會^②也許還要進行調查呢。我換做你，老兄，可不願如此。”

① 這里用痰盂相當於“啐他一口”，以示輕蔑之意。

②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任時，參議院內所設的教育與勞動委員會，專事調查侵犯工人權利、言論與集會自由的事項。該委員會主席是參議員小拉佛萊特 (Robert M. La Follette Jr., 1895—1958)，因此稱為拉佛萊特委員會。

杰克不由得一惊。“为什么是我呢？”

“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套索报》上对参議員馬昂尼取消贖回权这件事只字不提？归根結蒂，这当然是赶費南迪斯搬家的根由。”

“难道我还得道謝不成？”

柏貝奇啾啾笑了。“覺得不痛快就免了吧。可全州一些卖力的記者，管保都在钻研档案了。比方說——”他从暗袋里掏出一份备忘录，夹上眼鏡——“今晚雅諾①《太阳报》带来这段消息。”

杰克两眼一瞪。“你怎么搞到的？《太阳报》不是总要到早晨才送到嗎？”

“人家把这段消息看得很重要，先打电话通知我，我就叫李薑小姐記下来。报上說你是什么‘里埃塔的扫帚星，数年前，曾将特許証售予黑钻城的私酒店②和人所共知的妓院，遂被逐出市参議會’。接下来就談到我們跟你的那笔地产买卖，还有你跟‘貧困房客’的那种所謂‘可疑的契約’。文章中用了‘重利盘剝’这个恶毒字眼，还提醒选民，你在秋季又要給提名竞选州議員。”

“全是些老話啦。我真不明白！”杰克怒悻悻說。“亏你有臉把羅斯福那張臭报上的話引給我听！难道你忘了罢工期間它拿你們那帮家伙怎么說来的？‘破坏大繁荣的罪人’③，‘将我州当做殖民地一般剝削的华尔街大老板’，以及諸如此类的話，难道你都給忘了？”

“沒忘。不过，老兄，我們不比你，挨挨罵还无所謂。他們休

① 雅諾(Llano):美国得克薩斯州中部一郡。

② 美国当时法律禁止酒类买卖；所謂私酒店即秘密卖酒的鋪子。

③ 原句引自美国总統西奧多·羅斯福于1907年8月20日在馬薩諸塞州普洛文斯鎮发表的演說辞。

想把美国铜业公司排挤掉，当然也休想送我下牢。”

“我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那批契约可全合法，”杰克一口咬定说。“你们那伙人个个都清楚。一冻结我的契约，我就破产啦。如果这么对付我，全国所有鬼公司统统都要叫苦罗。你希望这样吗？”

这句话说得那兔崽子哑口无言，就此静心想想了。柏贝奇将陶士牌钩咀烟斗装满烟丝，点上火，才开口回答。

“雅克，老朋友，我怎么才能叫你明白呢？我只希望事到头来对你大有好处，因为那样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别忘了，那块地的矿产权还在我们手里。我可以在明天早晨派两辆推土机到那块地皮上，把你那些窝棚全撞倒，就是说挖煤，这一来你的契约还有什么屁用？可我不喜欢耍无赖。我不愿出此下策。也不要你破产——连害你丢脸的念头都没有。比方说，费南迪斯案件，明明是无政府主义的违法案子，你不妨让法庭见机行事。不过，为你自己着想，我看，你对其他的一批拖欠户，还是马马虎虎算了吧。”

杰克再也受不住了。“我决不罢休！”他说，牙关一咬。“他们只消看到，有一个拖欠户不付钱就免了罪，那再也沒一个人肯扔出个子儿啦。也许你一时能低声下气，我可受不了，死也受不了。”

嗨，杰克，慢着。听完人家的话再下手也不迟。这可不象你平时为人，你这个老混蛋。等那王八蛋重新点上教授烟斗，发表发表高见再说吧。

“不用说，”丹一口口喷着浓烟说，“你自己找死，当然可以害我们吃苦头。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这么恨我们。我不想提醒你，当初那笔地产买卖成交时，你是怎么一副可怜相。你在全州成了臭人——保你当不了选，而且连提名的资格也捞不到。体

面的貴人老爺都怕在你的私酒店里給人撞見。天底下沒一個人肯出一個子兒給你當競選費。鐵路員工對你都擋駕。且不提牧師在講道壇上把你臭罵；稅務員要扭斷你的脖子；印第安管轄局想調查清楚，那伐何保留地里私酒源源不斷輸入的原因。話雖這麼說，我可知道你是什麼塊材料，才下賭注保你翻身。這好比拿大注壓在大冷門上，你也不是不知情。你那麼斗法，你那麼翻過身來，都叫人得意。今天我只要求有這份光榮，讓我繼續為你感到得意就行。”

杰克年輕時倒認識幾個大亨，可就數這個潑林斯登超齡學生最最刁鑽促狹。他給杰克撐腰，是因為他那幫老板吩咐再派一個公司奸細到議會中去，可他又收買不到一個價錢更便宜的。從小到大，這王八蛋的肥屁股一直坐在金山銀山上，日子一久，終於認為任何發迹的人都是他這流貨的當差啦。幫他忙有什麼用，因為隔一夜他就把你的好處忘個干淨。象剪掉他那些臭股息單似的，一下就把你扔嘍。

“你要我怎麼辦？”杰克好不容易才問了一句。

“我沒請你幫什麼忙。只是提醒你怎麼才撈得到油水。我們當初用不着送你進州議會。也用不着把那塊地賣給你。”

“不賣才怪呢。”杰克格格笑着，掩飾住心頭的怒火。“他們就會撈到棚戶居住權啦。”

“不見得吧，”丹沾沾自喜說。

“你們有種趕他們搬家？這一來你們的群眾關係不就完啦！”

“我們不會趕他們搬家。”

“好。你們會賣給另一個冤大頭。這一肮脏勾當就由他出面來干。”

“呃，這一這是一雅克·馬昂尼的一套說法。”杰克看出這家

伙再也掩飾不住心头怒火，倒真称心。烟又熄了，他湊着火，恶狠狠一抽，烟斗底的湿烟絲噼噼响了。“假定旁人买下那片地——比方說彭斯·包林。我看他对那帮倒楣房客的苦境，恐怕比較同情。”

原来如今把彭斯捧出来啦？留下做个参考吧。“你提到过了，”杰克出声道。“还有什么嗎？”

“赶明儿这场风波平息了，你就会看到好些人要搬出城。这样你要按照比較现实的条件，跟新买主重新商訂合同就容易嘍。”

“沒別的了？”

千句并一句，这场乱子得平息下来。跟你談談私房話吧，单单出了一条人命，倒要在五千人口的一座城里逮捕几百个人；单单为了找回一把手枪，倒出了五十来份搜查証，你看这做得是否有点过火？东部有个体面人在計劃叫‘年轻人，上西部’^①去开店开厂，你看他对这会怎么看法？

你看这是否表示缺乏一点自信心？我觉得这倒象杀鸡用牛刀。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是以有权有势的著名共和党領袖身份說这句话的——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过几天，我的班底就会散伙。那些矿，我們用不着。里埃塔分公司一向只是对铁路員工有好处罢了。要看清总公司资产負債表上的盈亏，非得用显微镜才行。我們会退出——我敢写包票，决不会亏本，这三十年来，西南部的地位不是提高了嗎。到那时候，你們里埃塔人就要跟一批嶄新的人打交道嘍。那是怎么一帮人呢？可能是暴发

① 原句典出美国紐約《論壇报》创办人格里莱 (Horace Greeley 1811—1872) 1854年致維利蒂 (Verity) 函。

戶——也許不过是批好人，对西部的情况并不了解；我們已經摆脱的过錯，他們还会重犯。說不定他們会破产垮台——到那时候，你們那欣欣向荣的工业城还不是完蛋了！

“所以你瞧，雅克兄，你應該先考虑一下大局，再作出决定，省得将来后悔。杀声震天、一片荒涼的西部早成了历史陈迹。电影里看看倒很浪漫——在街头碰到可受不了。至于一夜之間頓成暴富的理想——那也过时了。‘去他媽的老百姓’和‘搗毀工会’那类話也过时了。这种經濟蕭条可不是空話。我并不是說，我們这台戏快唱完了。說什么也不是最后一幕。可我看也許又要開場唱一出嶄新的，名叫‘坐控大局’。从今以后，我們都要大談特談社会主义这玩艺——此地要肃清社会主义，只有这么做。”

丹喝下酒脚，潤潤嗓子。杰克臉上虽然装得不动声色，心里却給打动了。現在該走啦。其实丹本人倒挺感动呢。可惜迈朗·戈莱老头沒听到剛才那番話。老头在紐約上屆董事會上的總結发言，他都絲毫不差的把那番意义說出来了。如果里埃塔至今还看不出有必要走文明道路，那可不好怪他。

杰克沒站起身送丹出門。他又怔坐了一个钟头，神志恍恍惚惚，手脚动不了，脑子也动不了。一連串淒厉的回音在耳边飄过，全是一个調門——历史陈迹……过时……跟你那硬領一样……这一来你还不是完蛋了？

重新淪落，杰克。

幸亏老婆安眠在黄土壟中嘍。

6 彭斯·包林查夜

他手指头牵啊牵的尽牵着。枪里装着子弹，可没出事——仿佛手指头没血没肉，就这样子从扳机上直钩过来，活活是鬼的指头。再过半秒钟，子弹还不出膛，他这人也要变鬼喽。枪口终于冒出浓烟，可没半点声息，转眼聚成一团，袅袅上升，化成个黑巨人，伸出大利爪，向他一步步逼过来。“退后！回去！”彭斯大喊大叫。

睁眼一看，只见芬妮站在跟前。“你要干什么？”他生怕她开口说他讲梦话，就喝一声，先将她一军。“干吗不把我喊醒？”

“哟，彭尼，你才睡了两个钟头呀。昨晚也不过睡三小时。我怕你生病。”

“有电话吗？”

“有啊，多得很。可都叫我别唤醒你。”

“大概沙姆士打来过？还有马隆？还有巴特？”

巴特不会打来，才不会呢。巴特准又在充当郡长，大过其瘾，恨不得他死掉拉倒呢。

“本·马隆说找到两个女的，都亲眼看见今天早晨出乱子的全部经过。”

“什么！”彭斯正坐在床沿上穿靴子，一听就住了手。“什么女的？”

“她们就住在戏院隔壁那家老旅馆里呀。不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

彭斯穿好另一只靴子。“据说拍过电影的那个游客，有消息

嗎？”

“本沒說。想來是謠言罷了。”

“路易·柯戴斯回來沒有？”

“他沒說。我給你焐着點咖啡呢，彭尼。市長和馬昂尼參議員也都來過電話。”

“哼——哼，全給我見鬼去。老子幾時准备好接見，幾時叫他們來見。”

彭斯直僵僵的邁開步，領先走進廚房，坐下，芬妮忙着張羅杯盤、白糖、奶油。他真不該等喝咖啡。眼下，巴特在負責一切，那幫搞政治的忙得象沒頭蒼蠅，休想摸得清究竟是怎么副局面。這是治安問題，跟政治風馬牛不相及。他和拉生警長，再加上個能干、麻俐的移民局人員，不出四十八小時就能了結這案子。讓搞政治的來插手，兩個政黨准得狗咬架，一拖又要拖上幾個星期。這可受不了。

“你去看過梅·麥克凱爾威嗎？”他問。

“去啦。不是早跟你講過嗎？”

彭斯遞出杯子，再要杯咖啡。

“她好嗎？你說過我一有機會就去看她嗎？”

“她好些了，彭尼。看來給她罵得最凶的，是艾弗思利夫法官和馬昂尼參議員。我換做你呀，可要等她消了氣再去。她愛吉利愛得才深呢。”

“應該這樣，”彭斯說。“吉利是好人。”

比我好，他暗下想。

彭斯對自己有幾個錯覺。他自知人家跟他合不大來，什么都遂着性兒干。芬妮花了好幾年工夫才了解——比方說，他不要孩子。有過三回，她都想瞞過他養一個，結果回回認輸，只得

打胎。吉利这家伙要孩子；可看来他的前妻也好，梅也好，都养不出。……

芬妮和吉利倒是天生一对——真奇怪，以前怎么没有过这个念头。要真是这样，他和梅……他向来把梅当作狐狸精。她天生有那股骚劲。芬妮这可怜虫，她拚命学也学不象。可真要命，她虽有自知之明，竟还撑到底；有时碰到事情难办，不能马到成功，他那副德行，换做旁的女人，恐怕都不会跟他厮混到底吧。他充其量不过是个下流坯——总算没成头号屎蛋，这多亏芬妮。也多亏巴特。

他这辈子里，总拿堂哥当作前车之鉴。巴特认为，一个人在勾心斗角的场合中要想防止栽斤斗，成天到晚就得象个兔崽子。彭斯总以为巴特一生没出息，正是这道理——甚至罢工时，尽心尽意干了一阵，到头来连郡长这差使都丢了。要真正飞黄腾达，得讨人欢心。不错，心一定要狠得叫人家吓死。但不到紧要关头，决不露出来——因为这会害自己。今天早晨就差点害了自己，险险乎杀死马隆。

想到这里，他记起来了。

“梅有没有说，照她看，是谁打死吉利的？”他问。

“哟，没呀，”芬妮一惊，说。“我还当她知道凶手就是那帮西班牙佬呢。怎么，彭尼？”

他没答理。今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梅，把吉利的噩耗通知了她，她气呼呼的嚷着说，她知道巴特是凶手——吉利捞到了他的旧差使，他眼红。这早晚，她明明改了主意，不想那么轻率的把罪名加在巴特头上。所以他至少也得封住口。

胡同里出事那当儿，巴特真的一直在署里？不见得吧！

这会儿，彭斯不愿多操心。他站起身。刚走过芬妮身边，不

知怎的竟弯下腰，亲了亲她的脸蛋。“阿迪奥山^①。”

她微微飞红了脸，抬眼一笑。“你这就得走，心肝？”

“嗯。”皮带和枪袋就挂在椅背上。他动手扣皮带。

“有人来电话，说你在署里吗？”

“叫他们过一会儿打去。说你不知道我这会在哪儿。”

“小心，彭尼。”

他临走取了宽边帽和羊皮大衣——看来今夜简直冷得要下霜呢。

他慢慢开着车，穿过一条条大街，查警哨——也查醉鬼。这件事叫人受不了。黄汤对胆小鬼才受用，喝了可以壮胆——也可以乱开枪。今天没再出乱子，倒是件奇事。幸好赤党认输了，好象冷不防的给逮住了，可断断没料到有这一着。

私底下，彭斯认为杜威·沙姆士对谋反的见解根本不对头。这次进攻要是出于预谋的话，至少暴徒中找得到几把枪吧？可一把也没找到。话说回来，当时胡同里子弹飞来飞去，多得不得了。不光是他一个人开的枪。福纳那把鬼枪怎么样啦？不知那把枪打出多少子弹。克赖德亲口说过他没数。可他有扯谎的毛病，还会抵赖从没出过娘胎呢。

哪怕出五百份搜查证，也要找到那把枪。

他把车子开到三个一伙的郡警身边，戛的刹住车。这三人，一个醉得站不住，另外两个只得半搀半扶的架着他。他们一认出彭斯，全楞住了，就跟风中树杆一样直摇晃。

“把枪都给我，”他喝道。“快！”

三个窝囊废手忙脚乱，差点没摔进车里。

① 原文是 addyose，西班牙文 adiós（再见）的译音。

“再把証章都給我。”他揪住一只証章，使勁一拉，連那人襯衫也扯下一角。“可惜沒工夫送你去坐牢。好，回家去吧。”

他拿起一把槍來一轉，仿佛打算送他們回老家。他們這才明白過來，就撒腿跑了。那喝得泥醉的一個曾經摔了個狗吃屎，但一轉眼又跑得飞快，不見了影踪。

彭斯咧開嘴笑笑。一口寒氣從嘴里吐出來，又迎面吹回來。他心里好受些了。

他一直開到墨西哥鎮，停在鎮外，鎖上車，檢查了一下槍，才進鎮。果然靜悄悄的。要說這是座荒城，人家管保相信。眼前只看到一輛郡警的汽車：其餘的准在搜山找尋阿賽。等那幫臭警犬打依達戈趕到，天早亮了；今夜小溪要是漲潮的話，就聞不出氣味啦。

啊呀，多寒傖的一簇窩棚呵。對這種狗窩竟還有人舍不得放手，情愿拚掉命，這真難以相信。可話說回來，保衛家園本是人類的天性。當年自己也這麼干過——一幫目中無人的城里佬，不也是把他的牧場當作有失體統的狗窩嗎？今生今世都不會忘記當年銀行里派來的那個鬼崽子，伸出那裝着金鈕扣的襯衫袖子，朝那片田園一揮，說：“彭斯，有自尊心的人在這兒根本住不下去。你干嗎死要守着這塊沙漠呀？”他恨不得朝那人的屁股踢一脚，叫他滾蛋。“你干嗎死要搶走呀？”他問。當時真心煩得要死，一直象鬼崽子似的守着那塊地不放手。到頭來還是認輸。

那幫無知的外國人叫他又妒又恨，妒的是他們竟沒輸，至今還在斗爭；恨的是他們有種拚命斗，斗到底，他却沒這份膽量。

話雖這麼說，他倒不是沒種。當初他何嘗不準備照着《小伙子皮萊》^①故事里的烏槍手羅勃士那樣干一番——鑽在窩棚里，

攔着不少枪支子彈，让大腹便便的闊佬过来碰掉他的脑袋。心想，如果一命归阴，就要拖几个吸血鬼一起走。他借了枪炮，买了彈药，芬妮一見他在装沙袋，吓得魂也沒了。

真这么做，倒成了事。可到时候，那牛脾气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终于明白，就是心头那份狠劲，害得自己丢了大块肥肉。其实，一听到他們說多喜欢他，多尊重他，他只管相信就是。一听到他們答允尽力給他謀份差使，过个好日子，比在沙漠上养几头牲口不知要美多少，他只管心領就是。

他只管听他們摆布就是。

結果囉，他对那帮专說鬼話的伪君子生的气终于忍下了。麻袋里的黄沙倒掉了，武器归还了，彈药退了。不久他們就收紧了圈套。在郡警署里給他謀到份差使，叫他做堂哥巴特的助手——地地道道的一份公差，他們几时高兴，几时就好拿他当臭虫样按在大拇指下捻死。

一切都沒說的，他还是按时吃飯，按时睡覺。可是，从此以后，他压根变了个人。从此以后，他压根算不上人。右手食指一牵一牵的毛病越来越重。非要学会用中指开枪不可。

那又怎么样？只有碰到心里禁不住怀念起牧場来，才后悔当初不該橫下心，可如今也漸漸淡忘了。他混得不錯。人家喜欢他。誰都知道他稳重可靠。从現在起，他就会成为这好汉鎮^②上的“大亨”。

① 小伙子皮萊系美国著名俠盜，劫富濟貧，专与官府作对，真名叫威廉·彭奈(William H.Booney)，1859年生于紐約，1881年被害于新墨西哥州松納堡。其事迹經后人編成故事，流傳至今。

② 原文是 man's town，指美国西部男人多，女人少，恶霸橫行的僻鎮。

何苦見了這堆窩棚就泄氣呢？他跟這幫人可沒絲毫共通點呀。

哼一哼，這幫人全是笨蛋，個個都是；還以為只消規規矩矩、巴巴結結干活，就好過日子呢；神氣得不屑跟別人合撐一條船。拿特朗克·台·伐加來說吧。特朗克雖是個混血種，沒多大教養，才能倒不小，就是不愿跟人打交道。凡是能幫他忙的，一概不信賴。不肯在大泥塘里當個小青蛙——那就瞧瞧他的下場吧。見他的鬼去。那些動不了腦筋的笨王八蛋統統見鬼去吧。

前頭一幢房子門口停着郡警的汽車，屋裡正在搜查，悶聲悶氣的，好象不想吵醒街坊。彭斯靠在磚牆上觀望。只見大門打開了，屋裡頭忽上忽下的閃着電棒光。光地板上響起腳步聲，有的嘩啦嘩啦，有的乒乒乓乓。臨了，一個男的拖着一個女的出來了。“一到玉石峽，你就会開口啦，”他對她說。

彭斯一看原來是發電廠的史米蒂，就叫他過來。史米蒂馬上聽從了。

自從《套索報》出了號外，人家對他總是有話必聽，這真叫人發笑。那類文章乍看起來，難免覺得肉麻，看慣了，就大大受用。

“怎麼回事，史米蒂？”

“這個，長官，有的王八羔子看天暗了，就偷偷溜回家，所以我們在抓他們。我們逮住了這兩個臭婊子，大概曉得點阿賽的消息。”

彭斯嘴一撇。“剛聽你說什麼帶她們上云石峽去。大概你說的是笑話吧。”

“呃？”史米蒂那張馬臉拉長了。

“你總要帶她們到我署里去吧。”

史米蒂還當他說的是雙關話，放聲笑了。“我們本來打算最

后送到你署里呀，”他說。

彭斯的嗓音頓時變凶了。“你總認識路吧？不必走云石峽。”

“這個，呃——”

“動動腦筋吧，史米蒂。赤黨盼的就是強姦案。你這是在讓他們抓把柄。”

“遵命，長官。”

彭斯轉身回到車前。他格格笑了。史米蒂心里可不痛快。剛到手的小娘們一下又飛啦。他老婆一見他回家，最好裝成個狐狸精，不然，一輩子也別想弄懂是什麼傷了她的心。

彭斯正在車門上開鎖，猛聽得一個男人的叫聲，就住了手。

“別開槍！那是我兒子！他是癩子！”

他媽的，又是搜查？在哪兒？

那聲音又響了，漸漸消失：

“別！媽——媽——媽呀……”接着是一陣哼唧。

有人受傷了？彭斯早找到那幢房子。他拔出槍，側面挨近門口，站在射程外，猛地把門一推。

“里头出什麼事啦？”

門應聲而開。彭斯聽得見屋里頭的呼吸聲——好似鼾聲。難道說，是做惡夢？

床上彈簧吱格一响。彭斯頓時將電棒照進黑洞洞的門里。沒反應。站在門外可看不見里头的情况。

他決定豁出去看一下。

他站在門口，拿電棒亂晃，看到的那副情景，簡直叫人信不了。活象陳尸所里的兩堆死尸——几乎都是小孩——一堆在凹陷的彈簧上，一堆在地上的床墊上。有光屁股的娃娃，有道格拉

斯那个长腿的小妞儿，大的小的都全。真要命，还有两个老头。大腿胳膊、脑袋屁股全混成一团，又象小狗，又象乳猪。

再瞅一眼，才看出这里头原来有所安排——床头躺几个，床脚躺几个，各人的腿都在床当中交叉起来。无奈那张床年久失修，形似吊床，所以一床人早都滑到当中了。力气大的把破毯子一寸一寸的全占了，让其余的人露出半截身子。地上床垫中那群人倒没那么糟，因为至少躺得平，只是少几条毯子，大家拥在一块取暖。

这一切，活活描出一副凄凉、疲憊的惨状，叫彭斯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那两个老头怎么回事？他朝他们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一个蓄着骑兵式黑胡子，据说原是俄国的一个哥萨克什么的。彭斯记得罢工期间逮捕过他，不管说哪国话，这老家伙都听不懂，只得放了他。他连俄国话都忘了——如果懂的话。那一个老不死倒比较熟悉——是个西班牙土人，据说背上留着苦行派教徒的鞭痕^①，是个老奸巨猾，从前闹过事。那天向吉利请愿的代表里头也有他，所以今天早晨可能到过胡同。彭斯就拍拍他的头。

那老头翻了个身。身子一抬，把个小姑娘撞出了床垫，可是她醒也没醒，又爬回来了。

“起来。”彭斯一把揪住老头的铁灰色头发，摇摇他脑袋。“起来。”

“天啊，谁……”那对老眼猛的睁开了，朝彭斯亲热的眨眨，

① 苦行派(Penitent): 美国西南部，尤其是新墨西哥州的一种秘密教派。每逢复活节前一周，该派教徒仿耶稣受难前受鞭打，鞭打全身，并以钉十字架结束。1889年天主教教会虽加以禁止，但该类仪式仍秘密举行。

仿佛正盼他来呢。他吃吃的暗笑，无限小心的从孩子堆里脱出身。輕手輕脚的把薄毯子拉拉整齐，好好盖在小孩身上。这才站起身。

“你是何塞·阿馬达·龔特瑞拉斯？”

老家伙点点头。“你抓我的来❶？”他小声說。

彭斯也想小声說，可就是办不到，他指指另一个人，大声問：

“那是誰？”

“这一个嗎？是我的朋友。他叫璜·董博腊斯基。”

董博腊斯基。就是这家伙，沒錯几。“他讲英国話，你知道吗？”

“英国話，不懂。不会，不会——一点不会！”他加重語气說。

“你呐？你讲英国話？”

“一些点儿，不大多的。”

“听着。我剛站在外面街上，听见有人用英国話說了句‘别开枪，那是我儿子’。还說什么瘸子来的。不是你說的？”

“我的？不，不。我的着了。”他打手势做出睡覺的样子。“他的也着了。”他装出打呼嚕的声音。“恐怕是另外一幢房子吧，”他满怀希望的出个主意說。

“不，不是另外一幢房子，就是从这几傳出去的。你担保他不会讲英国話？一次也沒讲过？”

“对，一次也沒讲过，一次也沒讲过。他讲不来。”

总有个人在說鬼話，彭斯暗下寻思。他疑心是那老哥薩克。鬼才听說过，有人一国話也說不来！去他媽的。这老妖可不能小看。

❶ 原文是不合語法的英国話，譯文仿譯之，下同，不另加注。

“昨天向麦克凯尔威請愿的代表里头也有你，是吗？”

“我？請愿团代表——？啊！失业工人工会的委员会！”

“委员会，对啦——失业工人，不错。你也是委员？”

“怎么会不是呀？”

“果不其然。今天早晨你在广场上？”

“在广场上？今天早晨？”那老不死不大爱听这句话。“呃……”
决不定到底承认几分。“也许……对。对，我到过。可没到过胡同！我当时不在胡同里！”

不在胡同里。跟其他人说得一样。要是听信他们的話，你还以为当时那条臭胡同里没人哩。再问也没用啦。

“好，走，”他说。“到我署里去問話。”

“你在寻辣芒·阿赛，是吗？辣芒这儿的不在。飞了——呼的飞啦！”他乐得嘻嘻笑起来，刷的飞下巴掌，表示阿赛逃得多快。“抓不着啦。辣芒呼的飞了！”

“别管它了。你有大衣吗？”彭斯指指身上的羊皮大衣。“外套？”

“外套？没有。不要紧。好。走吧。”

看模样，那老头巴不得赶他出屋呢。也许应该再向四下看看。話又说回来，那把枪断断不会藏在这儿。彭斯又盯着那两堆死尸看看，仿佛要求他们象场恶梦似的消失无踪。到天亮，这些小孩都会冻僵，饿死啦。天呐！

彭斯翻起羊皮领，走出去了。

7 陶乐蕾絲

整整一天，陶乐蕾絲·迦西亚两只花眼睜得老大，直望着偏僻小路，其实不过是些篷車道，一路曲曲折折的穿过矮树丛立的沙漠。道儿全是黄褐色的，沙漠又是一片褐黄色，何况这早晚黑影偏偏又短，車轍看也看不清。

整整一天，她尽力开得时快时慢，快时，快得刚好吃住高档排，省些汽油；慢时，慢得只要車子一滑出道，就能馬上刹住，这种事可常碰到。她錯就錯在太小心，时时刹住車，所以一开到璜尼多·赫瑞拉的泥棚前，“司塔特”^①就不管用了，她只得使用曲柄搖手。

所以，她到了老樵夫的窩棚，人就累垮了。幸好璜尼多在家，对她真巴結，說要陪她去。他車子虽然开不来，眼力可比她好，万一出了事，也許能幫个忙。

璜尼多拴上馱腿，圈好羊，还跟老派人样，拖泥带水的瞎忙了些天曉得是什么杂活，害她足足等了一个半钟头。她給娃娃換了尿布，喂了奶，心里总惦着在牢里的保罗，看他淨磨礮，急得动肝火，因此，見他終于出来，打扮得好象去結婚，穿着仅有的一套黑衣服，她就不忍再差他去取鏟子，以防汽車万一陷在沙里了。

璜尼多已經是七十岁的人了，可跟她一比，眼睛还算尖。碰到什么弯角、障碍，总是先通知她，还指出灌木、石头、树樵，让汽

① 司塔特：汽車机件名，即司动机。

車在当中开过去。有了这个帮手，她才能开得快些。

汽車开了七八哩路，只有一回颠进灌木林里，这时，璜尼多在皺紋深刻的脑門上捶了两下，想起不久就要开到絕路上了。两个礼拜前，有条小溪漲了潮，冲到路上，流入沙底，因此当地有个几呎深的陡坑，汽車开过去难保不翻身。

陶乐蕾絲并没馬上停車——这話太扫兴，叫人万难相信。“那地方离这儿远嗎？”她問璜尼多。

“这个嘛，誰知道！不太近，”他估摸了一下。

“約莫一哩？两哩？”

“这个嘛，不錯，大約五哩到十哩光景吧，誰知道？”

“那就过了州境綫，是不？”

“这个嘛，誰知道州境綫在哪儿！”

这会儿她才停車。他脑子太笨，悔不該帶他来。

她琢磨了一通。要是过不了小溪，要是只得往回开个八九哩路，再順公路繞过来，戮司林恐怕不够，过不了州境綫，开不到品云西多，要到那儿才有加油站呢。說不定，开到沙漠半道，戮司林就用光了，那只好抱着娃娃，走向璜尼多家。这一来就白費心血，白耗戮司林。日后怎么才好把保罗的車子弄回家呢？

今天一天里，她常拿棍子捅进汽油箱測探，这是第十回了，本想安安心，結果还是安不下心来。

她想来想去总要想到保罗。她了解保罗，曉得他小时候在外国佬手里吃过苦头；学会了說鬼話，做小偷，找他們报仇。他一头褐发，滿臉雀斑，好些人就此把他当作外国佬，墨西哥人可沒几个跟他一样，杂在外国佬当中沒人看得出。她心想，也許今天早晨保罗就凭了这有利条件，在胡同里对什么外国佬干了什么坏事。当时在胡同里，突然一下子，身边再也找不到他——不

見了——沒影了——趕到後來，才在廣場上撞見他，那大个子警察正逮住他，她心痛如絞，連喊也喊不出聲。

說不定，給抓走的人誰都沒有保羅這麼需要幫助，需要律師。她不救他，該誰來救呢？

要是再往前開十哩路，到絕路上，只得往回開，戩司林用完，車子就此開不了，這都該怪她不是。但要是現在就掉過頭，開上公路，給抓走，那就該怪外國佬不好。這一點保羅不會不了解。

她打定主意，通知了璜尼多。

真沒料到，公路竟這麼遠。她心里又添了一層愁，唯恐還沒開到公路上，天就夜了。要她摸着黑，順着這條看不清的道兒開去，可萬萬辦不到。

誰知到了黃昏，汽車開上小坡頂，璜尼多竟大叫一聲，隨手指出遠處那條黑蟒似的公路。

自從他低聲下氣向她道歉，深怪自己領錯了路以來，簡直還沒開過口；可如今，冷不防的竟象喜鵲一樣聒噪不休了。心里樂得開了花，話匣子就此打開，絮叨着年輕時代的往事，那時他正身強力壯，身強力壯的靠種地就好過活，當地還沒這麼多外國佬，西班牙人日子過得美，玉米滿倉，羔羊滿厩，紅椒滿牆，還有跳舞，還有賽馬，還有斗雞，還有出會。那時節，山里仍有不少火雞，還有熊，還有好多好多鹿。唉，還有古老的歌子，用歌曲編出說唱新聞，尤其是情殺案！唉，青春時代真幸福呵。但天吶！這多淒涼呵：人老了，只落得腰痠背痛，因此一個年輕漂亮的太太單身乘着車子，上老遠地方去，才敢請他陪伴。

陶樂蕾絲雖只有二十八歲，也有多年沒人稱她年輕，贊她漂亮了，可一聽這話，心里反而憂多於喜。一個老头兒，當了多年光棍，怎知他在動什麼腦筋。說起來，她倒有辦法自衛。可危險

还多着呢。天一黑，快耗尽的电池发出的蒙胧红光也显得不管事了，要顺着黑色公路和砖头路堤那条分界线开去就更苦了。

横贯大陆的巨型卡车，好象运货列车，轰隆隆开过她的车边，把她当作存心挡道的恶狗和虎口，气势汹汹的按着喇叭；迎面开来的卡车灯光照得她不时停下车来，一定要看清了路边才敢再开。她浑身感到一阵阵疲乏，唯有想起右边那个深沟，方始吓得清醒过来。

汽车开近了一条混凝土护堤铺的坡道，有条大溪由此穿过公路，这时候，璜尼多猛的关住话匣子，竖起耳朵听了。

“小心！”他喝道。

来不及嘍。汽车刚开到下坡道，一股汹涌的泥水滚滚冲过道路。山里的倾盆大雨终于来到平原上了。

陶乐蕾使劲一踩刹车，戛的刹住了——还不算涨潮，她想——一边停了引擎。她还没来得及教给璜尼多怎么拿曲柄摇手发动车子，那股水早漫开了，越来越多了，不断往上涨，一条坡道里终于都灌满了水。

车外已经积了两呎深的水。翘曲的车门缝隙里渗进水来，淌了一车板。他们只得抬起腿。她不存指望的推推“司塔特”，昏暗的灯光全灭了。

娃娃醒了，放声大哭。

璜尼多认为落得这个地步，都是命里注定的。

情况就是这样：山里下了雨，雪化了，小溪涨了潮，交通断了。看水量，天亮前过不去。一定要沉住气。总算运气好，车子在斜坡上，没开进当中最深的地方。在深处，大水准能把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吞掉；车子保险给掀翻身，卷到下游去。不少人就是这么淹死来的。

“也許这儿不怎么深，”陶乐蕾絲說，“可以把車子往回推到沒淹水的路上去。”

她打开了車門，他才伸手拉住她胳膊。

“啊呀，”他說。“危險。听。”

她听到唏哩嘩啦的大水下响起一陣隆隆声，宛如地底下在打雷。

“大概是些滾石，大得很，”璜尼多說，“砸得断脚。”

仿佛来个証明似的，有块圓石一跳就打中上游的踏脚板，震得旧汽車象手鼓样噼唧唧的响。

北方吹来的夜风也的确冷得够呛。还是去喂娃娃，等着吧。

护堤那边停着不少大小車輛，車头灯光都射进她眼里。那些手拿电棒的朦朧黑影，原来是司机和乘客，有的望着大水，有的跑到路那头去通知开来的車輛停住。陶乐蕾絲回过头，望望空窗框，只見后窗外也有灯光，也有模糊的人影，在指手划脚，嘩啦啦的山洪声把一切声音都掩盖了。

沒一辆車陷在水里。只有她这辆。

她将这辆凹七凸八的破車当作老爷船，岸上一批人爱莫能助，眼睁睁看着船在暴风雨中砸得粉碎。

娃娃又哇的一声哭了，她这才明白原来把娃娃摟得太紧啦。她决不能这么害怕。反正呆在这儿，暂时不会給巡警抓去。

她解开短衫，微微凑上身，肩膀一抬，露出了乳房。奶头剛挨到娃娃的臉上，娃娃就不哭了，紧紧吮住，陶乐蕾絲渾身一陣痛快，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做孩子的那份貪，做母亲的那对結实丰满的乳房，都叫璜尼多看迷了。

“小娃娃餓得慌，小媽媽奶水足，那才叫好，”他說。“好得很，

美得很，象圣母和圣婴，只有天主才造得出这么漂亮的一副吃相。刀叉匙子可不象女人的心肠那么漂亮。那才是最漂亮的。說实在，娃娃他們比我們老一輩要接近天主，接近圣母。”

“这儿不会有警察抓我們，”陶乐蕾絲只当他沒开过口，徑自說了一句。

老头一味順着那念头想下去。

“你知道嗎，有回我亲眼看見圣母馬利亚近在跟前？說真的。有次我夢見自己成了圣何塞①。”

她沒发表意見，哑了一会，他往下說了。

“天曉得是多久前，打小时候起，我就觉得圣母馬利亚是自古以来女人当中最漂亮的，脸蛋最漂亮，衣服最漂亮，等我发了身，成了大人，还认为她的肉体也一定是最漂亮的，所以打那时起，日日夜夜总盼着圣母現身，正跟不知多少年前，在瓜达卢貝②，印第安人狄埃戈面前現身一样——浑身发光，浑身是美，就是衣服一件也沒穿。”

陶乐蕾絲听了这番稀罕的招供，不知說什么是好。那头岸边的汽車早已一一灭了灯，如今只剩下一对还照着她。她巴不得这对灯赶快熄灭。老头在有声有色的回忆那精力充沛的青年时代，只要車灯一灭，就会遮住乳房，这样跟他在一起，也不会那么别扭了。

璜尼多卷了細細一支烟，敬給她。她搖搖頭。他就点上火，

① 即指馬利亚的丈夫圣約瑟，圣何塞是西班牙讀音。

② 瓜达卢貝 (Guadalupe)，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城郊外地名。1531年，有一印第安人璜·狄埃戈 (Juan Diego) 在該地見圣母現身。为紀念西班牙瓜达卢貝的圣母神龕，該地遂取名为瓜达卢貝。1810年为紀念墨西哥民族英雄依达戈神父，該地始称为瓜达卢貝·依达戈。

自己抽了，她瞅見他眼里沒一点精神，畏畏縮縮的。

“我这輩子里，一直深信这是男人有福看到的最漂亮的美景，我也认为我也許会头一个見到。多年来，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希望，一直有这个想法。我长大成人，追求姑娘，在我家的小牧場里給爹媽卖力干活，后来娶了个少女，賢慧得很，漂亮得很，我跟泰丽西塔过了好多好多年，乐融融的。开头象火，燒得太旺了，后来象羊皮大衣，太暖了，后来就象人生中的其他一切，我也过惯了；可还是一直想看到那异象。”

那支小烟卷原本粘在嘴唇上，說一句顫一下，这时他拿开了，抽一大口，扔在車板上的泥浆水里，嘶的灭了。

“后来我果然做了那个美梦。我梦见自己成了圣何塞，娶了圣母馬利亚，我到她跟前，看她躺在雪白雪白的云上，背后是碧藍碧藍的一片天。身上发出无数光来，一件衣服也沒穿，那光真象火，燒热了我的心。太亮了，我这生直想見到，直想記住的一切反而都看不見了。

“因此我走近些，想看得清楚些，那真是神圣得很，玄妙得很，我也快乐得很，心想，这一切美，不光是只能用眼睛去看看吧。誰知道猛不防伸来一只凉手，冰凉冰凉的，按在我肚子上，我心里那么热，那么乐，冷不防伸来一只凉手，可不妙，所以我求圣母馬利亚拿开手。圣母嚶，她一个字也沒說，只管笑，玄妙得很，神圣得很，我刚打算拿开那只凉手，猛不防她掐了我一下，我失声叫了句‘圣母馬利亚’，就醒了。”

璜尼多暗自輕輕笑了一陣。

“唔，我醒了，我老婆也醒了，还笑哩，因为我管她叫圣母馬利亚。

“当时我还有其他欲望，沒把梦景讲給她听。可从此以后，

心里总觉得我的泰丽西塔肉体上有五分象圣母馬利亚，話又說回来，人家从没见过光身子圣母的，恐怕觉不出有什么相仿。唉！我老婆囉，她真美，象春天——你太太身上虽有几分象她，可恕我放肆，她比你美。唉！連她病得要死时身上那份热，也不象旁人的高烧，倒象圣母馬利亚身上那份光的热。就是手脚始終冰凉，梦里的圣母那只手那么凉，大概就是这个道理。由人家去笑吧，可說实在，我在旁的女人身上从没找到什么相同的地方，所以再也沒找到过一个想娶的——这許是个遺憾，因为如今我老嘍，只有光杆一根，腰痠背痛，連劈劈柴火都叫难了。要是早点找到你太太的話……誰說得上呐！”

大概是因为这篇贊美說得太直，反而叫陶乐蕾絲感动了。她真慚愧剛才当着他的面喂孩子，竟那么别扭。外国女人才有这种心情。她不想正眼看他，免得冷不防看到他臉上露出几分婆婆媽媽的忧色。可又想找句話来褒獎他，酬謝他。

她猛想起剛不久曾敷衍了事的謝絕他那番好意，就說道：“給我一支烟吧。”

“很好，”他說。

娃娃老早就搭拉着头，睡着了，可当时她不想打断他的話头，如今趁老头給她卷烟，才將孩子放在两人当中的座位上，肩膀一抬，扣好了短衫。

这早晚两岸都沒灯光了，只有激流嘩嘩的响。如今，在她眼里，汽車就象小时候熟悉的賈巴拉湖①上的一叶小舟，泊在寬闊的河水当中，又太平又安逸，决不会碰到外国佬、巡警，也不会遭

① 賈巴拉湖(Lake of Chapala): 墨西哥西部哈利斯科州湖名，长 60 哩，宽 12 哩。

到灾禍。

璜尼多給她點了烟，借着火柴光，她瞅見他臉上泪湿了。

“多謝，”她說。

“別客气，”他說，又添上一句加重語气：“哪里哪里。”

“還是謝謝你，”她不改口說。

她尽力想看透前面那一片黑，仿佛指望凭肉眼看到州境綫，算算还有多少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保罗关在牢里，有沒有給上刑逼供？还是終于睡着了？老天爷啊！只要自己也能睡——暂时忘了今天遭到的种种不幸，那就好嘍。……

她实在高兴把这人带了来。如今簡直能对他傾心，一訴衷腸呢。不用說，他从前很勇敢，称得起男子汉，算得上好丈夫。当初要是嫁上这么个人，不嫁给保罗，又怎么样呢？保罗为人可阴險，总发愁，不但恨他的人吃了他的苦，就是他爱的人也吃了他不少苦头。

这念头可不好，因为保罗在遭難，干着坏事給人當場抓住了，只有她能救他——

“嗨，你們！”水上飄来个热心人的嗓音。“你們点了火柴，我才知道車里有人。你們沒事吧？”

陶乐蕾絲伸出头，往窗外一看——差点沒叫出声。看到那人手里的电棒、皮带和靴子上的亮光，才曉得是个巡警。

那巡警走到車前，就踩上踏脚板，免得靴子糟蹋坏，他不得不俯下身，几乎弯倒腰，才好朝車里望。

“馬达里一定全是泥漿了！”他喊道。“休想开出去。要回陆上嗎？”

“不要紧，”陶乐蕾絲說，她的声音发着抖。“別費心。”

那人原拿电棒照着璜尼多；这时轉过来照在她身上。

“呃，我倒要——瞧这是誰！”他吹了下口哨說。“那是你老表嗎？”

“西^①，是我佬表。她走^②在那儿。”她朝璜尼多的泥棚那头一指。

“噯，慢着，我不說行，誰也不准走一步。”

“他不离开，他走在那儿。他那儿有房子。”

“噢！原来他住在那儿。哼，当真？上回你不是告訴我，他住在那伐何寨嗎。”

“不，是另一个佬表在那儿。那一个嚟，他是个主夫。”

“得，得，得，別再来这一套了。你这是第二回想溜出城啦。去跟郡长讲吧。”

没办法了，没办法了。

“好，我来。”她指指璜尼多。“她回家，行？”

“他不准回家，不行！他也来。要我背你嗎？”他又走进水里，打开車門。

“不。你抱小娃。我走。”

“真要死，我把小鬼給忘了。好，馬上跟我走，你們俩都来。”

她一边跟璜尼多解釋当前情况，一边把娃娃交給巡警。巡警笨手笨脚的抱好娃娃，拿住电棒。

“你別摔下他，”她警告一句。

“他—是个女的，呢？”

“那还用問。”

“好，我懂了。你我分手前，就要互相了解嚟。来，这就走

① 西班牙文 si: 是。

② “走”是“住”的訛音。

吧。”

陶乐蕾絲半条腿伸进冰水里，一面叫老头跟着。一見他听从了，警察就往前走了。

陶乐蕾絲另外半条腿刚踩进水里，有块石头滚来，砸得她的脚踝好疼。身子虽沒倒下，可眼前已經不知东南西北了。她在泥水漩渦里掙扎着走去，心里可琢磨不出为什么璜尼多口气这么惊慌的喊着：“太太！太太！”

巡警艾尔斯堡啪啦啪啦踩着水，走出淺滩，回头看看另外两个是否跟在后头。那老头分明摔过跤，正两手两脚爬着，眼看快到了。开头他找不着那女的——后来才看到，星光下这朦朧的影子正往下游乱走呢。

他抬眼望望堤岸上那批看熱鬧的，一眼瞅見个女人，就把娃娃塞给她。等他轉过身，只見陶乐蕾絲快到了护堤下游的边沿，那儿混凝土壁中涌出的河水，早在小溪的軟沙中冲出个翻滚的水坑。他不顾一切，嗵嗵踩着水，大声叫喚，向她奔去。她沒听見。冷不防，她踩了个空，一头摔进水塘，刹时間不見了影踪。

等他赶到护堤沿，她总算站住了脚。水沒到她胸口。听得他叫喚，她伸出手去瞎摸了。他本想站在护堤上拉她一把，免得制服糟蹋掉；无奈水流太急，她往后一晃，生怕摔倒，就揮舞着手，他因此沒抓住她。她斜靠在水坑那边，远得够不着，看模样也累坏了，沒力气再試。

巡警艾尔斯堡破口大罵，爬下冰窖子，冻得直打顫，一把揪住她的手腕，好容易才回到护堤前。他身子一撑，上了护堤，再挟住她的胳肢窝拉起来。靴子和制服全毀了。

他媽的，今天碰着这个蠢婆子，給人添的麻煩，連伽坡尼①匪帮都赶不上呢。

他拖着她，磕磕絆絆的回到路上。她身子一縮，倒在黑色柏油路上，又是咳嗽，又是干嘔，好象要吐了。

老头走过来，咕哩呱啦的說着西班牙話，还指指自己眼睛，再指指她的眼睛。

敢情她眼里灌了泥浆——那有什么大不了！他們俩都見鬼去吧！艾尔斯堡迈开步走了，誰知她竟喊了他。

“什么事？”他問。

“我見不清，”她气呼呼說。“目不好。見不着。”

他走回她身边。“你是什么意思——你是瞎子？”

“就是我說的那回事。”

“你是說——所以才——我的媽呀！”

他忍住了。

“小娃在你手里？”她問道。

真該死，又把小畜生給忘了。那抱娃娃的女人倒已經把娃娃送了过来。总算沒出事。

陶乐蕾絲劈手从那女人怀里夺过娃娃，攥得死紧死紧，轉眼热泪终于淌下来了。

就連人家在她身上裹上一条毯子，她也不知道。她身心都麻木了。过后人家把她搀起来，扶上車，車灯光正照着里埃塔那方向。璜尼多打算对巡警說太太開車开得很好；他不愿人家当她瞎着眼開車，違反了規則。可誰也不理他。

巡警那摩托車上的警笛嗚嗚叫起来了。陶乐蕾絲那对累透累透的眼睛合上了。

① 伽坡尼(Alfonso Capone, 1899—1947):美国大盜,生于意大利,1920年时为芝加哥一霸。

等她醒过来时，已經站在郡牢監外面的人行道上，而且連璜尼多也不見了。

保罗在牢里呢，但愿他听到車子給抛在大水里別发火。她要是就此倒在地上，大概会給抬进去，保罗見她累得那副样子，为車子想尽了办法，那就不会气得跳起来。

可她抱着娃娃，才沒能倒下，人家也沒抬她进去。那巡警領着她穿过一間房，进了臭气弥漫的走廊。他們到了一間牢房，只見里头已經关了不少女人，还有一些孩子。看守打开了牢門。

“保罗？”她問。“我的保罗沒在？”

牢房里人声嘈杂，誰也沒听見她的話，可她心里明白：保罗不关在这儿。她听出熟人的嗓音。这儿誰也不会罵她。有一个抱走了娃娃。另一个带她走到一張鋪位去。她还想打听打听保罗的消息，无奈累得舌头已經不管使了。

8 賠不是

勃迪·魏德迈开头一味胡乱的扭打，一半开着玩笑，鬧了几分钟，越来越狠，終于怒火中燒，一巴掌把蘿拉·姬茵·孟勤打傻了，趁她嗚咽，糟蹋了她。

轉眼工夫就完了事，簡直沒乐趣，天呐，她那陣伤心的嗚咽，真叫他渾身发抖。

他念經似的哄劝她：“別，蘿拉·姬茵，別，寶貝，天呐，我真是个混蛋。”誰知她就是止不住抽答，打嗝，他拚命想吻她，她却掉过臉去。“別，我心乱得很，天呐，我实在是个混蛋。”

他是个混蛋，有什么法子呐，是个大混蛋，只会把什么都弄

成一团糟，是个凶神恶煞，是个该死的杀坯，在橄欖球場也罢，在其他地方也罢，都拦不住这家伙，所以你明知道跟他约会会有什么后果，他可不等你给，动手就抢，真见鬼，说到头来，姑娘家要的还不是这个吗？不用说，她也呜咽，呻吟，可过一会儿就好受了，心想天呐，我到底尝到了，一次也不能错过啊。她忘了痛苦，想起他来了，好一条汉子，想甩也甩不掉，简直等不及再跟他约会，嘬一嘬一嘬，这回真美透了，天呐，多痛快呵，多刺激呵，你要是找上别人，她情愿死，她要又咬又抓的。怎等得及你再找上她呢？

勃迪径自念下去：“真对不起，宝贝，我真混账，别，蘿拉一姬茵，别，这不是完了吗。”可是念了一遍又一遍，这些话就没意思了，他渐渐看出自己说的不是真话。她一个劲的哭下去，反而叫他感到别扭，吵得心烦，她应当想法管住自己，毕竟他现在没在伤害她啊，难道她不知道苦头已经吃过了吗？

他念惯了，就一个劲的念下去：“别，宝贝，别哭啦，我真混账……”可是看她那副伤心断肠的样子，他心也碎了，就此又窘又气，终于不念下去了。

他有几分气的是自己竟赔了不是。这笔账没算清，算不清，冷不防弄得人心里更难受。总而言之，这怪她不是：不该跟他打，既然跟他山盟海誓，吐露了真情，就不该推三阻四。她是在自找苦吃。

他又打算吻她，可她又扭开了。于是他咬紧牙关，站起身，整整衣服。星光下，只见她躺着，身上毯子一半掉了，右腿忽而举起，忽而伸直，象患抽筋，脚跟泥地上磨出一条条洼。那条雪白的光腿真怕人，幽灵似的，痛得一伸一屈；叫他两腿发软，只好掉过脸去。可是她的呜咽却声声钻进耳朵里。老天呐，真正

受不了。他跪在她身边，把有气无力的身子抱在怀里，狠狠搖撼。突然她不再嗚咽了，他恨不得早就这样做才好。

“好受些了嗎，蘿拉一姬茵？”

她沒答理，仍然有气无力，他可摸不透她是否清醒。她一条胳膊垂在背后，手指头在泥地里抓着；脑袋低垂，一头金发披盖着臉蛋，看不出是否在哭。

猛然間，她渾身拚命哆嗦起来。深深吸了口气，屏住两秒钟——三秒——四秒——跟着就一声尖叫，好象一把刀子，扎透了他的心窝。十足是野兽的叫喚。吓了他一跳，就此沒防她快如閃电的来下毒手。他出于本能的一躲，她手里的圓石块才沒把他臉龐砸破，只在他脑袋边上刮的擦过。

去年秋天，在依达戈赛球时，脑袋上挨了一脚，就是这股滋味，只是痛得还要厉害些。眼前昏天黑地。可这回沒送水的孩子来潑凉水，沒医生随带着担架，奔进場內；沒人叫喊，“給他做呼吸！”没人来扎伤，没人扶起来，没人鼓掌，没人欢呼。

沒有蘿拉一姬茵。

9 餓鬼

“……相傳呐，后来餓鬼王也来了，对納也涅茲盖尼，就是那个‘洋神剋星’，說：‘不，不准你們杀我們餓鬼，因为杀了我們，凡人就不再挨餓。他們不再上供，因为飽汉沒一个想上供。凡人也不再关心打猎，因为要是用不着吃肉，何苦去杀生呢？’那个鬼王，他就是这么說来的。

“相傳呐，納也涅茲盖尼就給了餓鬼王答复。他說，‘我听到

了。你說得有理。凡人离不开餓鬼，我就不杀餓鬼吧。’他对那个鬼王說。相傳就是这么說来的。”

本·乔·耐席老头剛讲完，外孙臉上那种惊讶的神色就緩和了。他要讲的故事讲完啦，这故事已經琢磨了一整天，自打那帮白人警察在公路上叫他把篷車掉过头，往回走，就在琢磨了；他說得有声有色，这类故事理該讲得有声有色才是，所以尽管女儿、老婆心里都背得出这故事，还是听他讲下去。

外孙都睡着了，女儿也安置了，隔了老半天，他还盘腿坐在泥棚地上鋪的羊皮上面。心里想着今天到“鐵道綫綫”旁边的白人地区去，碰到白人警察带着枪，坐在“边上打滾的小椅”上，不让他进城去卖手鐲，害得他就此沒买到衣料、罐頭桃子、“冒泡泡的东西”，原先答应領外孙看看“走起路来冒火烟的鉄車”也沒看成。

老婆鋪开羊皮，裹上毯子。他想她也許不会馬上就睡。大概也在想心事，他想罢，就准备把它說出来。

泥棚烟孔下的火悠悠燒着。他卷了支烟，抽到了头，才开口。

“我在琢磨那帮白人，”他說。“琢磨那边的白人警察，还有他們的枪，还有‘边上打滾的小椅’。我也在琢磨納也涅茲盖尼，琢磨他沒杀死餓鬼。想的就是这一套。”

“我听到了，”老婆說。可是乔还要花上片刻工夫再想出些話来談。

“我不明白这念头是什么，”他說，“可想的正是这个。我想，他們白人呐，不見得个个都坏。他們有些好东西；也干些好事情。我想，只是他們不知道怎么才有幸福；不去找光明大道。我想，他們有两条舌头，心地也不善。干旱的灰沙紧紧纏着他們，

雨水也不下到他們玉米上。这儿下雨，我們地里下雨，山里下的那才足呐。可白人地里淨是灰沙，墨西哥人的山羊都挺瘦，他們兩边弄得真不象話。我想，再也不到‘鐵道綫綫’去了。那边可不美。我們最好还是呆在这几有神明的地方，还是让做买卖的把城里买到的好东西捐給我們吧。”

他老婆象快要睡着似的哼了一声。他还觉得需要把想得美美的念头讲完，沉默了半天，又象做梦一般，悄悄說了。

“白人呐，他們有些好东西，也干些好事情。不过，我想，他們是小人心眼。他們不知道祭坛，也不听神明說話。我想，象餓鬼——我就是这意思。他們有不少东西，也都好，可那些东西并沒給他們带来美。我想，那几的生活滋味可不好，我們上那几去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我們看到他們象餓鬼，心想，不妨杀了他們。可后来我們就象納也涅茲盖尼；我們沒杀他們；反而對他們說，‘活下去’，因為我們要是杀了他們，也許我們就再也不想走凡人的幸福道路了。我們要是杀了那帮餓鬼，那帮白人，我們对美也許不怎么在乎了。

“只有碰到他們害我們苦头吃得太多，我們才杀他們。可要是他們光象餓鬼，就讓他們活下去。我想，那样做才是办法。我就是这个意思。讲完了。”

“我听到了，”他老婆喃喃說。

說的并不多，可也够了。他安下心来。这念头早有了，也不坏，一股心情簡直就象剛从祭坛上斋戒下来。

他一手攔在老婆身上，感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說起来，两口子間那件事好久沒来了。他想，也許現在能再来一次，这可美呢。他想来——这股欲望也許不算挺强烈，但不錯。

他喚着她亲昵、秘密的真名字。

“笑送情郎上战场。”^①

她把他甩开，咕囔了一句，象是恼了。

他看出她恼火，就湊合了。“不做乔一易^②。”他嘻嘻一笑——就挪开了手。

跟着心里又感到别扭。他竟用了嘲弄白人警察那种語調和那句話来取笑老婆。……

“阿杜一打^③！”他破口說出双料的“不”字——語气重千百倍的“不”字——伸出手往橫里一扫，赶掉坏念头。他心里有那个念头，只是因为白人警察嗤笑过他呀。

他老婆也給嗤笑过，还給赶出城。所以她也恼火。唉！她想，那白人警察害得我沒买到衣料，沒买到桃子，嘴里沒尝到好东西……可我們沒杀死他。

上台人城里去一趟，人人都恼了。

眼下那堆火燒得只剩了灰炭。他又抽了一支烟。心里希望想出些好念头，可以趁势安睡；誰知想来想去想不出。他再也沒个安宁，睡也睡不着，心想还是搬个山谷吧。离开那条“鐵道綫綫”、那帮白人、那个耶穌道再远点，另外盖个泥棚。他們要走得远远的，到远远的北方，当地的白人都是做买卖的，火烟都是从杜松木柴里冒出来的，錢都是干淨的銀洋，警察都是那伐何人。……

他将烟蒂扔在火灰里。明儿就談談这个打算。明儿也許是个好日子。

① 印第安女人的小名都与战争有关，參見302頁。

② “乔一易”是“交易”的訛音。

③ 印第安字，A-do-tá：不。

他裹好毯子，直挺挺躺在羊皮上，没过多久也睡着了。

10 退伍軍人

車子里虽还剩几加侖汽油，弗兰克·霍加斯还是停下車来加油。如果再等些时候，到真正需要汽油了，恐怕找不到一家加油站开着呢。

他关上馬达，刹时一片寂靜，竟象突然一声响，把米妮虹惊醒了。她打了个寒噤，鼻子里深深吸了口气。“天呐，多香呵！原来咱们这是在山里了？”

“快在分水岭的半山腰上了——大約三千呎。”

他也感到好受些了。剛才在加利福尼亚边境一带，来得过早的夏天根本不是悄悄降临。恰如大熔杓倒出鋼水来，沸沸騰騰，看不真切，太阳还没挨着地平綫，就给溶化了。

头一段路是米妮虹开的車，他趁此研究那扎記載里埃塔罢工的剪报。后来两人换了班。他接手開車；她就拿剪报的材料考考他，看他有没有記錯。

“加滿吧，先生？”加油的那人生就一張孩儿臉，獅子鼻，大鼻孔，滿面雀斑；头发却很稀，看上去就見老了。弗兰克見到他，只觉得有点面熟。

“对，劳你駕。”弗兰克下車松松腿，走到車后油箱那儿去找这小伙子。

“你哪儿上？”加油的問。弗兰克一副茫然的样子，那家伙慢慢咧开嘴笑了。“那維佬問‘你到哪儿去’，就是这么說来的，”他解釋道。

“那維佬？”

“那伐何人。我过去一向住在温斯陆①。那一带多的是那維佬。所以我說，‘你哪儿上？’”

“怪不得。我們还要着实开一陣呢。上里埃塔。”

“哦？”加油的豎起了眉。“你当真要上那儿去？”

这家伙象誰？弗兰克想定了，决不是外貌相似，恐怕还是那副故作鎮靜的神气吧。

“听說今天里埃塔出了乱子，”弗兰克說。

“听說城这边拦住大家不让过。啊，大概会放你过去。我不知道半道拦車的事。”

弗兰克不愿意有誰先打电报說他来了。“我妻子是画家，”他說。“她想买些印第安水彩画。这么度假期才称心呐。”那家伙点点头。“你今天跟里埃塔来的人談过話嗎？”

“沒談过，沒。可有个家伙准是打那儿来的。我在男廁所里看到一份报纸——一份号外——才知道那儿出过事。真見鬼，看那帮家伙的做法，准以为胡佛还在当总统呢。”

“誰？矿工嗎？”

“哪里，哪里，先生，不是指矿工。”

弗兰克豎起一道眉毛。“我看你沒投胡佛的票吧。”

“先生——”小伙子不再盯着油箱，抬眼一看，湊巧跟弗兰克的眼光碰在一起——“当年胡佛和麦克阿瑟开枪把我們撵出安那考斯梯亚滩②，我正在那儿。”

① 温斯陆 (Winslow): 美国阿利桑那州中东部城市。

② 安那考斯梯亚河 (Anacostia): 发源于馬里兰州布雷登斯堡附近，到华盛顿流入普陀馬克河。关于当年胡佛鎮压退伍軍人一事，詳見第三篇第 12 章 173 頁注。

“是嗎？”

“28年打敗胡佛的，就是我們退伍軍人賞金請願隊，可別忘啦。”

油箱滿溢了。

“对不起。流出来的不算你錢。”

这时弗兰克才知道这小伙子为什么弄得他心神不宁。这陣震惊真够厉害，頓时叫他茫茫然了。他声音怪不自然的逼出一句話来：

“我想跟你握握手。你叫什么名字？”

“道尔。”对方握起手来也是那么麻俐、緊張。“你呢？”

“霍加斯。我是个律师。”他顧不得謹慎，又找补了一句：“工人律师。”

那家伙反应迟鈍——活象安迪。他把油箱盖仔細旋好，才朝弗兰克看看，苦笑一下。

“你还是好好干吧，”他説完，就掉开身去查看机油和輪胎，又回过头来叫道：“报纸在棚里写字台上。”

“好，安迪，謝謝你。”

过了五分钟，弗兰克把那份四版的《套索报》号外折好，塞进口袋。每逢他不露声色，心总是跳得又慢又重，眼前就是这样。道尔听了米妮虹跟他説的話，笑着向木棚走来。弗兰克有条有理的掏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交給他。

道尔按了一下收銀机的鈴。“覺得那篇社論怎么样？”他問。

“标准貨，”弗兰克説。

“嗯。”他数出零找。“当初他們也叫我們赤色分子。可就象我跟你太太説的，这是发瘋。我們美国人早在俄国人之前就成了赤色分子。远在1776年就鬧革命了。”

这小子真想說話，可弗兰克保不住嗓音不作梗。他把零找放在口袋里，就轉身走了。

“大概是我实在好奇吧，”道尔說，“可誰叫安迪来的？”弗兰克吃了一惊，回过头来。“你叫我安迪。我叫丹尼。”

“哦，当真？”他那副笑臉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大概我听錯了。安迪和丹尼声音大致相仿。”

“懂了。好。先生，愿你玩个痛快。”

米妮虹已經坐在司机座上了。他希望她沒听见。

“他跟我讲了几件值得一記的事，”弗兰克一上車，她就說。“你写在筆記本上，好嗎？”

她等一辆风馳电掣的卡車嗚嗚开过，才把車开到公路上。弗兰克捏住鉛笔，强自聚精会神。

“他說我們开到州界前就得停車。有个叫賈米柴的小地方。那儿有家希腊咖啡館，老板为人和气——去年給过罢工工人吃喝的，还給錢花。这希腊人曉得賈米柴有什么里埃塔人——也了解路径和警察的情况。他名叫乔治，可大家管他叫希腊佬。”

他記下了。“还有什么？”

“关于里埃塔的可沒什么了。他跟我讲了从华盛顿回来那趟可怕的旅程。他給当做流浪汉，坐过好多次牢。可你該睡啦，我的朋友。”

“我試試看。”他收掉筆記本，亲亲她臉蛋。“晚安，米妮虹。”

“晚安，亲爱的。”

在仪器板的昏暗磷光中，弗兰克看上去愁眉苦臉，象幽灵。两眼閉着，嘴角深深刻着苦紋。剛才不知他在那儿碰到什么事。一时跟那小个儿道尔一見如故，可一下子不知怎的，竟变得提心吊胆了。

也許他只是累了吧。她得熟練的把車开得四平八穩，让他睡覺。

三兩分鐘間，倒有希望闔上眼，弗兰克一時不轉念頭了，好象真要睡着了。誰知腦子一轉，又陡的想到觸目驚心的往事。那時他困在彈坑里，身邊全是潮濕、腥臭的爛泥和鮮血——一陣陣炮火轰得天翻地覆——野百靈鳥的尸体跟生鏽的鐵絲網纏在一起——安迪的臉哪象活人，變得蜡黃——安迪的五臟六腑全露在外面，粘答答，閃着亮——安迪的鮮血慢慢淌出來——安迪的腦子清醒得令人害怕，聲音象超人一樣堅定，是下令，不是哀求，“你可以什麼也不管，听我折騰死。要不，就趁我沒瘋，先把我打死。沒第三條路。打過仗的沒一個會反对你這麼做。”

就是這句話——外貌一點也不象——連遲鈍的舉止、緊張的握手也不象——只有嗓音相仿。安迪的嗓音。所以他剛才一時失去了知覺——過去在生死關頭中，和安迪在一起也是這樣。

除此之外，再也沒有相似的了。這一件稀松平常——那一件把心都撕碎了，結果不過是他槍口冒出了最後一股煙。可他一生就此留下了永遠挽回不了的遺憾。

儘管他理智上深信自己親手打死了朋友，情感上還是不明白，內心里也不明白，可不象人家那樣明曉得自己活着，有口氣，甚至也不象人家那樣在夢里明曉得自己在做夢。他心頭老是懷着希望的火花，怎么也撲不滅，但愿自己沒真的下過毒手。可又覺得，就算听凭心頭懷着這個希望中的希望，也都是欺騙自己，一輩子都要背上說鬼話的臭名。

他把這股希望克制了將近二十年，同時又把精力都用來喚起別人心頭的希望：但愿生活永遠不會帶來解決不了的窘境，永

远不会派到不近人情的任务。

在他一生的轉折点中留下了这个遺憾，这个缺陷，起了腐蝕心灵的作用：从那以后，只有心領神会的事、亲身經歷的事才相信。哪怕在法庭上，列举事实，理智上不容怀疑，足証当事人平白无辜，他还是不敢十分相信。心底深处始終蘊藏着怀疑的火花，可能——也許——說不定——他說出的不是事实，只是愿望——希望——或者希望中的希望。

这股忧虑明明不能跟別人分担。他本想告訴米妮虹，后来也就算了。

米妮虹理解不了，就此不求甚解。她把过去这回事只是看作一个坏时辰，不用說，是个特別痛心的坏时辰，但性质上跟人类通常經受的考驗没什么两样。他整个生命中那永远空虛的核心，她可不觉得有什么神秘。

照她看，造物主慈悲为怀；多亏造物主好心，它給人类的痛苦，总算沒叫人受不了；碰到一件事情，逃又逃不了，受又受不了，造物主都不会让人家意識到。她要找个相仿的例子，就举出了健忘症，才能养孩子。可經他一追問，她也說不出有哪个熟人事后不信自己真养过孩子。人家理智上也許不能証明真有其事，骨子里却完全知道自己干过什么。他可不知道。

他的情况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失去知觉的情况——例如由于出事，或者挨打而失去知觉——因为这类事并不算什么有意識的行动。都是受到外来打击，才痛得受不了。他可是自作自受啊。

情理上讲得过去的，只有这两种例子：自杀和发瘋，但发瘋能否叫做有意識的行动，还是个問題。

那么，这算自杀嗎？是一种自戕嗎？他的命根子断送了嗎？

这会儿可睡不成了。他命该倒霉。

他跟米妮虹说来说去说不明白，就此把这段悲哀的心事闷在肚里，但愿一年年过去，自形消失。可压根没消失。总在心头作祟。这种恐怖的时刻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审理重大案件的前夕。他对自己越是瞧不起，越是认为她真心瞧得起他这一点有多可贵。多少年来，米妮虹在他生命中早占了重要地位，不仅仅是个人，而且形成一种环境，一种气候，他只有在这里面才能生活。

今天下午他跟她讲的是实话；带她一起走，他就不敢害怕——不敢莽撞。可是，拿这种恐惧去对抗那种恐惧，这对她真不公平，对自己也没好处。

恰恰在想着“不该让她来”这念头，偏偏又晓得她在身边，心里就不由得火辣辣的了。

他默默想着自己可以任意摸到她，就觉得那阵痛苦渐渐消散了。

转眼间，他想到，做丈夫的爱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自己未免太疼老婆了，这一想竟暗自好笑起来。

不知是由于雪山顶上吹来的新鲜空气那股醉人的香味呢，还是由于内心那份轻松感，他竟然滋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心情，对待这种心情虽能自骗自慰，可在目前情况下，只能说来得不是时候。他跟米妮虹两人，还没怎么老到心如止水的中年，在纷扰的事务中，难免还有一时兴起的欲火来作难。

他不知山上的空气在她身上有没有起同样的作用——

一听到她喘气，他睁开了眼。就在这一刹那间，车子转了个弯，他感到猛的一撞。

11 沙漠上的月光

米妮虹原以为弗兰克跟道尔见了一次面，就想谈谈呢。他脑子里给牧师和教师灌输了一大堆偏见和愚昧，成了臭屎坑，每逢碰见个民间英雄①，坚决打扫这种屎坑，一次扫清一个角落，那把不适用的扫帚还没将屎坑全部打扫干净，大限就临头了，这总叫他不胜激动。通常碰到这种人，临别前，他总要告诉人家，而今世上并不是单单只有扫帚可以用来打扫——还可以采用科学的汽镗呢。但这回看样子他跟这小伙子倒是匆匆分了手：当时把他交给她，几乎象在说，“你一定要跟来，好，那就帮帮忙吧。”

她一时真生气。

太糟了！开头情况倒很不错。在头一段路程中，两人有过实事求是的良好合作关系。她感到自己能帮忙，讲究实际，十足美国化，说也希奇，竟还感到象处女，象新人。他们以前显然有过这种关系，就是她不知情，要末只是当作一种隐隐透露出来的新生感而已。今天下午，朱理亚没来前，两人看到彼此不愿再分离，她才发觉这种关系。心里不由得难受万分。伤心的是这感觉来得太晚了，只好躲到浴室里哭一场解解愁。据她看来，她的一生就象一出戏，演到第三幕才正式开场。那以前，仿佛根本就沒真心想做美国人——更不用说做美国人的太太了——只想过

① 典出希腊神话，相传奥其亚斯(Augeas)的牛厩，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曾打扫，后来赫克立斯(Hercules)花一天工夫就打扫干净。后人常将奥其亚斯的牛厩作为龌龊脑筋的比喻。此处臭屎坑如按直译即“奥其亚斯的垃圾窝”，民间英雄应为“民间的赫克立斯”。

一种高尚的热恋生活，专在法国传统的爱情上用尽工夫。

她认为这全怪一生的教养害了她，害她的就是法国人自夸的那种头脑清醒，条理分明。法国人，他们真是恃才傲物，对那套警句名言总是念不绝口，而且还自鸣得意，自命不凡，在艺术和爱情问题上尤其如此——一口咬定别国文化一无可取，更别提大西洋彼岸那帮野蛮人了，因为那帮人自夸的只是大讲其实惠的功利主义而已。

过去十六年来，她一直抱着自得其乐的超然感情爱着丈夫，如今却不自觉对这种感情恨得无名火起。过去她总学法国上流社会的风尚，把夫妇间的爱情看作一种解除武装的示弱表现，虽不十分文明，倒也不乏魅力，是种鄙俗的乡气，只要用扇子遮起来偷偷一笑，也就马马虎虎算了。

不过……她跟弗兰克过得还不算太坏。啊！一点也不坏。

那她为什么感到若有所失呢？

失掉了什么呀？

自古以来，女人总是一往情深，宁为情死，她就按着这种绝妙的传统，从事一门复杂的艺术。她光荣的挑起这副担子，就此永远称心。那么，少了什么呢？

说起来倒也容易，就是少个孩子。这句话说起来虽顺口，却俗不可耐。他俩早就忍受过这种有意识的强烈渴望了。不，少的是另外的东西——是舒畅，是镇静，也就是艺术创造应有的酬报。

她丢掉了什么？

她聪明的尽力保持体态苗条。宁可做个聪明人，也不愿做个好性子。用她那套具体而动人的语言来说，肉欲是毫无还价的一种交换和精力恢复，决不是虚弱所引起的战栗感，在自戕行

为中找寻极乐的战栗感。她得意的是，自己年轻时在法国总算逃过资产阶级小姐的悲惨命运——自己在偷偷崇拜放荡不羁的教养下长成，才有能耐达到死去活来、活来死去的痉挛状态，心里还深信：女人对男人不管出什么力，结果只是发现男人固然谄媚的承认女人的确把应该施出的浑身解数统统施了出来，但他们却又藏起巧妙掩饰的自私心理，四出找寻另一个供其蹂躏的处女。

她看不起才女的一切诡计，那套诡计本打算用来取悦一般色鬼，结果往往反而害他们堕落。

他俩新婚不久，弗兰克就叫她“sage femme”，意思是说“femme sage”^①，从此以后，他用“接生婆”代替聪明女人或贞烈女人的事，就成为他俩的私房笑话。

可她不知道自己当初究竟有多“聪明”。左一个“不”字，右一个“决不”，横一个“不干”，竖一个“不要”——这些字眼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一切都丝毫算不得风雅话？丝毫算不了聪明话？

难道她接过死胎？

今天下午，她在浴室里一阵冲动之际，就这么想过。她流眼泪是为了过去的事。可现在却纳闷了。现在那阵心酸仿佛完全是两回事。她那种犹似新人的感觉，恐怕算不上为时已晚的觉醒，倒该算大限临头的预示。回顾往事，看来她伤心的，不是神经过敏的青年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是年华老去。她想好好利用残剩的青春，才心急如焚的想陪他一起出门——

她吓了一跳，汽车就此滑出了道。她在干什么？指望守

① 法文 sage femme 是“接生婆”，femme sage 是“聪明女人”。

寡嗎？

她朝弗兰克看了一眼。他臉上那份緊張已經消除。糟糕透頂的喪氣相总算去掉了。可憐的寶貝，他何不把心頭的愁悶講出來呢？

自從那回挨了頓痛打，他就越來越象這副模樣，她也越來越恨周圍環境，都是環境逼得他備嘗艱辛、險峻、患難，可這一切完全是年輕人的事呀。

並不是說他老邁。照她看來，他有資格光榮退休，是因為貢獻卓越，可不是年紀老了。她對他的傷疤感到驕傲。不過，憑他這份勇氣，應當享受到父老之輩才配享有的體面啦。

他何不派朱理亞去辦這件案子呢？

當時他們還在洛杉磯車水馬龍的街道上趕路，她無意中就問過這句話。

他笑了，說她是個理想家，一心只希望沒有階級鬥爭，希望人家在戰鬥當中退下陣來。

“我承認！”她叫着說。“這場戰鬥，永遠沒個完！”

“有個完，”他說得非常明確。

她可沒堅持，因為明明來不及劝阻他了。但在理論上，她拚命自衛，說自己有权存着希望，只要不受希望支配就行。人類的希望總是反映人類的需要——而人類的需要正是經濟、政治、道德、社會鬥爭中的一切物質工具和意識形態工具的動力。

她那麼看重基督教，就是這個道理，基督教總是煞費苦心的叫人們認識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說，這只是第一步，但由此一直走上第二步：曉得凡是對自己有利的，對同胞也莫不有利。一旦達到這一步，要獻身給改造全世界這件工作，就不是辦不到的了。

在他看来,有了科学,才有人类历史。对玄妙的预见那种摸索,对宗教那种直觉,只是阻碍人类开化罢了。理想就是预见——不过是预感。

这就是他俩最初的分歧,起因是她过去信奉新教,他年轻时却专心研究殷格索尔①。他俩就此学会彼此让步,互相尊重。

她怀着比较舒畅的情感,再看看他,还以为他的嘴上有几分喉急相。突然间,她想把他那毛茸茸的结实身子搂在怀里。她不知不觉的不再踩风门。想停会儿车,用任何借口都行。

接着,她害怕了。他会想:归根结蒂,她是个十足道地的法国女人。老是谈爱情。带老婆出来办紧急任务,就会闹出这个结果。这一来,他俩的关系又要回到过密的阶段。她不够严肃,不配跟他象成人一样合作。

她毅然踩下了风门。汽车又飞驰而去。她可不愿他醒来,对对表,看开了几哩,摇摇头,决定亲自开车——今天下午他就这样做过。

她把车速加到整整五十五哩。留神盯着前头黑黝黝的路面,没什么分她心。她可不象那位心如顽石的丈夫,对沙漠景色毫无好感。沙漠上空落落的,缀着死气沉沉的大岩石,长着寒俭的生物,又矮又瘦,她觉得这一切实在违背人性。不管色彩线条多么突出醒目,在她看来,给人的印象只是贫乏无味,好比抽象画,她最恨抽象画,只有当作技术训练才画。

有一回,她还以为弗兰克动了一下,不由得溜了一眼。等她的眼光回到路上,只见右边河堤那头有条大狗慢慢跑出来。

① 殷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 1833—1899): 美国演说家,律师,著名的“不可知论者”。

她沒有立刻剎車，因為狗都懂得怎樣躲開汽車。不料這頭畜生竟自願走着，打斜里穿過路面。等她想到這畜生不是瘋狗，就是瞎眼狗，這時已經來不及了；勢必要撞上去啦。她這才剎了車，朝左拐彎——沒用啦。保險杠打斜里狠狠一闖，把它撞得滾啊滾的滾過溝，滾到左面斜坡的半腰上，她才明白原來那不是狗。

她開車倒是把好手。不過就算拚命想救這畜生一條命，也沒法頓時剎車，也沒法一拐拐到老遠。綿軟的土把車子往溝里拖，她狠命把住凡而盤，好容易穩住車身。仿佛過了好幾分鐘，才把汽車停在左邊路堤上。

馬達出毛病了。她閉上眼。

“了不起，小寶貝！好一個無偏降落①。”

她覺得他那只結實的手按上肩頭，轉眼間他下了車，回過頭來叫她：“究竟怎么回事？”

她狠狠咬了一下嘴唇。“我不知道。是條狼——是頭鹿，”她聲音弱得可笑。“我盡量讓路。它硬闖過來。”

她從自己這邊下了車，兩膝嗦嗦發抖。眼里的弗兰克只是模模糊糊一團，在路上找來找去。

“不，不，不！”她叫他。“不在公路上，在高頭！”

她指指斜坡，撒腿跑去。正穿過溝，絆了一跤，膝蓋在石塊上一撞，襪子也鉤破了。

跑到溝高頭的斜坡上，她撞見一頭小牛，可万万沒想到竟然挨得這麼近，只見小牛側身躺着，伸長脖子，吐出舌頭，四條腿還是一副蹣跚匍匐跑着的姿態。她吓得往後退。

① 無偏降落是航空名詞，指飛機着陸時，二輪與尾輪同時着陸。

“啊，天呐，它死了！”

弗兰克早跟在后面跑上来。她朝他回过身，心里难受极了。

“我把它撞死了，是不是？”

“不知道。我看看。”

他在小牛身边跪下。她看得见牛额上鲜血直淌，弗兰克用手抹掉。

“伤口不算厉害，”他说。

随手抬起一条牛腿，再松开，牛腿死僵僵的掉下地。她掉过脸去。

牛真死了，兆头不妙。这个兆头在她心里掀起的那份忧虑，其实又原始又迷信，真犯不着，可摆又摆脱不了。

接着，弗兰克又走到她身边，拿了一束野草抹着手。“恐怕是死了，”他说，“可这不能怨你。哎哟，亲爱的，你累垮了。”

她忍不住哭了，象个白痴那样牢牢吊着他。

“不要紧，心肝，这没什么了不起。”他说。

“恰恰相反，”她抽抽噎噎的说，“因为它是那么小。”她听凭他带着走。“小宝贝——找不到妈妈——”

他俩同时听到一声响。她拭亮眼睛。只见小牛挣扎着站起来，象个给打得头昏眼花的斗拳家，拼命摇头。弗兰克跑过去帮忙。小牛响也不响就往后一脚；弗兰克的帽子给踢飞了；这畜生就此穿过沙漠矮树丛，逃跑了。

“你这忘恩负义的坏蛋，一点也没伤着我！”

米妮虹心头那份乐劲真可笑，说什么也不相称。她追着小牛，醉酒似的格格笑着，嘴里还叫着：“再见吧，小宝贝！请你原谅我吧？”

她浑身都在唱歌。她回到弗兰克跟前。夜里真有股奇妙的

光彩啊。

“亲爱的，我这么高兴，你当我是白痴吧？”

他吻吻她的人中。“不。你只是个理想家，一味空想着什么小动物和媽媽。”他看看手表。“我爱你。”

“坏蛋！你光想到誤了時間。”

“我想——我簡直不敢告訴你我在想什么。”

这时他俩走在公路上，朝汽車那儿走回去，两人的手指头松松的鈎着。

“我結过婚啦。什么話都可以說給我听。”

他朝她仔細看看，犹豫一下，拿定了主意。

“我想……好吧，开头想的是几乎随时都看得到月亮。”她抬头看看东边一列大山，看到早先見过的光采原来就从那儿发出来，剛才还錯当做是主觀的感觉呢。她抬眼望着，只見两座参差的山峰間泻出一汪銀水，令人眼花撩乱，涌啊涌的涌起来，灌滿三角形缺口，她腰际不由感到一陣痛。“后来想的是我老婆真撩人心火。最后想的是我要跟她亲热亲热，行嗎？”

她打了个寒噤，往后退；脚步搖搖晃晃。

“朋友——請原諒……”

一口回絕是对她人身的污辱。一輪偌大的下弦月从山峰的牙縫間掙脫出来，自由的翱翔在太空；沙漠上泛濫着一片月光。这世界陡然大了三倍。在車里关了老半天，眼中看到的只是車头灯照亮的那么块地方，她需要一連片空曠和光亮；她需要爱的沐浴，还有随之而生的那陣幸福无比的安宁。可他呢？倒亲口向她提出，因为——因为她鬧了笑話。明天他就会后悔莫及；心想，“全都是帶她出来的結果。”今后再也不会帶她出来了。工作需要他专心一致，精力旺盛，她却分了他的心。那边一座昏暗的

牢房里有伙穷人在等着，可怜巴巴的，全指望他赶快尽力营救呢。多耽擱一个钟头，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可以说上一千遍。不，不，不，今后再也沒臉見自己了。

“不，不，亲爱的，别。”她轉过臉去。

他分明不愿欣然从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說。“碰到有件超人的工作要干，可我們偏偏只是凡人，那真不幸。我們得量力而行。要不量力而行，反而害得自己思想斗争。工作搞糟。”

她凄凉的摇摇头。要是留在家里，就不会害他思想斗争，也不会分他的心了。她拿一套陈詞濫調作擋箭牌：

“心自有道理……你得尽量原諒我，朋友。我也許是个大傻瓜。”

每当他听到她說出不合适的罵人話，往往发笑。这回倒沒笑。他默默坐到司机座上，把“司塔特”一按。不久她耳边又响起了熟悉的风吼声。

仿佛过了好几个钟头，他才开口，她想象得到他没开口前心里着实斗争了一番。他眼睛直盯着前方說：

“照例你总不会錯，米妮虹。伤脑筋的是，剛才我算了一算，原来有八年三个月，沒在月光下看你的身子了，記得嗎？”

她噗哧一笑，松了口气。“啊，天呐！要記得就好了！在科德角①的海滩上。那次，高兴的是你没坚持。真要干了，你准会失望得要命呢！”

他嗯了一声。“如果我逃不过这场天大的劫数——”

他猛的收住了口。米妮虹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① 科德角 (Cape cod)：美国馬薩諸塞州东南半岛，长65哩，闊1—20哩。泼林斯顿、巴恩斯坦勒、弗力茅斯均系該島上避暑胜地。

12 夜探柏貝奇太太

子夜两点钟，丹·柏貝奇心里早急瘋了，滿以为这次要命的暴动是存心跟他女儿的婚礼过不去，他这生淨碰到一連串丟臉的事，如今又添上一件。

他想去看看妻子，这念头来得可真怪，因为他以往追究自己一生不幸的根源，总发现毛病多半出在婚姻上——他平生大概只有这件事干得太魯莽了。

从小到大，他一个勁的跟哥哥比尔竞争，开头是不甘落后，后来就想遥遥领先。比尔是一致公认的“領袖典型”；在圣路加学校中曾經拿到过“潘罗思-墨金莱品行奖章”——表揚他三次触地得分，打败圣馬太学校的球队，外加中上等的功課成績。这份出人头地的体面簡直无可匹敌；但丹好歹还是弄到一份荣誉，当上橄欖球队队长，比尔只差一票落了选。

在圣路加学校时的最后一場球賽中，丹伤了膝盖，动不动就脫臼，因此进了泼林斯登大学，凡是重要运动項目中都沒他的份，也沒給算作班上的一名“紅人”。他解脫这不幸的办法无非是挖苦“运动”，还嘲笑胸上佩个大“泼”●字的“紅人”，照他俏皮的說法，“泼”字就是泼皮的縮写。

等到丹大学毕业，比尔早成了得意的証券經紀人，跟莎拉·达奈尔的百万家私、仕宦世家、工业巨子攀了亲。

要办妥这么重要的一件亲事，当然要做好一連串安排，少不

● 原文是“P”，泼林斯頓大学的縮写。泼皮的英文(Prick)也是P打头。

得把丹拉进来——照例又是叫他充个二流脚色，輪不到他当“伴郎”，不过在十二名“迎宾”中湊个数。他心底那份恼火，別提有多大了。当初比尔和莎拉从西勃賴特①赶到扫桑普登②，再到威斯特柏立③，在各种“网球周”、“馬球周”同时举办的乡游会④中当上宾，消磨了漫漫长夏，这期间，丹就和凱特·范达維尔发生了半真半假的关系，她嘛，也是給拉来当莎拉的一个伴娘的。

凱特是紐約地产大王的丑小鸭⑤。可心計厉害，一眼就識破“那圈子人”和“全家人”的自命不凡，她渾身上下倒不帶千金小姐的气派。当年她在布林馬大学⑥念书，参加了爭取妇女参政运动，招得街头巷尾議論紛紛，气得她父亲就此不准她念完大学，她一怒之下，就跑到紐包特⑦，穿了游泳衣，也不套长袜⑧，听凭人家拍照，借此报复。

大都市报纸的社交版中把莎拉和比尔的婚礼广事宣傳，称

-
- ① 西勃賴特(Seabright): 美国新澤西州东北部，大西洋沿岸避暑胜地，經常举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网球賽与馬球賽。
 - ② 扫桑普登(Southampton): 美国紐約东南长島东南一村庄，系避暑胜地。
 - ③ 威斯特柏立(Westbury): 美国紐約东南长島西部一村庄，經常举行車賽。
 - ④ 乡游会(House party): 指西方人士在乡間別墅中大張宴席，招待宾客并留宿数日的聚会。
 - ⑤ 典出安徒生童話，故事叙述鴨蛋堆中混有一只天鵝蛋，由鴨孵出，誤以为小鸭，因其貌甚丑，称之为丑小鸭，长大后成一美丽天鵝。特指幼时其貌不揚，或被視為毫无出息，长大后出类拔萃者。
 - 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著名大学，创立于1880年。
 - ⑦ 紐包特(Newport): 美国罗德島西南城市，避暑胜地，經常举行馬球、网球、划船賽。
 - ⑧ 按照当时风尚，妇女游泳时，除穿短袖游泳衣外，另套中統袜，决不輕易給人拍照，否則有伤风化。

做“即将举行的隆重婚礼”，凯特就针对这件事耍弄小聪明。她管它叫做“大笨蛋的鬼花招”；一听到丹那迷魂的笑声，还触动了灵机，对丹说，只要在莎拉和比尔行礼的前夕，双双私奔，就能来个先声夺人。

这主意多好啊，多妙啊！他和凯特两人想尽办法，一块儿过得美极了。比尔的待郎席在婚礼前两夜就摆上了，因为比尔认为做新郎的带着宿醉上教堂去，有失体统；希望多一天工夫醒醒酒。莎拉也在同日夜晚邀请伴娘吃饭看戏。第二天早晨，故意把时间拖到老晚，在教堂里举行彩排；按照盛大婚礼的优良传统，在彩排中一切都要弄得七颠八倒才好。凯特和丹全都要装出一副正经面孔，参加这类仪式。但当天晚上，在狩猎总会举行晚宴舞会之际，他们俩倒不难偷空子乘上丹的司徒兹牌汽车^①，一下溜走，搭船渡过长岛海峡，到史坦福特^②，赶紧结婚，趁狩猎总会的乐队还没演奏《女士们晚安》^③，就拍电报送去。这究竟会引起多大一场热闹，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这条妙计中最有趣的一个花招，就是他俩竟然当众筹划一切。“那圈子人”给这笑话迷住了心窍，还高高兴兴的帮着出主意。连比尔和莎拉都来凑趣，共同策划当季最最荒唐的丑事，可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能成为事实。

开头这只是不伤脾胃的瞎想想，后来不知不觉的渐渐变成大胆的行动，最后竟真的横下心干起来了，如今丹回想起来，不由气得哼的一声。

① 二三十年代中美国流行的一种昂贵的德国汽车。

② 史坦福特(Stamford)：在美国康涅狄克州西南，是长岛上的避暑胜地。

③ 美国著名歌曲，为一般夜总会舞厅的终场曲。

这真妙透了，毛病也就在这儿。开头，买只廉价戒指，无非是闹着玩。在威斯特却斯透①电话簿里找个名叫喜奇的牧师，也是闹着玩。送给凯特一本《少女必读》，也是闹着玩。他生平还是头一回看出，原来自己能给人逗乐开胃——原来自己是热闹透顶的社交场合中的领袖。

等到事情无法挽回，他震惊之下，方始明白自己原想压倒比尔，结果反而搬起石头压了脚。一个人跟凯特呆在马马罗奈克②那套糟心的房间里，逃脱了“那圈子人”一顿臭骂，他才痛心的看出来，这么干不象话。

他和凯特那种希奇的关系中，一度有过真情流露。可是，两人的私奔竟顺利得惊人，反而使这份真情一冒头就给摧毁了。这件事是当年的艳闻。他们两人抢了比尔和莎拉的戏份。凯特对付这场风暴，倒是又聪明又大胆，恰如其份。可他没这个本领。反抗情绪的根本，也不象她那样扎得深，充其量不过渴望竞争一下罢了。他深深感到羞愧，就此听从了父亲的头一个忠告——叫他到西南部去，在自己名下的煤矿上“从头干起”（当然是坐写字间），还答应他说，如果在各个科里“干得出色”，不消一年保他能养活新娘。

这解决办法很合凯特的口味，正好划清两人间的分歧。他把它看做流放；她却看做解放，社会上只重视妇女的“色”，反把内在的才德当做洪水猛兽，她认为这一走就摆脱了社会上的重重折磨。管她称做流氓婆，不能再合适了，这一走就确定了流氓婆的身份。他骂她“乱来”；可又不得不承认，她那副样子就配穿羊

① 威斯特却斯透(Westchester):美国纽约东南一郡。

② 马马罗奈克(Mamaroneck):美国纽约东南部长岛上一村庄。

毛衬衫，戴史塔逊帽，套牧童靴子；她对印第安传说悉心研究的态度，她那粗野豪爽的作风，看来也不是做作。她在这儿扎下了根。

他可压根没扎下根。在他眼里，呆在里埃塔好比在服无期徒刑，只有听天由命的蹲下去。大战时，比尔送了命，丹还道自己会缓刑——董事的空位子毕竟有的是——谁知根本没人来请他。人家就是没把他放在心上。他身为里埃塔煤矿的头子，连在美国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中谋个位置，都托了不少人情。

至今唯有这儿才是他直上青云的踏脚石。

他和凯特之间的矛盾，倒从没闹到要请法院解决的地步。往往只要考虑到被迫住在这里，考虑到产业，尤其是独生女玛格丽特的前途，两人就不得不和解。他只好降格加入当地的扶轮社，总爱穿马裤，戴宽边帽，装出一副“西部派头”；凯特嘛，也忍气吞声，只顾参加“桥牌便餐会”，上教堂，翻行头，当地的社交通讯上就此经常不断的提到她。她虽不准玛格丽特到纽约正式社交界崭露头角，但还是答应他把玛格丽特送往东部去求学。

总的一句话，玛格丽特三分象娘，七分象爹；三分象西部人，七分倒象东部人。要不是鼻子显得过分果断，整个身体有点象三十年代梅蕙丝^①那餓瘦了的轮廓，她一副模样倒长得美——穿某些衣服还挺漂亮呢。她学会了吃喝玩乐；不甘落后于司各脱·费兹吉拉德^②式的大学生；赶着时髦，跳起舞来装得楚楚可怜的样子；既看不起母亲专心研究印第安人的态度，也看不起父

① 梅蕙丝(Mae West):美国好莱坞女明星，以卖弄色相著称。

② 司各脱·费兹吉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小说家，著有《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等作品，暴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爵士时代中的资产阶级道德败坏的丑恶面目。本文中特指其笔下的荒淫无耻、萎靡不振的纨绔子弟。

亲热中醒醒工业的野心。她做人不知为的是什么，唯一明确的目标就是逃出里埃塔；这目标，凯特和丹全部赞成，只是各有各的道理罢了。

瑪格丽特或者是缺乏争取实现心愿的魄力，或者是比表面更象凯特，更多的感染了西部人的气质；因为她轻易放过了在东部举行隆重婚礼的机会。她乖乖的跟定了晋麦曼家的小伙子，往后这人要是把她带出里埃塔，大概最远也不过到丹佛或厄尔·巴索^①罢了。当初丹要求婚礼办得盛大，可真叫人扫兴，她也沒那么起劲的附和。他只得亲自跟凯特斗一场。

他胜利了。凯特总算同意，凡是他们自己婚礼中缺少的，在瑪格丽特的婚礼中都要办到。里埃塔年鉴上就好记上件大事，用来弥补劳资纠纷的惨淡纪录啦。

可如今，离开婚礼只有四天了，全市突然一下子降了格，成了世仇相报的蛮荒山村。

二十五年前，他们破坏了比尔的婚礼，如今好象比尔从坟里爬出来，向他们报了这笔仇。

碰到这鬼日子，凯特是怎么个反应呢？他得摸摸清楚。吃过早餐后还没见过她呢。她会不会抓住这次造反当借口，趁势把婚礼弄成不公开的小型仪式？

她十之八九把这次暴动怪在他头上。譏笑他自命为改革家，妄想取消八十年代铺设铁路后在里埃塔盛行的半苦工制。她不会明白要消除苦工制，就得消除苦工——正好比造物主先得把次货淘汰了，才能造“人”。所以，她当然不肯承认，现在机会难得，正好趁势在这闹翻天的城里引来文明的新时代。

① 厄尔·巴索(El Paso):美国科罗拉多州中东部一城市。

他站在她房外，举起手来想敲门。转眼又不敢了，就迈开套着拖鞋的一双脚，在过道上踱着，凭空想象她的挖苦话：“推迟婚礼，丹？我可不这么打算。新郎新娘不妨在两行戴着军团制帽、端着刺刀的酒鬼当中走过过道，要是碰到流氓闯进来，你不妨开枪打死他们。这也好给他们一个教训，省得他们侵犯初夜权^①。玛格丽特会不胜感激呢。”

慢着。这么想法也许不公平。凯特毕竟只是一张嘴刻薄罢了。压根就没胆闹离婚。她虽苦着脸，可好歹也想把里埃塔头一流贵夫人的脚色演象呀。跟她谈也没谈过，就不该先责怪她。

他又走到房门口。又拿不定主意了。

“进来，进来，进来。”听来她声音好烦躁。每逢他站在她房外，总逃不过她耳朵。他叹了口气，再深深吸口气，就走了进去。

凯特的房间，对他来说，还是异乡客地。里头简直没一件俗套东西，没一点闺房气息。象印第安人的房间，象西班牙人的房间，好比蛮荒世界，一片原始气息，一副男人派头——也许没有阴阳之分，没有丝毫人味，就象个博物馆。地上铺着从双灰山区搞来的那伐何地毯。一张早期西班牙式的纺锭形床，上面铺的是一条价值连城的羊毛毯子；翠蓝色的智米奥毯子^②给扯成两半，当了窗帘。她从一些古老的家具上弄下几条腿，支着一只老式的刻花松木柜，搭成梳粧台。马蹄形的砖头壁炉的两侧，各放一只白底黑色的、复杂几何图案的史前水壶。有个犄角里搁着

① 原文是拉丁文 *jus primae noctis*，指封建诸侯在女奴新婚之夜享有的初夜权。

② 智米奥(Chimayós)：美国新墨西哥州北部一村庄，十九世纪初期当地人开始织毯子，以此负名。

一只印第安大鼓，墙上挂着一顶精致的印第安帽^①。到处都看得到霍华人和組涅人^②的神象面具瞪着眼睛。墙上刷着白粉，光秃秃的，只有四幅印第安水彩画，描绘出庙堂神舞的场面。笨重的梳粧台上看不见粉扑、香水瓶、指甲铰子，连荷包、粉盒都没一个——只有那顶边儿卷得好好的毡笠。

“你害得我提心吊胆，”凱特打开床头枱灯说。“我看，全市那种奸淫暴乱的气氛，也叫你受了感染吧。呃，对不起，示卡依^③，我这匹老马今夜可不能骑。”说着在床上支直身子。她皮肤虽然又黑又粗，眼角上又有数不清的细纹，但穿着睡衣，看上去还年轻。“你心里还有什么念头？”

“决没那个念头，”他冷冷的说，倒身坐在一張墨西哥式的生皮椅子上。

“噫，我可不是挑剔。”她笑嘻嘻的，真有点象奸笑。“我知道这傳染人。糟就糟在这儿。打仗中被打垮的不单单是敌人。远在欧里庇得斯^④时代，女人就在说，‘请把我們从保护人手里救出来吧’。”

“说出来恐怕你也乐意一听，”他说，她那副态度果然不出所料，叫他憋了一肚子火，“历来镇压中都没这次井井有条的。至今还没收到什么暴行的报告呢。”

① 美国落磯山脉东部大草原上印第安人所戴的头饰，上有一帽，下连一巾，饰有鷗翎。

② 美国新墨西哥州西部一大印第安族，系布厄勃罗族之一支，自有語言，以制陶器，編籃，紡織聞名。

③ shichai，印第安字，疑作“亲爱的”解。

④ 欧里庇得斯 (Euripodes, 公元前 480—406)：希腊著名悲剧诗人，著有《美狄亚》、《伊翁》、《特洛伊妇女》等剧本。

“你干的事还有说的吗，”她说着伸手到便柜上取了香烟，递给他一支。“不过，我换做你的话，你知道我怎么办？先叫臭脚巡扔掉証章、制服、合法的臭家伙，换个正直人当当。再让他们接着西部的老作风，跟工人来个大开打，让好人得胜。如果你觉得这么做太干脆，何不跟矿工凑在一块，偷偷摸摸的做笔称心生意——再让东部那帮软蛋去付帐呢？”她给他点了烟，再点了自己的一支。“难道你给他们做替死鬼还没做腻？”

“亲爱的凯特——”他见她突发奇想，心里才平静些——“我早就懂了，跟你不谈业务。但你如果想了解一下的话，也不难看出我们想在这几里埃塔完成的事情，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距离。主要的分歧是，你有办法不負責任，随便取笑一通，我可不行。所以请你别管闲帐，还是安份些吧。比方说，瑪格丽特的婚礼。别小看婚礼的重要性，尤其是目前，出了乱子以后。”

“对谁重要来着？对瑪格丽特？”

“对全——”他开腔道。

她打断了他的话头。“瑪格丽特左不过想跟个小子跑跑马，可不是跟他藏猫猫^①。说到我嘛，你也晓得我的心情。所以随你怎么去搞吧。想来你总要丝毫不差的接着原定计划搞到底，天坍地陷都不管——如今天也坍了，地也陷罗。”

“不光是我一个人，”他疲惫的说。“婚礼不光是私事。是社会事业——对我们这种地位的人，婚礼是种公共喜庆。我们要不利用手边的种种条件，隆重举办一下，怎能指望群众^②一举一动都讲究礼节呢？”

① 照原文直译是“猜字谜”。

② 原文是希腊文 *hoi polloi*。

她双腿一揮，攔在床沿上，扭着脚趾头，若有所思的盯着，过了片刻才抬起头来一笑。

“你真的挺逗人，丹。事到如今，你居然还在想法挽回你我过去干的事。不如說是我干的吧。我承认是我騙你上了鈎，想来这么做有点妖气。过来，听我跟你談談。”

的确妖气，他寻思。她怎么曉得他也在回顾这命定的錯誤呢？好好談談的时机，是不是早錯过了？

他在她身边坐下，真是說不出的尷尬。她抓住他手，象雕刻家那样，拿大拇指捋捋他指节間的粗汗毛。

“我是妖怪，”她說。“你倒不是。我們决沒理由再做夫妻下去。”他猛抬头跟她打了个照面。真沒想到她那副眼光竟是又容忍又談諧又溫柔。“我們的爱好沒一样相同，我們的要求沒一样相同，我們的行为沒一样相同。如果你想想的話，我們打开头就搞糟了，說真的，始終沒好过。你原有幽默感。如今可沒有了。这是你的錯，也是我的錯：我这輩子总是刺你。那你干嗎还以为我們仍然守在一块呢？”

時間到啦；时机、时刻、时辰到啦。她要把你一脚踢啦。只消說一声就行。可他說不出口，因为心里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到底是想把她挤扁呢还是打死。

“干嗎？”他問。

“还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好。”

“我不喜欢猜哑謎。你自以为曉得答案，那不妨說出来听听。”

“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訴你吧。你真象我身上的坏习气，我真象你身上的坏习气。你自以为不正直就活不成。我自以为正直就活不成。我好比坏榜样，相形之下，你才觉得自己有德行——

可我一看到你这个人，就謝謝老天，我总算跟旁的女人有所不同。所以你少不了我，我也短不了你。这敢情有点反常，但恐怕是因为你我两人对这种情况从来没有真的正視过罢了。現在可化膿了。也許用不着化膿吧。也許我們彼此可以——至少可以——象冤家似的相互尊敬。”

“我尊敬你，”他說，深信說的是真心話。

她繼續說下去。“你知道——我从前跟你讲过——那伐何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綽号，通常都用这名字；另一个是真名，也是小名，只有逢年逢节，或者私下場合中才用。比方說，情侶之間。这种小名几乎都脫不了战争这两个字眼，尤其是女人的名字。我看这大有讲究。原始民族素有承认事物本质的习惯。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敌意。連热恋的情侶都免不了一刀来一枪去的。印第安人承认这一点。我們却不承认。我們謊称爱人之間并不存在人类的敌意；还以为举行了仪式——婚礼啦，洗礼啦，敌意就驅散了。这純粹是迷信。可我們竟还有臉称印第安人迷信，反而以文明自居。”

他由她說下去，听得滿腔怒火又涌上心头。她臉皮真厚，居然这么轉弯抹角的重新提到，几年前跟一个那伐何小馬夫那件下流事。难道她在試他的心，看他有沒有饒了她？才不饒呢！当初他一气之下，平生第一回不怕有失身份的对她来下报复。他这风流事干得不得当，那姑娘就怀了孕，他只得把她送到丹佛去打胎。干下了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老是提心吊胆的怕給人敲竹杠，他才永远不再干上流社会风行的那种通奸勾当了。

“我們要是跟印第安人学学聪明，也許会好些，”她这么說着——可他再也受不了罗。

“我放肆啦，”他插嘴說。“跟印第安佬恐怕学不到爱情、生

活什么的吧。我太老喽，没法再回过头来披毯子，住席棚^①啦。你说了那番话，我只听出你不尊敬我。我只想知道你脑子里的一个念头：人家想干正经事，这有什么不对头的？你能解释解释吗？”

她有一会不吭声。等她开了口，就听出她对什么都死了心。

“不，老伴，我解释不了。还是不试为妙。”她又摩了摩他的手，才站起身，向浴室走去，推进门。“你还是去睡吧。别为玛格丽特的喜事操心啦。事已如此，州长可能决定不出席，可你我也没法子。他不来，就错过本世纪的盛宴罗。西南部还没见过这么热闹、这么盛大的宴会呢——公共喜庆中就数这回最出色。保你叫好——你总还看重我写的包票吧。”

她关上们。他心里直纳闷，干吗不站起来就走。她是个妖怪。他想不出还有谁会象他那样，跟她死守在一块。谁也不会了解他吃的苦头——要末只有玛格丽特吧。玛格丽特管保知道他煞费苦心才使全家人团聚一堂。可如今玛格丽特也要飞喽。

他知道为什么等着。凯特自以为凭了一张利嘴打赢了仗。回头就会看出他也要忍不住发火的。等她回进房，就叫她离婚。

耳边听到水龙头嘎吱一声关上了。她这就要擦干手。不出十秒钟就会把毛巾挂好，开关啪的一声关上，门球一转。

玛格丽特刚举行婚礼之后，你当然不能来个离婚。得隔一段相当时间。得让全城人从这次要命的暴动中冷静下来。

那摄护腺的手术也该取消。

妈的！只要今年秋天不碰到银婚纪念就好了——

他匆匆站起身，走出房，悄悄带上们。

① “披毯子，住席棚”是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此处指“当印第安人”的意思。

13 打手势

辣芒·阿赛照着电影里看到的士兵那样做法，拿兔子树^❶当作掩护，肚子贴着地，爬到了低矮的山头，在那里可以望见下面西奈盖塔的房屋和后院。下弦月浮在天际，清晰的照出烟囱、屋檐、晾衣绳和井上轱辘的影子。三棵巍峨的老白杨树的圆顶闪闪发亮，水淋淋的。

嘩嘩的水流声可错不了，辣芒一听到就知道自己不是瞎担心，不由得咒天骂地。他跟村子隔开一条小溪。象刚才离开的那条溪一样涨了潮，就是更深、更急罢了。

既然走得这么远了，再走回头路可不行。他象蛇一般继续朝山坡下爬，爬到溪畔一棵倒垂在浊流上的矮松树边。嘴里渴得慌。他就一手攀住矮树的枝子，笨手笨脚的偃倒身，待等另一手的掌心碰到水面，才趁势舀了一口水。

这水味儿真叫噁心；远至煤城那一带，都把这条小溪当作垃圾箱。烂泥实在硌牙。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一把一把的舀起来。儿时再能喝到水可难说了。只要灌足一肚子水，碰到紧急关头，喝自己的尿也能活命呢。

多亏发了大水，狗才没听到，也没嗅到。只要他需要分清哪个是物体，哪个是阴影，尽管可以不慌不忙的仔细打量村子的每一个角落。每当眼梢里瞥见微风吹动绳上的衣裳，白尾灰兔一溜

❶ 兔子树(Rabbit brush):北美西部盛产一种灌木，可供长耳兔作巢，中文无专门名词，试意译为“兔子树”。

烟窜过后院躲起来，他就吓了一跳。此外鎮上倒是靜悄悄的。看上去他家里沒一点生气。

他在报上看到阿塔葛拉霞被捕了。不过，在罢工期間，她也被捕过，可老是馬上就釋放出来。他女人清清白白，誰也不信她会干坏事。就算她不在吧，也能看到孩子，把一套打算說給他們听。如今丘巧够大了，相信可以把心腹話告訴他。

再說，他真需要把亲人摟在怀里——临別前再摟上一次就好啦。罗西塔跟她母亲倒活象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小娃娃一身肉也是那样圓滾滾，紅彤彤，一对眼睛也是那样喜盈盈——

猛不防，在他家和費南迪斯家当中，有頂軍团銅盔閃出了一絲月光。

他剛才怎能这么粗心大意，竟沒注意到。那人并沒走动，只是站在那儿呀。

这一下完啦。哪怕阿塔葛拉霞就在家里，离他不到两百呎，哪怕家里光剩下孩子在哭，他都回不了家。

可怜的小娃娃！他眼前仿佛看到光是他們几个在大床上挤成一团，又餓又吓，門外就站着个戴銅盔的打手。真見鬼！

心里一时火起，就忘了提防。他挑了两块圓石头，象出色的棒球接球手那样蹲下，躲在矮松树后面，尽量又快又狠的把石头一一扔出去，扔完就一个箭步，順着溪畔向下游奔去。

边跑边听得有块石头打中了屋頂——几乎就在同时，又听得噠的一声响——要不就是凭空想象。再不就是这么希望。也許打中了什么廢銅烂鉄。可后来他气瘋了，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就在这时候，狗突然吓得乱吠起来。

他原以为枪声会应声而起。誰知过了好几秒钟才听到，紧

跟着子彈就噓哩哩的向上游飞去，倒伤不了人。

他找到了倒垂在溪边的另一棵矮树，就趴下，躲在树影里，让狗安静下来。

他现在在哪儿呀？这准是約翰·董博勞斯基家后院后面那棵矮树。能不能冒险穿过去，叫醒人家，少說也可以留个信？

当然现在还不能。刚才扔石头真叫发疯。打手现在可加小心啦。他得等一等。

等多久？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唉，唉，唉！辣芒·阿賽最不擅长的就是等。

他已经等了一整天罗。等得快疯了。再說，要想趁天亮前赶到璜尼多·赫瑞拉的小牧场，就得馬上动身。

可他真巴不得把一套打算說给人家听听啊。

等吧。狗已经叫累了。

一只口袋底里还有点烟草末夹着棉絮，还有几张皱纸片。不消說，他不能点上火；可卷支烟，也不失是件消遣，还能舔舔，聞聞呢。

他觉得痒，好象膀間有臭虫咬似的，就搔了个痛快。

他清清嗓子，啐了一口。

他伸出一只手指头擤擤鼻子，这边擤一下，那边擤一下。

他把鞋带解开，再系上。

他松开鞋带，喝了那么多水，嫌勒得紧了，随即又心不在焉的再束紧。

他每隔几秒钟就要换个姿势。

他做了千百种小动作，省得想心事，省得回顾早上的事。可心里还是一味焦虑；急只急特朗其利諾·台·伐加会責怪他当时不該在胡同里乱来，瞎逞英雄，激起公憤，就此煽旺官方的怒

火，还会罵他鬧“个人英雄主义”。可真見鬼！这不公平！哪怕特朗其利諾也决不会单单为了免得惹麻煩，就听凭人家扼死，給逼进監獄吧。会嗎？見他媽的鬼去吧！有誰料得到反抗警察的野蛮行为，竟給工人帶來这么一場大禍。

他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他在胡同里干的事，哪个受虐待的都会干。……

他心里火辣辣的盼着阿塔葛拉霞。倘如她猜着他在这儿，离家只有百来呎路。……倘如她溜出来跟他会面。……只消五分钟。……他就会壮起胆去干非干不可的事了。

他眼前仿佛看見她躺在下面——可这幻想实在不合时，真叫人痛苦。他侧过身子，这下心里的念头灰溜溜的了。

要是临到头来是一次久别，家里会怎么样？阿塔葛拉霞会等他嗎？这么个可愛、溫柔、嬌媚的女人会等他嗎？要是不等……他尽量想着当年在舞会上有什么男人是她特別中意的。伍迪·卢塞罗嗎？阿塔葛拉霞爱笑，伍迪一肚子都是笑話。他們两人舞跳得好——

回想起来真痛心，他只好狠命一摇头，不去想它。他碰到想心事总是这样。只有干起事来，才是本色。

他爬起身，跪着，再把这座死寂的村子打量一通。

約翰·董博勞斯基的屋子旁边站着个高个儿，光着头，两腿叉开。月光照出一道弧形的尿来，随即消失了。辣芒看到他扣上褲鈕那副动作象害风湿性关节炎痛，就认出原来是約翰老头。

董博勞斯基正掉过身去，辣芒頓时扔了块石头，一下滚到約翰和那座房子当中。

老头吓一跳，朝小溪这边回过头来。辣芒不顾一切的站起身，离开矮树，站在月光下。

分明他不太显眼，因为約翰动身走了。辣芒一下想到了阴沟里耍的把戏：装山羊咩咩的叫唤起来。

約翰站住，听着。

辣芒又咩咩的叫了几声。約翰朝小溪走来，拿不定主意。再听到咩咩一阵叫，他显然真当作山羊了；就一挥手，不去理会，徑自回屋。

辣芒急瘋了。这回他再装羊叫，可不怎么象羊，完全象人們流露出一副急得不顾死活的心情。

約翰領会了。他在街上东張西望了一番，才打定主意去看个清楚，急急忙忙跑来，还揮着手，辣芒不知道他有沒有认出来。

走到大水边，約翰就伸出光脚，想探探水有多深。辣芒馬上噓的一声喝阻，还搖頭，摆动手指，表示水深沒頂。

約翰点点头，咧嘴一笑，退后了。他在水边踩出了一个洞。

老头看自己死里逃了生，倒乐了。辣芒指手划脚，叫他站着別动。伸手抓住矮松树，探身俯向水面。可大水早把树冲坏。露在外面的树根經不起辣芒一压就弯了。下面的極枝徐徐浸进水里，終于給激流揪住，順流往下拖，树也給扭歪了，岸边的土地也扯松了。辣芒狠命一扭，才算脫身，重新踏在結实的地面上。

他恨得啐了一口。真是可望而不可即。跟約翰只隔二十来呎。但要是想隔着水扯直嗓門，嚷給对方听见，那么，西奈盖塔全村都听得到他們說話了。

話虽这么說，轉念一想，叫約翰捎个信也沒用——村子里就他一个人說不来話呀！

約翰老头这时指手划脚，忙个不停。辣芒猜想他是要順流走到旧車道跨过小溪的那地方去。那儿过得了溪，因为水面寬，水又淺。

辣芒犹疑了一下。浅滩随时都有人来往。在那条道上，恐怕打手还要多些，看来还是这几太平。所以他摇头摆手，表示不赞成这项建议，拚命想着更好的办法。

要过去可没把握——水太深，又太急。

他不能等水退——要好几个钟头呢。

他不能写张便条，扔过溪——没铅笔。约翰也许有吧？他做了个写字的姿势，耸耸肩，算发问。

约翰学他写，在口袋里掏了一通，摇摇头。

他妈的！

这番联络成功，倒叫辣芒想到个主意。说不定打手势能叫约翰传个信。

辣芒聚精会神了。

他指指胸口，迈腿学跑路，先对着西面，再转过身，对着南面。

老头使劲点点头，照着做一遍，只是指的是自己的胸口。辣芒指指约翰，摇摇头，再指指自己，点点头，先对着西面，再对着南面。

约翰领会了。他指指辣芒，朝西跑，再朝南跑——接着添上个生动的小动作，一跳算越过边境。

辣芒乐了，双手一握，表示感谢。

约翰也乐了。他唰的飞了一下巴掌，意思说，辣芒多快就好跑到墨西哥。

接下来辣芒指指约翰，比划出说了一大堆话的样子。约翰照样做了一遍，手却指指村子，表示许许多多。人。辣芒一看就否定了。他随手勾勒出一个滚圆的女人轮廓，滚圆的屁股，滚圆的胸脯，滚圆的脸盘，滚圆的笑容。不等他做完手势，约翰就知

道他說的是阿塔葛拉霞了。

于是辣芒指指月亮。約翰回头抬眼一望，点点头。辣芒举起手，从东边慢慢繞过头頂，一直到西边，接連繞了好几回。約翰竖起四个指头，耸耸肩，算是发問。

辣芒咒了一句。他知道对方搞錯了。他指的是日子，不是月份。好歹也得想出个办法來說明月亮的盈亏。

这件事真費工夫。他再指指月亮，用拇指和食指比划出下弦月的样子，慢慢縮小，縮得看不見，再慢慢变成滿月，再回复到下弦月的样子。于是用指头表示：一个月。

約翰絲毫不差的照做了一遍，辣芒点点头。

老头問：四个月？

辣芒耸耸肩：誰知道？他竖起三个指头，耸耸肩——竖起四个，耸耸肩——六个——最后十个都竖了起来。“誰知道？”整个身子仿佛在說：“誰知道要几个月？”

董博勞斯基脑袋一摆，两手和嘴巴比出个忧愁的样子。分明他以为信傳完了。揮揮手告別，动身走了。辣芒嘘的一声拦住他。

他又扼要的傳了一遍，再接下去：过了不知多久，他又朝北往回跑——回到那个滾圓的女人身边，回到三个高矮不一的孩子身边——拥抱他們，一个个抱起来，再朝南跑，一起跳过边境，最后就輕松愉快的喘着气。

要对方搞清这两回旅程，辣芒少不得再比划几遍。不过老头终于明白了，頓時滿面喜悅。他回身走了，象墨西哥人那样，揮着指头告別，朝整个村落一扫，也算代表全体向他告別。

辣芒感动了。他也朝四面八方飞吻，算是向西奈盖塔全体居民告別。最后举起了拳头。

約翰同樣回答了他。

辣芒咬咬嘴唇，目送老头繞过屋角，走得不見影儿。

14 女牢

夜慢慢过去了，天快拂晓时，郡监狱二号牢房里那份刺骨寒意，真叫人冷得难受。这角地方本来只好关三个人，如今竟挤上十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她们又吵着要毛毯和热饭了。

从早到晚，她们就这样不时叫嚷，还合节合拍的敲铁栅，异口同声的歌唱、咒骂和祈祷。发下来的饭菜始终不够吃；她们总得把这么一点点东西凑合起来，再平均分配。迟至晚上十点光景，才发下毯子，可一共只扔给她们三条，象扔骨头给狗，由它们去打一架。

她们并没打架。大家决定做个榜样，让野蛮的看守瞧瞧什么叫集体纪律。

这么做可不容易。每一口饮食都得仔细分配；从牢房这方到那方，每走一步，都得有安排；躺在铺上猛然动下手，捻只臭虫，或者搔下痒，或者翻个身，都要合铺人多多包涵才行。牢房里慢慢的挤得满坑满谷，她们就订出了一张时间表，规定每人在铺上轮流休息或睡眠半小时——两个大人合一张铺，合一条毯子，有时还得加上一个小孩。其余的人有的分到一角，席地而坐；有的就站着，或者跺着脚取暖，或者累得只好抓住铁栅。

种种意想不到的事，真是层出不穷，打乱了她们的计划。有的等了老半天，刚挨到休息，不料马上给传出去拍照，按指印——或在枪尖下过堂——回来一看，位置早给人占了，这张表也就打

乱了。

最叫人头疼的，就是阿黛丽塔·维吉尔装腔作势的求神保佑，还有娜蒂维达·拉腊哼哼唧唧的闹月经痛。尤其是她这么抽答，无异承认女性的懦弱，叫爱莲娜·史塔罗夫气得七窍冒烟。她把这小姑娘的痛苦看作对她本人的侮辱。可后来她自己那条受伤的腿突然抽了筋，不得不请其他两个人让出铺来给她躺下，这真叫她丢尽了脸。

牢房里每来一人，困难就增加几重——尤其是最近来的两个人。

下午四五点钟光景，琴妮·哈拉米郁正在粉刷那单间屋的砖头窝棚，给逮捕了。她瘦得象骷髅；一口爆牙；老发神经，生怕给人强奸。她硬要带来最小的两个儿女——四岁的男孩和三岁的女孩，刚进牢时，她那身工装上的白粉还没干，粘漉漉的。她正发神经，一发就是整整一个钟头，真苦透了。打她骂她都不管事；大家只得把吵了半天才搞到手的三明治和牛奶拿出大半，给了她母子三人。

子夜前后，陶乐蕾丝·迦西亚抱着娃娃到了牢里，一身好衣服都浸湿了，人乏得说不清自己的遭遇。大家只得在她熟睡中帮着脱掉衣服，拿一条得来不易的毯子裹在她身上，再让出铺位给她睡。就连娃娃饿得嗷嗷哭叫，也吵她不醒。龔薩馨·坎黛拉丽亚只得给她翻个身，把娃娃抱到她胸前，等娃娃吃饱了才抱开；其余的人站成一堵人墙，省得给看守瞅见这类私房事。

她们始终摆脱不了淫荡的耳目、下流的嘴舌、揶揄的嘲笑。上马桶这种简单的事都成了考验，只要憋得住，就一直熬下去。实在难受得躲不过了，那些没在休息的人就紧紧挨成一圈，围住这倒霉鬼，一边还大声歌唱，掩盖解溲的声音。可这么做，还是不

管事；看守总归有数，乐得他们扯出一篇并不俏皮的下流话来。

李蒂亚建议大家接着《工人歌选》中的曲子照直唱出来解闷。她和爱莲娜两人全熟悉《工人葬礼进行曲》、《危险的旋风》一类的斯拉夫民歌，大家几乎个个都熟悉工会会议和纠察线上风行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坚守岗位》、《红旗》和《我们决不动摇》。其余的曲子都不大流行，这个想起一段，那个记起一节，拼拼凑凑的成了个曲子，辛辛苦苦的互相教唱，临了大伙终于能齐声唱出整支歌了。

这种消遣真是鼓舞人心。

大家可没想到阿塔葛拉霞居然熟悉墨西哥革命^①时期的歌曲，也是头一回听到说她有个姑妈原来是维雅^②手下的小兵。她教大伙唱短短的一支哀悼卡兰萨^③的挽歌，大伙马上把合唱部分改编成今天早晨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被杀害的歌词：

克里斯生西奥，克里斯生西奥，你的人民为你哀悼；

你的祖国为你的惨死悲悼——

唉！

唉！

唉！

唉！

① 指1910年马台洛(Madero)反对狄亚兹(Diaz)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

② 维雅(Francisco Villa, 1877—1923)：墨西哥革命家，曾对马台洛领导的革命运动起过一定作用。1923年被刺死。

③ 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 1859—1920)：墨西哥政治家，1914—1920年为墨西哥总统，将地下矿源收归国有，实行土改政策，进行工业改革，后被刺死。

唉！

唉！

唉！

有一支蒙古歌，調門变化錯綜复杂，誰也記不清了，这时，猛不防，从过道那头一号牢房里傳來特朗其利諾·台·伐加那又細又尖的印第安人嗓音，一字不差的把这歌从头唱到尾。龔薩響記起来了，他以为这歌跟那伐何音乐有几分相似，所以一学就学会了。

最后她們分成三組，各唱一部音，挨次唱可怜的摩根先生^①付不出所得税。唱完后，歌选里的歌都唱光了，大家的嗓子也唱乏了。

有的打算靠猜謎和被謎再消遣下去；可这一天真叫人苦透了；参加的人就此一一退出，或者坐下，打算睡个觉，或者光站着，抓住鉄柵，默默的打冷顫。

監獄里一时死寂。看来連郡警都累了，身子靠着走廊墙壁，坐着抽烟，枪杆擱在膝上，下巴上长出了胡髭碴。地板底下有老鼠在烂木头上抓呀啃的。睡梦里的人哼一声，抽两下，說着嚙語。听得出有人的牙齿在捉对儿厮打。

靜总靜不了多久。飢寒、鉄硬的地板、发脹的膀胱，越来越厉害，迟早总有人熬不住，終于喊出了声：

“受不了啦！你們要咋办——害死俺們？”

这一叫把旁人也惊动了：

“你們答应給的毯子呢？”

① 指美国財閥摩根。

“小家伙还要吃奶呐！”

“鬼杂种，班台何斯^❶！你们准冲你们老娘拉臭屎来的！”

如今轮到龔薩馨躺在鋪上了，她决定不投入这场酝酿中的战斗。

“想要什么，妹子？鴨絨垫子？”

“别脱裤子^❷，骚货！”

“干吗？脱裤子！”

“我们上心火呐。给试一下吧。”

“这下该献宝啦，妈妈。”

“嗨，赫伯大娘^❸，你菜柜里要根骨头吗？”

这一说顿时引起一阵哄笑。龔妮侧过身来张望，小心翼翼的，生怕吵醒躺在身边的琴妮那个小姑娘，和睡在脚后头的李蒂亚·柯伐克士。她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超然物外。这伙人当中有几个还是她的知心朋友呢。从早到晚都和她们共同安排牢里的事，排解调停，应变救急；跟大家一齐歌唱，一道欢笑，结伙折磨郡警——可说也奇怪，总归有股魂不附体的感觉。怎么回事？难道对斗争腻烦了？难道成了只孤狼？这么做行吗？汉姆会怎么说呢？

碰到这么种考验，免不了流露出本性来。李蒂亚对七情六

❶ 西班牙文 Pendejos：瘪三。

❷ 原文是美俚，意指“别发火”，因与后句有呼应，试照字面直译。

❸ 美国著名搖籃曲中人物。該曲叙述赫伯大娘到菜柜去取骨头给狗吃，竟发现橱内空空如也，就几次三番到邻近铺子里去买骨头，每次回来总见狗在做什么怪事，而且一次比一次离奇。該曲最早发表于1805年，作者为莎拉·凱塞琳·馬丁（1768—1826），题为《老赫伯大娘与狗的奇遇记》。其实赫伯大娘早在十六世纪已是民间传说人物。

欲绝对节制，一旦有事，总能全心全意投身进去，等到风平浪静，心里就舒坦了，不管在哪儿，倒下就睡着，过半个钟头醒来，又是精神百倍，准备再接再厉的出把力。爱莲娜恰恰相反，管不住自己。铁栅擋着道，不让她抓住仇人，一口怨气就出在同志身上了。

阿塔葛拉霞嘛——如果今天的遭遇算得上考驗的話——她可缺乏生气。整天来，不管大家干什么，她总是糊里糊涂的乖乖跟着做，仿佛为了辣芒急得神經都麻木了。看来一心只怕辣芒被捕，对追捕他的人却恨不起来。失去了辣芒，她似乎只剩了半个人。

阿黛丽塔·維吉尔和琴妮·哈拉米郁不过是傻瓜，可怜的陶乐蕾絲分明垮了。非但眼睛免不了要瞎，連忠誠和信心也会完蛋——恐怕連神志也快不清了。

龔妮最担心的是，娜蒂維达·拉腊那姑娘叫人摸不着头脑。旁人的性格早定了型；你要改也改不了；可这小美人怎样呢？

整天来，看守就冲着她扯那套不三不四的下流話。眼下她靠壁坐着，怀里抱着陶乐蕾絲的娃娃，模样活象圣母馬利亚，他們又在拿她开心了。

“嗨，妹子，我来跟娃娃换个位置好嗎？”

她閉紧嘴，掩飾嘴唇发抖。

“別怕，小姑娘，我不大一咬人！”

娜蒂維达轉过臉去，免得給人看出在哭。爱莲娜把娃娃抱到手里，罵她沒胆量。这下郡警就趁势猛攻了。

“嗨，小妞儿，你菜柜里空着嗎？給我們瞧瞧。”

“这哪行，門鎖着呐。”

“啊，我倒有把钥匙。紅头钥匙。紅党娘們就迷紅头钥匙。”

爱莲娜气得直搖铁栅。“难道你們連屁也不懂，你們这帮笨

蛋？”她啐了一口。“甭想拿鈔票做的钥匙开得动鎖！”

別白費唾沫啦，龔妮村道。不管你說什么，都要給人家当話柄。

“那要看多少鈔票。有的娘們值一毛錢^①，有的可值一百万。你值多少，小迷娘？”

“呀一呸！送你們不如送狗——白送！”爱蓮娜掉轉了臉，他們就重新集中火力圍攻那姑娘了。

“把她給你吧。咱不爱吃黑鬼肉。”

“那又不是黑鬼，是我的相好。她是厄斯巴尼希^②！”哄的一陣笑。

“站起来，小姑娘，我要聞聞看你是不是白人。”

“啊喲，瞧！耗子！嗨，小丫頭，留神！有只耗子爬上來啦！”娜蒂維達差点沒叫出声，霍的跳起身，随手提起裙子。他們乐得直嚷嚷。

“提高点！爬上去啦！再高点！噓一咳！”

走廊上迴蕩起一片口哨声、怪叫声。那姑娘受不住了，气得抽抽答答直哭。

“啊呀呀！我瞅見福地罗！”

巴特·包林从办公室走进牢里，吵声頓時哑了。巴特沒說什么，隨便朝女牢瞥了一眼，聞到沒蓋的馬桶发出臭味，大鼻子皺了皺，往前到男牢去了，背后跟着獄禁。轉眼間傳來鉄鎖嘖嘖一响，牢門銑鏗一声，只見他押着特朗其利諾·台·伐加出来了。

① 原文是 two-bit，等于两毛半錢，有时亦等于 25 元。

② 原文是 Spanish，意謂西班牙人。西班牙文中应是 Español，英文中应是 Spanish。这里把两种文字混在一起，故成 Spanish。

特朗其利諾也朝她們溜了一眼，剛好看得出他点点头，嘴上隱隱挂着一絲笑，但沒吭聲。他這是第三回提審了，那副神氣明擺着不管上刀山下油鍋，他都能對付。

龔妮真想知道，他們是否打算把他移交給義警團^①——但她要是在这方面着急的話，也會覺出她在為漢姆提心吊膽。斷斷不能着急。只有這幾牢房里的問題，她才有辦法解決。

娜蒂維達早已擦乾眼淚，但那張可愛的臉蛋還是緊緊繃着。鎖和鑰匙的比喻真是不能再貼切了。這姑娘注定逃不出人家的魔掌。她長得無比窈窕，就此害她成了籠中鳥，這正跟她目前關在這兒地牢里一般無二。要想獲得自由，只有坐滿刑期——只有給人捕獲，幽禁，竊占，壓榨，被迫從肚子裡鑽出一個個孩子，最後年老色衰，變成一具活僵屍，跟她母親盧茲一樣。

最叫人難以相信的，就是她竟暗暗愛上這種命運。看她聽人家一喊有“耗子”，就不自覺的露出丰满的大腿來，過後才覺得羞憤，這真叫人又可憐又可笑。

話又說回來，這姑娘整天來不是拚命忍着肚子痛嗎，不是盡力不招人注目嗎。她只消“隨便”裝出副媚態——拿出美女的“天生”本領，來個眉目傳情，就不難巴結上那幫強人。可她沒賣弄風情，相反的，在打手吓得她起了條件反射之前，她不是總想法跟同志們同甘共苦嗎？

她那段政治經歷也值得嘉獎。去年罷工期間，家裡叫她退了學來照料弟弟妹妹；可她繼續參加龔薩馨負責的青年學習班，听讲馬克思主義，一点一滴的开始懂點事。她參加大人的集會，替

① 美國市民自願組成的所謂保安隊。往往擅自“維持治安”，對無辜者加以“裁判”，並進行“私刑”。這種義警團實則是專事殘害黑人的反動組織。

劳卫会兜銷票子，今天早晨还站在法院門口那群人的最前列。辣芒給拖进胡同的当儿，就是她提醒大家注意来的。說不定还是她救了他的命。

可怜的孩子！但不好算孩子罗，那份可憎可恨的美貌給她的負担比一般大人还重呢。可怜虫，怎么帮她忙呢？她这辈子里碰到个父亲真专制，还有个祖父更霸道，叫她受尽了罪，也不管她，母亲整天操劳，死产啊，打胎啊，儿女啊，早給累垮了，没法保护她。她长大成人，对男人可想不出法子应付，只有順从——有时笑着臉，有时含着泪。

說到她的头脑嘛，要不比目前更灵活，更聪明，那就休想主宰得了她自己的美妙肉体。但能幫着她提高嗎？能培养嗎？能說服卢茲再送她上学嗎？

天啊！对拉腊这种人家，要說上学是让小輩受教育，得解放的机会，还不如說是老輩扔包袱的工具，趁小輩还没大得可以工作，就好甩手不管了。

龔妮叹了口气。唉，又在瞎想个别人的悲剧嘍。对受苦人同情倒合乎情理，也未尝不恰当；她正跟一般妇女一样，特別容易受旁人感情的感染，私底下也往往引以为自豪；或許就是这种特性使人类的关系分外高尚了；但也得有男子气概，不容感情用事；眼泪会模糊你的眼睛，看不清整体，那就得赶快擦干才好。就算娜蒂維达·拉腊在奴役女性的車輪下粉身碎骨，又怎么样呢？在美国，娜蒂維达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还有平凡的琴、瑪丽、柯琳、葛蕾青这一类人呢——一个个都注定要落得同样的下场。这情况得記住。这情况得改变。专想到个别突出的例子，准会模糊集体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要廢除狗吃狗、老板吃伙計、男人吃女人的制度，从而获得人助人、男人爱女人、女人

爱汉姆的自由。……

她沒顧到思想开了小差，只是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想的全是自以为绝对客观和抽象的念头。

最重要的是，爱包含着自由平等。奴隶不可能有爱，主子更不可能有爱。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人类的一切关系都蜕化为勾心斗角，除了不正常的爱，怎能有真正的爱呢？在那种环境中，爱不得不退化成两性之间的明争暗斗，结果这方终于占了那方的上风。男人发号施令，女人俯首贴耳，丈夫作威作福，妻子忍气吞声，任凭男人去满足欲望，于是人们的心眼就此败坏了，爱情就此受到了摧残了，婚姻生活就此成了一场恶梦。

整个社会都受了影响；不用说，受影响最深是以剥削为生的资产阶级，人贩子；连政治嗅觉灵敏的工人也受到些影响，他们虽然怒斥狗吃狗的政策，在家里却摆出专制魔王的架子。对，天哟！工人也互相压榨，往往是男人压榨女人，虽说女人压榨男人的事也屡见不鲜。

等将来工人赢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还会长期斗争下去，力求男女平等，力求人性完美——

李蒂亚爬起床，无意中踢了她一脚，把她的思潮打断了。她也该起来让铺啦。

李蒂亚冷得很，在跳印第安舞取暖。其他的人也纷纷加入。五六个女的推来撞去，大叫小嚷，吵得牢里又象疯人院了。李蒂亚照那伐何人那样双膝绞花似的摆动，身子就地一聳；爱莲娜好象跳出阵舞的犹太人^①，踢呀扭的；阿塔葛拉霞学着布厄勃罗

① 犹特(Ute)：亦称犹他印第安人，为北美印第安人一族，原居科罗拉多与犹他北部，今居于该两州的保留地内。

胖婆子，蹣手蹣脚的一跔一跳。娜蒂維达正从地上站起身，險些几挨到飞腿。

龔妮将鋪位让給琴妮·哈拉米郁，一把揪住娜蒂維达的腰，的溜溜的轉起来。

这么大跳特跳，真有意思：哪怕身子狠狠相撞也不錯。到天亮，渾身就会青一块紫一块，但总比拚命乱想，精神受到創伤好受得多。

她們太累了，跳不久。这场舞开場开得突然，收場也收得突然。大家剛安静下来，猛听得男牢那里有个顫抖的尖嗓子发出一声长号。不由人打了个寒噤，开头还当是痛叫；后来才明白，何塞·阿馬奧·龔特瑞拉斯显然給吵醒了，如今正在唱苦行派的圣歌。

据說何塞·阿馬奧年輕时，在那偏僻的北方村子里，有次給挑中扮演救世主受难慘剧的主角，他心眼好，才熬过了釘十字架的考驗。

何塞·阿馬奧嘴里唱着自答派^①的圣歌，手里还学着上十字架途中遭到血淋淋鞭子的抽打，一下下抽在粗糙的肉体上，真吓人。

双膝跪下地，
如同救世主，
〔噫！〕

① 自答派(Flagellant)：教派之一，該派教徒自行鞭打，俾以贖罪。十二世紀时創于意大利北部，十四世紀歐洲鼠疫成灾时尤为风行，1349年为教皇禁止。至今美国科罗拉多州与新墨西哥州苦行派教徒仍奉行該类仪式。

梳血求上蒼，
正是苦修行。

〔啞！〕

鞭痕冒鮮血，
戴荆如我主，^①

〔啞！〕

仿效主耶穌，
誠心苦修行！

〔啞！〕

“閉嘴，見你媽的鬼！”愛蓮娜冲他喝了一聲。可那战抖的蒼老嗓音還是唱下去。

嗚呼主基督，
我的命根子！

〔啞！〕

速來救蒼生
脫寫苦難池！

“这儿麻煩已經够多啦！”愛蓮娜喊道。“你要抽自己，可別

① 典出《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 19 章及其他福音。

出声！”

另一間牢房里傳來了开心的格格笑声：

“你不定爱听这支歌吧。”老是何塞·阿馬奧那个戏子，这回他在学着丁丁冬冬的乱彈六弦琴，随口伴奏一段西班牙情歌：

百美图中教你笑，
想象不出有多美，
爹爹笑来媽也笑，
灰子灰孙个个笑。

“你唱的可不是我！別想唱情歌拿你老娘开心——你可听清楚！”

“得，得，得，我这可跟你道晚安啦！”他又乱彈起假琴来了。

天上星星数不清，
有請两颗下凡尘，
一颗向你道个早，
一颗祝你睡到晨。

有几个女的放声笑了，还鼓了掌。看来这下子老头給逗乐了。

“向我的心肝宝贝道謝！”他叫了一声，仿佛远迢迢的从天涯傳到海角。“晚安！祝你們身发财发，恋爱美滿！”

15 推心置腹

巴特·包林押着特朗其利諾·台·伐加出了門，抄九号街，过胡同，到安琪广场，踏上法院大門台阶——早晨，吉利押解辣芒去受审，走的就是这条路。

在月亮的光影中，胡同里空空落落，特朗其利諾見了，不由得深深激动。好几个钟头来，胡同的影子始終浮現在眼前，总是万头攢集，毒雾弥漫，喊声和枪声鬧成一片，奔的奔，踩的踩，乱得不可开交。可如今这一幕跟真正的情景比起来，无非象活人成了骷髏一样可怕。

他心里也沒料到法院里这幕情景。法庭上設有一百五十个席位，如今竟挤滿了男女老少，悶得气也透不过来。在这兒，冷倒不成其为問題；空气又热又臭；其他方面的情况却比郡監獄那間女牢还不如。座位上至少坐一个人，好些坐着两个，有的多至三人——男的抱着女的，女的还抱着小的。地上睡滿人，都躺在破紙、烟蒂和痰迹上。法官席上躺着阿伽皮多·奥特伽在打呼嚕，活似停着的死尸，双手交叉，按在西瓜似的大肚子上，呼口气，那張歪嘴就象风箱样張一下。一群郡警早将房間一角打扫干淨，在擲“双骰儿”^①，枪杆就近倚在墙壁上。其他郡警在房里各处站崗，嘴里嚼着烟叶，或是在抽紙烟。特朗其利諾一眼瞅見汉姆·透姆在陪审官席的那一头，跟一群人认真的低声談話，这里

① 以兩顆骰子決定輸贏的一種賭博。參加者擲出七點或十一點為勝，擲出二、三或十二點則輸，否則重擲，直至獲勝或擲輸。

头有迈克·柯伐克士、特莱斯福罗·维吉尔、胡里安·维吉尔、莫比·道格拉斯，还有那雅里特^①籍印第安人耶稣·华雷士，这低脑门的矮个子素来不大言语，伍德罗·威尔逊·卢塞罗总好幽默的拿“瞧，苦命的印第安人”这句盎格魯話^②来个双关用法，管他叫做“阿约，波罗印第奥^③”。

特朗其利诺看了真高兴，由此可见汉姆已经回来工作了——大概是因为“阴谋组织暴动”一类依法论办的罪名被捕的吧。趁没去忍受今夜这第三次拷问，能先跟汉姆谈谈就好啦。倒不是要他拍一下肩膀，夸两声——那才幼稚呢。……

巴特领着路穿过房，脚下的大靴子在人堆中拣着空隙，不然就狠狠的把人踢开，引起了一阵睡意朦胧的咒骂声。有一回，特朗其利诺差点没踩着他的老干娘卢迦蒂塔那条伸出的手。他弯下腰，想去安慰一句；谁知她睡得死熟，再加巴特喝了一声，叫他走了。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心里石头才掉下地，一路上总算没看到老婆，老婆也没撞见他。他可不想看到莎勒达哭哭啼啼的一副丧气相，也不想听到她凄凄惨惨的对他诉衷肠。

过道上，人们排成两行，等着上厕所。巴特走过，他们就对他嚷嚷。管子全堵死了。过道上那股臭味不过隐隐道出厕所里头糟成什么样子罢了。

① 那雅里特(Nayarit): 墨西哥西部州名，在太平洋沿岸。

② 典出英国诗人普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名诗《论人》(Essay on Man)第一章。今美人根据此句句字，幽默的称印第安人为“瞧”(Lo)。

③ 西班牙文Allo, puro Indio: 瞧，真正的印第安人。按Puro(真正的一字与英文的“苦命”(poor)谐音略同，故有此双关用法。

“熬住別撒，”巴特吼道。“我又不是修馬桶的。嗨，你！”他眼見耶穌·兰达伐梭从女廁所出來，拿着個濕淋淋的吸水幫浦，一籌莫展的樣子，就吆喝了一聲，“你算哪號看門的？不能把這地方打掃干淨嗎？”

耶穌露出一口大牙，笑了笑，算是招架。“人太多，”他聳聳肩解釋說。“收拾時間沒有❶。蓋臭呀❷——哎喲喲！”

“你們不妨選出人來組織個委員會——”特朗其利諾操着西班牙話說起來。可巴特沖他亂咬了，他只得往前走。

書記官室是下班郡警的窩巢。房里沖出一股酒味、汗臭和煙霧，傳來鏗鏘的刀槍聲、叮噠的角幣聲和笑罵聲。特朗其利諾走過敞開的房門，一眼瞅見兩個光身子在練柔術。

推事室里，跟大樓的其他地方那份吵鬧恰好相反，看來陰森森的。特朗其利諾鼻子作了怪，還當聞到了酒味呢。

彭斯·包林臉色蒼白，眼皮浮腫，穿着格子羊毛襯衫，正在辦公。身旁坐着個細眼睛的人，一張長嘴象愛爾蘭人；背心沒扣，上面雖沒佩証章，那副舉止却多少標出他是個包打听。偵探？聯邦調查局探員？移民局官員？勞工局狗腿子？什麼？巴特押着犯人走進房，只見彭斯正將一束文件當作一副紙牌似的弄弄齊，翻過身來。

“好，基格，”他說，“九點鐘跟你碰頭吧。”

“我叫杰格，”另一個站起身說。“到下禮拜你許會記住。杰格·沙耶。”

❶ 原文是不合文法的英文，意指“沒有時間收拾”。

❷ 原文是英文和西班牙文合用的句子，意指“多臭呀”。（“蓋”即西班牙文“qué”）

特朗其利諾將這名字暗暗記住。

“你在这儿的差使沒一个礼拜好干，杰格，”彭斯冷冰冰的說。“这件事馬上就得解决。”

沙耶一耸肩，穿上外套，神秘的笑笑，却沒应声，徑自走出去了。

“坐下，特朗克。”彭斯隔着书桌，朝椅子一揮手。“抽烟？”

头两次过堂，先是巴特审問，后是本·馬隆，两人全都威胁利誘的逼他談，这回可有点不同。一种新的手段。特朗其利諾拒絕抽烟，但坐了下來。巴特掉开身，到靠壁一張皮榻前坐下。

“我要跟你推心置腹的談談，”彭斯說。

特朗其利諾并沒急着答腔。“我不懂你意思，”他不动声色說。“推心置腹就是不分彼此。你是郡长；我是你手中的囚犯。我又不是自愿到这儿来的。我是在暴力的威胁下，押解来的。”

彭斯那对灰色眼睛一瞪，直盯得他不好意思起来。特朗其利諾挂了免战牌。真幼稚。他可不是上这儿来挑战的。两眼任意在白墙上打轉，只見墙上挂着几个鏡架，嵌着著名的陪审官的版画像，还有州长亚特·卫的一張签名照，一臉竞选人的模样，滿面春风。

“按照法律，”他往下說，“我只消告訴你叫什么名字就行，我也早讲过名字了。律师叫我怎么說，才怎么說。你想要来个推心置腹，就得让我具个什么出去。”

“具保，”彭斯提了一句。

“好个聪明家伙！”皮榻上傳来一声吼。

“事实是，”特朗其利諾找补說，“至今誰也沒告訴我什么罪名。”

看模样彭斯恼了。“你有杀人嫌疑，不准交保出去——你又

不是不知道，”他說。“犯这种罪名的可不能釋放。預审前决不能放。”

換做另一件事，特朗其利諾說不定会觉得跟彭斯倒可能推心置腹。这家伙不象巴特，还有点人味。两人虽然断断不会交上朋友，但或許能互相尊重各人的才能。眼下彼此之間倒不大提防，一顆心多半放在各人的种族和階級中一群星宿身上。互相盲目憎恨对方拥护的一切——主張的一切，就再三再四的按捺住一股天生的冲动。

特朗其利諾觉得沒权利當場不吭声。他有义务看出对方怎么动脑筋。面前固然沒有速記員在場，可他认为說的話句句都要給記錄下来，非加小心不可。

“那你何必再提审？”他問。

“問得好。”彭斯的粗短手指头来回捻着法官的花笔杆。“特朗克，这件事快要結束。用不着这样拖下去。我們弄清事实經過，就好了結。拿你來說吧。你管保瞅見阿米何跟桑杜巴尔打死吉利。何不讲出来呐？有誰会遭殃呢？阿米何已經死啦。桑杜巴尔也活不久。象你这样的人要是起誓說，亲眼看見他們俩打死郡长麦克凱尔威——那么事情就了啦。两个犯罪的全送了命，案子也就解决。”

彭斯·包林也逃掉了謀害两个工人的罪名。推得好干淨！

忘了階級斗争吧。摆脱階級斗争吧。寬恕你的仇人吧。虽然多年来老百姓受尽压迫，遭到威胁，給当做牛馬看待，如今突然一下子抓到了一个把柄，站起来斗争說，不，不能再忍受啦！可这件案子跟老百姓沒关系；只是两个狼心狗肺的工人杀害一个郡长罢了——只是一个心地高尚的郡警为了公益打死两个工人罢了。他感到遺憾，可这是尽本分，所以寬恕他吧。

当年巴多罗繆·樊塞蒂①关在死牢里，人家叫他拿出基督徒的慈悲心来，他怎么说来着？“我决不宽恕杀我的凶手。”

也许用不着这么做。把罪名推在两个死人身上——只要这样就行。把罪名推在两个死人身上——死人可不会顶嘴。把罪名推在两个死人身上，让同胞回去——回家去——回到贴着封条的大门口——上黑名单——去忍饥挨饿——再受过去一套折磨，而且变本加厉。……

那还不如死的好。袒出胸膛，捏捏鼻子，放大胆骂阵吧！

特朗其利诺气得一顆心怦怦撞着肋骨。臉上尽力不让心内的怒火烧露出丝毫痕迹来。

压下去。别太火。左倾姿态可不值一个子儿。过激派夜夜都做这个梦，到白天又不知多少次的按捺下去。幼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问题是怎么进一步展开斗争。

这家伙谋杀了两个工人。哪怕事后弄清楚两人都有枪，也都开过枪，这么做也是因为忍无可忍——看不惯多少年来人家始终不讲公道，强行抢夺，背信弃义。今天早晨，这家伙终于惹得他们发了火，后来又开枪把他们打死。说什么也是彻头彻尾的谋杀！

慢着，特朗克。别胡思乱想。难道控告包林之流谋杀杀人？好一个合法的白日梦！

好好琢磨琢磨。如果把罪名推在两个死人身上，反能保持

① 巴多罗繆·樊塞蒂 (Bartolomeo Vanzetti)：意大利籍美国工人，罢工领袖，1921年与另一工人尼古拉·萨科 (Nicola Sacco) 被美反动政府虚构抢劫谋杀罪加以迫害，于1927年8月牺牲。

工人的團結和斗志，如果這一來，反能让大家獲得自由，照舊鬥爭下去，那就該這麼做。壓住火，千萬別猶豫，別奢望挑戰，就這樣干吧。

慢。如果把罪名推在兩個死人身上，等於拿刀把子送給敵人；如果這給人解釋做承認共產黨員私帶武器，鼓吹或容許恐怖行動；如果這給用來捏造出赤色妖怪；如果這一來，在老百姓當中就此傳開對黨的主義和黨的綱領的懷疑；如果這一來，爭取工人階級的民主、繁榮的經濟和美好世界的鬥爭就此全部垮台——那還不如讓大伙在牢里完蛋，因為那一來，贏得真正自由的唯一機會就斷送了，何況在牢外比在牢里還要完蛋得快呢。

彭斯的建議，照他那號人的道德標準來說，听起来倒挺大方。結束目前這種恐怖狀態，免掉審判中的一切麻煩和花費就把千百個人都釋放，這兩個好處是明擺着的。彭斯的動機決不是單單想洗掉手上沾染的兩個不幸礦工的鮮血：這點他倒不怕。特朗其利諾理會到，這上頭表現出統治階級的矛盾來。彭斯想逃過大規模審判，總有理由，哪怕讓他趁此當英雄，他也不希罕。這就是他那案子漏洞百出的緣故。但究竟是誰不惜一切，想要干到底呢？不是公司方面，他們自有喬治·貝克這號听话的“勞工”，他們也不希望到處宣揚那筆見不得人的土地買賣。不是雅克·馬昂尼，在選舉年頭里，這一來，就會揭開他貪賍枉法的爛疮疤呀。那麼誰是瘋狗呢？檢察廳嗎？商會嗎？州府嗎？難道他們見了老百姓就吓得發了瘋，只得搬起石頭來壓自己的腳？只得扯下民主的假面具，明目張膽的搞出陰謀來？難道資本主義就是如此不堪一擊？

特朗其利諾跟多半過激派一樣，對開會就是膩味。但這類問題太重大，個人作不了主。支委會那批委員雖有種種特性和

缺点,有的要看准风向才敢开口;有的自以为是演說家,总要先引列宁在論十月革命的文章說几句,才置可否;有的是精明的炮手,起先不开火,等人人都累了,才开上一陣炮来掌握會議;有的三心两意;有的頑固不化,坚持錯誤,尽管如此,他还是巴不得把这問題提交支委会討論。集体決議有点象热气紙气球^①一样原始——其中成份都很脆弱,又浪費又沒用;但这种气球常常出人意外的飞上天,随着历史的风飄动。可不象个人決議那样,往往叫人后悔莫及。

不过,这个主意,只有自己来拿定。

这一連串复杂的思想活动,只花了短短几秒钟。不能再想啦。

迟迟不作决定,要求让自己想一想,这都等于說明自己到过胡同;亲眼看見吉利給打死;只要心里愿意,就能这么作証。按照陈旧的戡乱法,承认自己曾經在人群当中,就能給告上“阴謀杀害罪”呀。

难道彭斯的建議中安下了这个圈套?

他假装不知自己死里逃生,猝然开了口。

“听說当时胡同里有催泪毒气,”他說,“誰也看不清。”

彭斯正低着头,拿笔杆捅着吸墨水紙。一听这話,打眼皮子底下抬眼看看。

“听說?”

“我是这么听說来的。据說你还招认你打死阿米何和桑杜”

① 1783年,法国蒙戈非埃(Montgolfier)兄弟首創气球升天,同年比拉特·德·罗齐埃(Pilâtre de Rozier)乘气球上天,成为乘气球上天的第一人;这类气球装的都是“热气”。

巴尔。”他料定对方准要火冒三丈高，誰知彭斯听到招认这两个字，連眼睛都沒眨一眨。“但据說不止你一个巡警开枪。”

“誰說来的？”

“到处都这么說。据說你們这帮人扔毒气，不让人家看清出了什么事。据說你們扼着辣芒的脖子，他挣着想透口气，你們就想送他命，这事要不是你們几个人干的，就是你們大伙干的。”

彭斯撂下笔杆，左手遮住右手，不让指头牵动。

“哦？”他說。“还說什么来着？”

特朗其利諾心里一怔。話已經說得太多啦。又要想些話来問問，又要管住舌头不說溜嘴，眼看是办不到了。

“你手边还有烟嗎？”他問。

剛进牢时，身上的火柴跟鈔票、钥匙和手絹一齐給搜走了。他接过隔桌递来的火。

“特朗克，让我問你句話，推心——”彭斯話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告訴我：罢工那回，有次克里斯生西奥·阿米何在当糾察，你是不是拿走他手里的枪？还把他臭罵一頓，打发他回家？”

特朗其利諾深深吸了口烟。心里直納悶，不知哪个奸細报的信。“这是胡謔，包林先生，”他讲一句話，嘴里噴出一股烟。

“这不是真的嗎。你跟阿米何有过不少糾紛。我有数。巴特有数——是不是，巴特？那回你干的事，还有其他几回事，我們俩都很感激。”特朗其利諾朝巴特溜了一眼。那模样哪有什么感激的意思！反而对彭斯的做法生气呢。“我們相信你为人正直。我們不信你光为了搗乱才罢工。你无非想給矿工多弄几个錢。”

这么拍馬屁到底图个什么？彭斯准保要他帮着逃出什么大禍。

“哪个組織里都有好人和坏人。这你也知道，特朗克。你不見得否认吧？”

“我不否认我認識你們那边的几个坏蛋。”他故意看看巴特，巴特正在怔怔的盯着步枪呢。

这一箭飞来，彭斯毫不理会。“好唄——两边都有，”他說。“就是那帮坏蛋害得你我两人——我們大家招禍。对不？这么說，好人凑在一块，商量商量，决定一个办法对双方都是最有好处的，你看是不是有道理？”

特朗其利諾笑了笑。暂时可以透口气罗。不妨引用汉姆的話来回答：“敢情是。在烏托邦里倒行得通。”

“再說一遍怎么样？”

“烏托邦。在那种国家里，一切都好得沒說的。大約在莎士比亚时代发明的^①——象你那号人編的。还以为世界会讲道理呢。照耶穌說的，你只消爱你的邻舍就行^②。”

“去你媽的宗教，”彭斯煩躁的說。“我这人讲究实际，你也不見得不是。你討厭我这主意，想来你有更好的一套。你在这事上有什么打算？”

难道这番巴結，光是要哄人开个价？这帮王八蛋敢情都是根深蒂固的买卖人。彻头彻尾的生意人。他們不讲讲价格的行話，心里就别扭，老是討价还价，加一点减一点，两下扯平，握手成交。他們一向认为人人都是可以收买。那回罢工就是一連串的討价还价，买卖交易。他們根本想象不到人家会按照主义办事；

① 《烏托邦》本是英国政治家、著作家摩尔 (Thomas More, 1478—1535) 的名著，发表于 1516 年。

② 典出《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 5 章第 43 节，原句是“当爱你的邻舍”。

总以为人家无非想保住身家性命。

該趁此給他一頓臭罵啦。

“告訴我，彭斯——恕我放肆——郡長：你那牧場怎么輸給銀行來的？推心置腹吧！”

彭斯伸出那只長滿老茧的粗手在嘴上一抹，仿佛要抹掉什么不小心漏出來的話。一對眼袋又深又黑。分明很累了，對自己的條件反射就不放心。

“幸亏你提到这件事，特朗克，”他先把一肚子火憋住了才說。“我打算說的正是這問題。你們那幫人說，只有兩個階級。是啊，你們那套宣傳玩藝我也看——職責所在，”他見特朗其利諾譏諷的揚揚眉毛，就加上一句說。“你們那套演說，我也聽了不少。你們說，這個階級吃的全是肉，那個階級撈到的都是屎。這，可不盡然——你剛才不也承認過。我也吃過虧。誰不小心，誰就會吃虧。我吃過苦頭才學到這個教訓。跟你們哪一個都沒兩樣。”（

特朗其利諾由他說下去。他始終弄不懂，某種人怎么竟有能耐自欺欺人，他一想就不由火冒透頂。彭斯為了替自己的投降辯護，早已深信他跟人家……比方說……耶穌·華雷士之流沒什么階級差別。可他呀，飯碗牢靠，每月掙三百塊錢，執行丹·柏貝奇、雅克·馬昂尼和商會的命令（這幫人挨次執行“他們”的命令）；凭他那套本領，要求人家照顧給賞；有個美滿的家；每天三頓飽飯；身為艾克會●會員，跟大政客和大商人拉上弟兄關係。耶穌·華雷士嘛，他是個窮光蛋，長病號，睜眼睛，外國佬——干了一輩子活，干得脊梁骨差點沒折斷，可還是個窮光

● 艾克會 (Elks)：一種幫會組織，創于1868年，其支部遍布全美國。

蛋——一心只想念书，可还是个睁眼睛——人家答允让他老婆和十一个孩子过个丰衣足食的日子，就此身不由主的给运进这异乡客地，成了个外国佬——犯上矿工的职业殘疾，小腸气始終沒治愈，就此成了个长病号；耶穌·华雷士嘛，桌上飯菜总不够吃，破布烂条总不够孩子遮身，肥皂总不够孩子洗个干淨，大閩女剛滿十五岁，就当了窑姐儿，在钻石街上杰克·馬昂尼开的一家窑子里卖身，七岁的儿子在街头玩乐送了命；耶穌·华雷士嘛，給公司的鋪子敲竹杠，給公司的房租敲竹杠，抓抓刨刨的盖了間窝棚，可如今竹杠又敲到头上，快要給撵出这間窝棚；耶穌·华雷士嘛，沒一个头面朋友好請求照顾，連借块錢都办不到；听凭管救济的官老爷、警察、政客、饥饿、寒冷、愚昧、臭虫、疾病的摆布；可人家竟还劝他相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要对人脫帽行礼，說話客气，养成基督徒的耐心、容忍和死不抵抗的态度，早晚会坐在天父的右边；耶穌·华雷士嘛，他是个可爱、温柔、奇形怪状的白痴，不但肚子鬧疝气疼，腦子、心窩、总开关都鬧疝气疼；鬧疝气疼的根源不是命运，不是无形的力量，而是睁着眼留神的“某人”，十足有形、完全个别的“他們”，还有丹·柏貝奇做帮凶，执行“他們”的命令，按照“他們”的政策，把他运进美国，为了保障“他們”那种标准的安全投資和“安宁”的社会秩序，将他列入黑名单；还有杰克·馬昂尼做帮凶，靠他閩女的身子賺錢，照合法企业的規章窃取他的住房；还有彭斯·包林做帮凶，唯恐他受到的宗教教义还不足以保証他默默受苦，害得“他們”的投資、“他們”的社会秩序、“他們”的美国式政府不能长存，就白天黑夜的拿实彈手枪威胁他。

耶穌·华雷士的影子，重重叠叠，复杂极了，浮現在特朗其利諾的眼前，純粹是个印象，看不見，說不出，只是燃起熊熊一团

怒火，气得他血管收紧，心窝打了结，嘴角发了白。他明知不该开口；可气疯了；再也受不了彭斯那番臭美的辩解。

“你不是傳我来教你政治的，”他打了岔。“你反正老了，学不会。我不想白白糟蹋时间。可有件事倒要你懂得：我不忌妒你。弄明白嗎？对你这流貨都不眼紅。你做你的买卖。卖掉了良心。买进了你那一肚子狠毒。你要跟我做什么买卖？說出来——一句话，照我們那伐何人說的。”

……彭斯伸出一只捏得发白的拳头，砰的搥在书桌上。

“我可不做买卖！我不是什么混帳政客，也不想跟你学什么！我想叫你知道知道，怎么才能让你那帮人脱离苦海。想来我弄錯了。你大概巴不得遭場禍。既是这样，包你不会落空。也許比你盼的还如意。”

……特朗其利諾松了气。眼下是彭斯話說得太多了。

“你是說，我不照你說的站出来作証，就要給絞死。”

……“我压根沒这么說！”彭斯在椅子上半欠起身来，轉过臉对着巴特，巴特直眉瞪眼的坐着。“巴特是見証！”他慢慢回复原来面目。“我只要你发誓証明亲眼看到的一切就行。”

……“好，”特朗其利諾說，跟彭斯的眼光交了鋒。“赶明儿我就作証——在庭上——等請到了律师。”

……“你要律师？不消十分钟就給你請个来。”

……“我要自己挑律师。急什么？”

……彭斯向前俯着身，认认真真的。“我用不着告訴你这件事。你也亲眼見過法庭上的情况。我們已經圍捕了四百五十个人——恐怕还不止哩。到天亮就要有七百个了。你大概不知道山上的情况。我到过，还亲眼見過。二十个小家伙跟两个老头儿呆在一間房里。娃娃哭着要吃奶。难道你一点也不动心？”

特朗其利諾差点沒冷笑出来。噢，現在把西奈盖塔的种种苦难都怪在他头上啦！

“怎会一点不动心呐，”他說。“有两个还是我的孩子哩。就算这里头沒我的孩子，也一样。‘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①，你知道这句话是誰說的？是卡尔·馬克思。”

彭斯分明当他让步了，指手划脚的指着法庭那边。

“那么，特朗克，看在老天爷份上，要是你知道有什么办法才能救那一帮人出去，干嗎还要等呢？”

特朗其利諾把自己和彭斯当作两个中世紀的騎士，根本誰也沒挨到誰，就赶紧閃开了。階級利益的胃甲恰好隔开了双方的人性。这场古怪的决斗用不着再进行下去啦。

“干嗎？那还不容易，彭斯。就算你是正人君子，就算我信得过你吧。我还是不愿說什么。本·馬隆也好，路易·柯戴斯也好，都叫人信不过。就算我信得过他們，也不愿相信檢察长、劳工局长和州长。就算信得过这帮人，对移民局那批家伙、煤业部、联邦政府官老爷，一个也不愿相信。你忘了：我們在这儿罢过工。他們教我們明白了他們站在哪一边。我們也看出有些——”朝巴特刷的回过头去——“是混蛋，你和吉利·麦克凯尔威倒沒那么糟。可有什么两样呢？你是在执行命令。也許你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可我們心里有数。

“慢着！”他一見彭斯准备回嘴，就下了命令。“你要我說，就让我說完。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信不过你嗎？我信不过你，因为你是个騙子。你自己上了当，要是能騙自己上当，准保也会騙我上当，不管你有没有安这个心眼。放大伙出去，还是照旧把他們

① 譯文录自《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中的《自白》（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305頁）。

关在那鬼地方——那可归你作主，不由我作主。你有罪名告他們嗎？好，押住他們——让孩子一个个死去。話說回来，你决不会想到还有那么多人活着咒你，打你。可你没找到罪名，他們当中有一个死了的話，你就会明白是你害死的。一切由你作主。或許你还湊得出点良心来干件有人味的事吧。”

特朗其利諾还以为彭斯要趁他坐着當場毙了他，誰知彭斯一副模样，好象沒听清楚他在說些什么。最后，他深深吸了口气，慢悠悠的吐出来，朝巴特轉过臉去。

“你有什么要說的？”

巴特两片厚嘴唇閉得死紧。他对堂弟憋了一肚子气，說不出話来。身子呼的站起，拿枪杆朝門口一指。

特朗其利諾站起身，出去了，只見他眼光收敛，自怨自艾，一張印第安人的厚嘴就此抿得死僵僵。

彭斯一个人坐着不动。心里漸漸明白剛才一个钟头来自己干了桩多怪的事，对那信心十足的冒牌耶穌竟是那么容忍，就此身不由主的嗦嗦抖了。他活該如此——这就是心头的疙瘩。他是自找苦吃。那么做法，只有一个借口还說得响，就是說，想借此套問出什么話来。叫那家伙自投罗网。至少是要他承认到过現場。可什么也沒套問出来——什么也沒捞到手——一丁点血也不見呀。

今后再也沒臉見巴特。巴特准會說現成話。准會冷笑。玩玩票的郡长。想装得民主，就落得这个下場。跟那帮猪別多嚙苏。只有拿枪杆子揍他們的脑袋——“說！”——再揍——“說不說？”——敲掉几顆牙——“还不說？”——踢下身——“說呀！”——巴特就是这套办法。可那次罢工，巴特并沒就此得意。用这套办法去对付那批宝贝，并不是个个都管事。哪怕一个垮了，总还有

人起来。所以把他們一网打尽——那又怎样？以后怎么办？手头有五六百人啦。可沒那么多牢房。沒那么多子弹。沒那么多氰……

他又恍如当年在牧场里，手头的氰化物都用完了。后門口附近，芬妮晾衣服那儿，有窝紅螞蟻，他一直在扑灭这窝螞蟻，天天都挖开土墩，鏟掉泥，天呐！好慌呵！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只螞蟻，象死尸上的蛆，向四面八方飞奔，咬着蛋，一个劲的乱窜，四下逃命，翻翻滾滾的钻出土，各处散开，弄得整个院子似乎都是螞蟻了。他拿靴子踩，能踩多少就踩多少，可就是难对付，有的总是踩不死，有的还爬到他腿上，象鬼黄蜂那样吓得他只好一个一个抓走，还是瘋也似的搏斗，一个个弄死。

过了个把钟头，看来总算得手了。到处簡直看不到一只螞蟻了。心里挺痛快，告訴芬妮一切都好了，这就好晾衣服啦。誰知第二天早晨，出門一看，地上又有了个小洞，还有一小堆粗沙，可能里头还有顆石榴紅，說不定是粒煤，一队紅螞蟻咬着蛋爬进去，一队紅螞蟻咬着沙子爬出来。他頓时大发脾气，随手拿起一把鋤头一陣乱砍，挖开新窝。

为了小心起見，他又用滾水去澆，眼看一小堆一小堆尸体給毒太阳晒干，化为烏有，才称了心。几天来，他忘了再看看，芬妮也不再嘀咕，可后来有一天又看見了，小小的洞，小小的丘，一队队军队进进出出。他终于气瘋了，特地远迢迢的上里埃塔，来回赶了九十哩路，光是为了去买一罐氰化物。

后院就此干净了。沒过一个礼拜，他又看到几只螞蟻竟沒給药死，在茅房旁边重新开辟天下呢。

紅螞蟻！

心头一团火种，一个叠一个，印着三个毒字眼，把眼睛都熏紅了。他将笔杆当作匕首捏在拳头里，使出渾身力气，往下一扔，

戳在吸墨水紙上，把筆尖都弄折了，就一下扔到房間那头去。

好家伙好家伙好家伙！这下子可要叫那神气的杂种偿命啦！天老爷——要拿挨刀的紅脖子来抵偿啦！

16 动荡不安的黎明

伍德罗·威尔逊·卢塞罗的橡胶鞋底，在黑色柏油公路上踩得噔噔响。他时时暗自咒骂，悔不该穿上这双破衬里的旧篮球鞋，可不知骂了几百遍啦。脚上的水泡早在好几个钟头前就破了，现下正踩着脱了皮的肉奔跑呢。每跑一步，双膝的球窝关节就痛得一收。嗓子眼里干得快裂开了。可脚下不能停。

跑，跑，跑，跑得两腿都麻木了。他心里有数，一站停就完蛋，因为如今血管里流的是痛楚化成的液体，可不是鲜血。

恐怕想停也停不住吧，他寻思道。见鬼！一个人跑得居然收不住脚，可真有意思。当年在孤儿院里听到过一个童话，说什么有个穿紅舞鞋的姑娘，就是这样跳得收不住脚。在教堂中跳，在梦里跳。^①他媽的！倘如碰到他这个跑得收不住脚的，两下你貪我爱，那怎么办呢？怎么才湊得到一块呢？

这个迷人的难题一时叫他忘了苦痛。足足跑了半哩路，眼前的幻景才渐渐模糊，他着急的回头一望，生怕不知不觉中东方已经发白。天总算还没亮。照那伐何人的说法，“黎明郎”今天起晚了。懒呗。或许临时又跟“白贝女”睡一觉吧。对，就是这句话，她是“白贝女”，他是“黎明郎”，永远年轻，永远漂亮。她已

① 典出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紅舞鞋》。

經照例摘掉眼鏡，叫他跟她親熱親熱，他也已經應邀，熱辣辣的跟她親個嘴。兩人總是痛痛快快的玩樂，又是滿懷希望，又是提心吊膽，一再怯怯的冒險，遲疑，退却，人不知鬼不覺的，一股熱情滿到邊兒，接捺住，又滿到邊，簡直不敢透氣，恰好滿到邊，滿到邊，到後來，一直象這樣快要溢出來。……

瞎扯。這可從來沒有過。

真怪，男人一碰到大難臨頭，總想老婆。她好比糖奶頭，給他啣啣就不哭了。眼下，她叫他找活干的那股嘮叨勁兒、抽膩的飯菜、堆積起來的尿布，都給忘得一干二淨了，心頭只記住最美好的事物——比原來的不知好幾百倍呢。今夜他對珍妮的那份愛，次數之多，方式之多，在實際生活中可從沒有過。想到後來對他也沒好處。一回到現實世界，踩着血淋淋的腳，雙膝象裂開一樣痛，喉嚨發腫，拚命跑，他就會感到分外疲憊。……

死了拉倒。獨個兒在這兒倒下來，死掉算了。

到賈米柴還得跑五六哩路吶。一輩子也到不了羅。或許該乘此冒個險，拇指一翹，請人家讓他搭一段車。這以前，他總是小心翼翼的；遠遠離開大路，跑了幾個鐘頭，到一座山頂上，終於瞅見警察路障那一帶的車頭燈和電棒光；他繼續穿越田野，涉過漲潮的小溪，衣服給畜欄撕破了，厚厚的橡膠鞋底扎進了仙人掌針，這麼跑了两三哩，心想巡邏警遠遠落在後頭了，方才壯着胆走大路。

隔一兩分鐘，總要回頭望望；瞅見什麼車輛開來，就躲進樹叢里。

人一陣累似一陣，他開始笑自己沒種，居然這麼逃走。他看准路上一個郡警也不會有；只是胡同里那陣亂害得人六神不寧罷了。

心里三番五次想到辣芒，脚下才能继续跑下去。逃跑的不光是他一个。他还没跑，就听说辣芒逃了，人影也不见了。伍迪怎么也摆脱不了这念头：辣芒在沙漠上什么地方，也朝着州境綫那儿跑，他迟早总会撵上。

他拚命要跟辣芒谈谈，打听打听是谁杀了郡长吉利。他生怕是自己干的。直想琢磨一下那乱糟糟的几秒钟里头出的事，可浑身麻木了，连脑子也麻木了。越是硬逼着自己去钻这问题，心里就越糊涂，到如今可拿不准有没有碰过那把枪了。

当时枪啪的一声掉下地，的确伸手去抢过，转眼就抓在手里了，他心想。可另外还有五六只手伸过来抢呢，正抢着，不知怎的，枪震天价一响，接下来才知道枪不见了。急只急枪是朝吉利那边开的——虽说当时大伙推推搡搡，眼前全是毒气，弄得他头昏眼花，辨不清方向。

辣芒也许太专心管旁的事，没在意；可保罗总记得，还有迈克·柯伐克士呢，还有特莱斯福罗·维吉尔呢。前一秒钟都在附近。但也可能躲过毒气逃跑了。他对这件事可不清楚。

真有意思，一秒钟前，手里还感得到钢枪那股热——一秒钟后，竟拿准这只是凭空瞎想——好象今晚有几次总感到珍妮在跟前，感到她贴着身，可又总觉得自己在想象罢了。

有一件事可没错：他当时打算拿到那把枪。想用那兔崽子福纳的左轮把他打死。福纳倒下地，自己确实踢过他一脚——狠狠的一脚，差点没把帆布胶鞋里的脚趾头踢断。

这件事也不在话下：只要有办法，就会打死福纳。那王八蛋竟朝那么多一堆人里扔催泪弹，真该死。不过，砸扁福纳脑瓜子的是旁人。福纳倒下地——可没晕过去。后来人家看见他搂着屈里格·帕特逊，跟踉跄跄的朝监狱走去，这两个家伙象跳慢三

步，搖搖晃晃的穿過了胡同。

伍迪這是第十回想說服自己：他沒犯下殺人罪。沒打死福納——也沒打死吉利。頭陣槍聲一起，吉利就倒了——正在毒氣彈炸開之後。那時候，伍迪正回頭望着，想看看毒氣彈落在哪兒。他看見炸開，看見風朝他這邊吹來淺灰色毒霧，失聲叫了出來，“當心！毒氣！”接着一陣槍响把他的話淹沒了。回頭一看，只見吉利倒在地上；福納正倒下，槍早扔掉了。他手插進一大堆手裡去找那把槍——槍抓到了——如今這件事可拿得准——但根本沒摸到扳機——這件事更加拿得准。那鬼玩藝砰的响了，差不多在耳邊，不是在槍給人奪走那當兒，就在一剎那以後，也可能在七手八腳爭奪之際。後來他就朝福納踢一脚，毒氣熏得他又嗆又叫，着了魔似的撒腿狂奔，躲過彭斯那梭子槍。

難道這能把人給絞死？不。

能！這能把工人給絞死。比這不知輕多少倍的罪名都能把工人給絞死呢。

所以連碰到過槍這回事，也斷斷不能承認。儘管福納活該挨踢，也斷斷不能夸口說踢過他。

萬萬不能給抓走。這就是溜跑的道理。如今心裡雪亮了。對珍妮說什麼巴特恨他，想找他報仇，他才逃，這可不是真正原因。不過是部分因素罷了。最主要的是因為說真話等於自殺。非走不可。否則，西奈蓋塔這個开玩笑專家伍迪·盧塞羅，就會看出最最狠毒的“玩”笑反而開到自己頭上——坐上電椅。

他忍不住笑出了聲。伍迪的最后一招。

接着他打心底里罵自己是飯桶，連忍住笑都不會，竟拿自己開心……拿自己的死開心。

要求救濟關罷工那回，就是耍了個花招，才氣得巴特差點沒

打死他。要得不是时候。

就是要了个花招，才把珍妮騙上手，终于嫁了他。要得正是时候。

就是凭这点不配有的幽默感，才有几分喜悦，可哀愁不知添了多少；反而害得他大半生苦不堪言。

那是在新教孤儿院里开的头。当时他爹妈得了天花咽气。管孤儿院的那批干瘪老太婆总以为天主教徒的宽边帽下长着角，裤子里藏着尾巴①。她们不但硬要他改信教，还要他换名字，说什么“耶稣”这名字亵渎神明——他就硬管自己叫做伍德罗·威尔逊出了气。她们一想到给一个破衣烂衫、无家可归的小土人取上总统的大名②，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可还是由着他性儿去叫了。

在他一连串花招当中，挑名字是头一个，终于害得他成了全校中挨打挨得最重的一个。

他死不信教，那批老师就益发相信“墨西哥人”是“原始人”，生来不信真理，不讲谦虚，不爱肥皂清水——也不可教。但那批孤儿都把伍迪看做英雄。男孩子全忌妒他那份胆量，对受处分满不在乎的态度，还有丢人现眼的幽默感。至于小姑娘嘛，都对他敬而远之，把他当做瘟神，根本不讲廉耻，只会幸灾乐祸。每逢他们造反，挨了揍，总觉得有条看不见的怪绳子，把自己跟“害人精伍迪·卢塞罗”拴在一块。

在孤儿院里，伍迪懂得了某些社会真相，比如說，他晓得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③的道理。他从孤儿院出来，精通了外国佬那套“成功”之道，还有外国佬的一行手艺——木匠活——一身本领要說是在同胞中派得来用处，还不如說在“白人”的天下混得下去。

他真沒料到，踏进“外面世界”，竟发现在无数难以捉摸的情况下，自己总是个外人。土著木匠挣的工钱，大约只有盎格魯人的一半。工会也沒資格加入，但干活的工钱，要是低于工会訂的标准，就給叫做工賊。住得越近得克薩斯，一向見慣的那种姑娘就越难碰到，也难相处。他尽力光顾土人的舞厅——可老覺得象条魚离了水。跳的舞跟他們不同，沒本領用他們的話开玩笑。

有一度，他在官办的一座印第安寄宿学校中当打杂，才知道印第安人原来也照样遭到灭种的同化，只是变本加厉，到头来既不算印第安人，也不算白人天下的公民。学校里教他們笑話同胞那套古老的风俗习惯，可是，回到保留地，就格格不入，半輩子的光阴都要花在重新适应环境上。

伍迪尽管不十分自觉，还是尽力想避免这一命运。他要把在孤儿院里开头的事办完成。耍花招既是最有价值的处世資本，那就用来撬开盎格魯人的世界大門吧。

就凭耍个花招，他终于認識了珍妮。当时在依达戈郊外，离开印第安学校不远，正举行业余騎术比賽会，他站在她身边，对場上那套荒謬的表演不大注意；专心看的却是左边那个美得出奇的外国姑娘。当她猛然抬起头来溜他一眼，看到場上出的笑話，不由得微微一笑，他就想朝她衣服胸部往下看，可是白費勁。人家发现他在偷看，他一窘之下，反而遂着性儿干了。場地上有只癩皮小黃狗，一时间专跟在“野牛”和“野馬”^①后头，安安宁宁

① 意指魔鬼。

② 指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

③ 照原文直譯是“犯了小过要挨揍，但犯下滔天大罪反而获得声誉和财富”。

④ 照原文直譯，野牛是野公犢；野馬指美国得克薩斯州与墨西哥州等地耐勞的小野馬。

的汪汪叫，和騎手搗蛋。伍迪匆匆离开了珍妮身边，一头冲去，順手在褲子里掏出一条木匠用的准绳，打成个活扣。他跳过栅栏，进了場地，着手去套小狗。

伍迪耍的花招，从没这么成功的。他好不容易撵了足足一刻钟，詹里的妄想拿绳扣套住小狗，不止一次的摔了个嘴啃地。不但看客把他追狗这事当作一个表演节目，听到他們的笑声，他也拿准这是最妙的一出。后来他终于逮住“野”兽，連騎手也湊着喝了采，他抱起小狗，狗尾巴摆个不停。他回到看客当中，朝珍妮鞠个躬，把狗送给她。

“噯，我的天！”珍妮說，一边想法抱住扭着的小狗。“給我的？呃—呃—呃，我打心眼里謝謝你。”

小狗高高兴兴的舐舐她的臉蛋，撞掉了那副难看的夹鼻眼鏡——刷的一下子！在伍迪眼里，她变了个人，他爱上她啦。

过了好久以后，伍迪才了解这副眼鏡在珍妮一生中——在他一生中，有多么重要。要沒这副眼鏡，休想娶到珍妮；旁人早就捷足先登了。

她父亲是个流动矿工，兼带探矿，老婆早死了，四个女儿就由沒出嫁的妹妹柯拉撫养。照伍迪推想起来，这位姑姑准象孤儿院的老师。珍妮是全家的美人儿，姑姑那种犯罪意識可害她吃足苦头。柯拉断定珍妮功課成績差，毛病在于視力不大好。因此到八岁那年，珍妮戴上一副廉價眼鏡，就此破了相。她恨眼鏡；功課成績非但不好，反而更糟了；成了出名的笨蛋；但可喜的是，柯拉对她的态度倒好了，所以这小姑娘沒明目張胆的反抗，乖乖的戴上了眼鏡。

不用說，到時候眼睛給弄坏了，真的非戴不行罗。赶上荳蔻年华，她才隱隱的不服气，就此換了副夹鼻眼鏡，自以为好得多，

因为这叫人显得老成，耳边就不至于那么愁气的垂下发卷和鬃发。其实呀，鼻子上夹了眼镜，却添了副风韵犹存的老小姐那种神气；此外，姑姑又是谆谆教诲，使她对男性有所恐惧，盎格魯小伙子从小受的教养，只懂得你哈①广告画和煤冰商号②月份牌上的“美人儿”，见到她这副模样，早就吓跑了。

看她胆小，伍迪就耍上一连串花招讨她欢喜，打算分她的心，省得她想到有个黑皮肤的紅白混血儿罪大恶极，竟敢妄想和一个“白种盎格魯”姑娘成亲——虽说法律上并不禁止这么做。珍妮挺爱他那份风趣，哪怕有时拿她开心，她也爱。她好笑，从小受的教养就不懂得自找乐趣。但扫兴的是她没捧过他一句，他就此深信这全怪自己不是“白人”，也不是“盎格魯人”。

珍妮硬说这话不真，她喜欢的是“黑苍苍的美男子”。看来也欣赏他那份体力。话虽这么说，这一切跟他的人却没关系，伍迪想道。虽不能斩钉截铁的說，珍妮对这方面缺乏兴趣，但可以肯定说是极端冷淡。她似乎不大爱他这个人，爱的是她所谓的那套“西班牙式趣事”。

不知怎的，这几个字眼就是招他生气。

好，他打定主意，让她尝尝西班牙式趣事的滋味吧。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耍了个花招再说——假装自尽——哄她嫁给他，见她吓得半死，差点当她真爱他呢。不过，两人成亲后，她就放下了心；他却又起了疑心；断定她嫁给他，无非是为了不让他自杀罢了，因为她喜欢他那套笑话，自己可根本想不出什

① 你哈 (Nehi): 美国汽水公司。

② 美国昔日一种冬天卖煤，夏天卖冰的商店，店内均设有电气冰箱及自动煤气炉。现已淘汰。

么趣事来。

并非說她有哪一回不依从。每逢他有这个欲望，她总是百依百順；她光是躺着，亲热的一笑，答允了。可事后他免不了觉得别扭。

啊呀，見鬼，珍妮虽不怎么活泼，倒是个賢妻良母；給他养了个小姑娘，跟她自己一样，白皮肤，金头发；赶明儿他上了年岁，不再有小孤儿那样的心情，对珍妮爱不爱他这一点不計較了，到那时，女儿就是一大安慰。……

他猛然觉得背后天发白了。在沙漠上，天亮得快，天一亮，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四下不会有深沟密林好让人在大白天下躲起来。整整一夜，漲潮的小溪擋住了警察来往，如今水退了，成了股泥浆水。不久大路上又会有巡邏啦。

他如今站在一座低矮的山头，只見賈米柴城里的灯火隱隱閃爍。心里虽然猜不出离州境綫还有多远，但想来不会太远，真的不会，他快累垮了，最后一点腿力早沒有了，身子可弱得慌，装煤这个活儿不知有多少个月沒干嘍。失业就是这么坑人，还没来得及明白真相，人早成了廢物。見鬼，脚下早不在跑了，只是牢牢按着跑步的节拍摆动罢了，八成象馬溜蹄，一牵一牵的走，膝弯和屁股撞得好疼，一口牙震得直厮打。只要脚下一停，就会当场倒下。

瞅見眼前点点火光，他就此肯定自己主意沒打錯。他磨磨牙，决心再跟珍妮亲热一下，好让想象中的肉体乐趣来消除肉体痛苦。这回，說也奇怪，竟有种飄飄欲仙的感觉，仿佛自己是“黎明郎”，在空中飞翔，盘旋在“白貝女”的头上。她也在飄，在她后边看得見蒼白的星星，她象幽灵般透明，在半空中鼓着翅膀，不让他近身，鼓着翅膀，嗦嗦的抖。……

脚下稍稍一絆，一股火頓時直升丹田。他睜開眼看看，真沒想到原來睡着過。天已經蒙蒙亮了。

他照例又朝後一望——已經來不及啦，路上有了摩托車。話雖這麼說，他還是一個勁的趕下去。繞過大路，朝一大堆矮松樹前進，走比停可容易，兩條腿搖搖晃晃，慢慢跨着，让它走才太平些。

巡邏警的摩托車本來一直沒點燈，可如今車頭燈竟朝他照過來，有顆子彈噓的飛過他頭頂。他這才想收住腳，但花了不少工夫，得學會怎麼停才行，得想起以往是怎麼停來的。

又有一顆子彈落在他面前，簡直不到三尺路，揚起了塵土，他這才算站住，一隻腳挨着了子彈。

“算了吧，阿賽，你被捕了。舉起手來。”

多好笑，他想，竟把他這個丑八怪當作美男子辣芒。只要不是累得笑不動就好羅。他太累了，手舉不起來。費了好大一股勁，才舉高了點，可就是舉不住，身不由主的漸漸垂下來。

“舉好！”

他試了試，可沒用。多好笑。又費了番勁，冷不防，渾身潔白的珍妮在眼前升起來，象層迷霧，遮得眼睛也花了。

那幫人還沒來得及趕到，他就倒了。他們光是站着，低頭望他。

“你拿准是他？”年輕的一個巡警問。

“總沒人為了練身體，跑四十哩路吧，”另一個說。“你何必吓死他？上頭命令不是抓活的嗎？”

年輕的一個格格笑了。“咱們到底拿他怎麼辦？你車上有水袋嗎？”

“鬼，沒。賞他頓巴掌不就得了。”

伍迪給打得腦袋滾來滾去。他們一時當他死了。但還有脈息。

年老的一個警察朝伍迪頭上吐了口痰。“天，這幫王八蛋老給人添麻煩。”

突然間，年輕的一個巡警打了個唿哨，一把揪住另一個的胳膊，指指公路。“要死啦，”他說。“瞧那牌子。”

“你是說上頭的槍眼？境界上的路牌豎起不到一個星期，總是成了這副樣子。多半是打兔子的干的好事。”

“我不是指槍眼。我指的是咱們這位咽氣的朋友。他已經越過了州境綫。咱們不能碰他啦。”

“哦？”另一個咧嘴笑笑，抬起伍迪那雙染滿血的橡膠鞋，拿他往東拖了十呎。“行了嗎？”

“這個……也許他想不起。”

“還是別想起的好，”年老的一個巡警說。“我總覺得從他身上好撈到筆獎金呢。”

譯 后 記

拉斯·勞倫斯是美国作家非利浦·史蒂文生(Philip Stevenson)的笔名。在美国当代进步作家的行列中，史蒂文生也算得上一位歷經考驗、堅貞不屈的战士。他在創作上是个多面手，無論小說、戏剧、詩歌、評論等形式，都能运用自如，象利劍一般刺进敌人的心脏。他长期以来研究美国西南部的风土人情，对当地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的古老艺术和生活习惯尤其熟悉，因此往往能以独特的风格、生动的方言塑造出劳动人民的形象，描繪出少数民族的疾苦和反抗精神。他原是进步文艺刊物《加利福尼亚季刊》的创办人兼編輯，目前担任《主流》杂志的編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入伍，在海外服役两年多，不幸肺部受創，回国后就开始写作生涯，并兼任教师。从1920年处女作問世以来，他的作品数目相当可觀，除了散刊在各杂志与选集中的三十余篇短篇小說外，正式发表的长篇小说有《窝边》(The Edge of Nest)和《圣路加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s)；短篇小說集有《七个孩子》(Seven Children)、《文明》(Civilization)和《亚特与盖特》(Art and Gert)等；剧本方面有《反击》(Counterattack)、《宣言》(Declaration)等多幕剧，《人性难移》(You Can't Change Human Nature)、《等一等！》(Wait!)、《成功之道》(What It Takes)和《通路》(Transit)等短剧。此外，还和恩道尔(Guy Endorle)、馬尔茲(Albert Ma-

ltz) 等人合編过《軍人魂》(The Story of G. I. Joe)、《劫后情焰》(The Pride of Marine)、《白衣姑娘》(The Girl in White) 等电影剧本。1947年,美国統治階級的御用机关“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以莫須有的罪名,对馬尔茲、貝西(Alvah Bessie)、屈倫波(Dalton Trumbo) 等十位电影編剧与导演提出控訴, 史蒂文生也被傳去作証。他和其他十几位証人一样, 严詞指責这种审訊的非法, 結果就被反动当局宣布为“不友好”的証人, 从此列入了黑名单。

《晨、午、夜》是史蒂文生的长篇巨著《种子》(The Seed) 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一卷。根据作者的說法, 书中叙述的故事在美国各地不知发生过几千次; 他大半生都在思索类似的題材, 原来准备用半年工夫完成第一部, 結果却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在反动当局的迫害下, 他不能以真名发表作品, 只得化名为拉斯·劳倫斯, 将《晨、午、夜》一稿投寄紐約普特南出版公司(G.P. Putnam's Sons), 1954年出版。隔了两年, 第一部第二卷《黄土》(Out of The Dust^①) 問世。这两卷小說发行后, 立即受到美国文学界的重視; 鮑諾斯基(Phillip Bonosky)、馬尔茲与屈倫波等著名作家紛紛撰文介紹, 对书中正面人物的塑造方法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但基本上一致給予好評^②; 甚至连资产阶级的喉舌报纸《紐約时报》也不能抹杀它的价值和成就。不用說, 这当然引起統治階級的恐慌, 立即使出他們的故伎——禁止发行。因此, 史蒂文生又只得将第二部第一卷《怪老爹》(The Old Fa-

① 一譯《从尘土中来》。原文典出《聖經》《創世記》第2章第7节:“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② 參閱《主流》月刊1954年12月号及1955年5月号与7月号。

ther Antic) 和第二卷《花招》(The Hoax) 改交英国倫敦約翰·卡尔德公司(John Calder) 出版。

这部小說，誠如作者所說，是美国“工业城的側面图”，也是美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边区的一个矿城里，矿工們不堪資本家的压榨，經過长期罢工，获得了胜利；可是，官府和煤矿公司并不甘心失敗，想尽办法进行报复，一面借口經濟危机开除工人，一面强迫聚居在郊外公地上的墨西哥籍失业矿工搬家，被迫迁居的棚户向当局請愿，反而遭到逮捕；在所謂預审中，官府甚至拒絕群众出席旁听，就此引起公憤，正混乱間，警察竟向群众放毒气，开枪，郡长飲彈身亡，另有数名矿工也遭到郡警的枪杀，于是，官府开始大逮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又展开了斗争。看上去，故事似乎很簡單；就時間上來說，本书的情节集中在一天，出場人物却多至一百余人，其中約三十名可以算做主要角色。作者往往通过“内心独白”——思想活动，寥寥数笔就刻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或勾勒出一个坏蛋的嘴臉；同时，通过人物的塑造，还巧妙的写出了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和黑人遭受白人統治階級歧視和迫害的辛酸史。全书对資本主义社会和美国生活方式的鞭撻，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尤其值得人注意的是，本书的时代背景正是罗斯福的新政时期。看了这部小說，更使我們了解到，所謂“新政”，实质上是对人民血腥統治的另一种方式，用书中的煤矿公司总裁柏貝奇的說法，只是“拖延了革命的洪流”。

作者为了渲染作品的地方色彩，刻划各种人物的語言特征，在全书中插用了大量的西班牙文、法文、以及个别的印第安字；此外，在对白中，还用了不少方言土語，有南方的，有北方的，有

西南部的，甚至还运用了相当駁杂的俚語。为了便于閱讀起見，凡是直接叙述中的西班牙等国文字，我們一律譯成中文，并用“仿宋体”排出，以示区别；对白中的外来語，以不影响閱讀为原則，酌量采用了一部分音譯，并加注說明，以便多少保持原文的风格。至于方言、訛音或不合語法的对白，則尽量仿譯，个别地方也加注說明。这样的譯法只能說是一种尝试，不妥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譯 者 1962年4月